咸的玩笑

SALTY JOKES

刘震云 著

世上有许多玩笑，注定要流着泪开完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录

contents

正文一

1

题外话三十三章

21

正文二

469

正文一

黄河对岸二十里，有一座鸡鸣山；鸡鸣山上，有一座鸡鸣寺。

七十年前，寺里有一个小和尚，法号智明。智明的俗名叫长顺。长顺不是河南延津人，是山东泰安人。长顺家的村子，离泰安城二十里。长顺他爸是个篾匠，天天在后院草屋里编筐编篓；编够一担子，扎筐篓挑到泰安城里去卖。长顺他妈爱玩牌，平时玩，怀孕了还玩；长顺他爸没少说长顺他妈，但管不住她。长顺在妈肚子里待了七个月，生在牌桌下。他妈没奶水，长顺他爸抱着长顺，用筐用篓换百家奶，长顺才活了下来。长顺身子弱，四岁才会走路。

长顺刚上初中，他爸患肺痨去世，他妈带他改嫁，去了另一个村。后爸是个铁匠。妈在跟前时，后爸跟长顺说话；妈不在跟前时，后爸不搭理他。

“后爸对你咋样啊？”后爸不在跟前时，妈问。

“挺好的。”长顺说。

后爸家后院有棵枣树，树上的枣结得像石榴籽一样稠。秋天了，枣红了；有的全红，有的半红，有的红了屁股门。这天长顺来后院，看着满树的红枣，难免嘴馋，想摘一个吃。

“树上的枣，都是有数的。”后爸在长顺身后说。

长顺头发一支棱，不知后爸啥时候来到了后院。他走路咋没声呢？一树的枣，压弯枝头，树上的枣密密麻麻，咋会查得过来？长

顺想。后爸从后院棚子里拿起一把大锤，转身走了，长顺也不敢摘枣。

十天后，一阵大风，后院地上，枣落了一地。一大早，长顺坐在门槛上穿鞋，要去上学、后爸说：

“你想吃枣，就去后院捡几个吃吧。”

长顺背起书包，没往后院去，仍往头门走。看后爸在看他，长顺说：

“爸，我不爱吃枣。”

中午长顺放学回家，妈从后院捡了一簸箕枣，端到院子里，放到太阳下晒，想晒成枣干；妈打牌时，喜欢吃些零嘴。看到长顺，妈抓起一把枣，递给长顺：

“吃吧。”

长顺把枣握在手里。待妈进屋，长顺扬起胳膊，隔着院墙，将枣扔了出去。

半年后，他妈怀孕了。这天晚上，他妈出去打牌了，家里只剩后爸和长顺两个人，后爸说：

“长顺，给你说个事。”

长顺看后爸。

“你妈会生，就不止生一个。吃饭的嘴越来越多，你妈又爱打牌，是个败家娘们，家里这嚼谷，不能光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呀。”

“爸，我不上学了。”长顺说。

第二天，长顺开始跟后爸学打铁。

后爸不在跟前时，妈问：

“长顺，你咋不上学了？”

“我不喜欢上学。”长顺说。

“我想学门手艺。”长顺又说。

铁匠的徒弟是抡大锤的。长顺自幼身子单薄，十斤重的大锤，抡

上十几下，便气喘吁吁，有几锤还砸到了后爸的小锤上，后爸没说什么，只是把脸沉了下来。几天后，后爸又让长顺拉风箱。铁匠的鸡毛风箱有半人高，不同于家里灶上的风箱；半个时辰过去，长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风箱里出来的风忽大忽小，炉子里的火忽明忽暗。后爸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把脸沉了下来。这天淬火时，后爸让长顺把烧红的镰刀头从炉子里夹出来，扔到凉水槽里。长顺用钳子夹镰刀头时，被炉子里的熔液嘘着了手，镰刀头倒夹了出来，他来不及扔到凉水槽里，落到了他的棉鞋上，棉鞋冒起烟来；幸亏他急忙把鞋甩掉，没烫着脚。后爸叹气：

“是个无用之人呀。”

这年清明节，一大早，长顺说，想回过去的村子给爸上个坟。妈扛着肚子说：

“想去就去吧。”

后爸看了妈一眼，跟着说：“想去就去吧。”

长顺给爸上过坟，拐弯去了泰安城里舅舅家。泰安在泰山脚下。长顺的舅舅是泰山一个挑夫。到了舅舅家，舅妈正在灶前炸馃子；舅舅家的几个孩子，围着灶台吃馃子，吃得满嘴油。也是过清明节，家里才炸馃子。舅妈以为长顺是来赶嘴吃的，看到长顺，也没搭理，倒踢了自家几个孩子几脚：

“这馃子是炸给祖先吃的，供还没上，你们倒先吃上了。”

舅舅问长顺：“长顺，吃饭没有？”

长顺没有吃饭，肚子正饿，但看舅妈脸色寒着，在打孩子，忙说：

“吃过了，舅。”

舅舅抄起扁担：“我正要挑货上山，你跟我去吧。”

出了家门，舅舅看长顺眼睛红了，以为他在家又受了后爸的气，说：

“长大就好了 ”

其实，长顺的眼睛，是在亲爸坟上哭红的；一个孩子在野地里哭，也没人劝，哭着哭着，眼睛就哭红了。但在亲爸坟上把眼睛哭红，跟后爸平日给他气受也有关系；但他没解释眼睛红的前因后果，只是说：

“啥时候能长大呢？ ”

舅舅：“不怕、日子快着呢。”

“我咋觉得天天这么慢呀。”长顺又说，“长大干个啥呢？ 我不喜欢打铁。”

“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舅舅又说，“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街上没人卖炸馃子，舅舅到路边摊上买了几张煎饼，递给长顺：“我曾有心让你来我家过，但怕过不了你舅妈这一关呀；别出了虎口，又进了狼窝。”

长顺默默吃着煎饼，没有说话。半天说：

“舅，我特想离开家。”

舅舅看着长顺，喻了喻鼻子，没有说话。半天说：

“你还小呀。”

又说：“再忍忍吧。”

舅舅带长顺去了货栈。这天往山上普照寺送的，是粮食和萝卜白菜。舅舅把两袋粮食扎起，把萝卜和白菜放到一个竹篓里，挑起粮食和萝卜白菜，两人往山上爬去。甥舅俩爬到半山腰，舅舅卸下肩上的担子，擦汗歇息。歇了两袋烟工夫，长顺要替舅舅挑担子。一副担子百十斤重，长顺挑起，登不到十个台阶，被自个儿的腿脚绊倒，萝卜白菜滚了一地；还有两根萝卜，骨碌碌滚下了山。

舅舅：“长顺，看来你也不适合当挑夫呀。”

长顺喘着气，搭不上话。徒手跟舅舅爬到普照寺，汗把衣服湿的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

进得普照寺，寺里正做法会。上百个和尚，身披袈裟，在长老的带领下，双手合十，口念佛号，依次进入禅堂。舅舅往后院的斋堂送粮食和白菜萝卜，长顺便跟着和尚的队伍，进入禅堂看热闹。禅堂里，和尚们分十几排坐下；在木鱼的敲击声中，众和尚开始念经。经声抑扬顿挫，一时听不明白念唱的是什么。两个时辰后，一声磬响，“阿弥陀佛”，众和尚把结尾的佛号唱得声遏云霄。

长顺从禅堂出来，舅舅正坐在台阶上，看着山下吸烟。长顺对舅舅说：

“舅舅，我知道我该干啥了。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我想当和尚。”

“当和尚轻闲？”

长顺摇摇头。

“法会好看？”

“这么多人，都没爸没妈。”长顺又说，“也不是没爸没妈，而是离开爸妈，大家都一样。”

舅舅想了想，往台阶上磕着烟袋：“你身子单薄，干不了力气活，当和尚就是念经，这倒是个出路。”

又说：“出了家，就不受后爸的气了。”

舅舅常来普照寺送粮食、萝卜白菜，也常送劈柴和煤，与寺里的住持相熟。舅舅便把长顺带到住持的丈室。待说明来意，住持问长顺：

“为啥想当和尚呀？”

长顺：“当了和尚，就一了百了。”

住持愣了一下：“这话说的，倒像有佛缘。”

舅舅：“他从小就爱烧香拜佛。”

住持笑了：“不用添油加醋。”又说，“但普照寺在泰山，知道的

人多了些，来出家的人也就多了些，目前寺里没有空位。你着急不着急？”

长顺：“着急。”

“如果着急，去别的地方行不行？”

“行。”

“庙小嫌不嫌？”

“不嫌。”

“路远嫌不嫌？”

“离家越远越好。”

住持又笑了：“这话，又像出家人说的。”

延津鸡鸣寺的老和尚，也就是方丈，早年在泰山普照寺里挂过单，与这住持相熟；这住持便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；长顺将信带到身上，不远千里，来到延津鸡鸣寺，投奔老和尚。老和尚看过信，没说什么，把长顺留下，剃度，起法号智明。自此，智明在延津落了脚。大部分和尚，到寺里出家，都是混个吃喝，智明也为吃喝而来，但每天鸡叫头遍，众和尚还在梦中，他便起床洗漱，到柴房劈柴；劈过柴，在柴房或打坐，或读经。老和尚有一天发现了，便问：

“智明，为何用功？”

智明：“不为用功，打坐，能见到走了的父亲，父亲当年编筐编篓，也是一坐一天。”又说，“读经，能从经里，见到我没见过的人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身边见不到的人，有见识的人。”

老和尚点点头，又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人生苦短，佛法无边，不知你是棵谷子，还是棵稗子呀。”

但智明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；这天漫天大雪，老和尚又来到柴房，智明仍在读经，老和尚看着门外的大雪说：

“久久为功，像个得道之人。”

又叹气：“但得多少道，就得经多少磨难呀。”

智明来鸡鸣寺第八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鸡鸣寺被砸了，和尚们被赶出庙门，智明只好回到泰安老家，蓄上头发，又叫长顺。这时的长顺，已二十出头，又不知谋什么营生；他没回后爸家，在泰安城里租了一间房子。舅舅长年累月挑担子上山，腿关节已经废了，当不了挑夫，在路口酱菜厂，找了个看大门的差事；看大门不用走道。舅舅看长顺为生计发愁，便将他介绍给木匠老姚当学徒。二十出头的长顺，比当年跟后爸学打铁时，增长了些力气；但拉大锯解板子，还是气喘；做凿榫掏楔、手工雕花等细活，仍显得笨手笨脚；好在师傅老姚是个慢性子，并不着急：

“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工出细活。”

又说：“徒弟笨不是坏事，徒弟出师太早，就饿死师傅了。”

舅舅又给长顺张罗婚事。一个当过和尚的人，又家徒四壁，并无谁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。舅舅当年的伙计，另一个挑夫老董，有一个女儿，二十来岁，模样还周正，但她八岁那年，打针打着了坐骨神经，一条腿有些跛，不好嫁人。舅舅便给老董提了一条猪腿，说合长顺和老董女儿的婚事。因双方各有短处，婚事倒一拍即合。新婚之夜，长顺毕竟之前当过和尚，有些缩手缩脚。老董的女儿倒说：

“娶个瘸子，是没本事；嫁个和尚，成了笑话；对吗？”

几句话，把长顺逗笑了。长顺：“对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咱俩谁也别嫌弃谁，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

“那就该干嘛干嘛吧。”

几年之后，两人育下两儿一女，也不在话下。小女三岁时，师傅老姚去世，长顺便独自一人，四里八乡，给人做木工活。

万事有个了。十年之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，延津想把鸡鸣山开发成旅游景点，也想顺便把鸡鸣寺恢复起来；或者说，有个鸡鸣寺，旅游显得不空，游客多个去处。恢复寺院，得找和尚；如能找到过去在鸡鸣寺待过的和尚，最为相宜，因其于寺院和寺院的过去相熟。派人去找当年的方丈，老和尚已经没了五年了。派人去找别的和尚，也派人去山东泰安找智明也就是长顺。来找长顺的人，从延津来到泰安，在泰安打听着，找到长顺的家，长顺正在院子里解板子。十年木工活做下来，长顺倒显得虎背熊腰，人也有些胖了。长顺听了延津人的来意，摇头：

“已是槛外人了，回不去了。”

又说：“泰安离延津，一千多里呢。”

又说：“跟过去不一样了，无法抛家舍业。”

又说：“大儿子已经上五年级了。”

又喊老婆：“孩他娘，来远客了，做饭。”

出家的事，无法强求；泰安人不归延津管。也无法勉强。延津人没在长顺家吃饭，出门，在泰安街上找了一家饭铺，吃了顿煎饼卷葱，愣了会儿神，只身返回延津。大家只好再找别人。除了继续找过去在鸡鸣寺待过的和尚，也开始找没在鸡鸣寺待过的和尚。甚至开始找俗人，看谁愿不愿意出家。但半年过去。并无找到合适的人；荒废的寺院，无人愿意来。

这年中秋节，圆月之下，长顺一家人正在院子里围着饭桌吃月饼，长顺突然放下手里的月饼，跪到妻子儿女面前：

“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。”

把家里人吓了一跳。老婆：

“你这是干吗？神经了？”

长顺：“对不住你们，昨晚鸡叫时分，我听到了梵音，听到了佛的

召唤。”又说，“当年的师父，就站在我的面前，说，忘记你当年用功时说的话了？”

老婆：“你是要走，对吧？”

长顺：“不是走，是永别。”

老婆：“啥时候走？”

长顺：“就现在。”

老婆：“不是现在的事，也不是因为昨晚的梦，一个多月了，你天天心神不宁。”

长顺：“我身不想这么做，但管不住自个儿的心。”

老婆哭了：“当初嫁你时，我对我爸说，嫁个和尚，是个笑话。我爸说。他过去是和尚，现在不是；谁知现在又是了。”

长顺：“说啥都晚了，磨挫了一个多月，再不走，我就疯了。”

老婆：“既然你这样无情，拦下你也是白搭，就当我当初不认识你。”

长顺：“我十年木匠做下来，除了给你们置了几间屋子，也没给你们留下多少家产，临走，送你们几句话吧。”

对大儿说：“你做事较真，不会跟人打交道，长大之后，找个莫往外求的营生。一辈子不用求人。”

对二儿说：“你脑子活泛，爱占小便宜，长大可做小生意，千万别做管事的差事。”

长顺平日最疼小女儿，对小女儿说：“长大嫁个好人家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啥叫好人家？普通人家；啥叫好日子？普通日子。”

对老婆说：“跟我受苦了，也是你前世的造化。下辈子，不会遇到我这样的负心人了。”

分别之际，家里人哭哭啼啼，无人认真听长顺说话。

当晚，长顺离开家，不远千里，又来到延津。

长顺当了鸡鸣寺的住持，又开始叫智明。说是住持，寺已破败，想把寺院重新建起来，就得四处化缘。智明说，我就是个要饭的。智明穿上衲衣，出门化缘。看到这人像有缘人，便说明化缘的缘由，乞求布施；五块不嫌多，一块不嫌少。也有不给钱，给块剩馍馍或剩面包，智明便当作一日三餐。南走到广东，北走到辽宁，西走到山西和陕西，就是不往东走；往东就是山东老家。化缘一天，把钱从银行寄回寺里；夜里，就着街上的路灯读经。路途上，也有假和尚，把他也当成假和尚，在借化缘骗钱，抢同行的生意，上去打他一顿，将他的钱抢走；骗子打同行，下手比常人重；智明爬起来，洗洗脸上的血，继续去别的地方化缘。化缘有人打他，夜里读经没人管他。经年奔波，智明又瘦了。

二十年后，鸡鸣寺恢复原貌，香火旺盛。智明成了方丈。寺里的僧侣，渐渐增到八十多人。逢年过节，佛祖、菩萨出生日，或给人做法事，智明身穿袈裟，率一众僧人，口念佛号，穿越寺院，进入禅堂。

又二十年后，世间的跛脚老婆在老家泰安过世。智明闻知，击磬而歌："脱离苦海，祝贺祝贺；脱离惦念，祝贺祝贺；我为了你，祝贺祝贺；你为了我，祝贺祝贺。"

众人说："疯了。"

或说："是个傻和尚。"

老家的大儿，成年继承了父亲当年的行当，当了木匠；大儿嘴笨，当木匠，天天跟木料打交道，倒也不用多说话；大儿爱较真，木匠活倒做得细致。

二儿中专毕业，在乡里工作，最后当到副乡长。他带人去内蒙古进一批羊，从中间拿了两万多好处费；被查出之后，由羊又牵出他管基建时，贪污过十几万；进了监狱。智明闻知，叹息：

"当年的话，咋不听呢？"

又说："只知道明眼前的两粒米，是只鸡，不是只鹰。"

女儿长大嫁人，婆家在泰安有家小饭馆，卖鲁菜根，也就是卖煎饼卷葱、泰山炒鸡、泰山喜馍馍、泰山疙瘩汤等。智明听说了倒高兴：

“家里开饭馆好，啥时候不会挨饿。”

这年中秋节，舅舅拄着拐杖，来鸡鸣山看过智明一回。这时舅舅已经八十多岁了。智明见到舅舅，双手合十：

“老施主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”

舅舅早年常去泰山普照寺送粮食、萝卜白菜、劈柴和煤等，与和尚和住持打过交道，知道寺里的规矩，也双手合掌：

“有劳和尚。”

智明把舅舅领到寺院的客堂。舅舅在客堂洗漱过，智明带舅舅去斋堂吃饭。因是中秋节，饭桌上有寺院自制的素月饼，舅舅吃着说：

“好吃，吃出早年间的味道了。”

又说：“吃出早年间穷人家月饼的味道了；那时候，荤馅的月饼，咱也吃不起呀；逢年过节，顶多家里炸个馃子，也是素的。”

智明：“我小的时候，爱吃老家的甜沫。说是甜沫，其实是咸口的，米面糊糊里，放些菠菜、粉条和豆腐丝，就着菜饼子，好吃。”又说。“河南没有这种做法。”

舅舅：“你家老二，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，在街上给人钉鞋；来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。”

智明点点头：“钉鞋好，一根钉子一根钉子砸下去，磨性子。”又说，“是人都穿鞋，是个长久的营生。”又说，“长了见识，监没有白坐。”

吃过斋饭，智明又领舅舅回客堂歇息。第二天，舅舅要走，智明把舅舅送到鸡鸣山下。山脚下，智明脱下衲衣，跪到地上：

“舅舅在上，受长顺一拜。”

又说：“长顺自幼命苦，蒙舅舅照看，凡净两界，又两进两出，每

一步，都得到舅舅的加持、对我，您就是活菩萨。”

舅舅将他搀起：“长顺，此话言重了，舅舅就是个挑夫，想心疼外甥，也有心无力，才使你到了这步田地，但看到鸡鸣寺香火兴隆，你终成正果、没有白劳心思，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”

“阿弥陀佛。”智明双手合十。

“你从小受了委屈——别记恨你妈和后爸，你妈脾气浪荡，你后爸心眼有些窄。”舅舅又说，“再说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”

“他们都是我的恩人，没有他们，我就没有今天；没有今天，我就无处悟道；不悟道，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。”

舅舅想了想、说：“这话有些刻薄，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。”又说，“把你舅妈，也算到里边吧。”又说，“她也已经死了。”

“记善，不记恨，是佛家弟子的本分。”智明又说，“我从小是吃百家奶长大的，人情冷暖，众生共业，正是慈悲的来源。”

舅舅：“人一上年纪，各种病都找上身了，舅舅八十多了，怕也快到时候了，这回来看看你，就放心了。和尚，你多保重。”

智明：“舅舅一生为善，定会寿比南山，您也多保重。”

舅舅拄着拐杖走了。一直到望不见舅舅的身影，智明还在那里站着。

舅舅回去三个月后，也去世了。

有一年端午节，我回延津老家探亲。一个高中同学，在县上宗教局工作，鸡鸣寺归宗教局管理，与和尚多有交际。这天上午，我与同学去黄河滩看槐花；延津黄河滩有片槐林，春天槐花盛开，风都是香的；站在黄河滩，看到对岸鸡鸣山，同学问：

“要不要去鸡鸣寺看看智明和尚？”

智明和尚的故事，我早有耳闻，便心里一动。

去鸡鸣山的路上，同学开着车说：

“智明不爱说话。”

我点头：“明白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”

过了黄河桥，又开了十公里，到了鸡鸣山。鸡鸣山上，满坡的油菜花，蒸腾一地。把车停在停车场，我和同学往寺院走。远远看到，一个和尚正在寺院门前山坡上菜地里锄草。同学：

“这就是智明。”

待走近，看到智明有七十多岁，有些驼背，身穿衲衣，精瘦。

同学：“大师，有人拜访。”

我说：“大师，打扰了。”

智明抬头，头上汗津津的；乡音未改，出口还是山东话：

“有客自远方，不亦乐乎？”

我问：“大师，种的都有什么菜？”

智明将锄头倚到葫芦架子上，边从肩头摘下毛巾擦汗，边走出菜园：“葫芦、菠菜、小白菜、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苦瓜、丝瓜、扁豆，都有；今年雨水大，接着，怕是会有虫灾呀。”

我说：“大师身子很硬朗啊。”

智明指指自己的眼睛：“眼睛不行了，眼前老飞蛾子。”

同学：“大师太用功了，天天读经读到半夜。”

智明：“岁数大了，觉就少了。”

顺着山坡往寺院走，山上巍峨的庙宇，寺里传出钟声，我说：

“大师对延津功德无量啊。”

智明：“愧不敢当。”

同学：“从无到有，是明摆着的。”

智明：“小僧分内之事。”又说，“我说的不是这意思。”

我说：“大师请讲。”

智明：“佛法中无分别心，如鸡鸣寺在别处，我不也去别处了？

也谈不上对延津有无贡献了。”又说，“非我在哪儿，是寺在哪儿。”

我知道智明是山东泰安人，便说泰安在泰山脚下，一直想去看看泰山，七事八事耽搁着，至今还没去过；又问智明家里人的情况。

智明：“跟出家人说家，让我无言以对呀。”

我知道自己唐突了，同学替我解围：

“大师在延津几十年了，就是延津人了。”

又说：“有大师在延津，鸡鸣寺就会香火长存。”

智明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又说，“世上最可相信的是时间，时间相信的是变化。凡是说一个事情永远不变的，要么是无知，要么是骗子。”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指着同学说，“也是话赶话，我不是说你啊。”

大家笑了。

进了寺院，路过各个殿堂，智明带我们进去看了看。在卧佛殿，看到大佛一只手支着头，在躺着睡觉，同学：

“这是个懒和尚。”

智明：“也许是忙于普度众生，以至于困倦了。”又说，“疲于津梁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大家笑了。

后院靠西一间，是智明的方丈室。看过殿堂，智明领着我俩，去了他的屋子。正中案头，供着一尊菩萨的塑像。一个小和尚正在室内扫地，见来客人了，放下扫帚，给客人上茶，接着走出屋子。又见侧面墙上，挂着一幅李贽的画像，我有些不解：

“大师，为何挂李贽的画像？”

智明：“也是个和尚。”

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了，便说：“只知道他在万历年间做官作文，颇有声望，不知他还曾遁入空门。”

智明：“虽无踏入空门，但是个懂佛之人，也是个懂人之人。”又

说，“既然是空门，无所谓遁人不遁人。”

似乎话不投机，只好喝茶，静默。同学解围：

“大师今天算是话多的了。”

又说，“就是有时候，爱认死理儿。”

智明笑了，作揖：“多有得罪，不好意思。”

同学也是没话找话，把头转向菩萨：“大师总说，苦海无边，又总说，佛法无边；两个无边，到底哪个更无边？”

智明：“有边更无边。”

我没听懂，看同学的神色，也没听懂。

我说：“大师请明示。”

智明：“有边就是无边，无边就是有边。”

同学摇头：“大师这种车轱辘话，我听得多了，没一回是听得懂的。”

大家笑了。笑过，室内又静默了。

同学：“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一直不解。”

智明看同学。

“佛门不让结婚，对吧？”

智明点点头。

“佛门也不让杀生，对吧？”

智明点点头。

“不让结婚，就不能生孩子；百年之后，人不就没了？不让杀生，百年之后，不成动物的世界了？那时你们将佛法传给谁呢？传给猪马牛羊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我过去没有想过；一想，这还真是个问题。

智明：“你这问题不是问题。”

“咋不是问题呢？很现实呀。”同学说。

“现实中，人佛门的人还是少数呀。”

同学和我都恍然大悟，人家说佛门不让结婚，并没说不让俗人结婚；人家说佛门不能杀生，并没说俗人不能杀生。同学：

“大师说的倒是实情。”

大家笑了。

同学：“我还有一个问题。”

智明看同学。

“人死了到底有没有灵魂？”

智明：“佛家讲六道轮回，当然人是有灵魂的。”又说，“不但佛家这么认为，西方也有科学家说，灵魂不但是精神的，也是物质的，重21克。”

同学：“真的假的呀？”

“死了就知道了。”

大家又笑了。

接着，同学开始聊延津的吃食，说延津有两种素面最好吃，一种是茄汁捞面，一种是扁豆炒面，问智明哪种面更好吃。智明：

“饿了都好吃。”

这回听懂了，大家又笑了。

因我写过《温故一九四二》，由吃的，话题又拐到一九四二年上。

同学：“咋也想不到，因为吃的，逃荒路上，死了三百万人。”

智明：“我说句不该说的话。”

我说：“大师请讲。”

智明：“不是死了三百万人，而是一个人，死了三百万次。”

这回我听懂了。不但听懂了，还如醍醐灌顶，忙站起：“大师，受教了。”

告别智明，出了寺院。同学说：

“听老人说，和尚年轻的时候，脾气还温和，老了老了，执拗了 ”

“修行之人，天天沉浸在至理中，非我们俗人所能比呀。”我说。

“天下无人知道鸡鸣寺，是个小寺院。”

“寺院虽小，和尚见识不小。”

晚年，智明成了盲人。晚上出门，打着手电。人问：

“和尚，你又看不见，为啥打手电？”

“为别人打的，看见我，就不会撞到我了。”

长顺小女儿的婆家，在泰安校场路有家卖鲁菜根的小饭铺，几十年了。卖正餐，也卖早点，挣的是个辛苦钱。一天，早起七点来钟，正是吃早餐的时候，店里人来人往。一个老和尚，坐在角落桌子前吃饭，要了一碗甜沫，一个菜饼子。小女儿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以为是泰山普照寺下来的和尚，也没在意。老和尚吃完饭，到前台结账，眼神很亮。结完账，小女儿突然将这和尚认了出来，惊呼：

“爸，你回来了？”

老和尚也没搭腔，出门，转眼就不见了。小女儿撵出门，街上车水马龙，哪里还有老和尚的踪影？

老和尚吃饭的桌上，留着一把大红枣。

这天凌晨四点多，智明在千里之外的延津鸡鸣山圆寂了。据说，和尚临终之前，喃喃说了两句话，一句是“好黑”，一句是“好亮”。

一个小地方寺庙的和尚，走了也就走了。鸡鸣寺换了方丈，大家继续到鸡鸣寺烧香求愿。久而久之，大家渐渐就把智明忘了。

这些话，与本书无关，只是写这本书时，偶然想起了智明和尚。说偶然为何偶然？偶然中也有必然；万千无关联的事，必有牵挂；故把这段故事放到这里，算作题外话——有时题外是正题，正题是题外，借以向故人表达敬意。说是故人，也就有一面之缘。和尚，跟我们生活在同一段时空，辛苦了。

题外话三十三章

第一章

腊八这天，三顿饭吃什么，杜太白心里早有谋划。早起准备熬腊八粥 —— 大米、小米、玉米、薏米、红枣、桂圆、莲子、花生、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黑豆、芸豆等，一项不能落下，图个周全。这些粮食和干果，家里有的，就不说了；缺的，这几天逛不同的集贸市场，陆陆续续往一块凑；凑了几天，大部分凑起来了，唯有桂圆和黑豆，延津的市场上没有卖的；任何事，一开始都想凑齐，待凑不齐，又自我安慰，万事古难全，没有也就算了。中午准备包饺子；杜太白爱吃猪肉茴香馅的，或猪肉芹菜馅的；那就两种馅的饺子都包些，混着煮，一碗饺子两种馅，吃着谁算谁。晚饭不准备在家做了，去县城北关口的贾三羊肉烩面馆下馆子；要两个凉菜，再要一碗羊肉烩面收口。关于酒，也有考虑，准备午饭在家就着饺子喝三两，晚上在贾三烩面馆喝四两，共七两；平日每天喝半斤，腊八是小年，准备喝七两，不然怎么叫过节呢？ 酒还是喝散花酒，散花酒是散酒，比整瓶酒便宜；除了便宜，整瓶酒，酒在瓶里藏着，容易买着假酒；散酒散装在瓮子里，可以先尝；先尝后买，饭馆就不敢掺假；在散酒里，散花酒算是好的，喝大了，第二天早起不是太头痛；当然，酒好就会比其他散酒贵一些，但杜太白衡量自己的收入，还算喝得起；进肚的东西，马虎不得。去贾三的羊肉烩面馆而不去别的地方，除了贾三烩面的汤口好，还图一个凉菜，五香豆腐丝；贾三家的五香豆腐丝，与街上卖的五香豆腐丝，

别的饭馆卖的五香豆腐丝，有相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地方；相同的地方，都是豆腐丝；不同的地方，似乎多出一种味道，是麻？是辣？是孜然或胡椒的味道？吃了好多次，也没有品出来；这多出的一种味道到底是咋来的，杜太白问过贾三，贾三说：

“功夫在诗外。”

等于什么都没说。杜太白：

“大字不识两升，你还转上文词了？”

虽然弄不清这味道的来由，但就着这五香豆腐丝，再配上一盘羊头肉，喝上几两散花酒，心满意足。

腊八饭只能一个人吃了。小年一个人过，是因为跟女朋友田锦绣闹了别扭。本来说好，两人一起过小年的。两人都离过婚，交往已经大半年了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刚与前妻离婚的时候，杜太白觉得孤身挺好，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，没人管了，身心自由了，天地广阔了；孤身久了，杜太白还是想身边有个人。孤身白天还好说，到了晚上，身体就受煎熬；身体受煎熬，心里也受煎熬。这点本能的煎熬，并不独特；杜太白五十出头，接下来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不能就这么孤身一辈子。杜太白虽然五十出头，但他头发好；一般五十多的人都须发半白，杜太白头上一根白发没有；头发黑，就显得年轻；走在街上，许多人说：

“老杜，你咋一根白发没有呢？”

还有人说：“哪里像五十多的人，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。”

杜太白倒说：“我这是受了‘不白之冤’。”

既然年轻，就得照年轻的规律来。身边有个人，不光图夜里不再受煎熬，白天也有人唠叨你；跟田锦绣交往之后，一到吃饭，杜太白给自个儿倒酒，田锦绣就说：

“少倒点。”

或:“能不能少喝点?”

少倒点就少倒点,少喝点就少喝点。少倒少喝,第二天早起,头不是太蒙。这时又觉出不自由的好处来了。

田锦绣是唱二夹弦戏的演员。二夹弦是延津独有的剧种,唱腔语速快,管弦节奏急,从头至尾,像两个人在吵架,让人耳不暇接和目不暇接。有什么事,不能慢慢说吗?急管繁弦,难说烟景长街;但它就是这么快,不给人留半点间隙和喘息的余地。杜太白看二夹弦戏,看着听着,就笑了。杜太白在延津主持红白喜事,田锦绣跟几个同行常去红白喜事上唱折子戏,挣个零花钱,两人就相识了。交往半年多来,两人没闹过别扭;正因为没闹过别扭,两人才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;谁知到了谈婚论嫁,说起婚后的日子,两人产生了分歧。田锦绣问:

“咱俩结婚之后,家里的钱谁管呀?”

杜太白毫不犹豫地说:“当然是你了。”

“这就对了,男主外,女主内,家家都这样。”

“你准备怎么管呀?”

“你把你挣的钱,每个月都交到家里;家里,每个月,给你一千块钱零花钱。”田锦绣又说,“一千块钱,还不够你的酒钱呀?”

“够倒够。”杜太白又说,“我不喝好酒,就是散花。”

“有问题吗?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当时说没问题,事后杜太白想,问题大了。杜太白主持红白喜事,每个月能挣万把块钱;过去万把块钱都归自己支配,怎么结婚之后,自个儿能支配的钱,突然缩水百分之九十,成了一千块钱了?而且,这一千块钱,还不是杜太白自己留下的,而是先把所有挣的钱交给她,又由她发给自己;没结婚他是自己,结婚之后,咋沦为奴隶了?接着又想,将来所受的限制,恐怕还不只是钱的问题;举一反三,由此及彼,

是事物发展的规律，也许奴隶的地位，会由钱，扩展和延伸到方方面面。钱归谁管，看似是钱的问题，其实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主权问题。何况，当年杜太白跟前妻在一起，有过被奴役的历史，鉴古知今，彰往察来，眼见结婚之路，是通往奴役之路，是通往独裁之路，杜太白有些害怕了，知道上次痛快答应的上缴财政的方案有些唐突。过往的历史教训还证明，人物关系一旦确立，事后就很难改变了。下次跟田锦绣见面的时候，杜太白说：

“有件事还得商量一下。”

“哪方面的？”

“钱方面的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结婚之后，我们各自挣的钱，能不能还是各管各的？”

田锦绣愣在那里：“那还是一家人吗？”又说，“原来说的，你主外，我主内，你是同意的呀，你咋说话不算话呢？”

杜太白不好把自己的思考如数说给田锦绣，只是说：“说是钱的事，其实不是钱的事。”

田锦绣：“那是什么事呢？”思索一下，看着杜太白，“你说的也对，说是钱的事，其实不是钱的事；钱不想往一块伙，证明你有二心。”又说，“既然你有二心，我们为啥非要在一起呢？”

事情说两岔了；事情果然说两岔了；两岔在于，说的是这个事情，又不是这个事情。但杜太白无法将两岔说回来，无法将两岔说成一岔，只是说：

“不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那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自此，两人关系陷入僵局。两人在一起吃饭，过去都是有说有笑，现在吃饭，田锦绣自始至终都在看手机。杜太白：

“吃饭。”

田锦绣：“你不是说，各管各的吗？”

事情开始有延伸；事情果然有延伸；杜太白张张嘴，不好辩驳；如辩驳，事情会越说越多，继续延伸；他只好自己吃自己的。还有一次，饭菜刚上桌，田锦绣从手机上抬头：

“你慢慢吃，我还有事。”

站起，背上包，走了。两个人的饭，剩下杜太白一个人吃，这顿饭杜太白也没吃多少。

事情闹僵了，杜太白有些着急。着急几天，看着急也没用，也就不着急了。他想，能因为着急，让独裁的方案复活吗？原则的问题，还是不能退让；一退让，今后在退让上也会起连锁反应，一遇到矛盾就得退让；人物关系一旦形成，事后就难以改变了；既然到了冷战阶段，只能让它再冷一下；有些事情热处理不了，只能冷处理了；由独裁到民主，需要一个过程。两人结婚的事，暂时搁置下来。腊八节之前，杜太白给田锦绣发了一个微信，邀请她一起过小年；田锦绣回复：

“有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姑在郑州给我找了个对象，去郑州相亲。”

开始跟别人相亲，不知是真话，还是气话；但人家还没跟杜太白结婚，就有跟别人相亲的自由。杜太白回了微信：

“知道，抢手。”

又写：“郑州是个大城市。”

也算不卑不亢。田锦绣接着连微信都没回。

事情继续僵在那里。杜太白又想，两个二婚的人，讨论起共同的日子，出些分歧也正常；或者，两个二婚的人，想走到一起，疙里疙瘩也正常。啥事都得往开里想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“你说是不是

这个道理？”遇事，杜太白爱跟人说这句话。

腊八节，杜太白只好一个人过。这天早起，杜太白按计划熬起腊八粥，在烤箱里烤了三个芝麻烧饼；芝麻烧饼是昨天晚饭剩下的。粥熬好，就着酱瓜，杜太白喝粥，吃芝麻烧饼。吃过早饭，洗锅碗瓢盆。锅碗瓢盆洗过，找出一个布兜，准备去菜市场买茴香和芹菜，去肉铺买大肉，回来包饺子；茴香和芹菜准备各买一斤，大肉呢，准备买四两；一个人吃饺子，包三十来个也就够了；三十来个饺子，茴香和芹菜各一斤未必用得完，那就各买半斤；肉，四两足够了；肉多了，馅就腻了。包饺子的菜和肉没提前买，是怕菜蔫了，肉返腥了；包之前再买，也是图个新鲜。

杜太白把电动车推出屋子，将布兜放到前筐里；将电动车推出院子，骑上电动车往街上走。刚走了两步，突然又停住；骑车一颠，他发现早上喝粥吃烧饼吃撑了；腊八粥他喝了三碗；就着粥，吃下两个烧饼，肚子已经饱了；但看着桌上还剩一个烧饼，下顿饭再回炉烤，烧饼就干瘪了，于是又把第三个烧饼吃了。当时吃了也就吃了，一骑车感到吃撑了；早知这样，第三个烧饼就不吃了；又想，出门买菜买肉，不如不骑电动车，一个人走到菜市场和肉铺，也算散散步消食；又将电动车骑回去，放到门口，从前筐里拿起布兜，走出胡同，来到大街上。

街上已经有过年的味道了。沿街支起了许多摊子，有卖门神的，有卖春联的，有卖红灯笼的，有卖红气球的，有卖鞭炮的，有卖芝麻糖的；还有一个摊子，一人在吹糖人招揽孩子，可能是生手，鼓着腮帮子，吹一只小鸡，破了；吹一只小猴，破了；吹一只小猪，也破了；他自己急得直跺脚，围观的人笑了，杜太白也笑了。离开人圈往前走，看到他的前妻和她的现夫，迎面走来。杜太白的前妻叫何俊英，现夫叫老耿。故人往事，牵涉到离婚，多不堪回首；于是想躲开他们，转

身走向一条胡同；但对面两人已经发现了他，老耿跟他打招呼：

“老杜？ 干嘛去？”

见人问“干嘛去”，是延津人见面的习惯问候语，并无刺探别人隐私或干涉你自由的意思；就是一句平常的问候语；但确实起到了刺探隐私和干涉自由的作用；问你，你就得回答。杜太白回答：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去置办年货。”

这话也就是随便一说，杜太白今天出门并不是置办年货，而是去菜市场和肉铺买菜买肉，为了中午包个饺子；随便一说，只是为了把问话应付过去。按延津人说话的习惯和礼貌，回答完“干嘛去”，杜太白也应该问候对方“干嘛去”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；但杜太白怕越说越多，就没问他们干嘛去，转身想走，这时何俊英说：

“你站住，问你件事。”

杜太白站住：“啥事？”

“你是不是背后说我坏话了？”

杜太白本能地回答：“没有哇。”

“你跟你现在的姘头，是不是说我床上不行？”

现在的姘头，指的就是二夹弦演员田锦绣。一次，杜太白跟田锦绣在床上完事，两人躺着闲聊天。田锦绣：

“你前妻在床上咋样？”

杜太白随口答：“不行。跟你比，差远了。”又说，“胸也没你大，像两只扣子。”

田锦绣是唱二夹弦的，也是唱戏唱的，二夹弦节奏快，她嘴也快，可能把床上的话，当笑话说了出去。

杜太白忙说：“这叫什么事，我可没说过这种话。”又说，“我又不是嘴碎的人。”

老耿：“无风不起浪。为了讨好现在的，一概否定过去的，你这样

做对吗？”

杜太白：“这样做当然不对，问题是，我没这样做呀，它不符合实际呀。”

又在心里埋怨田锦绣嘴快；也不是嘴快，是用否定别人肯定自己，用嘲笑别人自夸，损人利己，最后损到了杜太白身上。

何俊英瞪了他一眼：“回头再跟你算账。”

看来事情还没有完。今天出门不利。早知这样，就不散步消食了，还是骑电动车为好；如果骑电动车，电动车速度快，在时间上，就不会与他们相遇了。还有，何俊英并不知道，杜太白和田锦绣的关系，目前也正陷于僵局呢。杜太白叹息一声，拎着布兜去了菜市场。

菜市场在延津有四个，分别是东街菜市场，南街菜市场，西街菜市场和北街菜市场。

杜太白拎着茴香和芹菜从西街菜市场出来，又去县城东关口的老张大肉铺买大肉。去老张的大肉铺买大肉，而不去别的大肉铺买大肉，是因为老张一个小舅子在冷库工作，老张的大肉，是从冷库直接批发来的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肉比其他肉铺稍微便宜一些。杜太白到得东关口，到老张大肉铺之前，路过老马的羊肉铺，看到许多人在门口排队。杜太白越过人头，看肉铺肉钩子上，挂着几扇羊的胸腔，在往案子上滴血；滴血，证明肉很新鲜。羊肉铺的老马，满头大汗，把牛耳尖刀在钢锥上钢两下，从羊身上割肉或剔排骨；老马的老婆，在肉案旁边，守着一台绞肉机，手摇转把，在给顾客打肉馅；肉馅成肉条状，从转筒里转出来；老马的老婆，也是满头大汗。

又有人过来排队，越过人头喊着问：“老马，哪儿来的羊肉？”

老马头都没抬，答：“内蒙古。昨天羊刚赶过来，今儿早起杀的。”

没看到新鲜的羊肉，杜太白准备吃大肉茴香馅和大肉芹菜馅的饺子；看到新鲜的羊肉，及羊的来源，关于中午吃什么饺子，杜太白有

些犹豫，因为他也爱吃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；没碰到内蒙古的好羊肉，就吃大肉茴香馅和大肉芹菜馅的饺子了；碰到好羊肉，又想吃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。麻烦在于，他买了羊肉，还得回头再去菜市场买胡萝卜。茴香和芹菜已经买了，不吃就剩下了，放时间长了就蔫了。还有一个麻烦，如果中午吃羊肉馅饺子，就跟晚饭的规划，去贾三羊肉烩面馆吃羊肉烩面冲了：两顿饭都是羊肉；如果午饭改，捎带晚饭也得改。同时，羊肉比大肉贵出三成。又想，老张的大肉虽然便宜些，但是冻肉；老马的羊肉虽然贵些，但是鲜肉；买肉不过四两，还能多花出去多少钱？再说，过节不比平日，吃好喝好，才是正理；再去菜市场买几根胡萝卜，也费不了多大工夫；这工夫空出去，也没有天大的事需要处理；就算茴香和芹菜蔫了，不过各有半斤，将来蔫有蔫的吃法；或者，蔫都不用等，回家把茴香切碎，撒上盐，腌成咸菜，将来就粥吃；芹菜切成丁，用开水焯一下，拌成凉菜 —— 既然要拌凉菜，索性再煮一把花生米，跟芹菜拌在一起，将来当下酒菜；于是拍了一下大腿，改，午饭由大肉茴香馅和大肉芹菜馅饺子，改为羊肉胡萝卜馅饺子；进肚的事，不能马虎；又想，做人做事，不可好谋无断，大肉茴香和大肉芹菜馅饺子可以改天再吃；如果晚饭在羊肉上跟午饭有冲突，晚上就不去贾三烩面馆了，去“四季青”吃飘香鱼。这饭铺除了鱼做得不错，鱼汤也炖得有滋有味。于是也排到老马羊肉铺前的队伍后边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杜太白排到肉案前。杜太白买了四两羊肉，递向老马老婆，让她打成肉馅。老马老婆还没接肉，老马用刀将肉挡住：

“打不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排队的人多，买两斤以上的才打馅。”

“我一个人，两斤的肉馅，我吃得了吗？”

“那我管不着。”

“肉我都买了。”

“回家自己剁馅吧。”[19]

杜太白知道，老马不给四两羊肉打馅，决不是四两羊肉的事。事出有因。上个月的一天晚上，杜太白不想做饭了，去南关口大排档吃地摊，碰到几个熟人，大家决定“拼桌”。“拼桌”，就是大家伙都不单吃了，合在一起吃，延津又叫“打平伙”；不拼桌，一个人吃饭，只能点一到两个菜；几个人拼桌，点的菜就多，各种菜都能尝到；结账，大家平分，花钱不比一个人吃饭多出多少；所以大家爱拼桌；喝酒，也是如此办理；相当于 AA 制；大家爱拼桌，除了能多吃几样菜，也是图个热闹；延津人爱热闹；爱热闹能算毛病吗？ 这天刚拼桌，又来了几个熟人，拼桌的桌上，竟有十来个人，其中就有老马。人多好点菜，十来个人，点了十五个菜；上菜之后，大家开始喝酒。延津喝酒的规矩，就是“打圈”。所谓“打圈”，就是每个人给桌上所有的人轮流敬一杯酒；敬人一杯，你陪一杯。杜太白排在第三位，也打了圈。十来个人的圈打过之后，杜太白有些头晕；头晕，不是杜太白酒量不成，而是中午在家里也喝了酒；杜太白在家里喝的仍是散花酒，平日到酒铺买些散花酒，装到一个塑料桶里，拎回家备喝；久而久之，杜太白把其称为“口粮酒”；中午本来想喝二两，二两喝过，看到塑料桶里的酒，就剩一个桶根，心里想：一个酒根，有什么剩头？ 把这酒根也喝了；看着是酒根，谁知塑料桶四方四正，桶底大，倒到碗里，也有二两酒；二两加二两，等于中午有四两的底。晚上来南关口吃饭，原准备只喝二两，意思意思，谁知拼了桌；大家喝，你也得喝；不喝，因是“打平伙”，你也亏了；杜太白打过圈之后，又有别人打圈；八圈过后，杜太白喝的有六两酒；中午有四两垫底，加上晚上的六两，等于有一斤酒在肚，这时头更晕了；不但头晕，还想吐。老马来得晚，坐在第九位，也开始打圈；到了杜太白这里，老马给杜太白倒了一杯：

“老杜，敬你一杯。”

杜太白摇手：“不喝了。”

“别人的酒都喝了，为啥到我不喝？”

“不是到谁不喝，是量到了。”

“量不量的，不过一杯水酒，给个面子。你要不喝，我验就掉地上了。”

“真喝不下了。”

“喝不喝？”

“不喝。”

“喝不喝？”

“不喝。”

没想到老马恼了：“不喝拉鸡巴倒！”

将酒杯摔到地上，酒杯啪地碎了。桌上的人都愣了。邻桌的人也往这边张望。多不过一杯酒，早知这样，杜太白也就喝了；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老马抄起自己椅子背上的皮衣，横冲冲走了。临走对邻座的人说：

“老姚，结账时，先把我那一份垫上，我回头微信转给你。”

一个月前一杯酒的事，报应到四两羊肉馅身上，杜太白：

“老马，一个月前的事，还记着呢？记仇可不好哇。”

又说：“自从站到这儿，你就没个好脸色。”

又说：“老马，咱就别兄弟阋墙了。”

老马：“听毬不懂，说人话。”

“意思就是，兄弟之间，咱就别闹了。”

“问题是，你我是兄弟吗？”

“不就一杯酒吗，你现在拿酒，咱俩对瓶吹。”

“不是酒的事，看不起人。”

“老马，话越说越多了啊。”

正与老马理论着，“姘头”田锦绣的电话来了。杜太白接起，田锦绣在电话里说：

“快来。”

“咋了？”

“我被人打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阿基米德这儿。”

第 二 章

东街菜市场有家水产摊。卖水产的叫老吕。阿基米德是老吕养的一只小白鼠。这只小白鼠本是县医院病理实验室养的一只实验鼠，它的同伴有几十只；小白鼠已经两岁了；两年来，在它身上培养出的病毒有几十种；实验室的人，一天天看这病毒的变化；待病毒成熟了，实验室研究出攻克这病毒的疫苗，把疫苗打在它身上，一天天看着病情的变化，看病毒和疫苗的搏斗。跟它一起来实验室的同伴，陆续都死掉了，又有新的同伴进来。一天晚上，实验员一时大意，没将关它笼子的搭扣扣紧，小白鼠用嘴拱开笼子，逃了出来；趁着夜深人静，逃出医院。第二天凌晨，进水产的老吕，在路边泥沟里，发现了这只小白鼠；小白鼠满身的毒疮，满身的污水；看到老吕发现了它，它并没有跑，而是站起身，拱着两只小手向老吕作揖；老吕看它可怜，知道向人求救，便将它带回水产摊；用水管将它的身子冲净，放到一个纸箱里；从药店买来药膏，用药膏给它涂疮；半个月之后，小白鼠毒疮下去了，癞皮上开始长毛。医院知道这只小白鼠被老吕救下，便派人找到老吕的水产摊，想将它带回去。老吕：

“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，我养了半个月呢。”

医院的人：“给钱，二百块钱。”

老吕也没想长期养鼠，他每天还要卖水产，没工夫照料它；便收下二百块钱，把小白鼠交给医院的人。医院的人，把小白鼠又关到笼

子里，提着笼子往回走。这时老吕发现，小白鼠在笼子里，前腿跪下，给老吕磕了个头。磕完头，站起，掉转身子，不再看老吕。如它不断磕头，便是求老吕把它留下；磕完一个头，掉转身子跟医院的人走，老吕明白它是答谢半个月之前的救命之恩，和半个月来对它的照料；如果是求老吕把它留下，也许老吕不会动心；看它只是感谢过去，并无想继续麻烦老吕的意思，老吕倒动心了，撵上医院的人，把二百块钱塞到来人的手里：

“我不卖了。”

“这你做不了主，它本来就是医院的白鼠。”

“我不是从医院偷的，是从路边捡的。”

“就是捡的，也应该拾金不昧呀。”

“拾金可以不昧，但它是条活命，这条命跟我有关，让它跟你们走了，我良心就昧了。”

“老吕，别要浑啊。”

“我今天还就浑了，我可以跟你们走，它不行。”

医院的人看老吕眼睛红了，有拼命的意思，便不再争执；因为再进一只新白鼠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便将小白鼠还给了老吕。

既然有长期养鼠的打算，老吕便给小白鼠做了一个笼子；医院的笼子是铁丝编织的，老吕的笼子是秫秸秆扎的；老吕的笼子，比医院的笼子大两倍，宽敞。老吕又弄了一只小轮子，装到笼子里，让它没事蹬着玩。水产摊旁有一根柱子，老吕在柱子上钉了一根长钉，把笼子挂在柱子上。老吕的摊子，说是卖水产品，主要是卖虾，卖的有青虾、草虾、对虾、明虾、基围虾、琵琶虾、黑虎虾、小龙虾、小河虾等，看当天能进到什么货，就卖什么。也捎带卖虾皮和虾酱。卖东西就要算账，顾客买了几斤几两虾，不同的虾，有不同的价格，这虾该收多少钱，老吕拿起计算器，计算过，跟顾客说出一个数字。老吕天

天说数字，小白鼠耳濡目染，也开始对数字感兴趣。也许是两年来各种病毒起的作用，各种病毒混合起的作用，这小白鼠脑子倒很灵光；对数字由感兴趣到用心，由用心到熟悉，由熟悉到掌握；老吕用计算器算，它同时用心算；老吕用嘴把数字说出来，它用脚蹬轮子，把数字蹬出来。一斤青虾二十二，半斤多少钱？老吕算出十一块，小白鼠同时在蹬轮子，蹬到十一圈，停下，看老吕和顾客。一斤对虾二十，一斤半多少钱？老吕算出三十，小白鼠奋力蹬出三十圈，蹬得气喘吁吁。一斤基围虾十六块，半斤多少钱？老吕有时就不算了，看小白鼠，小白鼠蹬八圈，看老吕和顾客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知道老吕的小白鼠会算数；为了看小白鼠算数，老吕卖虾的生意增加三成。渐渐，小白鼠对数字的掌握，由卖虾做买卖，扩展到生活的其他方面。这本事也不是白来的，平日老吕说话，众人说话，它都留心听；别的话听了也就听了，唯有牵涉到数字，它便记在心里。后来，你问它生活中一些数字，它听后，也蹬轮子，用圈数回答你。

“小白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小白鼠蹬两圈。

“老吕多大了？”

小白鼠奋力蹬四十二圈，蹬得气喘吁吁。

“一年有几个月？”

小白鼠蹬十二圈。

“现在是几月份？”

小白鼠便蹬出几月份。

“今天是几号？”

小白鼠便蹬出几号。

“十二加五等于几？”

“十八加八等于几？”

小白鼠也把算数给你蹬出来。天天蹬轮，小白鼠倒蹬得体骨健壮，皮毛油光水滑。

杜太白跟老吕，算不上好朋友，相互认识而已。人和人之间，不到好朋友的标志是，双方见面都很客气。杜太白过去在中学当过语文老师，虽然后来离开学校了，街上碰面，老吕仍喊杜太白为“杜老师”。

“杜老师，干嘛去？”

“临做饭，酱油没了，去打瓶酱油。”

“好。”

杜太白接着回敬：“老吕，干嘛去？”

“进货。”

“好。”

这两个“好”说得没头没脑，打瓶酱油有什么好的？进货有什么需要赞扬的？这就是客气。接着双方擦肩而过。偶尔，在南关口大排档“打平伙”，两人也在一个桌上吃过拼桌。拼桌其实也有讲究，两个不熟的人，甚至三四个相互不熟的人，一般不会拼桌；没有共同的话题，没有过去的话题，没有熟悉的话题，坐在一起吃饭，大家会感到别扭。不熟的人拼桌，起码要凑到七八个人，或十多个人；七八个或十多个人之间，又有两对到三对之上的人相互熟悉，能插科打诨，将不熟的人串起来，大家才不尴尬。为吃一个饭，有必要把自个儿弄得心里别扭吗？花钱找别扭，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杜太白和老吕的拼桌，都在七八个或十多个人的情况下；饭桌上，两人都是客气地打个招呼，从无在一个话题上深谈过。

这天一起拼桌。酒桌上，老吕说：“我给大家讲个笑话。”大家支起耳朵听。谁知话到嘴边，老吕又把这个笑话给忘了。看老吕在那里着急，大家倒笑了。有人说，为了这个想不起来的笑话，老吕自个儿又急了三天。

老吕虽然嘴笨，但在拼桌吃饭中，杜太白发现老吕是个有理智的人。别人喝酒都是一口闷，老吕喝酒，端起酒杯，沾沾嘴皮，就放下了；打圈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喝酒，是不是看不起大家，老吕：

“主要是酒精过敏。”

又说：“如果看不起大家，为啥跟大家坐一个桌子‘打平伙’呢？”

又说：“虽然不喝酒，但我跟大家一样出酒钱，如果能喝不喝，我不是傻呀？”

大家笑了。杜太白也笑了。大家也就对他不喝酒不再计较。

一次拼桌结束，杜太白和老吕结伴回家，路上老吕倒说：

“杜老师，大家都说，你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，过去不知道，几顿饭吃下来，看出你真有学问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看你在酒桌上说事，不光说事，还能说出事情背后的道理；你说道理的时候，还能引经据典；这些道理和典故，你能说出来，别人就说不出来；这不是有学问吗？”

杜太白摇头：“生有涯而知无涯，‘学问’二字，实在不敢当。”接着回敬，“老吕，你生意在延津做得也不错呀。”

老吕也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全县卖虾的有十来家，数你卖得好。”

“瞎卖，混口饭吃。”

“知道你生意为啥比别人做得好吗？”

“为啥呀？”

“因为你比别人认真，货进得真，对人也真；看似是卖虾，其实是卖人品；这也是事情背后的道理。”

老吕有些激动：“杜老师，你要这么夸我，今晚上我会睡不着。”

有一次，杜太白去老吕的摊子买虾，发现多了一只小白鼠；听人说它会算数，也问了几个数字，小白鼠蹬轮子蹬得分毫不差。杜太白感叹：

“这只小白鼠，不是一般鼠呀，它是白鼠界的阿基米德呀。”

老吕问：“阿基米德是谁？”

“古希腊的数学大师。”

“正好它没有名字，从今天起，就叫阿基米德吧。”老吕又问小白鼠，“你看这名字行吗？”

小白鼠拼命点头。

“那还不赶紧给杜老师道谢。”

小白鼠忙拱起前爪，给杜太白作了个揖。杜太白：

“我也就是顺嘴一说，犯不上行如此大礼。”

又问老吕：“你说，它为啥这么聪明呢？”

老吕说：“有人说，过去它老让人做实验，两年的病毒给催的。”

杜太白点点头：“世上，最不是东西的是人，把自家的病毒，往人家身上实验。”又说，“如果这能使小白鼠聪明，也算负负为正吧。”

东街菜市场离老马羊肉铺并不远，隔一个东关口。杜太白接到田锦绣的电话，放下四两肉，放下因四两肉馅跟老马的争执，连半斤茴香和半斤芹菜都顾不上拿，落在了老马的肉摊上，越过东关口，来到阿基米德也就是老吕的水产摊前。水产摊前围了一群人在看热闹；人圈里，田锦绣架着膀子，老吕黑着脸，小白鼠在笼子里四下张望，上下跳跃。杜太白进到人圈问田锦绣：

“谁打你了？”

田锦绣指了指老吕。

杜太白愣了一下，平日看着，老吕不像打人的人呀。

杜太白问田锦绣：“打得重不重啊？”

“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”

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“你不是去郑州了吗？”

田锦绣瞪了杜太白一眼：“少废话。”

因田锦绣说老吕打她了，而田锦绣是自个儿的女朋友；她说去郑州相亲，并没有去郑州，原来只是一句气话；用话气男朋友，证明还是在乎男朋友啊；遇到挨打的事，不找别人帮忙，首先想起了杜太白，证明心里对杜太白还是有依赖呀；杜太白便顾不上像平日那样跟老吕客气，问老吕：

“老吕，有话好说，为啥打人呀？”

老吕指着田锦绣：“你问她。”

田锦绣指着老吕：“你问他。”

老吕：“那好，我说。”

老吕说出打人和被打的原因。这天清早老吕进了青虾、草虾、明虾、基围虾、琵琶虾、黑虎虾、小河虾等。对虾和小龙虾不是季节。这天进的小河虾是刚从温室的水塘里捞上来的，一大半是活的，不时有虾蹦起来，又落回虾堆上。寒风中，虾堆上冒着热气。田锦绣来买虾，各种虾看过，相中了小河虾；拿起一塑料袋，把小河虾往塑料袋里装；但她不是挨着拿，而是在虾堆里翻拣，拣活的、大的往塑料袋里装。老吕看不下去了，便说：

“差不多得了。”

又说：“你把活的大的都拣走了，剩下些死的和小的，让我接着怎么卖？”

小白鼠也看不下去田锦绣的作为，轰隆轰隆蹬了几圈轮，表示赞同老吕的说法。

田锦绣：“花钱买东西，我还不能挑拣了？”

老吕：“不卖了。”

把田锦绣的塑料袋夺过来，将塑料袋里活蹦乱跳的虾，又倒到虾堆上。

田锦绣："你还要浑了？"

老吕："我就这脾气。"

小白鼠在笼子里吱吱笑了。

田锦绣没对老吕发火，瞪了小白鼠一眼："人说话，你他妈掺和什么？"

小白鼠见田锦绣骂它，也对田锦绣翻了翻白眼。

田锦绣对老吕："不卖就不卖，缺你几只虾，我还不过腊八了？"又说，"老吕，咱不说虾的事了，说点别的。"

老吕："你想说什么？"

田锦绣指指小白鼠的笼子："听说，你这只老鼠会算数？"

老吕："你对象说，它是阿基米德。"

田锦绣："那我问一问。"

老吕："随便。"

老吕这时说"随便"不是气话，而是问啥随你便的意思。

田锦绣："树上有六只鸟，一枪打下一只，树上还剩几只？"

小白鼠想了想，蹬了五下。

田锦绣笑了："全飞了。"又说，"什么阿基米德，傻缺。"

小白鼠急了，急不是急答不上来，或骂了它傻缺，而是田锦绣故意用这样似是而非的题目来刁难它；它跳起来，隔着笼子，滋田锦绣脸上一股唾沫；田锦绣急了，把小白鼠从笼子里揪出来，打了它一耳光，又把小白鼠扔到了笼子里。没想到老吕看到田锦绣敢扇小白鼠耳光，也急了，扬起手，回了田锦绣一耳光。

"欺负我没什么，不能欺负我的小白鼠。"老吕斩钉截铁地说。

田锦绣指着小白鼠的笼子对杜太白说："这王八蛋坏透了，一开始

以为滋我脸上的是唾沫，后来知道是尿。”

杜太白问：“你咋知道的？”

“滋到我嘴里了，品的。”指着老吕，“接着他又打了我。”问杜太白，“你说这事咋办吧？”

杜太白只能护着田锦绣，问老吕：“没想到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说咋办吧？”

老吕：“爱咋办咋办，谁还能把我杀了呀？”

对这僵局，杜太白本来感到很棘手；不反击老吕，田锦绣肯定不答应；如何反击，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方法；能跟老吕打起来呀？倒是老吕这句话，给了杜太白灵感。他转身离开水产摊，越过东关口，回到羊肉铺老马的摊子上，抄起一把牛耳尖刀。老马倒吃了一惊：

“干吗？”

杜太白：“剁人。”

拎着刀，转身就走。老马在背后喊：

“我这刀是剁羊的，不是剁人的。”

杜太白持刀来到老吕的摊位前，老吕也吃了一惊：

“啥意思？真要杀人呀？”

身子不由自主往回缩了缩。看热闹的人圈，唰地往外扩了扩。杜太白没理会老吕，而是从笼子里掏出小白鼠。小白鼠见刀也害怕，在杜太白手里瑟瑟发抖。杜太白问田锦绣：

“是它把尿滋到你嘴里的？”

田锦绣见杜太白持刀而来，也吃了一惊，平日温文尔雅的杜太白，原来敢动真家伙；但事到如今，看他刀已在手，箭在弦上，田锦绣只好点点头。

“我替你先宰了它。”

小白鼠身子抖着，嘴里吱吱叫着，看老吕。

老吕被吓住了："杜老师，你真敢杀它呀？"

杜太白："杀死一只老鼠不犯法。"又说，"杀了它，再说咱俩的。"

老吕："行，你真行。"突然说，"我扇自己一巴掌，还给你们，行了吧？"

说着，啪的一声，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；接着，眼中涌出了泪。

"啥事，都别惹我。"杜太白吼道。

事后，杜太白认为，他这种行为，近似无赖；但无赖之下，这个"都别惹我"的"都"，吼得还是有水平的；别惹我，既包括老吕，也包括"姘头"或女朋友田锦绣。待杜太白回到老马的羊肉铺还刀，发现四两羊肉，已经被打成了羊肉馅。老马边剔肉边说：

"啥事不能商量啊，拿刀动杖的。"

杜太白嘴里又喊了一句："啥事，都别惹我。"

心里想，这是一箭三雕哇。事后又感慨，人为了爱情，容易把事做过。又想，过就过吧，谁让人有这点本能呢？

附 录

阿基米德：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撬动整个地球。（δῶς μοι πᾶ στῶ καὶ τὰν γᾶν κινάσω.）

第 三 章

延津县城西街有家裁缝店。开裁缝店的叫老殷。这是延津唯一一家裁缝店了。现在大家都买成衣穿，无人去裁缝店做衣服；老殷也不给人做衣服，只是给人改衣服，如长改短，短接长，大改小，窄改宽，宽改窄，一是这衣服要换人穿了，二是这衣服不换人，这人变胖了或变瘦了，或孩子长高了，老人变矮了，需要长短宽窄地改，扦扦衣袖或裤脚，收收裤腿或放放裤腰；改一件衣服，总比买一件衣服便宜。正因为老殷的裁缝店是延津唯一的裁缝店，大家改衣服，都来找老殷；大家都来找老殷，老殷就显得活儿多；活儿多，老殷说起话来，便显得事多。人问这衣服多长时间能改出来，老殷：

“不好说，三天是它，五天也是它。”

“等着穿呢，不能给句痛快话呀，老殷？”

“不能，没看前边排着多少活儿呢？具体到每个活儿，也不知费多大工夫呀。”

改衣服，属于老殷的卖方市场；你不愿意改，可以把衣服拎走，老殷眼皮都不抬；跟老殷，你只能忍着。老殷脖子里挂一条皮尺，脑袋有些歇顶。是“歇顶”还是“谢顶”，杜太白曾在这两个词上有些犹豫。最后从“朱颜辞镜花辞树”这句诗里品出，还是“谢顶”比较贴切。老殷蜂目，说话有些豺声；古人云，蜂目而豺声，残忍者也。但杜太白又想，大不过一个裁缝，因为别无分店，摆些架子，就算残忍，还

能残忍到哪里去呢？人类型多了怎么了？世界显得丰富。

过年了，杜太白想把一件呢子大衣，改成一件短大衣。过年，总得有件体面的衣服。也不单为了过年，正跟人谈恋爱呢，穿戴还是得讲究点。这件大衣有八成新，本来是儿子的。儿子的名字叫巴黎。二十七年前，儿子生下来，该起名字了；家里大小事，都由老婆何俊英做主，孩子起什么名字，杜太白也没多想。这天何俊英说：

“孩子快满月了，该上户口了，你给孩子起个名字。”

“我起呀？”

“让你起你就起，还拿上糖了？”

真轮到让杜太白起名字，杜太白开始发愁。何俊英：

“这有什么发愁的，你不是说，你是延津最有文化的人吗？”

“我没这么说过，是别人说的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正因为有文化，所以发愁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中国人的名字，起了五千多年，起来起去，字面上有区别，含义都差不多，大同小异。”

正发愁间，电视里在播放巴黎塞纳河的风光片，杜太白拍了一下大腿：

“有了。”

何俊英：“有啥了？”

“咱就叫‘巴黎’。”

何俊英哭笑不得：“一个中国小孩，咋叫到外国去了？”

“是不是显得与众不同？”

“不同是不同，只是名字没这么起的。”

“没人这么起，才显得与众不同；不单与众不同，还显得国际化。”杜太白兀自抚掌，“这就叫立足延津，放眼世界。”

何俊英冷冷地："这名字不行，重想。"

何俊英说不行，杜太白就得重想。抛开国际化，重想三天，杜太白想出"俊杰""启明""志远""志刚""致远""朝阳""鹏飞"等名字，报给何俊英，何俊英：

"俗不可耐。"

又说："要你有什么用？"

又说："这些名字，还不如'巴黎'呢。"

突然又说："你是故意的吧？故意拿这些俗名字，跟我玩心眼呢吧？"

杜太白："哪能呢？孩子是你的儿子，不是我的儿子？"

何俊英当时急着去打牌，出门走了，没再理他，上户口等着名字，儿子也就叫了"巴黎"。何俊英月子差两天没坐完，就急着出去打牌，也算"巴黎"名字的由来。起这名字，寄托杜太白什么？起名字时没想，事后细想，还是身在延津，心想走远呀。但这一辈子，什么时候能去巴黎呢？去不了巴黎，就让巴黎来延津，时时刻刻在身边吧。两年后，何俊英又生下一个女儿，有"巴黎"在先，杜太白给女儿起名叫"纽约"。一个表哥家生孩子，让杜太白起名字，杜太白便让这侄子叫了"伦敦"。

三年前，儿子巴黎从延津蒸发了。从小，儿子巴黎很文气，女儿纽约很虎。文气的巴黎，长大做出很虎的事。巴黎在中学学习一般，也考上了大学，这座大学在新乡，属于三线城市的三本学校，学的是机械维修专业；大学毕业后，找不着工作，巴黎便回到延津，开了一家店铺，卖电动车，也卖摩托车；修电动车，也修摩托车；也算学有所用。店铺的名字叫"巴黎车行"。店铺招员工，招来一个女孩，叫春芽，身材苗条，面容清瘦。春芽来店铺一个月，巴黎和春芽结婚了。这年巴黎二十四岁，春芽二十岁。结婚这事，巴黎事先并没有跟父母

商量。那时杜太白还没跟何俊英离婚；看到他们的结婚证，杜太白和何俊英都有些吃惊。杜太白：

“这属于闪婚呀，草率不草率呀？”

何俊英：“是不是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？”

巴黎：“肚子没大，就是爱情，不成啊？”

何俊英：“事先我都不知道，不成。”

不成，结婚证已经领了，不成也得成了。但就是，何俊英不准春芽进家门。

这天，杜太白路过“巴黎车行”，巴黎不在，春芽一个人在店门口拆卸一辆摩托车，两手污油，一地零件；杜太白之前与春芽不熟；看到杜太白，春芽站起来：

“爸，干嘛去？”

人家主动打招呼，杜太白不好不理；人家跟儿子领了结婚证，叫“爸”也是正常的；杜太白站住脚：

“正做饭，盐没了，去超市买包盐。”

看春芽两手油污，杜太白问：

“你都会修摩托车了？”

“会拆，不会修。修，还得等巴黎。”

说着，春芽笑了；一笑，脸上露出两个酒窝。

“你上过几年学呀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我学习不好，就上了个中专。”

“学的啥专业呀？”

“护士。”

“学的是护士，咋不去医院呀？”

“刚毕业，还没去医院，就被巴黎拉来了。”

这时杜太白明白，春芽不是巴黎招工招来的，而是谈恋爱拉来的。

看春芽有些不好意思，杜太白倒笑了。杜太白问：

“整天修车卖车，累不累呀？”

“爸，有活儿干可不能叫累，没活儿干等活儿的时候，才叫累呢。”

听了这句话，杜太白倒一愣，这女孩虽然文化不高，但有见识。杜太白又说：

“有空儿的时候，到家里吃饭。”

“爸，不急。”

杜太白看春芽。

“我跟巴黎结婚，知道你跟我妈心里有疙瘩，等时间长了，大家习惯了，我再去不迟。”

听了这话，杜太白又一愣，一时解决不了的矛盾，可以等待，可以交给时间，给时间一点时间，也是有目光的话。杜太白想，春芽有目光，找春芽，证明巴黎的目光也不错；说不定，这是门好亲事。

谁知事情又起了变化，半年之后，巴黎跟春芽又离婚了。看到他们的离婚证，杜太白和何俊英又有些吃惊。杜太白：

“闪婚闪离，你这是人渣呀。”

何俊英：“早说，早不听，活该。”

巴黎：“分离是规律，人吃的是饭菜，分离出屎尿，才能活着，对吧？”

杜太白一愣，道理是这样，但说：

“这比喻，也太粗糙了。”

“话糙理儿不糙。”巴黎说。

两人离婚，杜太白和何俊英以为巴黎跟春芽性格不合，或其他方面不合，后来才知道，他们离婚另有原因。这天，巴黎上小学三年级时的女老师来店铺买电动车，见到巴黎。两人已经十六年没有见面了。女老师叫柳小凤。电动车买过，巴黎竟迷上了柳小凤，开始跟他的小

学老师谈恋爱。柳小凤已经四十四岁了，身材倒跟春芽一样苗条；甚至，比春芽还苗条，到了纤瘦、单薄的地步；她有丈夫有孩子，比巴黎大整整二十岁。为跟柳小凤谈恋爱，巴黎跟春芽离了婚。巴黎和柳小凤谈恋爱，同样事先没有跟父母商量。消息传出之后，杜太白找到巴黎：

“听我的，上回闪婚是草率，这回恋爱是鲁莽。”

巴黎：“上回闪婚是草率不假，这回是爱情。为了我，她也已经离婚了。”

“她比你大整整二十岁呀。”

“有个外国总统，找的也是他的老师，比他大二十四岁。”

“人家是总统，你是个卖电动车修摩托的。”

“他找老师时，也不是总统。”

“你找的不是老婆，找的是另外一个妈。”

“跟她在一起很开心。”

“你喜欢她什么？”

“眼睛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她的眼睛是清澈的。”

“人看上去已经老了，脸上都有皱纹了。”

“人看着老，眼睛年轻。”

“她身板可有些单薄。”

“好东西都是小包装。”

杜太白又为巴黎丢掉春芽可惜：“春芽是多好一个孩子。”

“我没说她坏，没有比较，就没有鉴别。”

何俊英闻知，没找儿子，而是问杜太白：“这孩子像谁呀？”

巴黎举动鲁莽，杜太白不敢说像她，也不敢说像自己，只是说：

“这个王八蛋，咋总不按常理出牌呢？”

何俊英接着也没找儿子，而是找到那个女教师柳小凤：

“你个破鞋，有娈童癖呀？”

柳小凤：“我没找你儿子，是你儿子找的我。”

何俊英二话没说，上去把女老师的脸给抓破了，接着才去“巴黎车行”找儿子，问巴黎：

“你是就跟她玩玩呢，还是想结婚？”

巴黎：“我为她离婚了，她为我也离婚了，我们当然要结婚。”

“你跟她结婚，我就自杀。”

转身走了。当天晚上，巴黎给杜太白和何俊英两人的手机发了一个相同的微信：

既然把人逼到这种地步，我和小凤准备自杀，走到妈前边，先走为敬。

杜太白吓了一跳，何俊英也吓了一跳；一开始认为巴黎是吓唬人，杜太白把电话打回去，巴黎已经关机了。两人怕巴黎又不按常理出牌，忙去“巴黎车行”找巴黎，车铺的铁栅栏门关着。将栅栏门砸开，屋里只有没卖出去的电动车和摩托车，和修了一半的电动车和摩托车，一地散碎的零件，躺在油污里，没人。忙去柳小凤家找柳小凤，家里只有柳小凤的前夫和儿子；柳小凤的前夫叫朱前进，儿子已经七岁了，叫小勇；小勇用头顶何俊英：

“你们赔我妈。”

杜太白害怕了：“他们真要殉情啊？”

何俊英也害怕了。两人赶忙报警。这时杜太白的侄子伦敦，在县城城关派出所当警察。伦敦带人四处找人，找了后山，找了池塘，找

了县城边十几口机井，找了黄河边，都不见人影。不知两人死到哪里去了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东街开药店的老安说，这天早上，他从石家庄进药回来，在新乡高铁站，见到巴黎和柳小凤了，两人提着大包小包，正随着人群进站台。杜太白和何俊英松了一口气，看来他们没有自杀，而是逃到外地去了。去了哪里？不知道。从那天到现在，已经三年没有音讯了。儿子巴黎刚蒸发时，杜太白时常想起他。喝几杯酒，想巴黎时，就唱几句戏。杜太白爱唱戏的毛病，也有三十来年了；这也是他后来跟二夹弦演员田锦绣能说到一起的另一个原因；但杜太白不爱唱二夹弦，也不爱唱豫剧，爱唱京戏。这京戏，还是上大学时，跟同班一个同学学的。这同学是北京人，父亲是唱京戏的。杜太白想起巴黎，常唱的段落，是《李陵碑》中的一段：

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
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
七郎儿回雁门搬兵求救
为什么此一去不见回头
……

有时喝大了，唱着唱着，就哭了。

巴黎和柳小凤蒸发半年后，杜太白和何俊英离婚了。两人结婚二十六年，拌嘴拌了二十六年。何俊英除了在家里做主，遇事还爱讲理。讲理本是件好事，杜太白就爱讲一件事情背后的道理。但讲理也分事情的大小，大事讲理是为了不走错路，小事也讲理只能引来麻烦；大事清楚，小事糊涂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；但何俊英大事讲理，小事也讲理，事事讲理，就成了好斗；大到家里买房，小到炝锅买一根葱，非要争出个对错，争出个是非，争出个高低。这时杜太白发现，世上

最怕不讲理，也最怕讲理；世上最怕没有是非，也最怕只有是非；世上最怕没有一二，也最怕只有一二；世上最怕不认真，也最怕认真。又明白，世上对和错的争论原来是很少的，百分之九十，都是对和对的争论，无非是大对，还是小对；是目前对，还是长远对；是和非之间，一和二之间，对和错之间，原来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，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。还有，争对错就会出现对错；或者，争本身就是错的；杜太白遇到琐事不喜欢引申，何俊英非要引申；杜太白喜欢就事论事，何俊英非要一件事引申到另一件事，接着引申出八件事；言谈好似钩和线，从头钓出是非来。渐渐，杜太白开始对争论产生恐惧，对何俊英的噪音开始敏感，一听她的声音心里就抽紧，就抽筋。天下苦秦久矣，天下苦道理久矣，天下苦是非久矣。杜太白又认识到，何谓结婚？就是两人伙堆过日子，如同在南街大排档拼桌吃饭一样；区别在于，拼桌的人吃完饭，马上就分手了，各走各的；结婚伙堆，却无法马上各自走人，得继续伙堆过日子，图一个天长地久。结婚伙堆，就是把两人的钱伙在一起，把两人的时间伙在一起；伙钱还好说，伙时间就成了捆绑，天天白天在一起，夜里也得在一起，永远在一个床上睡觉；伙时间还好说，问题是还得伙智商；智商有高有低，表现出来是看事情的长短，看今天，还是明天；同样一件事，放到今天对，放到明天不一定对；放到明天对，放到今天不一定对；还有，每件事情发展到今天都不是孤立的，都有来源，来源就是昨天；这个昨天，又夹杂和纠缠在今天和明天之间。把智商由高拉低相对容易，无非这人事事受委屈，为了平息争执口是心非；而把一个低智商，片刻之间拉高，那比搬梯子登天还难；天下苦智商也久矣。渐渐，两人说话，都是戗着。一件事情，本来没有矛盾，就是句平常话，但也是戗着说。杜太白：

“天快黑了。”

“这不是废话吗？路灯都亮了。”

“外边下雪了，穿暖点。”

“用你说。”

“醋，放哪儿了？”

“吊柜上，你眼瞎呀？”

天天饿着说，饿着也就成了习惯；不饿着说，反倒不自然。自然成了饿着，天下苦饿着也久矣。渐渐，杜太白在家里变得沉默和寡言少语。何俊英说什么，杜太白都答一个字，要么是“对”，要么是“好”。待杜太白沉默之后，何俊英又说这是冷暴力，出门对人说：

“他一点都不关心我。”

何俊英倒成了一个受害者。杜太白只好又改沉默为饿，两人又饿了起来。

这天，因为一盘炒黄豆芽，咸了还是淡了，两人又饿起来；饿的是豆芽，背后藏着二十六年的讲理、争是非及智商的伙堆，投射和反噬到豆芽身上。再这么投射和反噬下去，杜太白就要自杀了。由自杀，杜太白突然想起了儿子巴黎，闪婚闪离，用自杀的名义，和大他二十岁的柳小凤蒸发了，他决定向儿子学习，不能把余生再放到争论对错和是非上，不再苦道理和智商了，黄豆芽已经用筷子夹起来了，又放下，说：

“离婚。”

何俊英愣在那里，倒问：“跟谁呀？”

“跟你。”

“跟我离婚？你哪来的胆子？”

杜太白不好说是跟儿子学习的结果，只好说：

“自长的。”

因为离婚，何俊英又论了两个月的是非，闹得鸡飞狗跳。但杜太白不论是非了，多余的话不说，就是两个字：离婚。就跟《李陵碑》中

的杨令公一样，一头撞到石碑上，死了。这是死了心了。

两个月之后，两人离婚了。这时杜太白发现，结束一件事并没有那么困难，只要你铁了心和死了心。和何俊英离婚后，走到街上，人问：

“老杜，咋说离就离了？”

“也没说离就离，拖了两个月呢。”

“为啥离呀？”

“一句两句说不清。”

“离婚怨谁呀？”

“怨我。”

一句话说到底，对方也就不再问了，这也是图个清净，不论是非。

家里的钱，何俊英拿走三分之二，给杜太白留了三分之一；家里值钱的东西，何俊英全搬走了，把一个破院子留给了杜太白。院子虽破，杜太白在院子里沿着墙根种了些花草，闲的时候，也拿喷壶浇水。还在院子里种了棵桂花树，到了春天，桂花开出米粒，香气能飘出院子。杜太白感叹：这就是自由的空气。

一年之后，何俊英又结婚了，对方是一个律师，叫老耿；律师，也是整天论是非的人。杜太白觉得何俊英找对象找对了，两个爱论理的人在一起，日子肯定和谐。有时还想，日子和谐，不知他们那方面和谐不和谐，何俊英在床上是什么表现，老耿是什么表现；如果两人那方面和谐，两个论理的人在一起，在床上，他俩谁在上边呢？

腊八前一天，杜太白翻柜子，想找出一条自己的围巾；围巾没找着，看到儿子一件呢子大衣；看到大衣，杜太白心头一涌，又有些想念巴黎。三年没见面了。由想念，又想唱京戏。杜太白离婚了，家里剩他一个人，如今倒是想唱就唱，无人限制你自由了；于是又唱了一回。唱过京戏，杜太白想，这大衣放着也是放着，放着放着就过时了，

老气了，再有虫子蛀眼，衣服就放坏了，改改尺寸能穿。把儿子的衣服穿到身上，如同儿子在身边，心里也是个安慰。同时，过节了，谈恋爱了，穿戴得讲究点。于是决定把儿子的长大衣改成短大衣，由他来穿。为什么长大衣改成短大衣？一是儿子巴黎个头高，一米八五左右；与儿子比，杜太白显得个头矮，一米七左右；儿子的长大衣穿身上，大衣的底摆会拖地；正因为个头矮，穿长大衣，会显得身材更矮；改成短大衣，穿在身上，除了显不出身矮，人也显得精神。

腊八中午吃的羊肉胡萝卜馅饺子。调馅放盐时，下手有些重，饺子咸了。吃过饺子，多喝了两碗饺子汤，又有些吃撑了。早饭吃撑了，午饭也吃撑了。吃过饺子，洗锅碗瓢盆。锅碗瓢盆洗过，杜太白拿着大衣来到老殷的裁缝铺。老殷正在柜台后踏缝纫机。杜太白把大衣放到柜台上：

“老殷，麻烦你把这件大衣改一改，把长大衣改成短大衣。”

老殷头也没抬，用豺声答：“事先说好，年前可改不了。”

“知道，活儿多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今天是腊八，离过年还有二十多天呢。”又说，“有点急事，要用这衣裳，帮个忙。”

“啥急事？”

杜太白不好说改大衣是为了过节，为了谈恋爱；或为了大衣不被虫蛀，为了想念儿子；这些事说起来太复杂，一句两句说不清；何况这些事都不能算急事，特别是谈恋爱，有时非但急不得，还需要冷处理。便说：

“有一个讲究的场合。”

讲究的场合，非要穿短大衣？这短大衣是大衣改就的，不是新衣服，本身并不讲究；一听就是假话。但老殷没计较话的真假，而是仰起头，用蜂目也就是凸出的圆眼睛看了杜太白一眼：

“你再急，没有我的事情急。”

“你有啥事？”

“明天，我得去趟洛阳。”

“快过年了，去洛阳干吗？”

“后天，是我师傅的忌日，三周年，我得到场。”

杜太白想起，老殷的裁缝师傅叫老雷，老家是洛阳的。老雷年轻时找了个老婆是延津人，便随老婆来到了延津，一待待了五十年。老殷从十五六岁，便跟着老雷学裁缝。后来老雷的老婆患心脏病去世了，老雷便回了洛阳老家。杜太白跟老雷并不熟，也曾听说老雷在洛阳去世了，好像是在南街大排档拼桌时听人说的；听到这话恍惚就是昨天，老雷似乎刚去世不久，没想到三年过去了。比起杜太白的假话，死人的事是真的，杜太白通情达理地说：

“洛阳应该去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”

“师傅当年对我并不好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：“是吗？”

“我学徒的时候，他老用尺子打我的手心。有时候是我把活儿做错了，打我应该；更多的是，他不顺心的时候，总把怒气发到我身上。我的手，三天两头，被打得肿成窝窝。肿成窝窝的手，还能做好裁缝的活儿吗？出了错，接着再打。那时候我天天害怕。世上我不怕别人，就怕一个人，我师傅。”

杜太白叹息，师徒之间，学个手艺，也是通往独裁之路呀。杜太白不解：

“既然这样，你还去洛阳凭吊他干吗？”

“他是我师傅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感叹：“你是个念旧的人呀。”

“我不念旧，这么做为了我好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：“咋好？”

“让人知道，我是个念旧的人。”

杜太白又愣在那里，一时解不透老殷指的是什么；待醒悟过来，竖起拇指：

“老殷，你不是裁缝。”

这回轮到老殷不明白了：“那我是啥？”

“你是个哲学家，你想颠倒历史。”

老殷：“啥意思？”

“你师傅生前亏你，他死了你不想亏他；他活着你怕他，现在终于不怕了；你这不是念旧，是忘旧。”

老殷愣在那里想了想：“老杜，你嘴会说，一套一套的。”又说，“也许，我是这么做的，但没这么想过。”

杜太白突然又想起什么：“你就是去洛阳凭吊你师傅，忌日也就一天，你不马上又回延津了？等你回来，我的大衣也可以改呀。”

“从洛阳，我不回延津，准备去西安一趟。”

“你在西安有亲戚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干嘛去？”

“我一直想去西安看看兵马俑。”

“你对历史还有兴趣？”

“没兴趣。”

“那看秦朝的兵马俑干吗？”

“有件事我一直不解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从电视上看兵马俑，枪刀剑戟，成排成阵的；一直在想，一个人死都死了，为啥还弄这么大的排场？”

杜太白听懂了，老殷指的是造兵马俑的秦始皇，死了，还要这么

多兵马陪着他。杜太白：

“这跟你有啥关系呢？”

“没关系。但想看看，人家一辈子是咋活的，我一个小裁缝，一辈子是咋活的。”

杜太白听懂了，又竖起大拇指：

“老殷，你不是裁缝。”

“那我是啥？”

“还是个哲学家。哲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母体，就是活法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兵马俑的事，怕也不单是活法的事，还是死法的事。”

“所以我得去看看。”

看来大衣年前是改不成了。改不成跟老殷有关系，但跟老殷的师傅老雷和秦始皇的兵马俑更有关系。万千无关联的事，背后竟有这么多联系，可以跨越两千多年。这也是哲学。事已至此，这现实和历史杜太白无法改变，杜太白只好说：

“老殷，啥也不说了，大衣先留在这儿，等年后再改。”

又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老殷给人改衣服，都是先收钱。老殷：

“九十五。”

九十五倒也不贵，但还有整有零。杜太白拿出手机，对着柜台上的二维码扫码，交钱，转身往外走；突然想起什么，又回身问：

“既然要改衣服，改过的衣服我来穿，你要不要给我量量尺寸呀？”

老殷：“一般的裁缝用，我不用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大眼一轮，就知道你的身材了。”

老殷既然这么说，杜太白不好再说什么；又交代，待改的时候，除了

将大衣改短，腰口、袖子，记着也要往里收一收，不然显得不搭配。

没想到老殷急了，用豺声嚷道："信不过我的手艺是吧？改衣服，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，这还用说吗？"又说，"信不过，快把衣服拿走。"

又用蜂目瞪了他一眼。

杜太白忙息事宁人："没这意思，老殷，我就是那么一说，你也消消气。"

边摇手，边退着出了老殷的裁缝铺，如同大臣退朝一样，退着身子走到殿外。退出裁缝铺，杜太白想，老殷的裁缝手艺，是从师傅那里学的；今天说起师傅，才牵出那么多线头；他把过去对师傅的怨气，或对过去的怨气，曲里拐弯，也发到了杜太白的话头上。事情的万千联系，真让人措手不及。杜太白不由得感叹：

"×，这叫什么事呀？"

附录一

三年前，巴黎上小学三年级时的女老师柳小凤，来“巴黎车行”买电动车。两人已经十六年没有见面了。巴黎认出了柳小凤，柳小凤没有认出巴黎。柳小凤：

“老板，最近哪款电动车卖得火呀？”

巴黎问：“老师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柳小凤认真看巴黎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巴黎。”

在柳小凤认真看巴黎时，巴黎发现柳小凤的眼睛是清澈的；不但清澈，别的延津人眼睛是黄色的，柳小凤的眼睛是蓝色的。清澈的蓝色的眼睛，如同蓝色的海水一样，把我给淹没了，巴黎事后说；说得还很有诗意；这话，已经脱离了巴黎说话的习惯。

从这天起，巴黎天天到学校门口等柳小凤。一个月后，两人上了床。蓝色的海水，真把巴黎给淹没了。什么叫如胶似漆？ 什么叫颠鸾倒凤？ 什么叫如鱼得水？ 在春芽那里没得到的，在柳小凤身上得到了；在二十岁人身上没有得到的，在四十多岁人身上得到了。

柳小凤：“事先说好，我们就是玩玩啊。”

“玩玩就玩玩。”

说是玩玩，巴黎竟跟春芽离婚了，开始专心跟柳小凤玩。玩不到三个月，县城里渐渐有了风声。

巴黎："你真爱我吗？"

柳小凤："不爱。"

"为你，我都离婚了。"

"你没有孩子，当然可以说离就离，我能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连孩子都不要了吗？"

巴黎知道，她说的孩子，指她的儿子；她的儿子小勇，已经七岁了。

但三天之后，柳小凤跟丈夫离婚了。离婚是柳小凤的丈夫朱前进提出来的。朱前进说：

"延津都开锅了。"

"知道。"柳小凤说。

"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。"

"知道。"

"跟学生胡搞，比学生大二十多岁，你说你要脸吗？"朱前进问。

"我不要脸。"柳小凤说。

"离婚，跟你丢不起这人。"朱前进说。

"离就离吧，离了，大家还有活路；不离，就是死路一条。"柳小凤说。

风声传到杜太白和何俊英耳朵里，当何俊英用自杀威胁巴黎时，巴黎对柳小凤说：

"事情把我们逼到绝路上了，你敢不敢跟我殉情？"

"爱都不怕，还怕死呀。"柳小凤摸着脸上被何俊英抓出的伤痕。

"众口铄金，在人前也没法活了。"柳小凤又说。

"死了，对孩子也是个交代。"柳小凤又说。

巴黎明白，孩子，仍指的是她的儿子。巴黎问：

“咋死？”

柳小凤想了想：“这里离黄河近，跳黄河吧。”又说，“也是图个方便。”

巴黎：“行。”又说，“临死之前，咱得痛痛快快喝一场。”

“喝。”

当天晚上，在“巴黎车行”，两人菜都没做，喝下一斤半白酒。摇摇晃晃，巴黎骑电动车，载着柳小凤到了黄河边。黄河滩有片槐林，这时是春天，槐花盛开，风都是香的；月光之下，黄河水像绸缎一样，往远处展开。巴黎：

“乂，这不是黄河，是缎子，我不信缎子能淹死人。”

两人抱在一起，笑了。巴黎开始剥柳小凤的衣服。柳小凤：

“干吗？跳河还要脱光呀？”

“就在这儿，干上一场。”巴黎说。

附录二

秦始皇13岁即位，便开始修建他的陵墓，历时39年。陪葬的兵马俑，目前出土的有9368个。

在秦始皇之前，殉葬的往往是活人。

第 四 章

从老殷裁缝铺回到家，杜太白给田锦绣发了一条微信：

晚七点，“老纪饭馆”见，如何？

田锦绣马上回了一个微信：

好。

看来，有了上午阿基米德这件事，两人的关系有了回转。杜太白心里一阵轻松。咋也想不到，田锦绣和杜太白闹别扭，竟是小白鼠帮他解开了疙瘩。两人没闹矛盾的时候，田锦绣回微信也没这么快。一件事牵出另一件事是坏事，但有时候也是好事。平心静气解决不了的矛盾，拿刀动杖，用暴力给解决了。也不是用暴力解决了，用虚张声势给解决了，用无赖的手段给解决了。这已经超出了杜太白的思维范畴，实践走到了思考前边。杜太白暗自吐了一下舌头：

“惭愧。”

又感叹：“还是得活到老学到老哇。”

疙瘩解开，杜太白又想起田锦绣的诸多好处。人嘛，都有两面，有坏的一面，也有好的一面；或者，有坏的一面，就有好的一面。说

起婚后过日子，家里的钱谁管，产生了奴役和独裁的问题；在此之前，两人还是和谐的，遇事没有斗过嘴。吃饭的时候，都是有说有笑。在那方面，杜太白和田锦绣也是和谐的；和何俊英在一起，何俊英下边是凉的，在床上是躺平，自始至终，一动不动；凉的加躺平，也就使这事索然无味；如果白天和何俊英吵架了，夜里做着，突然想起白天的争论、对错、是非和道理，马上就失败了；气急败坏，再救不上来；多次失败，就对这事产生了恐惧；何俊英反倒说："没用的东西。"东西长期不用，也就不想用了，也就不会用了，对这事更恐惧了；不用，不做，不提，也有三四年了；这也是他跟何俊英离婚的潜在原因之一；而田锦绣的乳房，像一对削了皮的大梨，还往上枕了个头；下边呢，热气腾腾；是这大梨和热气，又激起了杜太白在这方面的欲望；床上，田锦绣会随着他的起伏上下摇动；说明投入的程度；是田锦绣再一次激起了他在这方面的生命力；这也是杜太白喜欢田锦绣的另一个原因。三四年前，跟何俊英在床上，两人完事就睡；跟田锦绣在一起，完事之后，两人还意犹未尽，继续逗趣。杜太白：

"舒坦不？"

田锦绣："你岁数也不小了，咋那么大劲儿呀？"

"看跟谁。"

田锦绣笑了。

"说说，为啥跟我谈恋爱？"杜太白问。

"男人瘾犯了，行不？"

杜太白笑了。田锦绣：

"问你句话。"

"说。"

"你有没有缺点？"

"像星星一样多。"

“有没有优点？”

“像太阳一样少。”

“那我找你干什么？”

“太阳一出来，星星就没了。”

田锦绣笑了：“读过书的人，就爱花马吊嘴。”

当然，因为小白鼠，两人的关系出现了暂时的和缓，暂时的和缓，并不证明奴役和独裁的问题就解决了；比起与卖虾的老吕的冲突，他和田锦绣之间的矛盾更加重大，也更加根本。主权当然不能退让，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，似乎可以更讲策略。事情急不得，只能放一放；矛盾热处理不得，只能冷处理；在历史转折关头，纠正一个错误，需要转弯子，需要耐心，需要慢慢来。也怪田锦绣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杜太白回答得过快，过急；过急就是过激；与人谈话，接话太早，搭话太早，答应太早，都是肤浅的表现，都是没有城府的表现，都是嘴跑到脑子前边的表现，都是小人物，难成大器；蛇钻到了竹筒里，想掉头就难喽。杜太白也体会出田锦绣和何俊英的区别。他与何俊英的矛盾，大体产生在当时发生的事情；与田锦绣的矛盾，却产生在将来发生的事情。唉，各有各的难处，各有各的不同。比较起来，将来的矛盾，比现时的矛盾，都更加重大，更加棘手和难以处理。棘手就不处理了？不处理车就陷在泥淖里；但从泥淖里把车拉出来，需要一些垫脚石；答应一块吃饭，就是转折的开始。砖需要一块一块搬，金字塔不是一天建成的。

晚上六点，杜太白就出门了，去“老纪饭馆”占座位。如是一个人过腊八节，关于晚饭，杜太白并没有考虑“老纪饭馆”，先考虑的是“贾三羊肉烩面馆”；因为午饭和晚饭在羊肉上的冲突，后调整为去“四季青”吃飘香鱼；如今田锦绣答应一起吃晚饭，“四季青”就不合适了，也得调整；因为“四季青”饭馆的鱼虽然好吃，但饭馆的环境太差

了，桌上铺块塑料布，塑料布已经泛黄了，蛀虫眼了；筷子长短不齐，碗也洗得不干不净；桌下边就是垃圾桶；地上全是油渍，混些星星点点的鱼鳞，踏上去有些黏鞋；空中，常有苍蝇飞过；杜太白一个人去可以，带女朋友去就显得简陋；何况两人闹过矛盾，刚刚和解，需要一个相对舒适的地方；“老纪饭馆”就相对讲究一些，桌上铺着玻璃板，玻璃板下铺着印花布，墙上贴着壁纸。“贾三羊肉烩面馆”擅长的是豆腐丝和烩面，“四季青”擅长的是鱼和鱼汤，而“老纪饭馆”擅长的是炒菜。与女朋友吃炒菜，一道道菜上来，边吃边聊，也显得正式。延津炒菜的饭馆有很多，在炒菜的饭馆里，“老纪饭馆”是生意火爆的几家饭馆之一。生意火爆，是因为这里炒的菜有味道；每道菜，并不比别的饭馆贵到哪里去；所以去的人多；正因为生意火爆，“老纪饭馆”不提供预订，去晚了，没有座位，只能排队。杜太白吃饭，本来不爱去“老纪饭馆”，排队就是一个麻烦；爱去的地方，是“贾三羊肉烩面馆”、做飘香鱼的“四季青”。如果不考虑羊肉的冲突，如是一个人过腊八节，杜太白也想过去南街的“沸腾老汤”。开“沸腾老汤”的叫老封；老封擅长的是做下水，牛羊的大肠、腰子、心、肝、舌、肚、筋、肺头，共同煮在一口大锅里；大锅沸腾着，你想吃什么，老封给你捞什么，捞出来，在案板上用刀噼里啪啦剁碎，放到海碗里，接着再加上几勺滚汤，撒上一把香菜。如果先一天晚上喝多了，第二天一早去“沸腾老汤”，喝碗杂碎汤，多加醋，稀里呼噜，出一头汗，一下能醒过闷来。“沸腾老汤”从早上五点，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，中间就休息三个钟头；老封卖个下水也不容易；但田锦绣不喜欢吃下水，说有臊味，与她吃饭，只好也排除“沸腾老汤”，去“老纪饭馆”。

杜太白走出家门，来到街上，街上人来人往，迎头碰到过去的同事申时行。申时行戴着口罩；口罩之上，戴着一副墨镜。杜太白过去在中学当教师时，两人教过同一年级；杜太白教语文，申时行教化学；

杜太白礼貌地问：

“老申，干嘛去？”

申时行并没有理会，越过杜太白，匆匆走了过去。杜太白有些不解，想不出申时行不理他的原因。最近，他没有得罪申时行啊；不但现在没得罪过，过去当同事时，两人也只是面上来往，并无深交，也谈不上得罪他；什么叫深交？两人共过具体的事；这些事，与利害所系；不过事，就无法过心；面上的朋友，谈不上谁得罪谁；又想，大概他打招呼，申时行没有听见；或者，申时行戴着墨镜，他走过来，申时行没有看见；加上申时行的性情本来就有些古怪，做事不按常理出牌，自视甚高，不大理人；所以，不管是没有听见或是没有看见，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，不理就不理吧，一个人不理你，地球照样会转，不用自寻烦恼，不用总看别人的脸色行事。杜太白的思路，又回到他与田锦绣将要一起吃饭的事情上。他想，情人相约，朋友相聚，为什么总爱在一起吃饭？大家吃饭，是为了维持生命；共同吃饭，是为了共同维持生命；吃同一个盘子里的菜，你叨一口，我叨一口，口水相交，证明生命相亲；而男女一起单独吃饭，许多是为了恋爱，如杜太白和田锦绣在一起吃饭；恋爱的目的是为了性；而性，是人类为了延续生命；食色，性也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；或者，许多男女，为了维持和延续，才在一起吃饭，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想着走着，到了县城十字街口，碰到女儿纽约。当初杜太白和何俊英离婚时，儿子已经蒸发了，身边剩下一个女儿纽约，问纽约愿意跟谁生活，纽约：

“谁也不跟，跟自己。”

纽约今年二十六岁，也是大学毕业，上的也是新乡的三本，学的是金融专业；三本的金融专业，毕业之后就是到银行当柜员，纽约说当柜员太绑人，没有去银行，回延津开了一家服装店，说一上班就当老板。纽约从小很虎，学过散打，在中学，敢跟男同学打架；全校的

同学都怕她；中学里有霸凌，别的学校霸凌同学的是男生，纽约上学的学校是女生，就是纽约。纽约小时候虎，长大也虎。有一天上午，她在县城坐公交车，公交车规定，乘客需从前门上，后门下，因刷卡的机器在前门；公交车要开了，一男人从后边跑过来，喘着气，从后门上到车上。司机让他下去，再从前门上来刷卡。男的不下，说在车里走到前边也可以刷卡。

“这是规定。”司机说。

“规定顶个屁用。”男的说。

僵持中，司机火了，把车熄火，下车，去路边抽烟去了。众人喊司机开车，司机指着从后门上车的人：

“除非他下来，再从前门上。”

男的：“就不下，就从后门上。”

有人劝司机：

“开车吧，在哪儿不是刷卡。”

“这是规定。”司机说。

有人劝上车的男的：

“你就下去，再从前门上来，费不了多大工夫。”

“不就开个破车吗，真拿自个儿当根葱了？拿根鸡毛当令箭，我就烦这种人，就不惯他这毛病。”男的说。

“大家还有事呢。”更多的人嚷。

纽约当时刚学会开轿车，看车迟迟不开，没劝谁，也没嚷谁，而是坐上驾驶座，点火、挂挡、关门、起步，一气呵成，载着满车乘客，一路狂飙，到了她服装店门口，熄火，下车，提起服装店的栅栏门，打个响指，进去了。一车人惊呆了。司机打出租追过来，下车，满头大汗追进服装店，指着纽约：

“你哪来这么大胆子？”

纽约学过散打，就地旋了鹞子翻、飞毛腿、扫堂腿几个动作：

“没打你就算好的。”

把司机吓住了。司机指着她：

“谁家的孩子，有人生，无人教的东西。”

愤愤而去。

这事传到杜太白耳朵里，杜太白摇头：

“知道有教无类，不知道有生无教，如今领教了。”

下回碰到纽约，说起开公交车这一段，杜太白：

“你胆子忒大了。”

纽约：“不就开个车，别人怕他，我不怕他。”

杜太白：“说的不是怕谁不怕谁，你刚学会开小车，会开公交车吗？”

纽约：“这不会了吗？”

又说：“啥事都有头一回，谢谢他给我提供机会。”

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杜太白张张嘴，没说什么，苦笑了。

还有一次，纽约去郑州进服装，出了高铁站，一个男人过来搭讪：

“美女，从哪儿来呀？”

纽约急着去商场，便说：

“监狱。”

那人愣了：“为啥进监狱了？”

“捅了一个人，判了五年。”

又说：“手下偏了，没捅住心脏。”

那男人立马走了。

杜太白看到纽约，纽约正跟另外两个女孩，勾肩搭背，在人群中说说笑笑走来。纽约看到杜太白，喊：

“老杜，干嘛去？”

纽约见杜太白很少喊“爸”，都是喊“老杜”。久而久之，杜太白习惯了，也不在意，反倒说，这叫法国际化，符合女儿的名字；见纽约问“干嘛去”，杜太白不好说去见田锦绣，便说：

“随便走走。”

纽约：“饭点了，跟我们一块吧。”

纽约身边一姑娘有些粗壮，理着男孩子的平头：“叔，县城南关，开了第一家日餐店，我们去吃生鱼片。”

杜太白：“你们去吃吧，我还有事。”

纽约：“刚说走走，现在又有事，假话吧？ 去搞对象呢吧？”

“没正经。”

“搞对象不正经吗？ 不正经你还搞？”

杜太白：“主要是，日餐的生鱼片，我吃不惯，吃了怕拉肚子。”

纽约：“不说实话，无可救药，随你吧。”

越过杜太白，与同伴说说笑笑走了。

杜太白摇头感叹，来到“老纪饭馆”。“老纪饭馆”门口两侧，镶着一对竹板；竹板上，刻着一副对联：

人间烟火气

味抚凡人心

门头上的横匾：

就是好吃

杜太白每次从饭馆门口路过，看到这对联和门匾，都摇头笑了。

一副对联，词凑得还行，横匾就显得太俗气了。但俗气有俗气的好处，简单，直接，不绕弯子；不绕弯子，可能会莽撞和冲撞，也可能一语中的；“就是好吃”，用的是肯定句，别人还没吃，主家先把事情的性质定了，有些武断，有些独裁，但目的达到了。门头旁边的墙壁上，还挂着几副竹板：

现捞　热卤

说的是捞面了。

白吉馍　撒芝麻

说的是馒头了。

瞪眼牛煎包

说的是牛肉煎包，意思是好吃到真瞪眼。

墙壁竹板上写的，是几味主食；意思是，饭馆除了菜炒得好，主食也不一般。

“老纪饭馆”规模不大，屋里七八张桌子。这也是顾客需要排队的原因之一。“老纪饭馆”还有个特点，“老纪饭馆”的老板是老纪，但在饭馆当家做主的，却是厨子老薛。据说，老纪当初招厨子时，找到了老薛。讨论老薛的工资时，老薛问：

“让不让买菜？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让买菜，工钱八千；不让买菜，工钱一万。”

老纪知道买菜里边有猫腻，便不让老薛买菜。不让买菜，老薛上工后，后厨剥菜，老薛让小工剥得只剩下菜心；肉的边角废料，都扔了；炒过菜，锅里还有半锅底油，老薛直接兑水涮锅，随着涮锅水，把油也泼到了泔水桶里。老纪想将老薛辞了，但老薛炒的菜味好，招揽生意，便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改为让老薛买菜。老薛买菜之后，后厨开始肉省，油省，菜省；剥下的菜叶子，肉的边角废料，老薛也让后厨的小工剁成馅，包成包子，当员工餐。老薛买菜之后，饭馆每月的开销，倒省下八千多块钱。

老纪："老薛，你行，玩不过你。"

老薛："这叫两好搁一好。"

老纪叹息："只是大家说，不知这饭馆姓纪，还是姓薛。"

老薛："不管姓啥，你赚钱了呗。"

每个月，老薛从买菜中能克扣多少钱，老纪就不知道了，也不再问了。这个故事或桥段延津人都知道。杜太白听到这个故事，摇头一笑。这就叫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；老薛的厨艺好，免不了像裁缝老殷一样，有些拿捏，或显得事多；又想，老薛和老殷还有不同，老殷只是事多，老薛除了事多，还有手段，把老板玩下了。

"老纪饭馆"菜的味道虽好，但杜太白吃起来，却有些咸。头一回吃，杜太白就说：

"老纪，菜咸了。"

又说："不是一道菜咸，每道菜都咸。"

又说："能不能给老薛说说，延津的盐也要钱，下回放盐手轻些。"

老纪还没搭话，老薛在厨房听到了，隔着传菜的窗口说：

"咸香咸香，开饭馆，得依着大伙，不能依着你一个人的口味，对不对？"

又说："不怪我手重，怪来吃饭的人口味重，延津人吃饭都咸，对

不对？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，大家吃饭，一是图个咸香，二是图个热乎；这就是日常人的生活；便说：“对。”

以后再来吃饭，每次点菜之前，都交代服务员：

“告诉后厨的老薛，是我错了，口轻，放盐时，手下留情。”

杜太白请田锦绣在这里吃饭，一是图这里的环境，二是图菜味不错，还有，就是图这里人多，来晚了得排队；排队是坏事，吃上了就是好事；吃着饭，看到饭馆外还排着长队，证明这个饭馆找得不错，请客有面子；吃着饭，看着外边排队的人，庆幸之余，还有些幸灾乐祸；加上“老纪饭馆”饭菜不贵，并无多花出多少钱；等于几头都占了。

杜太白今天来得早，饭馆外还无人排队。老纪背着手，在饭馆门口站着；隔着窗户往里看，饭馆里七八张桌子，仅仅坐了一桌。杜太白奇怪：

“老纪，今儿人咋这么少？”

“还没到饭点。”

进了饭馆，杜太白占了靠窗一个桌子。隔着窗户，能看到津河。津河水还算清澈；两岸树枝上挂着彩灯，到了晚上六点半，彩灯亮了，形成两溜灯带；灯光映着河水，泛绿泛红，向东流去。杜太白先要了一壶茶，边喝边等田锦绣。

跟田锦绣约的是七点，到了七点半，田锦绣还没来，杜太白便将电话打过去：

“咋还没来？”

“来不了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家里小猫生了，我得张罗它们。”

杜太白有些生气，想问“猫重要，还是我重要？”但话到嘴边，

没敢说出口；上午刚刚缓解气氛，别因为小猫给破坏了，或别让论谁重要给破坏了；两人和解是因为小白鼠，破坏不能因为连面都没见过的小猫；刚刚缓和的气氛，也是很脆弱的。杜太白：

“这样啊。”

田锦绣问：“你知道生了几个？”

“我不在跟前呀。”

“八个。”

“能生。”杜太白说。

挂了手机，杜太白只好自个儿吃了。跟服务员要过菜本，点了两个菜，一个是熘肝尖，一个是醋熘土豆丝；荤素搭配，都照顾到了。同时交代，口轻，菜少放盐。菜上来，杜太白要了一瓶酒。平日杜太白喝的都是散花酒，但“老纪饭馆”不卖散花酒，即不卖散酒，只卖整瓶酒；散酒利润小，整瓶酒利润大；老纪的饭馆，还不准顾客自个儿带酒；带酒就收开瓶费；一瓶酒的开瓶费八十，比一瓶酒还贵，也就没人带酒；这规定有些霸王条款，但这里菜味好，饭价不贵，也就无人与老纪计较。酒倒上，一口菜吃下去，杜太白发现味道不对，咸不说，菜味比之前也差许多；又尝，肝尖炒得有些老了，土豆丝一点不脆生，给炒面了；便问坐在柜台后的老纪：

“老纪，这是老薛炒的菜吗？”

老纪：“老薛让我给开了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“为啥呀？”

老纪从柜台后走过来，坐在杜太白对面：“让我给你细说。”

老纪说，老纪有个侄子叫定向，上个月，老纪把定向派到后厨，给老薛当副厨；前天，老薛炒菜配料时，定向拍了几个视频，让老薛发现了，老薛跺了定向几脚，说他偷艺，非让老纪把定向开了；还说，这不是定向的事，是老纪的阴谋，想有朝一日，让定向取代他。老纪

又说，他忍老薛两年多了，饭馆任何人，不管是后厨洗菜洗碗的，还是前厅的服务员，只要老薛看谁不顺眼，就得把谁开了；如今连老纪的侄子都敢开；这开来开去的，“下回不该把我开了？”老纪说。

“在他把我开了之前，我先把他开了。”老纪又说。

“前天开他时，饭馆里所有员工都笑着拍巴掌。”老纪又说。

杜太白想，饭馆里员工都拍巴掌，但饭馆的菜味，不是“老纪饭馆”的菜味了。不知这是因大失小，还是因小失大。也明白今天饭馆里顾客少的原因。也幸亏田锦绣家的猫生了，田锦绣今天没来；如果来了，别因为菜味，再节外生枝。

“你给评评理，我做得对不对？”老纪摁着桌子，问杜太白。

人家饭馆内部的事，杜太白不好插嘴，便说：

“你说对就对。”

菜不对味，喝酒也就没了兴致，酒喝了少半瓶，杜太白便停了下来。这时看到卖虾的老吕进了饭馆。一看就知道，老吕来饭馆不为吃饭，因为他手里提着半塑料桶虾，是来给“老纪饭馆”送货的。杜太白喊老吕：

“老吕，一块吃吧，我请客。”

老吕冰着脸：“没空。”

杜太白知道，老吕还在生上午阿基米德那件事的气。便说：

“还在生上午的气呢？”

又问：“今天上午，我拿刀动枪的，能理解不？”

老吕翻着白眼。

杜太白：“我是虚张声势，看不出来呀？”又说，“不然，你打了我女朋友，我就得跟你打，我打，她再跟着打，越打越多，就没完没了了，说不定真动刀子了。”

老吕瞪了他一眼：“你这人好自私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就算是演戏，演给你女朋友看，你合适了，却让我和我的小白鼠背了黑锅，好像错都在我们，你摸摸良心，你这么做地道吗？”老吕又说，“再说，我还扇了自己一巴掌。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这么做，确实不对。”又小声说，“老吕，对不起，我给你赔个不是吧，占你便宜了。”

老吕：“又想占便宜？ 以为我傻呀？”

杜太白愣住：“啥意思？”

“说‘对不起’，为啥小声说，怕大家听见？”

“你还斤斤计较了。”杜太白晃着剩下的大半瓶酒，“这，还有个瓶底，你带回去吧。”

老吕瞪了他一眼，把酒瓶夺过，夹到胳肢窝下，出了饭馆。

待老吕出了饭馆，杜太白突然想起，老吕平日并不喝酒，说酒精过敏，今天咋把半瓶酒夹走了呢？

第 五 章

杜太白过去是个中学教师，在高中教语文。在延津，也算有学问的人了。之前上大学，学的也是中文。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、唐诗、宋词、明清小说，读过多遍；他读书不单是读，还爱做边线旁注；边读边注，和一目十行，读的深度是不一样的；说起话来，也爱引经据典。人说：

“老杜，在延津，数你有文化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哪里哪里，才疏学浅，苗而不秀。”或说，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”

人说：“老杜，你很有才呀。”

杜太白：“庸才，庸才。”又说，“刘项原来不读书。”

人问：“老杜，你为啥爱读书呀？”

杜太白：“世上为什么需要书？生活中的人都会死，书里的人永远活着。”又说，“或者说，书不长皱纹。”又说，“世上为什么需要读书？世上找不到朋友，可以去书里找；如果嫌世上的朋友俗，可以去书里找有见识的人。”又说，“世上的朋友只能在身边找，书里找朋友，可以穿越古今，与古人居，与古人谋。”

人说：“听毬不懂。”

也有人说：“老杜，在延津，你德高望重啊。”

杜太白摊着手：“我何德何能，承大家谬夸，今后，更得夹着尾巴

做人了。”

因为有学问，在学校，杜太白如鱼得水。学校，就是流水的学生铁打的老师，学生一茬一茬换，年级的课文却不换；这个学年，讲的还是上个学年的课；同样的课年年备，后来也就不用备课了。任凭岁月轮转，我自闲庭信步。杜太白虽出身农村，但皮肤白皙，白面书生，也适合教书。闲适之余，杜太白爱哼几句京戏。甚至，凭杜太白的学问，他觉得在中学教书屈才了，有些大材小用；但王八大，池小，为了生存，王八也就慢慢变小了，杜太白叹息。课堂上，有学生趴在课桌上睡着了，杜太白会过去摇醒他；摇醒之后，不打不骂，送他一只洋葱：“吃个苹果，就不困了。”学生犯了错误，被抓了现行，不敢不吃这“苹果”；一口洋葱下去，辣得眼泪都出来了；全班同学哄笑；不但这学生不瞌睡了，班上想瞌睡的同学也不瞌睡了。谁不害怕洋葱呢？ 指鹿为马，指洋葱为苹果，就这样形成了。杜太白每次上课，都带一个洋葱，昭然摆在讲台上。同学们送他一外号：“洋葱”。回首看，“洋葱”时代，就是他的黄金时代。

杜太白身为教师，别人说他德高望重，但他的儿子女儿，巴黎和纽约，学习都一般，让别人不解，让杜太白也不解。何俊英也骂他：

“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呀，会教别人家的孩子，不会教自家的孩子。”

杜太白也苦口婆心给巴黎和纽约讲过学习的重要性，学习的方法；但这方法放到别人家孩子身上管用，放到自家孩子身上无效。越苦口婆心越无效，还起反作用。杜太白一开始不解，后来也解了，这就叫正正为负，负负为正；郎中不给自家人看病；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自身；说别人家孩子，这些孩子听，听的前提，这些孩子怕老师，怕吃洋葱；说自家孩子，自家孩子不听，不听的前提，是他们不怕杜太白，杜太白无法让他们吃洋葱。但儿女不争气，不耽误杜太白学问的深浅，不

耽误大家对杜太白学问的认识，父是父，子是子，犯罪不搞株连，学问上更不能搞连坐，大家仍说，杜太白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。

本以为一切顺风顺水，没想到杜太白在阴沟里翻了船；或者，大江大河都过了，在阴沟里翻了船。这年春天，学校换了校长。新来的校长叫曹五车，看名字，就透着学问；“五车”，学富五车的意思。曹五车在大学也是学中文的；因为学问，与杜太白一见如故，曹五车：

“我这人没别的毛病，就是爱看书。”

又说：“主要是看古书。”

爱看书和爱看古书的动机和目的有很多，杜太白看曹五车。曹五车：

“当现实没意思的时候，我愿意回到古书里。当然，我并不是厚古薄今，古代的生活，也和如今的现实一样，一地鸡毛，但书经过过滤和筛选，把没意思的生活过滤和筛选掉了，留下的，是有意思的生活；把没意思的人过滤和筛选掉了，留下的，是有意思的人；谁不愿意跟有意思的人和事待在一起呢？这就是书的作用，这就是看书的目的。老杜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”

这话颇有见识，与杜太白爱看书的动机和目的大致相同，杜太白：

“校长，大对，敝人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兵权之剑，倚在史书之旁。”曹五车又说。

因为学问，两人常在一起穿越古今。

这天，有一教师的孩子百天，请同事吃百日宴。酒席上，曹五车与杜太白坐在一起。这教师请校长上台讲两句，“给孩子长长脸”，曹五车：

“别的事我能推辞，这事责无旁贷。”

于是走上台，拿起话筒，说了一番鼓励孩子健康成长的话。冠冕堂皇的话说过之后，又指着这教师和他妻子说：

“孩子能长成什么样，做父母的也有重大责任。”

这教师和他妻子频频点头。曹五车：

“我的意思是，把孩子教育好，不光是为了让他们为社会做贡献，也是为你们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什么后路？ 让他长大不做啃老族。”

众人笑了，鼓掌。曹五车又说：

“所以，要做好严父慈母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”

众人又笑，鼓掌。曹五车下台，杜太白：

“讲得好，讲得好。”

曹五车趴到杜太白耳朵旁：“孩子出生是因为男女性交，性交是多么轻浮和淫荡的事，生孩子又变得庄重和严肃，这前因后果，你说虚伪不虚伪？ 为了维持家庭秩序，在孩子面前，还假装严父慈母，你说扯淡不扯淡？”

杜太白愣了一下，曹五车的话虽然刻薄，但话糙理不糙；这虚伪也包括，曹五车刚才在台上慷慨激昂，下台又马上颠覆刚才的讲话；但出于话糙理不糙，杜太白点了点头。

曹五车又夹起一片肉：“如同人吃肉，只说吃肉，不说吃动物的尸体，你说，人虚伪不虚伪？”

杜太白又愣了一下，但细想，这话也话糙理不糙；虽有些极而言之，但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勇于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就是知识分子；知识分子哪有不刻薄的？ 杜太白：

“校长，你看问题，总能看到别人不愿看到的东西，说出别人不愿说的话；或者，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话；这就叫茗柯有实理。”

“非至精者，不能与之析理。”曹五车说。

“非渊静者，不能与之闲止。”杜太白答。

二人抚掌而笑。

曹五车虽有学问，但为了彰显自己的学问，常在公开场合的发言

中，点缀一些生僻的古语，有些词又被他念错，也闹笑话。譬如“瓠（hù）离”这个词，瓜分豆剖的意思；一次，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，他在台上讲话，说到与同学们马上要分别了，同学们之间也要马上分别了，有的要去上大学了，有的要走向社会，便说：“瓠离之间，让老夫有些伤感呀。”这时，他把“瓠（hù）离”念成了“瓠（kuā）离”；意思用对了，词念错了；问题是，台下的老师和同学，都不知道“瓠离”这个词该怎么念，甚至不知道有“瓠离”这个词，认为他念得对；他自己也觉得念得对；大家热烈鼓掌；杜太白听出了曹五车的错误，倒也没有揭穿。

有个礼拜天，曹五车一时兴起，邀请十来个说得来的同事吃饭，说：

“没有别的目的，今天学校没课，大家一起吃个闲饭。”

被邀者有杜太白。杜太白说：

“闲饭好。平日大家吃饭都有目的，有目的的饭叫饭局，局都是有意设的，都有目的，无目的的饭就叫闲饭。”

又说：“知识也是，都说有用的知识有用，其实无用的知识更有用。”

又说：“功夫在诗外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”

曹五车说：“太白说得好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又说：“平日都是应酬，闲饭，图个放松。”

饭吃得也很文雅，延津人喝酒，一般都是猜拳过圈；这顿饭也过圈，但不吆三喝四地猜拳，而用唐诗做酒令，以诗接龙，谁接不下去，谁喝一杯。“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勾当。”曹五车说。“笔管和血管，笔头和心头，尽在唐诗中啊。”曹五车又说。开场是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和《长恨歌》，一人一句，挨个往下走；白居易之后是杜甫；杜甫之后是李白。两个小时之后，一桌十二个人，十个人渐次喝大，只剩下两

人清醒；这两个人，便是杜太白和曹五车；谁让其他人学问功底浅薄，诗句接不上来呢？ 或者，一千多年前的唐诗，渐行渐远，渐次抛弃了他们；谁让杜太白和曹五车跟白居易、杜甫和李白熟呢？ 谁让他们学问功底深厚呢？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的诗人，原来是他们的知己，或者知音。两人看同事皆趴在桌子上，情绪更加高涨，白居易杜甫李白之后，两人又转战李商隐。曹五车：

“老杜，你是斫轮老手呀。”

杜太白：“人生苦短，倒满倒满。”

到了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，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这首诗时，两人从接龙停了下来；停下来并不是接不下去，而是因为这首诗，两人起了争执；争执在于：李商隐这首诗是写给他老婆的，李商隐写这首诗时，他的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，两人的观点不同；同样一首诗，写给活人和写给死人，意境是不一样的。曹五车断定，李商隐的老婆还活着，人就在长安；杜太白认为，当时他的老婆已经死了，埋在洛阳；就算活着，只能说活在李商隐心中 —— 死人当活人写，见面时还共剪西窗烛，才有想象力呀，才显出深情厚谊呀，才是李商隐呀。

“活着。”曹五车说。

“死了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真活着。”

“真死了。”

“你什么德行，随随便便就说人家老婆死了？”

“你懂不懂诗，你懂不懂唐诗，你懂不懂李商隐？ 就你这点学问，还当校长，羞杀人也。”

两人其实已经喝醉了。曹五车为了维护学问的尊严，抽了杜太白一耳光；杜太白为了维护学问的尊严，还了曹五车一耳光。杜太白：

“曹五车，你是不懂唐诗的事吗？你是自好读书，憎人学问。我都替你害臊，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，连个‘瓠’字都不认识。”

因为“瓠”字的揭短，曹五车更恼了：

“你一无知小丑，敢叫杜太白，这不是不知羞耻的事，这是对诗圣和诗仙的侮辱，更是对唐朝的侮辱。”

又抽了杜太白一耳光。杜太白一拳打在曹五车鼻子上，把曹五车鼻梁骨打折了。两人接着滚到地上继续厮打。文雅的饭，就这样变成了粗野。刻薄，也是打架的原因；刻薄，也是知识分子的本性。

两人酒后打架，打了也就打了，但有人将这场面用手机拍了下来，第二天发到网上，成了延津的头号新闻。两个知识分子，身为人师，本应为人表率，却如此粗野，相互扭打，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，又滚到地上厮打，真是斯文扫地，成何体统？事情捂不住了，教育局首先追究曹五车的责任，把曹五车的校长给撤了；杜太白把曹五车鼻梁骨打折了，曹五车把杜太白告到法院；经医院鉴定，曹五车鼻梁骨断了，属轻微伤；杜太白被公安局拘留，在拘留所被关了半个月。从拘留所出来，学校把杜太白辞退了，别的学校也没人敢用他了，关键是没有校长敢用他了。杜太白从黄金时代到黄了，就距一顿饭的工夫。从此杜太白告别了学校，也告别了洋葱。

杜太白从拘留所出来，对吃的这顿饭也开始后悔。他对曹五车的评价是：识能不足，强果有余；他对自己的评价是：似有小才，或无大略。对自己的评价，对应的是李鸿章见了慈禧一面，回家给他儿子说的话，评价慈禧“似有韬略，或无大才”。问题是，李鸿章对儿子评价慈禧成立；因为这顿饭，杜太白对自己的评价，对他儿子巴黎也说不清楚。巴黎那时还没有跟小学老师谈恋爱，还没有蒸发，他对杜太白和曹五车打架的起因十分不解：

“你们，谁跟姓李的老婆是亲戚呀？她死不死，你们是要吊孝

去呀？”

“学术问题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到头来呢？”

“被学术害了。”杜太白叹口气，“祸从识字始呀。”又嘴硬，“知识分子就这样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”

巴黎噗嗤笑了：“现在你们两块玉都碎了，瓦也没了。”又说，“玉没了，只能找瓦了，看你们往哪里找瓦。”

让杜太白更加不解的是，当时他跟曹五车争论和打架，是酒醉的时候，但处理他们，是按他们清醒的状态处理的；当时他们喝醉的时候，清醒的他们并不在场；如果在场，情况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但醉酒和清醒就这么被混淆了，杜太白也无法改变，也无从解释。世上皆是寻常事，寻常变作不寻常。酒能使人快速分泌多巴胺，也能快速使人智力降低，一醉解千愁，一醉也能酿大祸，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过去认为，什么叫学问？就是无所不知；现在让生活给收拾了，才知道，人怎么能无所不知呢？真正的学问，是知道自己没学问，是“容”，即使这人不对，明明知道他错了，也得承认他的存在；真正的学问，是不与人争执；更进一步，看到这人陷在泥淖里，他说是在天堂里，也不指出他的处境，任他在泥淖里挣扎，看到他渐次陷入灭顶之灾，也不施援手；这是恶，也是善；或者，这是善，也是恶；恶就是善，善就是恶；不能图一时之快。但认识到这些道理已经晚了，害得杜太白自己在泥淖里挣扎。

还让杜太白不解的是，这视频是谁拍的呢？当时喝酒的共十二人；杜太白和曹五车两人正在打架，没工夫拍视频；这视频，定是其他十个人拍的；但其他十个人不是在杜太白和曹五车打架之前已经喝醉了吗？喝醉的人无暇拍视频，或顾不上拍视频，那么，是不是有人醉后又醒了呢？是不是有人根本没有喝醉在假装喝醉呢？如果是这

样，人性就太阴险了。杜太白后脊梁起了一层冷汗。真是深渊有底，人心难测。杜太白在纸上画出当时十二人坐的位置，又仔细看视频的角度，分析谁是始作俑者；但网上的视频竟是多角度的，要么是这人换角度拍的，要么不是一个人拍的，无法分析出是谁拍的；他或他们拍的时候还那么从容和专业；他妈的，见过从容不迫，没见过这么从容不迫。耶稣最后的晚餐，一共十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人是出卖耶稣的犹大；原以为十三人才产生犹大，谁知十二人也有这样或这些阴险的小人呀。阴险在哪里？阴险就在你的身边。事先说好是吃闲饭，谁知闲饭不闲。如同儿子巴黎说的，如今玉碎了，往哪里找瓦呢？

因为一顿闲饭，杜太白离开学校，成了闲汉。闲汉也分两种，一种是穷闲汉，一种是富闲汉，他是穷富都有，穷的是钱，富的是时间；钱不知再到哪里挣，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打发。

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杜太白在家赋闲了一个月，也就是闲待了一个月，找到了另一份工作，成了县上红白喜事的主持人。他能从事这个行业，纯属偶然。杜太白有一个表哥叫老万，老万儿子的名字，当年还是杜太白给起的，就是如今在城关派出所当警察的伦敦。老万在延津主持红白喜事。老万的工作用嗓子，偏偏在嗓子上出了问题；准确地说，是肺上出了问题，患有间歇性哮喘，影响到嗓子。这天早上，老万要出门主持一场婚礼，哮喘病突然犯了；人喘不上气来，就无法主持婚礼；本来他可以找一个同行替他主持这场婚礼，在延津主持红白喜事的，有二十多人；但同行是冤家，老万不愿把生意让给同行，让给同行就是给同行机会，就是自己减损自己，便来找杜太白。杜太白听说让他替老万去当婚礼主持人，吃了一惊：

“我不会主持呀。”

又说：“过去从没主持过。”

老万喘着说：“不难，就是说话。”

杜太白："我不会说话呀。"

"过去你在学校课堂上，不也吧啦吧啦，一说一天。"

"说是说，说法不一样。"

"都是糊弄人，没毬区别。"老万又说，"你在家待着不是白待着？想坐吃山空啊？这出门说个话，就能挣钱。"又说，"就替我一回。"

说到"坐吃山空"这话，杜太白有些动心；长期在家窝着，也不是件事；关键是，赋闲在家里，并没有赋闲，凤凰落架不如鸡，他天天在家受何俊英的气；家里任何事，惹得何俊英不顺心，何俊英都会由这件事，拐到杜太白被学校辞退这件事上；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但何俊英就爱揭人伤疤；揭人伤疤，也许有快感吧；过去杜太白白天在学校，能离开何俊英，现在天天闲在家里，时刻在何俊英眼前；为了脱离险境，杜太白问老万：

"我要替你主持，账怎么算？"

老万："活找的是我，我找的是你，事办下来，工钱一人一半。"

杜太白平生头一回，给人主持了一场婚礼。一场婚礼主持下来，杜太白发现当婚礼主持人并不难。去现场之前，他临时抱佛脚，在网上查了一些主持婚礼的主持词，原来网上都有现成的一套一套的水词和套话；婚礼程序也是固定的；杜太白过去在学校天天讲课，倒不怵场；到了现场，杜太白按照婚礼程序，把那些水词和套话按部就班说下来，也没出什么纰漏，比在学校给学生上课还轻松；轻松在于，这些话里没任何知识点；给学生讲课有知识点，有知识点需要相对严谨，主持婚礼没有知识点，等于没有限制，可以随意发挥和胡扯；记住多说些漫无边际的吉祥话和祝福语就行了；杜太白主持婚礼的时候，除了说这些现成的水词和套话，也随机应变，给水词和套话间加了些知识点，把他熟知的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等人的名言和诗句加到吉祥话和祝福语的前后左右；立即，这些吉祥

话和祝福语就显出了另外的品位和文化。被学校开除时，杜太白以为不教学，这些知识也就废了，这些知识都寿终正寝了，没想到在这里又被废物利用，被婚礼激活了；“以我观物，故物皆着我之色彩”，这是王国维的话。在学校杜太白不敢以斫轮老手自居，现在可以以斫轮老手自居了。婚礼完毕，新郎的父亲握着杜太白的手：

“杜老师，好，真好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我也就是临时帮人救个场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俗话说得好，救场如救火。”

又说：“你家办喜事，不能临时塌台，让喜事变得扫兴不是？”

新郎的父亲：“所有主持的话，既高雅又幽默，不是我恭维你，你要当主持人，会成为延津第一主持人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这不是我的专长，临时救场，也就这一回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你们家这一回，就是最后一回。”

“杜老师，谢谢，谢谢看得起在下。”

连新郎的父亲，都被杜太白带得说起了文词。

但没想到，杜太白的红白喜事主持人的生涯，却从此开始了。表哥老万的间歇性哮喘，很快转为肺气肿，时常呼吸困难，离不开氧气袋；离不开氧气袋，主持人是当不下去了；杜太白头一场主持旗开得胜，接着生意就找上了门；为了驾轻就熟，为了斫轮老手，也为了离开家，他也就坡下驴地干了下去。主持一场红白喜事能挣五百块钱到六百块钱不等；独立门户，工钱也不用跟表哥分了；一个月主持二十档红白喜事，收入就有一万出头，比在中学教书的工资还多出三千多块钱；过去在家坐吃山空，天天看何俊英的脸色，提心吊胆；现在一个月挣一万多块钱，何俊英脸色也变得好了许多；天天出去当主持人，不在家里待着，何俊英也就捞不着和他论大事小情的对错、是非和道理了。这才是硬道理。又想，这也是偶然和必然的关系，偶然主持了一场婚

礼，就变成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；而把他领进门的，竟是患了哮喘病的老万。或者，患了哮喘病的老万，是他迷茫时期的领路人。只能说：谢谢老万。谢谢老万，看得起在下。一次，杜太白骑着电动车从中学门口路过，第一次趾高气扬：

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”

但是，此处和彼处还有不同，过去教书或读书，是与书中的人物相伴，如孔子，如老子，如孟子，如司马迁，如杜甫，如李白，如白居易，如李商隐；现在是与现实中的人相处。从书中回到了现实，现实中，哪里有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和李商隐呢？ 皆是些贩夫走卒罢了。正因为大家是贩夫走卒，乌合之众，杜太白虽乌合，又不众，才显得鹤立鸡群；时不时往主持词里加些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、汉赋、唐诗和宋词，才显得有文化；也有人说，听毬不懂；正因为听毬不懂，才显得高雅，显得高档；把高档用于庸俗，虽对不住各位先贤，但为生计计，也顾不得了；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；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；他从有才，到此变成了庸才；是知识把他变得有才，是知识把他变成了庸才，是有才把他变成了庸才；过去自谦的时候杜太白说自己是“庸才”，到此成了不虚此言；让你说嘴；庸俗，给了杜太白重新生活的一席之地；杜太白还得由衷地说，感谢庸俗；以雅为俗，是大雅，也是大俗，他终于来到了大俗；古时候，这种差事叫傧相和阴阳生；而傧相和阴阳生，本不是高档的职业啊。

与乌合之众混在了一起，要靠乌合之众的无知来养家糊口，生活中，就要对所有人容忍；真正的学问是“容”，到此杜太白体会出这个词的真谛。脸上有雀斑的，长痦子的，噘嘴的，长龅牙的，无眉的，口臭的，沉默无语的，滔滔不绝的 …… 都是杜太白的衣食父母；过去杜太白有些清高，见人不爱闲扯，甚至跟申时行一样，见人不爱打招

呼，现在为了多接活计，就得对人和气；他主持红白喜事，但人不可能天天结婚，家里不可能天天死人；为了他们的结婚和死人，平日就得做些铺垫；为了在婚礼和葬礼上说话，平日就得多说话；功夫在诗外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；见女的，口头语是“又显年轻了”；见男的，口头语是“气色真好”；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也是个功夫和涵养，也是个修养和修为；过去因为学问，要保持特行卓识，杜太白爱与人戗着说话，爱说不同的话，不然他和校长曹五车不会打架；现在见人顺着说，把“不年轻”和“气色不好”，说成“年轻”和“气色好”，等于颠倒是非和黑白，也就顾不得了。总其成，这是为了做生意；做生意，一样的话，可不得拣好听的说吗？渐渐又总结出，婚礼和葬礼上夸人，生活中夸人，也不能笼统地夸，要夸细节；笼统地夸，如英姿飒爽，如高风亮节，如精明能干，如慷慨大方，如温文尔雅，如郎才女貌，如芳气胜兰等，显得空洞，也不入心；生活中可以凑合，但婚礼和葬礼上，含糊不得；须事先打听主人公几个细节，插到对婚者和逝者的介绍里，新人觉得生动和感动，逝者的家属也觉得生动和感动。鲁迅说，孔乙己的腿被打断了；过去只知道他的腿被打断了，现在知道，腿断了，会牵涉到眼睛；腿被打断了，坐在地上用手挪着身子往前走，眼睛只能从人的裤裆里看世界；眼睛的角度变了，世界就变了。过去杜太白去南街大排档吃饭，不愿与人拼桌，现在也开始与人拼桌；渐渐喜欢与人拼桌，不光为接活计，热闹；如同地下的下水道，你觉得它脏，但人人离不了；多少人刷牙、洗脸、洗屁股、洗其他、大小便 …… 各种废水，最终都汇到了一起；啥叫和而不同，这就叫和而不同；各个方面，从不适应到适应，不过是个过程。生活能收拾你，生活也能改变你；改变，一般从收拾开始。正因为改变了，杜太白接活的范围，渐次扩大，县上一些单位、企业搞团建，过年过节搞联欢，也会请他去主持。

“赶上热闹的时代了，赶上好时候了。”一次杜太白在拼桌上喝大了，说。

“感谢生活，感谢曹五车。”杜太白又说。

县上红白喜事的主持人，有二十多人，由于杜太白的加入，延津红白喜事的主持人，开始分为两派，俗派和雅派；俗派有二十多人，雅派就杜太白一个人；想在主持词里加上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李商隐等人的警句和诗句，临渴掘井是来不及了；或者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；在网上查找现成的婚礼和丧礼的主持词，可以临时抱佛脚，但穿越古今的知识，没有平日的积累，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喽。

夜静思，杜太白也有些伤心，延津最有文化的人，为了生计，竟不顾体面和头脸，成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，成了脱下长衫的孔乙己，这是贵人贱用，斯文扫地呀；事物的性质是，玉碎了，只能找瓦；或者，玉碎了，终于找着瓦了；又叹息，非我也，时也；时不我待，奈何？时不利兮骓不逝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？我不是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人，问题是，也没谁呼唤过我；或者，他感叹，自己变流气了，成了一个混子；问题是，混子还混得挺好；为何混得挺好？因为他变成了一个混子；对，我是一混子，杜太白对自己说。但第二天一早，杜太白就把这些感叹忘了；感叹值多少钱？又骑着电动车，去红白喜事现场当主持人；也穿西装，打领带，梳发型，喷定型剂；上衣口袋里装几根牙签，何时头痒了，用牙签戳戳，不破坏发型。终日忙碌在花堂上，丧礼上，人生的两个极端，别人一辈子只能经历几次和一次，花堂也许能经历几次，但死这事，只能经历一次；杜太白倒天天经历。几年来，他迎来不少新人，也送走不少故人。

婚宴上，为了凑热闹，有时杜太白也说单口相声。如：

“大家怕交警，我不怕。那天喝了，十字街头，碰到交警，我主

动站下，别人怕你，我不怕你。交警问：‘喝了吗？’‘喝了。’‘喝了多少？’我照实说：‘白的，喝了一斤半；啤的，喝了八瓶，冲冲。’交警：‘赶紧走吧。’‘干吗，不吹吹呀？’‘添什么乱？开车了吗你！’”

众人哄堂大笑。

杜太白心说：“靠这种伎俩博人一笑，我都堕落到什么地步了？”

刚认识田锦绣时，田锦绣说：

“我就是一唱戏的，没什么文化，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”

“都是吃张口饭的，旧社会，都属于下九流，谁会看不起谁呀？”杜太白说。

附　录

当年，杜太白从拘留所出来，打开《全唐诗》，找到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这首诗；这是册绘本书，诗旁，画着李商隐老婆的图像。杜太白问画中李商隐的老婆：

“你当时到底死了没有哇？”

虽然他跟曹五车打架，因为“瓠”这个字，递进了打架，把曹五车鼻梁骨打折了，进了拘留所；但李商隐老婆的死活问题，毕竟是事情的缘起。

谁知李商隐老婆没有理他，还在西窗下剪烛，剪蜡烛燃烧过的烛芯。蜡烛一明一灭。

“说话呀，某种意义上，过去的我，都给你殉葬了。”

李商隐老婆：“你猜，当时的我，一，死了；二，没死。”

“不是调皮的时候，我想弄清楚真相。”

“尼采说，事情不存在真相，只存在角度。”

“活着的事情没有真相，人是死是活还假得了哇？”

“因为真相的‘真’分两种，一种是真实的‘真’，一种是真理的‘真’，你到底要哪种‘真’呢？”

杜太白与曹五车打架，既涉及真实的真，也涉及真理的真；争论真相，是为了真理。杜太白将这番话说了，李商隐的老婆笑了：

“要不你进了拘留所呢。”

又说：“争论我的死活，又涉及历史，这事就更难说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啥意思？”

李商隐的老婆：“因为历史没有真相，只有真理。”

又说：“就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。”

杜太白有些恍然大悟：“是我无知了。”又问，“这里就咱俩，没有外人，咱抛开理论，只讲现实，抛开真理，单说真相，当时你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，让我心里有个底。”

“你猜。”

杜太白急了：“去你大爷的，我在拘留所待了半个月，你还说这番车轱辘话，非把悲剧变成喜剧呀？”

不再理她。

李商隐老婆又成了书上的图像。

第六章

杜太白照镜子，发现自己的头发长了。年前，他想理个发。如同把巴黎的长大衣，送到老殷的裁缝铺，让老殷改成他能穿的短大衣一样，过节了，又在谈恋爱，得把自己收拾得利索一些；利索，才显得精神。

杜太白把电动车推出家门，骑上，向南街老葛剃头铺驶去。县城满大街都是美发沙龙或造型工作室，唯有老葛理发的地方还叫剃头铺。如同西街老殷的裁缝铺一样，在延津县城也是独此一家。美发沙龙的造型老葛不会，但老葛的祖传手艺，譬如讲，传统的刮全脸，剃鼻毛，捶肩，掏耳朵，打眼，美发沙龙也不会。在老葛剃头铺做一个全套，比在美发沙龙剪发便宜一半，所以老葛的生意像老殷的裁缝铺一样，也生意兴隆。但去老葛剃头铺理发的人，大都是像杜太白这样五十出头或岁数更加靠上的人，年轻人很少光顾。老葛与老殷的区别是，老殷不抽烟，老葛烟瘾大，烟卷时刻不离嘴，一边给顾客剃头、刮脸、剃鼻毛、捶肩、掏耳朵、打眼，一边叼着一支烟；有时候忘了弹烟灰，烟灰积长了，便掉落到顾客胸前的剃头布上；剃头布已被烫出许多斑点和小洞；老葛右手的食指和中指，被烟熏得焦黄；手上、身上，一股子烟油气；但他头剃得好，脸刮得好，鼻毛剃得好，肩捶得好，耳朵掏得好，眼打得好，像西街的裁缝老殷、被“老纪饭馆”开了的厨子老薛一样，你就得容他；邋遢和味道一些，也就顾不得了。

杜太白骑着电动车，来到十字路口，却突然拐了弯，没去南街，去了西南街；在去南街老葛剃头铺之前，他想先去西南街另一个地方。出门的时候没这个想法，路上产生了这个想法。这个地方叫“纯洁发廊”。过去，杜太白来过这里。过去来这里不为理发，这个地方也不理发，只给人洗头。想起来，有一年多，没来这里了。因为一个“发”字，“理发”，“发廊”，让杜太白由老葛剃头铺，想到了“纯洁发廊”。理发之前，他想来“纯洁发廊”看一眼。

还是三年前的冬天，这天下雪了。杜太白和何俊英离婚之后，家里剩他一个人。这天吃过晚饭，闲得无聊，他躺在沙发上翻看手机。过去在中学教学时，杜太白夜里爱读书，做边线旁注；自当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，就没这心思了，读起来也三心二意；勉强的事做不得，也做不下去，也就不读了；过去掌握的知识，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李商隐 …… 他们的名言和诗句，加到主持词里，已经足够用了；既然够用了，还读书干什么？ 便跟众人一样，消磨时间的方式，转成翻看手机；他终于由乌合不众，也变成乌合之众。“混迹”这个词，至此他突然明白，就是混迹于乌合之众之中。杜太白拿着手机，看了一会儿朋友圈，看了一会儿短视频，没一条是有趣的，或是有意义的，更觉无聊；无意中，滑到“附近的人”；“附近的人”相互连接上，可以聊天；过去杜太白没有搜过“附近的人”，不知道附近都有些什么人；也是出于好奇，大晚上，附近的人，还有谁像他一样无聊，相互找人聊天呢？ 便点开“附近的人”。附近显出的人，有七八个，像游魂一样，都在寻找其他“附近的人”；每个人名旁边，立着一个小头像，红色的代表女的，蓝色的代表男的；其中有一人叫“梦露”；杜太白看到这名字，笑了；但“梦露”名字旁边的小头像，却是蓝色的；一个男人，咋起了个女人的网名呢？ 杜太白本来想点开一个女的，跟她聊天，但出于对“梦露”名字和性别悖反的好奇，杜太

白在选择女的之前，先点开了“他”，用延津人打招呼的方式，发了一个微信：

“你谁呀？”

在别的地方，两个互不相识的人，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联系，正常的说话方式应该先介绍“我是谁”，接着说明联系的目的，但延津人不这样，都是先问“你谁呀？”这样问并不是不礼貌，就像路上两人碰到，问对方“干嘛去？”一样，并没有打探对方隐私的意思，不过是个说话的习惯。习惯了就自然了。

对方回了一个微信：“人。”

杜太白噗嗤笑了，“人”的概念太广泛了，能囊括全球的人；首先在“人”上给对方缩小了一下范围：

“你应该说，一个活人。”

“对，死人不会说话。你谁呀？”

杜太白想起了李商隐老婆是活着还是死去的公案，用李商隐老婆回答他的口吻回：“你猜。”

“坏人。”

杜太白笑了：“我的本质，咋一下让你猜出来了呢？”

对方：“不跟你胡扯了，我撤了。”

杜太白觉得这人有意思，便想知道这人是谁；延津还有这样的男人？大晚上跟人逗闷子；写道：“都是夜里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？咱们加个好友，语音通话如何？打字忒麻烦。”

对方倒干脆，加过好友，开通语音：“有啥话，说吧。”

谁知对方一说话，竟是女声；杜太白一愣，一个挂着男人色彩头像的人，却是一个女的，倒是跟“梦露”的名字相符；杜太白不由得问道：

“明明是个女的，咋挂了个男人的头像？”

“免得被人无端骚扰。”

“你很谨慎呀。”

“世上像你一样的坏人太多。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随便聊聊。”

“随便聊聊，不该管我在哪儿呀。”

杜太白想想，人家说的也对。放下对方在哪儿，有的没的，两人又横七竖八聊了一阵。随着一问一答，双方笑了五六回。杜太白：

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“又问，干吗？”

“见面聊如何？你这人有意思。”

杜太白以为对方会拒绝，拒绝也就算了，被拒绝他也不损失啥。没想到对方说：

“我可长得难看，见面别失望。”

“失望也有办法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我转身就走。”

对方又笑了：“给你个定位。”

对方不给定位，杜太白跟她逗过闷子，也就睡觉了；对方给了定位，杜太白便想去会会她；延津还有这样的女人？女扮男装，大晚上跟人逗闷子；闲着也是闲着，杜太白出门，踏着雪，按这女人给的定位，兜兜转转，来到“纯洁发廊”。原来她是个按摩女。看着发廊的牌子，按摩的地方叫“纯洁”，杜太白又笑了。发廊里坐着好几个按摩女，他问谁是“梦露”，一个穿牛仔裤的女孩搭了腔。“梦露”鸭蛋脸，齐耳短发；站起给杜太白让椅子时，显出了她的身材。她的身材，倒让杜

太白吃了一惊；一般的延津人，上身长，下身短；她是上身短，下身长；下身长，腿就长，不像中国人，倒像梦露。古文说，这女子细柳生姿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？杜太白问：

“你哪里人呀？”

梦露：“中国。”

果然会逗闷子，杜太白笑了，转问：

“发廊叫‘纯洁’，这名字是谁起的？”

梦露：“老板。”

“老板是谁？”

“西街的大头，你认识吗？”

杜太白不认识西街的大头，但认为大头是个天才，知道起名字表里悖反的道理，就跟梦露在“附近的人”里边女扮男装一样；果然智慧在民间；又问：“大头呢？”

“他有时白天来点个卯，晚上，大概率在牌场上。你想找他吗？”

“改天再见不迟。”

杜太白坐在椅子上，有的没的，与梦露又聊了一会儿，梦露：

“大哥，你要不要按摩？”

按摩，就要去里边的单间。杜太白知道，单间里，除了按摩，还有“保健”；按摩只是第一阶段，“保健”是第二阶段；保健又分“小保健”和“大保健”，与色情连着；把色情叫成“保健”，杜太白又为起这名字的人感叹，又一个天才；如同曹五车在教师孩子的百日宴上说过的，以庄重之名，行淫秽之实。要不要按摩，杜太白有些犹豫。他找梦露的目的就是聊天，见识一下这么能逗闷子的女扮男装的人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通往按摩和“保健”之路。如果杜太白还在中学教书，这时候他会在家读书，不会来“纯洁发廊”；如果他还没有跟何俊英离婚，他不会进单间按摩；进单间按摩，接着通往“保健”，等于是堕落。

进还是不进，像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一样，是个问题。正因为杜太白跟何俊英离婚一年多了，那时还没跟田锦绣谈恋爱，本能，加上梦露的细柳生姿，让杜太白产生了冲动；冲动能叫堕落吗？世上的人都不冲动，人类怎么繁衍呢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圣人弗禁，这是《汉书》上的话；杜太白跟梦露进了单间。

原以为进了单间会通向色情，没想到刚进单间，梦露：

“大哥，事先说清楚啊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给人按摩，可是绿色的。”

绿色，就是不带黄色，按摩就是按摩，并不通往色情，没有“保健”。杜太白一愣，指指发廊的前厅：

“你们所有人，都是绿色的吗？”

“别人怎么做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做别的。”梦露又说，“要不，给你换一个人？”

不做别的就不做别的吧，杜太白来的时候，也没想做别的；本来还纠缠堕落不堕落的事，现在想堕落也没法堕落了；杜太白：

“你说绿色，那就绿色。”

又说：“你还真是名副其实，应了‘纯洁’二字。”

两人便开始绿色和“纯洁”。一边按摩，两人一边聊天。杜太白：

“美国有个明星叫梦露，你知道不？”

“知道呀。”

“你真姓梦（孟）啊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重名。”

没想到，梦露来到了延津。杜太白笑了。杜太白意识到，自与何俊英离婚以来，这是他笑的次数最多的一天。杜太白：

“你都上过什么学？”

“高中没毕业。”

“结婚了吗？”

“结过，又离了。”梦露又问，“你呢？”

“跟你一样，结过，又离了。”

“我们是同病相怜呀。”

杜太白又用白居易的诗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。”

两人又笑了。

这时，杜太白发现，这间按摩房的顶棚上，贴着一张唐朝的仕女图，张萱画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，又惊叹店主大头有文化。也许大头就是随手一贴，并不知道张萱和虢国夫人是谁；但随手一贴就贴出文化，也算有文化了。

隔了几天，杜太白又去了“纯洁发廊”，找梦露绿色，边按摩边聊天。他觉得这个梦露有意思。或者，正是因为绿色，正是因为“纯洁”，没有堕落的心理负担，杜太白才来这里。杜太白这时明白，梦露做按摩女，和其他按摩女不同，只做按摩不做“保健”，等于卖艺不卖身，相当于日本的艺伎；也明白在“附近的人”里，梦露明明是女的，却用了男人头像的用意，也是用这种障眼法，过滤掉一些人；就像书过滤掉一些没意思的历史和没意思的人一样；也正是这个不同，吸引了杜太白；不同才有吸引力，相同让人乏味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两人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也吸引杜太白；有说有笑，生活才有滋味；或者，杜太白在延津，找不到其他可以这么说笑的人，才来找梦露。按摩一次八十，倒也不贵；花钱不多，图个开心，图个有滋味。之后隔三岔五，杜太白都会去一趟“纯洁发廊”。一天凌晨两点，杜太白在家睡不着，翻看半天手机，觉得没意思，放下手机，又来到“纯洁发廊”。两人聊了一会儿天，夜深了，梦露按着按着，栽嘴睡着了。杜太白也没叫醒她。半个小时后，梦露突然醒来，笑了：

“不好意思，睡着了，给你重按吧。”

杜太白：“别说你睡着了，深更半夜，我也困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”

“那我占你便宜了。”

“我这人还就是小心眼，吃不得亏，回头再跟你算账。”

梦露笑了，摸了摸杜太白的脸。

这天杜太白中午主持了一场婚礼，晚上主持了一场葬礼，有些累了，晚上来“纯洁发廊”按摩，按着按着，杜太白睡着了。待醒来，已过去三个多小时，梦露仍在旁边坐着。杜太白：

“你咋不叫醒我呢？”

“不管睡着没睡着，一样收钱啊。”

杜太白知道梦露在开玩笑，摸了摸梦露的脸。

一个多月后，杜太白再来按摩，两人的身体语言，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这天，按着按着，两人的手扣到了一起，接着脸贴得有些近。杜太白倒是止住梦露：

“不是说好了，只是绿色吗？”

梦露：“绿色就绿色。”

又回到了绿色。杜太白：

“为啥由绿色变色了呢？”

“你过去做过‘大保健’吗？”

杜太白摇摇头。在这之前，他没有来过这种场所。梦露：

“一个多月了，看你干净。”又说，“除了身上干净，心里也干净；跟我在一起，从不动手动脚。”又说，“跟你在一起很开心。”又说，“你不来，会想你。这是我在延津第一次想一个人。”又说，“跟你在一起，身体有反应，好长时间没有这样了。”又说，“这几个理由成立吗？”

杜太白觉得，这几个理由成立。梦露：

“我没有勉强自己，你也别勉强自己啊。”

如果两人亲近，杜太白勉强自己吗？好像也没有，身体也有反应；因为这亲近的产生并不生硬，它来源于过程，来源于自然而然，或不由自主。这时明白，他们由绿色变色，并不是由按摩到“保健”的变色，而是两人通过接触，到达了这种地步；他隔三岔五来“纯洁发廊”，也是因为忽然之间，会想梦露；想念也属于纯洁，是不是？这就超越了变色和“保健”。他们都是成年人，有因为干净、开心和想念做这事的权利；勉强的事做不得，就像他现在读书一样；如果这事由杜太白提出来，就叫勉强；梦露主动，就不是勉强。但真到可以做那事了，杜太白又开始担心。这时不是担心梦露，而是担心自己。因为杜太白跟何俊英在一起时，已经对做那事产生了恐惧；东西长期不用，也就不会用了；不用，不做，不提，也有两三年了；这是现实，要科学面对；刚开始不会做那事的时候，对那事恐惧的时候，杜太白感到日子暗淡无色，所有日子都变得黑暗，所有事情都失去意义；后来，也就习惯成自然了；这也是杜太白第一天来“纯洁发廊”，喜欢“绿色”和“纯洁”的潜在原因；待两人觉得可以做那事时，杜太白对这事的恐惧，又蔓延上来，不知自己会不会做了，能不能做了；在心里开始抗拒此事；抗拒此事，这事怎么能做得成呢？由恐惧到抗拒，是害怕再一次失败；他跟何俊英在一起时，是有教训的；气急败坏，并不能救得上来，反倒会跌得更无可救药；恰恰他跟梦露不是第一天就做，不是马上就做，让过程延宕了一个多月，按摩之间，两人也有肢体接触，一个多月的接触和抚摸，开心和想念，倒是一步步把杜太白从恐惧到抗拒的泥淖里拉了出来，帮他把害怕失败的心结一点点打开了。还有梦露说出“干净”二字，打动了杜太白，这不是做“保健”，好像两个干净的人在谈恋爱，恋爱谈到一定阶段，自然而然做了这件事。杜太白和梦露，竟然一次做成了。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这样了。一定意义上，梦露，

是他在这方面的唤醒者和引导者；两三年恐惧之后，杜太白获得了新生；梦露是他这方面的医生。做成之后，杜太白拉住梦露的手：

“你说得真好。”

“哪儿好？”

“干净。”

因为干净，他感到天空中出现了太阳，照亮了所有的日子。而这干净，竟是在发廊找到的；发廊的名字没有叫错；别人纯洁不纯洁杜太白不知道，他知道梦露是纯洁的。这里是发廊，但超越发廊，可它又是发廊；干净和纯洁产生在哪里？产生在大家认为不干净和不纯洁的地方；何谓荷花出污泥而不染？过去不懂，现在懂了；但你把这些说给别人，别人也不信，这事怎么算？当然，能跟梦露做成，除了干净和纯洁，开心和想念，何俊英那里是冰凉的，是干的，梦露那里是热的，像溪水；就像后来杜太白跟田锦绣谈恋爱，田锦绣那里热气腾腾，再一次把杜太白在这方面唤醒一样。这也是现实，要科学面对。杜太白由此知道，梦露对他是真心的，她的身体真有了反应。身体也是无法勉强的。第二天，杜太白又去了“纯洁发廊”。梦露开始在床上有叫声。这叫声古往今来都有，古今中外都有，本来这叫声不属于杜太白了，现在又回来了。杜太白情不自禁地说：

“没想到还有今天。”

还有，梦露虽在发廊，身上却有一股青草味；许多良家妇女，身上却是熟肉味；青草味也是绿色，也是干净；儿子跟大他二十岁的女老师谈恋爱，是喜欢女老师的眼睛，杜太白喜欢梦露，还因为她身上的味道。味道，身体的味道，原来对世界如此重要。

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杜太白又说。

从此，杜太白和梦露开始交往。杜太白想，都说色授魂与，尤胜于颠倒衣裳，其实颠倒衣裳，开始于色授魂与。一开始一天见一次面，

后因杜太白体力不支，改为三四天见一次面。这也是现实，要科学面对。当然，去也不是白去，杜太白每次都要付钱。付的是按摩的钱，做的是纯洁和干净的事。杜太白心里不安，每次都多付一些钱。这时，杜太白想起了明朝秦淮河上的李香君和柳如是。对，梦露不是按摩女，她是李香君和柳如是。

两人“绿色”时候，梦露喊杜太白为“哥”，渐渐知道了杜太白是谁，之前在延津做过什么，喊他为“杜老师”；有了那层关系，开始喊“老杜”；后来开始喊“小杜”；刚开始，杜太白喊梦露“梦露”；有了那层关系，喊“小梦”；后来开始喊“老梦”；从年龄论，她不该喊他为“小杜”，他不该喊她为“老梦”，但他们就这么喊，只有他们两人时这么喊，把大小故意颠倒，反转，也是一种好玩和默契，一种只有两人体会到的亲密。他再一次感到，他跟梦露有了谈恋爱的感觉；或者，一种过去没有过的爱情，涌了上来。按说，付钱就不能算爱情，但在心里却产生了爱情，这道理跟谁说去？这道理，也不足与外人道也，杜太白感叹。

两人亲密完，也不是马上分开，往往躺着聊天，杜太白发现梦露爱说“笑死人了”。杜太白看看四周：

“咋就笑死人了？”

“笑死了。”梦露又笑。

一次两人聊天，杜太白：

“老梦，问你件事。”

“小杜，你问。”

“在‘纯洁发廊’，除了我，你还跟别人做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哇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不信就算了。”停停，梦露问，“你真想知道原因哇？”

杜太白点点头。

梦露坐起来:“做我们这行的，给人做‘大保健’，图个啥？”

杜太白:“钱呀。”

梦露:“钱够用就成了，身子要紧，我怕得病，这理由成立吗？”

杜太白想了想:“成立。”

梦露:“从今天起，你要养我，我就连按摩也不做了。”

杜太白倒愣了。杜太白能养她吗？小杜能养得起老梦吗？杜太白估摸梦露的收入，一个月得有一万多块钱，杜太白是个红白喜事主持人，一月也挣一万多块钱，把一万多块钱都给了梦露，自己怎么生活呢？想养，没这种实力呀。这也是现实，得科学面对；杜太白不说话了。

“跟你开玩笑呢，别有负担。”梦露又说，“我就信一句话。”

“啥话？”

“活在当下。”

这话，杜太白倒赞成，他由中学老师沦落到当红白喜事主持人，不就是为了活在当下吗？爱情，有时候也是活在当下；或者，他跟梦露的爱情，也只能活在当下；活在当下，就是不计较过去，也不考虑未来，杜太白倒如释重负。

渐渐，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。

一次两人躺着聊天，梦露:

“小杜，问你件事。”

“老梦，你说。”

“你头一回跟女的做这事，是啥时候？”

杜太白想，想后说:“十六岁。当时上初三，跟一个女同学，在镇上麦秸垛里，属于瞎闹，不懂事。”

“懂事不懂事，够早的呀。”

杜太白："你头一回跟男人做这事，是啥时候？"

"我二十五岁还是一个处女。"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："怎么可能？"又说，"骗我这个有意义吗？"

"不信就算了。"

"我只是说，道理上讲不通。"

梦露："我按骗你说，因为我爸一直有病，我天天替家里操持，顾不上谈恋爱，也没这心情。"

杜太白："这回，听着像真的。"

一次两人在床上，完事，杜太白：

"老梦，问你件事。"

"小杜，你说。"

"你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谁？"

梦露想了半天，说："这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说。"

"说。"

"我最讨厌的人，是我妈。"

"为啥呀？"

梦露折起身，一只手撑着头："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老家是衡水的，我妈看我爸有病，家里越来越穷，跟人跑了，把家里的一切负担甩给我，所以我高中没上完就退学了。"

杜太白："明白了。懂。"

"那你呢？"

"这话也只能对你一个人说。"

"说。"

杜太白："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讨厌我爸。"

"为啥呀？"

杜太白折起身，一只手撑着头："在外边没人看得起，回家，爱折

磨自己的家里人。”

梦露：“明白了。也懂。”

原来两人在世界上最讨厌的人，都是自己的亲人。

一次两人在床上，完事，梦露：

“小杜，问你件事。”

“老梦，你说。”

“说说你前妻呗，你俩为啥离婚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”

“既然一言难尽，那就多说几句。”

“我还是说一句话吧，我俩在一起，吵得多，笑得少。”

“明白了。懂。”

“老梦，接着该你了，说说你前夫呗，你俩为啥离婚？”

“我就不说了。”

“得说。我说了我前妻，你不说你前夫，我吃亏大了。”

梦露：“小气鬼，一点亏吃不了。”又说，“那我就给你说一说。他人长得还行，就是好吃懒做，爱喝酒，喝醉了还打人，我爸有病他也不管，你说，我该不该离婚？”

“该。”

对别人不说的话，两人说了；对别人说不出口的话，两人说了；亲人间难以启齿的话，两人也说了。

接着两人见面，开始离开按摩房，约出去吃饭。这就像真谈恋爱了。梦露跟杜太白出去吃饭时，会给自己打扮一番；发廊的旋转挂架上，挂着许多假发，梦露将一个披肩的假发，套在自己头上，就成了另外一个女人；杜太白明白梦露的意思，怕别人认出她是一个按摩女，连累杜太白；杜太白又知道，梦露是个细心人，是个替对方考虑的人。两人在饭店吃饭，有人看到梦露，问杜太白：

“这谁呀？”

杜太白：“外地来的一个亲戚。”

就算不是亲戚，这时杜太白是单身，跟一个女的在一起，或者是谈恋爱，也属正常。待吃起饭来，杜太白发现，他与梦露也对脾气。如，杜太白爱吃下水，梦露也爱吃下水；不像后来的田锦绣，说下水有臊味；杜太白和梦露爱去的，便是老封的“沸腾老汤”。一次吃着下水，梦露把一个羊腰子，从自己碗里夹出来，放到杜太白碗里：

“小杜，多吃这个，补补。”

说完，看着杜太白，笑了；笑得不怀好意。杜太白也笑了。吃饭间，两人也说笑话。梦露：

“给你说个笑话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大家都说，找男人，要找姓张的，别找姓李的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你没听说过呀？ 张家长，李家短。”

杜太白笑得把嘴里的老汤喷了出来。

梦露：“你知道人为啥用两只手比心吗？”

“为啥呀？”

“心跟屁股一个形状，比心，就是比屁股。”

杜太白笑了。两人在一起好轻松，杜太白感到。

一天中午，两人来到黄河滩，到农家乐吃饭。黄河滩有片槐林，春天槐花盛开，风都是香的。槐树林有十多家农家乐，其中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叫老陈，他家蒸的槐花馅包子，薄皮大馅，出名的好吃；饭馆外立着的招牌上写道：“槐花大包子”。两人便去老陈的饭馆吃包子。过去在别的饭馆，两人也吃过包子或饺子，但不管是包子，还是饺子，梦露一概不爱吃馅，爱吃皮。

“大家都爱吃馅，你爱吃皮，直接吃烙饼不就完了？”杜太白说。

梦露：“趁个味儿。”

于是，两人合着吃饺子或包子，杜太白吃馅，梦露吃皮；吃完一个饺子或包子，又吃另一个饺子或包子；杜太白：

“我占大便宜了。”

两人笑了。

在老陈的饭馆，两人像以前一样，边喝散花酒，边合伙吃包子。槐花馅的包子，肉馅里，拌着刚从树上采下来的槐花，鲜；不但鲜，还香；不但香，还有槐花特有的甜味；喝着吃着，春风吹来，身上一阵凉爽。杜太白边吃边问：

“你知道我们现在叫什么吗？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我们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啊。”

梦露用延津的口头语说：“听毬不懂。”

“既然听毬不懂，我接着给你背一首你更不懂的词吧。”

“那不一定，我上过高中。谁的词？”

“周邦彦。”

“周邦彦是谁？”

“还是不懂吧？不是延津人，是宋朝人。”

“不认识。”梦露问，“这词跟咱俩有关系吗？”

“说有关系，就有关系；说没关系，就没关系。”

“那你背吧。”

杜太白背道：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锦幄初温，兽烟不断，相对坐调笙。低声问：向谁行宿？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”

梦露：“更听毬不懂。啥意思？”

“说的就是吃的和那件事。”

梦露这回听懂了，笑了：“不正经。”

“不是我不正经，是写这词的人不正经；不是写这词的人不正经，是词里的一男一女不正经。事儿不正经，但这首词正经流传呢。”

便开始给梦露解释这首词，讲解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，介绍这天夜里发生的故事。介绍完故事想说，词里的事不正经是小事，问题是，他们的身份不正常，一个是皇上，一个是勾栏的人；皇上有嫔妃三千，为啥还要去勾栏呢？但眼前的梦露，与李师师的身份似乎有些相近，故这条线不说了，拐弯说道：

“他们在一起，还对对子呢。”

“对什么对子？”

“凹凹凸凸凹凸不平，深深浅浅深浅有致。”

这对子梦露听懂了，笑道：“不正经。”

“问题的关键是，事办完后，李师师问，皇上你是提上裤子就走，还是住下来呢？”

“那他住没住呀？”

“第二天还上朝呢，没住。”

虽是鸡对鸭讲，但气氛在。特别是，他被赶出延津知识界之后，过去的知识，像去主持红白喜事一样，再一次用上了。只是没想到，过去的知识，也会用到这种场合，用到梦露身上。虽然说杜太白和宋徽宗的身份有天壤之别，但他们跟梦露和李师师之间，关系的性质是一样的。跟梦露在一起，杜太白也会再次想起柳如是。梦露的文化水平虽然没有柳如是高，但对于延津的杜太白，对于杜太白的延津，也算可以了，也算是杜太白的知音了。跟她在一起，当得起望堂前花开花谢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

一天中午，两人又去黄河滩的农家乐吃饭。这回没去老陈家吃包

子，去了老朱家的农家乐。老朱家不蒸包子，主打炒菜。两人也是为了换换口味。两人点了几个菜，荤素搭配，喝起散花酒。为了喝酒，点的菜中，有一碟油炸花生米。待花生米上来，梦露看到盘里的花生，说：

“这花生是小花生，适合油炸，香，我在家做过。”又说，“张嘴。”

杜太白张嘴，梦露喂他一个。

烩菜中，梦露夹起一块肉，打量，惊呼：

“是块牛肉。”

烩菜要的是猪肉烩菜，不知怎么窜出一块牛肉；牛肉比猪肉贵；可能厨师炖烩菜时，错把一块牛肉当成猪肉放到了烩菜里；或者饭店昨晚剩下一块牛肉，今天无处安放，索性扔到了烩菜里；而梦露喜欢吃牛肉，所以惊呼。杜太白赶忙把头伸过来，帮忙查看，果然是块牛肉，忙说：

“占大便宜了，那就吃了吧，赶紧。”

“那我吃了。”

“吃吧。”

梦露吃了。边吃，边咯咯笑了。笑后说：

“幸福，莫过于有人爱，有肉吃。”

半年来，梦露被杜太白带的，说起话来，也开始有哲理了。杜太白：

“你说的，跟上回周邦彦说的一样。”

两人又笑了。春风吹来，身上一阵凉爽。

杜太白想，世上最亲近的人是谁？当下，对他，就是“纯洁发廊”的梦露。梦露这时说：

“小杜，我想说句知心话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你天天跟我在一起，既浪费钱，也浪费时间，你值吗？”梦露又说，“要不，从明天起，你别找我了。”

“我觉得，生命就该这么过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就算是浪费，我绝不后悔。”杜太白又说。

“跟你在一起，一日三秋哇。”杜太白又说。

两人吃的是中饭，这天两人从中午聊到傍晚，不觉得累。太阳落山了，夕阳照在黄河上，黄河水跟缎子一样。两人不说话了，看云霞和黄河。看了一会儿，西北角涌上来一片乌云，越积越厚，向头顶涌过来。“要下雨了。”杜太白说。但天没有下雨，乌云在头顶又开了，东方推出来一轮圆月。月光下，黄河水又变成银色。梦露说：

“白天看，黄河水是浑的，晚上看，多干净。”

“说得好，任何事情，白天看，和晚上看，是两回事。”

梦露看着黄河：“流水无情。”

也是跟杜太白待的时间长了，竟然说的是文词。

杜太白看着黄河：“流水无情人有情，不以无情断有情。”

兴致上来，两人又开始喝酒。喝着喝着，杜太白有些喝多了。散花酒喝多不上头，但喝得太多也上头。杜太白觉得天旋地转，但接着又喝了一杯。梦露：

“喝多了，别再喝了。”

杜太白短着舌头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在山水之间也。”

梦露倚到杜太白怀里：“听毬不懂。”

杜太白喝大了，撑不住身子，两人倒在地上，梦露的假发也掉到地上，成了齐耳短发。两人在地上哈哈笑了。最后是饭馆老板老朱过来，和梦露一起，将杜太白扶起来的。

一次在床上，梦露说：

“你别动。”

“干吗？”

梦露扳过杜太白的脸查看。原来杜太白脸上出了个疖子。梦露骑到杜太白身上，帮杜太白把脸上的疖子挤了出来。两人相处时间长了，身上身外，每一件东西，都有了故事。

有一段时间，杜太白甚至想跟梦露结婚。但是，跟梦露在延津结婚，她过去的身份早晚会暴露，她不能每天戴着假发生活；跟一个曾经是“纯洁发廊”的人结婚，家里人会怎么说？亲戚朋友会怎么说？所有延津人会怎么说？延津还能不能待下去？你说“纯洁发廊”里有一个人纯洁，大家不这么认为。杜太白还想过，他可以跟梦露离开延津，去别的地方，或者去她的老家，衡水；但杜太白的家业在延津，挣钱的饭碗也在延津；离开延津，他就成了飘荡的浮萍；而杜太白又不想成为浮萍。这是现实，也得科学面对。梦露也明白这一点，双方都心照不宣，没说过这个话题。

一次在床上，说起两人都会炒什么菜，又扯到会不会蒸馒头，如今会蒸馒头的人越来越少，最后说起了养花。杜太白：

“我爱养花，我家院子里墙根下，种的都是花。”

“你种的都有什么花？”

“菊花、蝴蝶兰、玫瑰、牡丹、百合。”

“我喜欢百合。”

杜太白这时问：“世上还有一种看不见的花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花在那儿长着，咋会看不见呢？”

“就是看不见。”

“那就是眼瞎了。”

“眼也不瞎。”

“有眼有珠，咋会看不见呢？”

“心里乐开的花，看不见。”

梦露呵呵乐了："笑死人了。"又说，"这话我说过，跟你在一起，开心。开心，就是心里乐开了花，对吗？"

"对。"

突然有一天，两人刚见面，梦露：

"小杜，告诉你件事。"

"说。"

"我明天就走了。"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"为啥呀？"

梦露："当初我做这一行，是为了给我爸看病。刚才我弟给我打电话，我爸死了。"

杜太白愣在那里。原来是这样啊。"原来是这样"有两层意思，一是梦露做这行的动因，他原来不知道；二是她爸突然死了——这个"突然"，不是说梦露她爸死得突然，既然他患病多年，死就不能算突然，只能说，杜太白知道得突然；突然与突然，导致梦露突然说她要走了。

"节哀顺变。"杜太白又问，"你爸得的啥病？"

"肾病，十几年了。每个礼拜都得做透析，透析就得花钱，这钱全是我挣的。"梦露又说，"等于你也帮过我爸。"

"我……"事儿虽然是这么个事儿，但理儿不是这么个理儿；因为杜太白跟梦露在一起，起因并不是为了她爸；杜太白：

"给你爸办过丧事，早点回来。"

梦露："我说的'走'，就是不回来了。"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，本来想说，"你爸走了，你为什么也要走呢？"想想说"走"字不妥，她爸的"走"，和她的"走"，是两回事；便改口：

"你爸走了，你为啥要离开延津呢？不想做这行了？"

梦露："不是不想做了，没这心思了。"

杜太白明白，动因飞了。也明白她区别于其他按摩女的原因，为什么她只做按摩，不做“保健”，曾说出“钱够用就成了”这句话；原以为知道原因，谁知还是不知道原因；或者，不知道原因背后的原因。

“那你准备去哪儿呢？待在老家吗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待在老家，还是去别的地方，还没想好；但离开延津，想好了；离开延津，事情就算有个了结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她是想告别这个行业了。

“决心定了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定下决心了。”梦露说。

杜太白拉住梦露的手：“此时一别，不知何时见面。”

“我们保持联系。”梦露又说，“我会来看你。”又说，“我到哪里，也会告诉你。”又说，“你要想我，也可以来看我。”

“不管以后干啥，别累着自己。”杜太白嘱咐道。

“知道。”梦露又说，“以后喝酒，少倒点，少喝点。”

杜太白点点头。梦露又掐杜太白的手：“因为我爸，认识了你。”

梦露哭了。

梦露走后，杜太白开始想梦露。想一个人，是因为喜欢她；到底喜欢她什么？在不该干净和纯洁的地方，产生了干净和纯洁；跟不该谈恋爱的人，谈起了恋爱；除了细柳生姿，有青草味，还因为跟她待在一起有趣，说得有趣，做得也有趣；趣味来自哪儿？心心相印；心相印，就能心相许；萍水相逢，却相知甚深；既能颠倒衣裳，又能色授魂与；跟她在一起有笑声，生活有滋味；这与学问无关，与身份无关。本来去“纯洁发廊”是堕落，没想到堕落使他获得了新生。杜太白甚至后悔，梦露走的时候，他是否应该跟她一起走。梦露走后，杜太白的日子又变得混沌。过去的日子有盼头，想见梦露，就能找到梦露，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。梦露走后，发廊还叫“纯洁发廊”，杜

太白再没去过。他知道，梦露走了，那里剩下的，就是熟肉味。有天杜太白突然想梦露了，给梦露打电话，想知道她去哪儿了，有去看她的心思；但梦露的手机停机了；发微信，不回；知道她换手机和微信号了。知道她要跟过去彻底了断了；跟过去了断，包括也跟杜太白了断。“说好保持联系，原来是骗人呀。”杜太白叹息。这时想去找梦露也不能了。他又开始后悔，梦露走的时候，他没有跟她走；当初没跟她走，现在想跟她走也没地方走了。当初没有当机立断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这是他不如巴黎的地方，巴黎跟柳小凤，三年前说走就走；杜太白感叹，他是个没有魄力的人呀，于是被生活落下了。也不是没有魄力，还是没有能力。梦露在延津时，曾对他说过，你要养我，我连按摩女都不做了；而让养她，是她爸有病，她需要这个钱；他没应下，是没这个能力；后来曾想跟她结婚，始终没有说出口，还是没有能力，没有抵抗众人看法的能力，这又是他不如巴黎的地方；想着梦露也知道他们相处一场，只开花，不会结果，当她爸去世之后，她不再需要这个钱了，就毅然离开了延津，也离开了他。归根结底，还是怪杜太白，遇到大事无主张，活得拖泥带水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再到晚上，夜深人静，杜太白玩起手机，再搜“附近的人”，有男有女，像游魂一样，在寻找其他“附近的人”；杜太白也点开过几个人，与他们聊天，但都没有第一次跟梦露聊天有意思。跟梦露聊天是从笑开始，到笑结束；跟这些人聊天，是从无聊和无味开始，到无聊和无味结束；这时候知道，附近的人，也只剩下他自己了。

他也在手机上，翻看短视频和笑话，消磨时间。这些短视频和笑话大部分很粗俗，但不费脑子，一笑了之，也就一笑而过，过后觉得更加无聊和空虚。这天看到一个笑话，是说“消息”的，倒有些意思：

好消息是没有坏消息，坏消息是只有好消息。

杜太白当时看了笑了，过后想想又想哭。他突然又想梦露了。这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，由想梦露，杜太白开始想喝酒，开始一个人喝散花酒，连菜都来不及做，干喝。喝着喝着，又喝大了。梦露，今天夜里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。由想梦露，甚至开始想念她的父亲，一个从未谋面患有肾病已经走了的人；因为他，杜太白认识了梦露；你要活着就好了；你一走，梦露也走了。一觉醒来，天亮了，人还在沙发上躺着，出了一身汗。

“我最近爱出汗是真的。”杜太白嘟囔。

杜太白骑着电动车，到了“纯洁发廊”门前。一年多没来，招牌还是那个招牌，发廊还是那个发廊，但里边没有了梦露；杜太白从窗户往里看，不但没了梦露，里边几个按摩女，也换成了生面孔。这就叫物是人非吧？这就叫改朝换代吧？都说一切过往，皆是序章，序章哪是那么容易过去的呢？物是人非，取代不了过往和序章。唉，倒是一切不说也罢。

杜太白没进“纯洁发廊”，掉转电动车，去了南街老葛剃头铺。剃头铺里，一人躺在理发椅上，老葛叼着烟，正在给他打眼；靠墙条凳上，还坐着两个人在排队，边排队边看手机。待这三个人完事之后，才轮到杜太白。杜太白坐在理发椅上，老葛给杜太白剃头。剃过头，老葛将椅背扳倒，让杜太白躺下，往杜太白脸上涂肥皂沫，在鏖刀布上鏖一鏖剃刀，给杜太白刮脸。刮脸间，杜太白突然咳嗽一声，脸被老葛刮出个口子。

老葛叼着烟：“这不怪我。”

杜太白：“你刀够锋利的。”见老葛态度很严肃，忙说，“不怪你老葛，我不该咳嗽。”

从镜子里看，一股血从被刮破的口子里涌出来，顺着脸颊往下流。杜太白摁住血口子，问：

“老葛，你这里有没有创可贴，给我贴上。”

没想到老葛急了：“你啥意思？我剃头铺子里备创可贴干啥？你的意思，我还天天把人的脸刮破了？”

“倒没这意思，我就是这么一问。”

老葛继续急：“我剃了半辈子头，还是头一回出这事故。”

杜太白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但也不能任血往外涌和在脸上流；杜太白说着，从剃头椅子上站起，自个儿跑出老葛剃头铺，去街对面的药店，买了一副创可贴，贴在脸上。待他回到老葛剃头铺，老葛看到他脸上的创可贴，又急了：

“你在我这里剃过头，回头顶着创可贴在街上走，不等于做广告吗？不等于说，我老葛把人脸上老刮口子，我以后生意还做不做了？”

“我不说是在你这里剃的头，不就完了。”

刮完余下的脸，杜太白还等着捶背和掏耳朵。老葛说：

“捶背和掏耳朵就算了吧，你脸上贴着这玩意，老在我店里待着，也等于在做广告，我丢不起这人。”

杜太白与老葛理论不清，老葛像裁缝老殷、厨子老薛一样，凭手艺比别人好，都养成了倔脾气；便说了一句：

“不与夏虫言冰。”

“啥意思？听毬不懂。”

“就是结账的意思。”

杜太白起身，用手机扫码，交过剃头和刮脸的钱，离开了老葛剃头铺。

附录一　宋徽宗的一首词

燕山亭·北行见杏花

裁剪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着燕脂匀注。新样靓妆，艳溢香融，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。愁苦！问院落凄凉，几番春暮？

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何曾，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？怎不思量，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，和梦也新来不做。

注：1127年，金军攻陷东京汴梁，徽、钦二帝被掳往金国，徽宗这首词，写于北行的路上。

附录二　李香君　柳如是

李香君，1624年生，秦淮河畔著名歌妓，聪慧美丽，擅长诗词歌赋，尤工南曲；一生坎坷；1654年去世，活了30岁。

1699年，孔尚任为李香君写出《桃花扇》。孔尚任，孔子第64世孙。

柳如是，1618年生，秦淮河畔著名歌妓，才华横溢，诗文书画俱佳；一生坎坷；1664年自缢身亡，终年46岁。

1964年，陈寅恪为柳如是写出《柳如是别传》。

第七章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也是祭灶的日子。祭灶是件严肃的事。按神话说，家里的一家之主不是人，是灶神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灶神都在家里住着；其工作，是记录这家里每个人一年间办的好事，和干的坏事；主要是记录坏事；腊月二十三，他要上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些情况；玉皇大帝根据一年来这家里每个人的善恶，分配下一年这家里每个人的祸福；因为灶神掌管着每个人的过去，也掌管着每个人的未来，到了腊月二十三，家家都很严肃，在厨房灶神的画像前，摆上祭品，跪下磕头，乞求灶神上天只说好事，不说坏事；上天言好事，下界报平安。杜太白认为，灶神是个意志坚定的人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每天、每时、每刻都在作笔录；又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，人通过祭品的贿赂，他上天之后，便只说好事，不说坏事，这不是颠倒是非和混淆黑白吗？神话来源于传说，能把传说变成严肃的人们，便是群幽默的人。如果有人问："杜太白，你生活在其中幸福吗？"杜太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"好玩。"杜太白本来不信这些东西，但大家都信，过去何俊英也信，目前灶房里的灶神，还是何俊英当年请的，画像的纸，都有些泛黄了；何俊英每年拜，他每年也跟着拜；不拜，何俊英就会跟他生是非，"你安的什么心？"拜过，心就安了。你可以认真，也可以不认真；不认真的最好方式，最不费心的方式，就是跟着习惯认真。

现在家里剩杜太白一个人了，杜太白本来可以不拜灶神，但为了

心安和不认真，也认真地给灶神准备了一碗红烧肉，一碗炖杂菜，也算荤素搭配，主食是八个馒头，放到了灶神画像前的架子上；跪下念叨得也很现实——灶神掌管着过去和未来，过去的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说了，他拜托灶神的，主要是未来，吃过他供奉的饭菜，未来，不远的未来，越近越好，帮助他缓和他和田锦绣的关系。由神想到人，由灶神想到田锦绣，二者比较，杜太白认为，人比神难以对付；灶神平日攒着人的缺点，一年就上天汇报一次，而人不攒对方的毛病，有了毛病马上抓住不放；眼下，田锦绣正抓着他的难处和软肋；拜过灶神之后，杜太白也想做一件对田锦绣的好事；或者说，用这件好事，等于也拜了田锦绣这个灶神。人比神难缠，还是传说中的灶神好呀。

杜太白给田锦绣打了一个电话。这回打电话，他开了视频。一是想用一件事讨好田锦绣，二是他的脸昨天被剃头匠老葛刮出一个口子，让田锦绣看到，能唤起她的同情之心；同情会唤起温柔，会拉近两人的关系，起码能缓和说话的口气。或者说，他用的是苦肉计。既然与田锦绣的关系有了和缓，饭要及时吃，不然又凉了。这时想，昨天剃头铺老葛，把他脸上刮出口子，也不是坏事。电话打通，田锦绣看到他的脸，马上问：

“你脸上怎么了？”

杜太白便把昨天在老葛剃头铺脸被刮破的经历，一五一十给田锦绣讲了。谁知田锦绣并没在意，而是说：

“谁让你爱咳嗽了？以后别咳嗽了。”

人怎么能不咳嗽呢？杜太白平日并不爱咳嗽，在老葛剃头铺咳嗽，纯属偶尔；偶尔怎么变成“爱咳嗽”了？起码你说“以后刮脸时别咳嗽了”；杜太白有些扫兴。既然苦肉计没起效果，杜太白只好越过脸被刮破的事，对田锦绣说：

“跟你商量件事。”

没想到田锦绣说:“说你的事之前，先说我的事。”

“你有啥事？”

“小猫的事。”

还是小猫的事，田锦绣的老猫，生了八只小猫。

“小猫又咋了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你给小猫起个名字。”

原来是让给小猫起名字。过去，延津的猫狗都没有名字，“它叫啥？”偶有从外地来延津的人，指着饭馆前一只跑着的小狗问。“叫小狗。”饭馆的老板说。现在延津开始给猫狗起名字了，也算历史的进步。问题是，杜太白问:

“我起合适吗？”

“你不是说，你是延津最有文化的人吗？”

“我没说过，那是大家开玩笑。”

“让你办件事，咋这么磨叽呢？”

“平心而论，我不会起名字。”

“你给你儿子女儿起名字，咋起得那么好？”

“那些名字好吗？”

当初给儿子起名，何俊英也说过杜太白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的话;有学问成了缺点，成了被人抓住的把柄;杜太白给儿子起出“巴黎”的名字，当时何俊英并不认为好，说的是“不好”;接着给女儿起名“纽约”，接着给表哥家的孩子起名“伦敦”，大家都曾拿这些名字跟杜太白和孩子们开过玩笑;同时，那是给人起名字，这是给猫起名字，把猫和人相提并论，合适吗？不管合适不合适，杜太白不敢回驳，只是说:

“那些名字，都是胡起的呀。”

田锦绣却说:“那些名字，好就好在胡起，胡起就是胡扯，扯到了天边，八不连的事，扯到了一起，大家马上就把这名字给记住了。”

这个角度，倒是杜太白没有想到的。给儿子起名字的时候，杜太白也是一时兴起，受电视里正在播放塞纳河风景片的触动；后来细想，也许名字上，还寄托着他想远走的理想；没想到田锦绣归结到“胡扯”上；因为“胡扯”，所以名字起得好；杜太白没有想到的道理，田锦绣想到了。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呀。”杜太白在心里感叹。杜太白：

“就算让我给小猫起名，老猫一下生了八只，八只小猫，要起八个名字，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齐全的。”

“死了两只，活下六只。”

“六只也不少。”

“那你到底起不起？”

听田锦绣的口气，在电话那头又想急，杜太白忙说：

“没说不起呀。”

又说：“既然你说胡扯好，那我就再胡扯一把。”

“不跟你胡扯了，你找我有啥事？”田锦绣问。

杜太白：“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离过年就剩一个礼拜了，我想着，这两天是不是抽时间，一块去养老院看看你爸呀？”

田锦绣她爸叫田守志，几年前得过脑动脉硬化，接着又得过脑出血，成了植物人；后来又醒过来，成了半身瘫痪；一开始会说话，后来又不会说话，在养老院躺了三年了。但田锦绣跟她爸不对付，见面就吵架。田锦绣：

“看他干什么？我上次去看他，他恶声恶气地说，以后不让看他了。”

杜太白也理解，时间一长，病人的家属对病人的病也就习惯了；久病床前无孝子，田家也不例外；但田守志的嘴，如今不会说话了，与人交流，都是把要说的话，用笔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下来；也不是小黑板，是小白板，用碳水笔写下来；他们父女间吵架，一个用嘴，一个用笔；既然田守志用笔，怎么会“恶声恶气”呢？虽不理解“恶声恶

气”，杜太白知道他们父女这次吵完架，田锦绣还堵着气呢。杜太白曾跟田锦绣去养老院看过田守志几回，父女一见面，嘴头和笔头，就开始拌嘴。田锦绣与她爸拌嘴时，杜太白低头喝水，一声不吭。他知道，这不是他插话的时候。不插话，不搭腔，也是一种策略，或者叫滑头。滑头，是因为说话不占地方啊。杜太白劝解：

“哪有父亲不让女儿看的，他那是气话。”

没想到田锦绣在电话那头急了：

“不管是不是气话，气人，这几天我本来心情就不好，你现在说这些，不是故意给我添堵吗？”

好意很快变成恶意，杜太白本想借去看望田锦绣她爸讨好田锦绣，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。讨好一个人，说明对她还是有感情啊；但只有感情冲动是不够的，还得找对时节。目前是特殊时期，因为一只小白鼠，他跟田锦绣的紧张关系刚刚缓和，丝毫不敢松懈和松动；稍微松懈和松动，刚刚缓和的气氛就会前功尽弃，又回到新的紧张状态；由紧张再到紧张，有紧张的叠加和积累，新的紧张也许就会升级；杜太白不敢为了田锦绣她爸，耽误他和田锦绣关系的前程，只好把看望田守志的事情放下，说：

“等等也好，我先想六只小猫的名字。”

放下电话，杜太白突然又想到，田锦绣对他的态度，似乎恢复到了两人闹别扭之前，开始对他不客气了；不客气说明什么？说明两人的关系，又往前好了一步。杜太白心中一阵轻松。因为别人对自己态度不好，心里感到轻松，杜太白又感叹：

“人生不易。”

中午，杜太白把灶神吃剩的菜，一荤一素，合在一起，在灶上热了热；把灶神吃剩的馒头，放到锅里馏了馏；当作午饭；菜和馒头一点没少，但灶神已经吃过。因心情放松，不知不觉吃了两碗菜，三个馒头，又吃撑了。

附 录

给六只小猫起名，杜太白只好按田锦绣指出的“胡扯”的方针。“胡扯”也分两种，一种是纯粹“胡扯”，一种是借“胡扯”，说出了正经说不出来的话；这时候，“胡扯”就不是胡扯；或者说，是胡扯又不是胡扯。世上都说胡扯容易，真到说起一件事，还是正经容易；正经有个标准，有个标准化的正经，大家都按这个标准来；胡扯，特别是要扯到天边，把八不连的事情胡扯到一起，缝补在一起，还是需要智商的，还是需要创造性的；正经是众人的思维，胡扯只能靠你一个人了；真到胡扯，有时候你也含糊。给六只小猫起名之前，杜太白又给田锦绣打了个电话，这回没开视频：

“跟你再确定一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给小猫起名，真要胡扯，对吧？”

“话说三遍，淡似凉水。不是说过了吗，你咋这么啰嗦呢？”

“我是说，胡扯之中，也有分别，你要哪一种？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你是想要雅扯，还是想要俗扯？”

“啥叫雅扯，啥叫俗扯？”

“雅扯就是扯得有文化一些，俗扯就是接地气一些。”

“那就雅扯出六个名字，俗扯出六个名字，我看雅扯好，还是俗扯好。”

不问还好，一问，又给自己增加了负担；如果自己做主，不管雅扯还是俗扯，只起六个名字就够了，现在雅的俗的田锦绣都要，反倒要起十二个名字。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等于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。放下手机，杜太白只好憋着脑仁想十二个名字。到了晚上，杜太白又给田锦绣打电话：

“雅扯和俗扯的名字想出来了，心里还是没底，说给你听听。”

“雅的怎么说，俗的怎么说？”

“雅的，干脆叫大雅、小雅、邶风、卫风、商颂、鲁颂；《诗经》上的名字。”

“俗的呢？”

“富贵、荣华、吉祥、如意、招财、进宝。”

田锦绣在电话那头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还是俗扯吧。雅的听毬不懂，叫不起来。”

杜太白想想，说：“有道理。”

六只小猫的名字便这么确定下来了。其结果，倒是跟杜太白当初给孩子起名字正相反；这里的雅扯跟“巴黎”有些相近，俗扯跟“俊杰”“启明”“志远”“志刚”“致远”“朝阳”“鹏飞”等人名有些相近；最后何俊英选择的是雅扯，田锦绣选择的是俗扯。

杜太白放下手机，回头再想，俗扯出的六只小猫的名字，其实并不胡扯，都不具有想象力，都是大众化的名字；这六只小猫的名字，其他人家的小猫早叫过千万遍了；六只小猫名字如此大众化，不知不觉违背了“胡扯”的方针，已经失去创造性 —— 说明什么？ 说明杜太白胡扯的能力已经下降了；广而论之，从给小猫起的六个名字看，杜太白比前些年，其整体的思维能力，已经退步不少了。

“×，退化得是不是有些快呀？”杜太白感叹。

第八章

腊月二十五，杜太白去坟上给他爸烧纸。

腊月二十五不是上坟的日子，像祭灶是腊月二十三一样，大家对上坟的日子也有规定：清明节，中元节，或死者的忌日；腊月二十五既不是清明节，也不是中元节，也不是他爸去世的日子，但昨晚杜太白喝醉了，梦到了他爸；他爸在杜太白的梦里说，该给他上坟了。

杜太白从小生长的村庄叫杜家庄，离县城六十多里。杜太白在村里生活了十七年，上了大学，才离开杜家庄。杜太白他爸叫杜天威，生前在村里是个人物。说他是个人物并不是他在村子里德高望重，而是他活出了另外一种状态，不是人物，自认为是个人物；为了是个人物，一辈子努力不懈；干事情可以努力，能不能成为人物，不是单靠努力所能达到的。杜太白见过，在村头的水塘前，不知因为什么事，杜天威被村里几个男人戏耍，把杜天威的头按到水塘里，让他喝脏水；但第二天，杜太白看到，杜天威和这几个人，又在一起谈笑风生，称兄道弟。杜太白在大学学中文，读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时，觉得阿Q就是杜天威。但阿Q还有些可爱，杜天威连可爱都谈不上。村里都是底层人，在底层，人和人的级差，不超过五厘米；正因为级差小，他们更需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；这虚假的级差，大过了杜天威的想象，也大过杜天威想超越级差的能力。杜太白曾跟梦露说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最讨厌的是他爸。本来不是人物，又想成为一个人物，他就爱

讨好别人；杜太白读弗洛伊德的书时才知道，这是杜天威的童年阴影造成的，小时候老受欺负，长大，便爱讨好别人，或者叫讨好型人格；这种人讨好的别人，主要是级别比他高的人；讨好这些人，这些人并不在乎他；一个爱讨好别人的人，级别比他高的人怎么能在乎呢？杜太白还亲眼见到，村里几个人在街上说笑话，本来跟杜天威没关系，他凑上去插嘴，给人凑趣，不知哪句话没插对，一人回手扇了杜天威一耳光：

“×，这里有你什么事？”

爱讨好外人的人，不会讨好家里人；爱巴结别人的人，喜欢家里人巴结他；在外边受了欺负，就对家里的人很凶狠，用残暴维持自己的家长地位；他掌控不了这个世界，非要把世界变成他能掌控的样子；他掌控不了世界，就掌控自己的家。从杜太白他妈，到杜太白，到杜太白的妹妹，都经常挨杜天威的打。就像西街的裁缝老殷学徒时挨师傅老雷的打一样，打分两种，一种是你做了错事，他打；还有一种，你没做错事，他做事不如意，为了发泄和迁怒，也打；或者，他在外边受了欺负，回家为了发泄，也打；打来打去，打的人习惯了，被打的人也习惯了，就成了自然。因为，他打的人，级别比他又低。他打人的前提，有抓住你眼前的过失，也会利用你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；这回打你没理由，马上拉回历史上；从杜太白到杜太白他妈，再到杜太白的妹妹，谁在历史上没犯过错误呢？谁屁股上没有过屎呢？他便利用这屎，来统治这个家庭；问题是，还利用成了，家里人人都怕他。杜太白由此明白，古代的皇帝，为什么一个人能肆虐一个民族？因为他手里有鞭子，你屁股上有屎；他对付你的时候，不是对付整个民族，而是一对一；庞大的国家机器成了整体，你是一个个体。这也是个体和整体的转化。

杜太白他妈的致命错误是：年轻的时候，也就是杜太白一岁的时

候，跟镇上一个饭馆的厨子好过，被杜天威发现了。

杜太白的致命错误有三个：一、五岁之前尿炕；二、六岁那年玩火，把打麦场上一个麦秸垛给烧了；三、八岁那年，到山上放羊时，丢过一只羊。

杜太白他妹妹的致命错误有两个：一、后院有棵楝树，楝树上有个马蜂窝，妹妹七岁那年，手欠，拿棍子捅了马蜂窝，一群马蜂从后院飞到前院，把一家人蜇得鼻青脸肿，把杜天威也蜇得鼻青脸肿；二、直接跟屎有关系，从七岁把历史往回拉，她五岁那年，一次有屎没憋住，跑不及茅房，直接拉在了屋里。

杜天威常说的一句话是："我不信治不过来你。"

有杜天威在，家里时常有哭声。哭声有时在白天，有时在晚上，皎洁的月光下，也许是一个妇女在哭，也许是一个小男孩在哭，也许是一个小女孩在哭。哭声渐渐微弱，夜深了。一个无人在乎的家庭，别人家里发生的事，你都清楚；你家里发生的事，无人关心；现在经过哭声，大家终于知道你的存在了。

还有，他会用否定别人显示自己的聪明。事情还没说起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不行。不知道事情是什么，咋就不行了呢？你说东，他非说西；你说打狗，他非让打鸡。但他是家长，家里他做主。最后，欲往东，你先说西，他肯定让你往东；欲打狗，你先说打鸡，他肯定让你打狗；你欺骗了他，他没有觉出来，还洋洋自得。他使家里的日子充满担心，使生活非常乏味，就他一人，玩得津津有味。别人家都在做事，他在家里各种人之间忙着作争斗的游戏；全家人还得陪着他玩；他家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；家里的人，也成了村里最被人看不起的人；杜天威还不自知，自认为在村里是个人物。杜太白想，也许杜天威到死都不明白，他是以粗浅和粗鄙的见识，来改造世界，搭建一个王国；他没有金刚钻，非揽瓷器活；瓷器一个个被他钻破，手里剩下的瓷器

已经不多了，他还忙得不亦乐乎；或者，一场注定失败的戏，一直在剧场演着，演员仍很投入。这是一个没出息的家庭；没出息的家长，在欺负更没出息的家里人；没出息的家里人，还得依靠没出息的家长生活。这是事物的另一个真相。

杜太白的小学老师叫焦辅仁，看到杜太白家里的状况，一次说：

“一个人，硬是绑架了一个家庭。”

又说：“家庭的悲剧，是一家人的软弱，和一个人的无耻造成的。”

又说：“悲剧在于，他是傻子，也把家里人都变成了傻子。”

这话传到了杜天威的耳朵里，杜天威没敢去找焦辅仁，而是在家里摔了一个瓦盆：

“这个姓焦的，是我的仇人。”

又说：“我在世界上全是朋友，就这一个仇人。”

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做得不好，杜天威就说：

“又是焦辅仁在背后捣乱。”

杜太白长大了之后明白，杜天威的能力和现实之间，有巨大的落差，焦辅仁指出了这个落差，就捅了他的肺管子。但自出生到离开杜家庄，杜太白对他爸从心底里感到恐惧；恐惧来源于恐怖；在他心里，他爸就是“天威”。杜太白上学后，看到“天威之怒”这个词，就想起了他爸。

一次，杜天威要喝酒，让杜太白去镇上买猪头肉。杜太白在路上偷吃了几片。撕猪头肉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撕裂了猪的耳朵；耳朵已经撕裂，无法再将其连在一起，他便用猪头肉上的油，将裂痕糊到了一起。猪头肉拿回家，杜天威喝着酒，吃了一口猪头肉，发现了猪耳朵上油糊的痕迹。

“过来。”杜天威对杜太白说。

杜太白心惊胆战地问：“爸，今天的猪头肉，是咸了还是淡了？”

杜天威一巴掌扇过来："不是咸了还是淡了，是多了还是少了！"又说，"偷吃没啥，还想糊弄老子，你当我是个傻×呀？"

这一巴掌有因有果，倒也不能怪罪他；问题是，更多的挨打是无缘无故；或有缘有故，杜太白事先不知道。一次，杜太白兜里的钱，不够买一根冰棍；同班一个同学身上的钱，也不够买一根冰棍；两个孩子把钱凑到一起，伙买了一根冰棍，两人轮流嘚着吃；这场景被杜天威看到了，杜太白被杜天威打了一顿。打杜太白的原因，是杜太白不该跟一个仇人的孩子伙着吃东西；不但不应伙着吃东西，在一起玩都不应该；杜天威跟这孩子他爸，关系本来挺好的，但昨天闹翻了，成了他在世界上的第二个仇人；两个大人好杜太白知道，两个大人闹翻杜太白并不知道，白挨了一顿打。

一次家里丢了两毛钱，杜天威说是杜太白偷的，拿到镇上买嘴吃了。其实他没偷，因有偷吃猪头肉在先，被屈打成招。杜天威抽了他一皮带：

"你偷了没有？"

"偷了。"

"偷了为啥说没偷？"

"怕挨打。"

杜天威又抽了他一皮带："看你下回还敢不敢了。"

第二天，杜太白他妈洗衣服，翻杜天威的裤子，原来这两毛钱，藏在杜天威裤子的后兜里。他妈拿给杜天威看，杜天威又跟杜太白急了：

"没偷说偷，比偷了还气人。"

抽了杜太白一皮带。

"让你说瞎话。"

又抽了杜太白一皮带。

有时，杜天威为了彰显他的威风和权威，还故意在街上打老婆和孩子给别人看。杜太白长大之后也明白了，独裁者最糟糕的地方，是他的任意性。

渐渐，杜太白对他爸的声音开始敏感，听到他说话，或听到他的脚步声，都感到害怕。怕也有两种，一种是有理由的怕，一种是无来由的怕；杜太白的怕，大多是后一种。杜太白想，后来他对何俊英声音的敏感，其根源，恐怕也来自杜天威；从这个角度，当时把敏感都怪到何俊英身上，也是冤枉了她；何俊英是个是非多的人，杜天威也是个是非多的人；区别在于，何俊英还有是非，杜天威没有是非；何俊英的是非还讲客观，杜天威的是非只讲主观，唉，没有是非就成了是非。

让杜太白感到更可怕的是，一次去镇上给杜天威买猪蹄，杜天威偷跟着，看杜太白是否偷吃；猪蹄店旁边是个牛肉摊；杜太白买猪蹄之前，看到牛肉摊地上掉着一小块牛肉，他想起他妈爱吃牛肉，便将这块牛肉捡了起来；刚捡起，被牛肉摊主发现了，以为杜太白从牛肉摊上偷了一块牛肉；“有贼了！”杜太白为了消灭罪证，忙将这一小块沾了泥土的牛肉塞到嘴里，嚼都没嚼咽掉了；摊主更认为这牛肉是杜太白偷的，上来扇了他一巴掌；牛肉摊的伙计也上来跟着打；一巴掌一巴掌扇在杜太白脸上，一脚一脚踹在杜太白身上；许多人过来围观；杜天威就在围观的人群里，看杜太白挨打，悄悄溜了，任他被人打。待杜太白鼻青脸肿回到家里，杜天威说：

“活该。”

“活该”的意思，就是杜太白偷吃了人家的牛肉，其实杜太白没有偷吃；但杜太白之前偷吃过杜天威的猪头肉，一件事又印证了另一件事。杜太白将猪蹄放到桌上，一声没吭。

从此，杜太白放学之后，愿意在别人家待着。他对家里感到陌

生，比别人家还陌生。杜太白后来想，他小的时候，不如他的儿子巴黎，巴黎和柳小凤谈恋爱，在延津无法待，抽身走了，从此不见踪影；他当时的走，只是走到了别人家，走得还不够远；当然，当时他还小，不像巴黎已长大成人；如今想走得让杜天威看不见，杜天威已经死了，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；而儿子巴黎走了，世界给他留下的，就是寂寞和遗憾。唉！

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
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
七郎儿回雁门搬兵求救
为什么此一去不见回头
……

杜太白又想唱京戏。

杜太白记得，杜天威还爱在外边请人吃饭。请人吃饭，就显得朋友多。请起客来，都是大鱼大肉。杜太白家里并不富裕，杜天威宁肯让老婆孩子在家里吃地瓜干窝头，用地瓜干哄各自的肚子，也要在外边撑面子。

杜天威也不是没有优点。唯一的优点是势利。但这势利只对外；对外的势利，有时只关注外边，倒是放松了家里，使家里偶尔也能得到轻松。家里就剩杜太白他妈、杜太白和他妹妹三个人时，他妈偶尔会叹口气，偶尔也会哼个小曲。他妈挨杜天威的打，有时哭，有时不哭；不哭的时候，挨过打，会一个人去后院待一会儿。杜太白和他妹妹挨了杜天威的打，会一直哭；杜天威出了家门，他妈会给他或他妹妹洗个脸；让他或他妹妹枕在她腿上，拍着他或他妹妹，哄他们睡觉。

“别哭了，睡吧。睡着了，就不疼了。”妈说。

“快长吧，长大了就好了。”妈或这样说。

杜太白终于长大了。十七岁那年，他考上大学。杜太白在高中的外号叫“牛顿”。他本来能考上北京或上海的大学，但考试那两天发烧了；高考不等人；杜太白发着烧，进了考场。不发烧，他能考上北京或上海的大学；发烧了，眼前的黑板、课桌、窗户和教室里的人都是晃的，他高考的分数，仅够上当地的师范学院；杜太白可以复读，明年再考，一是他愿意早点离开家，离开家就是离开了杜天威；二是师范生不用交学费；不用交学费，他就不用向家里要钱；不向家里要钱，就是不向杜天威要钱；于是杜太白上了这家师范学院。如果当时不发烧，他就不是现在的他，他现在不会在延津；他是“牛顿”，通过上学，他可以到北京或上海，接着考博士到海外，去了巴黎、纽约或伦敦，也许，如今在剑桥、牛津或普林斯顿大学当博士生导师呢。后来他给儿子、女儿、侄子起名字，当时觉得是看到了电视里的风光片，见景生情起的巴黎，接着有了纽约和伦敦；后来想，无意识中有意识，也是杜太白去不了纽约、巴黎和伦敦，便让巴黎、纽约和伦敦来到了他的面前。

小时与爸相处，也不是没有快乐的时光。唯一快乐的时光，是杜太白十二岁那年，腊月二十七，家里杀猪过年。家里这头猪是黑猪，翘嘴，眉心有粒红痣，从小由杜太白他妈养大；给它喂食，它知道晃脑袋，冲杜太白他妈笑；养了两年，这猪被杜太白他妈养得体壮膘肥；这年是杜天威的本命年，为了冲喜，杜天威决定过年杀猪。杀猪之前，为了讨好别人，猪还没杀，杜天威已把猪身上的肉和排骨许给了村里许多有头有脸的人；四处许人，最后许过了头，一头猪身上的肉和排骨，不够外人分的；也忘了把猪的肉和排骨都许给外人，家里人吃什么？倒是为许过了头，开始犯难；为难之时，便在猪栏里唠叨这猪如何分，丈量猪的尺寸，估摸猪的体重；猪听杜天威唠叨它的

身后事，它还没被杀，肉和排骨已经被分光了，分光了还不够，生气了。杀猪这天，杜天威让杜太白烧了一大锅热水，准备褪猪毛用；请了杀猪匠，喊人帮忙，把猪捉住，捆住蹄脚，把猪按到杀猪的案板上；杀猪匠拿起刀子，正要往猪脖子上捅，这猪一跃而起，挣脱蹄脚上的绳子，跳下案板，在院子里横冲直撞；撞倒了杀猪匠，撞倒了杜天威，撞倒了几个帮忙的人，撞倒了杜太白；突然，腾空而起，飞越杜太白家两米高的院墙，向村外跑去。众人以为它要逃跑，忙追过去；追到村口，发现猪跑不是为了逃跑；村口有一棵大槐树，大槐树下有一口井，猪奔到槐树下，一头扎到井里，自杀了；这井是机井，有三十多米深，井口的直径，和猪身相仿，哪里打捞去？这结果，是众人没有想到的；众人愣在大槐树下，杜天威也愣在大槐树下；杜太白看到这结果太出人意料了，让杜天威杀猪的计划落空了，在众人面前丢了脸，不由自主笑了一声。这声笑，让杜天威从愣中醒悟过来，也找到了迁怒的对象；他把对猪自杀的愤怒，发泄到杜太白身上，扬手抽了杜太白一耳光：

“×你妈，猪没了，你还笑。”

又问：“你是人还是猪？”

杜太白平日被杜天威打怕了，也觉出这笑不合时宜，他不该在这时候用猪嘲笑杜天威，忙说：

“我是人。”

杜天威又扯了杜太白一耳光：“那咋这么二百五呢？”又问，“猪跟你爸置气，你向着你爸，还是向着猪？”

杜太白从心里说：向着猪；但嘴上说：“当然我向着我爸。”

“那你下到井里，把猪捞上来。”

这口井是机井，有三十多米深，谁敢下去？井口的直径，和猪身相仿，就算下去找到猪，如何把猪拉上来？人又如何爬上来？人掉

到水里，像猪一样淹死怎么办？但杜太白不敢不下井，忙脱衣服往下跳；倒是众人觉得死了一头猪，不能再死一口人，拦住了杜太白，又劝说杜天威；杜天威红着眼睛，啐了杜太白一口：

“回头再跟你算账。”

杜太白师范毕业，回延津中学当了老师。杜天威问：

“你能有今天，从村里进了县城，是不是我培养的？”

杜太白想说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应该在巴黎、纽约和伦敦，正因为有你，我回到了延津；但他说：

“是。”

如果能极而言之，杜太白想说，杜天威活着的当年，家里的好事，没有一件跟杜天威有关系；坏事，件件都是他干的。

二十年前的冬天，杜天威死了。杜天威死前，拿出五页纸，五页纸上，密密麻麻写满人名，足足有三百多人，对杜太白交代：他这人好交朋友，一辈子朋友多，给他办后事时，这些人都要通知到；忘了通知谁，人家是会怪罪的。又交代，他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仇人，焦辅仁；焦辅仁来吊唁，不许他进门。

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杜天威死后，杜太白按名单，把人挨个通知到了。葬礼上，仇人焦辅仁根本没来，不存在把人挡在门外；按纸上名单通知的三百多人，前来祭奠的，也只有四个人；其中一个，吊唁之后，把杜太白拉到一边，说，杜天威生前还欠他两千五百块钱，如今杜天威去世了，父债子还，没说今天就还，只是顺便提醒一下；原来是个要账的。

杜天威死时，杜太白一滴泪没有掉。心里还产生这样的念头：可死了。甚至，感觉出了一口恶气。甚至，想放一挂鞭炮。又为这念头有些自责。好在没人知道。结果是，只是一滴泪没有掉。

杜天威死了，但杜天威的影响，并不会随着他的死立即消散，大

家说，这是一个傻×；他是傻×，牵涉到他的家人也受影响；或者说，这是一个傻×家庭，不良家庭的人，无人愿意接近和亲近你。一个人是傻×，成了一家人都是傻×，无人会去细细分辨和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，这种不分青红皂白，倒也不对；他们讨厌这个家庭，连这个家庭中每个人都讨厌，就有些赶尽杀绝了。二十年后，杜天威对他们家的影响，才慢慢消尽。每年清明节，或中元节，到了坟地，杜太白看到爸的墓碑上刻着："慈父　杜天威"，"慈父"二字，就是睁眼说瞎话。近几年，再看到墓碑上的字，杜太白会想起曹五车在教师孩子百日宴上，对"严父慈母"的论述，说是"虚伪"和"扯淡"，虽然因为曹五车，他进了拘留所，但曹五车讲的这一番话，却是对的；起码对父亲的论述是对的；起码放到杜天威身上是对的。但又想，为逝者讳，事到如今，他也没必要把睁眼说的瞎话去向人纠正和说明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继续下去吧。问题是，为逝者讳不讳，二十年后，世上也无人再问起杜天威，或在别的话题中提起杜天威，讳不讳是一样的。一个幻想叱咤风云一生的人，就这样无声无臭地去了。

杜太白长大没有成为杜天威，实属万幸。杜天威有童年阴影，成了杜天威；杜太白也有童年阴影，这阴影就来自杜天威的阴影，没有成为杜天威，因为什么？仅仅因为他对杜天威的憎恶。如果杜天威一生的所作所为，是杜天威的童年阴影造成的，这个阴影是什么？是谁给他造成了这种阴影？杜天威生前，他没敢问过；现在杜天威死了，想问也来不及了。

昨天晚上吃饭，一不小心喝醉了。夜里，梦到了杜天威。杜天威仍是杜太白小时候的样子，厉声厉气地对他说：

"给我钱，我要请客。"

杜太白哭笑不得："你到了阴间，毛病也没改呀。"

杜天威："大事。"

原以为人死了，一切都掩埋了，终于可以说，一切过往，皆是序章，谁知序章又找来了；杜太白想割断历史，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丝丝缕缕，杂乱无章，历史是割不断的。你可以在空间上返回原处，但你无法在时间上回到原点。杜太白也不愿意回到时间的原点。杜太白想说，我小时候怕你，现在不怕你；没喝酒怕你，喝多了不怕你；醒着怕你，梦里不怕你；但他没搭理杜天威，只是挣扎着从梦中醒了过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还是去纸钱铺，给杜天威买了阴间的冥币，和一捆烧纸。一是阴阳两隔，他不愿意再与杜天威纠缠，不愿意再节外生枝；二是阴间的钱和烧纸，纸钱铺卖得并不贵，一沓十亿票值的冥币五块钱，一捆烧纸，也就是一捆草纸十块钱，等于花钱消灾，或花小钱消大灾，免得杜天威继续来梦里纠缠；早点把这事办了，早点消停；年前把这件事办了，能过个利落年；如果置之不理，倒是给春节添了熬淘。三天前脸上被剃头匠老葛刮出的口子，也已经结痂了，杜太白撕下脸上的创可贴，骑着电动车，去了杜家庄。

每次回杜家庄，杜太白总要到猪自杀的那口井再看一看。一开始是解气，后来就习惯成自然。这天上完坟，杜太白照例去村头槐树下看井。到了村边，发现槐树没了，井也没了，这里成了一片建筑工地，许多挖掘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、装载机、平地机、铣刨机、混凝土搅拌机、沥青摊铺机聚集到这里；各种机器轰鸣着，工地上暴土狼烟；一问才知道，交通部门要修一条高速公路，从这里穿过；过去黑猪跳下的那口井，正在高速公路中间。井已经被填上，压路机将地碾平，沥青摊铺机开始往上边铺沥青。从此，这里要变成高速公路了。杜太白想，待高速公路修成，每天会有成千上万辆汽车从井上穿过；大家开车疾驶的时候，谁能想到，道路下边，还有一头自杀的猪呢？

附 录

万事也不能一概而论，夜静思，杜太白又想，杜天威也不是没给过杜太白一点好处。譬如：

杜天威到死，头上一根白发没有；因为遗传，杜太白五十多岁了，也一根白发没有。

杜天威给了他在生活中的抗击打能力。他在杜天威身边生活了十七年，杜天威给他的打和打击都受得住，在世界上，还有什么打和打击他受不了呢？什么样的打和打击，能超过杜天威曾经给予的呢？他跟杜天威相处了十七年，十七年之后，人生的道路还长着呢，这遗产够他用一辈子。果然，因为曹五车，杜太白被拘留半个月；在拘留所里，杜太白能挺过来，在心里想的就是，在这里关着，总比小时候挨杜天威的打强多了吧？总比让你为了一头猪下井强多了吧？在拘留所只有半个月，而他在杜天威身边，待了整整十七年；刑期的差别，还是很大的。过去他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对他最坏？杜天威；后来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对他最好？还是杜天威。讽刺不讽刺呀？如果当时有人这么问，杜太白会郑重地答：日月可鉴。

第 九 章

腊月二十七，杜太白去商业街买红纸，准备回来自己写春联。二十八是贴门神和春联的日子。集市上也卖现成的门神和春联，买回来就能贴，省时省力；但这些春联都写得太庸俗了，如：“春风化雨千山秀　福满乾坤万户新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　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财源广进通四海　鸿运常临达三江”…… 春联要在家门口和各个房子的门口贴一年，出门进门，都能看到；杜太白不敢说他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，起码还有些知识和见识，庸俗的对仗，天天看，会伤眼睛，也伤心情；笔管连着心管，不能伤着自己；为了不伤着自己，杜太白每年都自己写春联；他不会画画，门神他画不了，只能在门神上从俗和从众；字会自己写，在春联上，不能自己跟自己的三百六十五天过不去。还有，通过给田锦绣的小猫起名字，他发现他的胡扯能力，整体思维能力开始下降，有些懊恼，想借写春联锻炼和提高一下；写春联，就要想春联里的话；而想不同的话，既要跟街上卖的春联上的话不同，又要跟自己往年写过的话不同；今年跟去年不同，跟历年也不同；既不同，又要跟今年身边和世界发生的大事小情结合起来，产生互动，别人看到能会心一笑，就需要调动他的知识储备、结构能力和整体的创新能力。只有创新，才能提高；而思维能力的提高，从来不会一蹴而就，都是点滴积累的结果；勿以善小而不为。

今年他写春联，还有另一个目的，给自家写过，也给田锦绣写上

几副，给她送过去，帮她贴上。前两天给小猫起名字，把两人的关系又拉近一步；写春联，送过去，能多一次当面交流的机会；见面交流，和通电话，效果还是不一样的；打电话交流的是语言，当面交流还有语气和表情；两人边贴春联，杜太白边给她讲解一副一副春联的意思，相互对仗的学问；用春联做话题，和扯闲篇又不一样；扯起闲篇，张家长李家短，田锦绣都能插上话；到了学问上，杜太白一开始就占据了智力高地。如果交流得融洽，当晚能住在一起就好了；如果床上再融洽，对于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，在给小猫起名字之后，能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。

杜太白骑着电动车出门，去商业街的文具店买红纸。离年关越来越近了，街上买年货的人更多了，人显得更稠了。有人开始在路边放二踢脚，啪的一声，啪的一声，炮竹在空中爆炸。

文具店在商业街。但杜太白平日不爱去商业街。因为柳小凤的丈夫朱前进，在商业街一胡同口摆了个摊位卖麻辣烫。清早六点多出摊，夜里一点多收摊；杜太白想，一天只睡四个多小时，朱前进跟开“沸腾老汤”的老封一样，倒是个能吃苦的人；到了晚上，他儿子小勇放学之后，也常来摊前帮忙；小勇已经十岁了，穿着小学的校服，把客人挑选出的肉丸、午餐肉、香肠、藕片、土豆片、金针菇、茼蒿、油麦菜、方便面等，扔到铁皮盒子中滚烫的酱汤里，再给客人倒芝麻酱，给芝麻酱里加香菜、葱末、蒜末和辣椒油等。杜太白的家在西街，商业街也在西街，杜太白出门，从外边回家，商业街是杜太白的必经之路；也不是必经之路，是最近的路；从商业街过，就要路过朱前进的麻辣烫摊位；麻辣烫摊位前有一根电线杆，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，朱前进把摊位摆在路灯下，也是到了晚上，借个光亮；而路灯，会照出人的影子。如果是晚上，小勇发现杜太白从摊前路过，会朝杜太白的影子吐唾沫。杜太白知道，小勇用唾沫啐他的影子，还是因为他的儿

子巴黎，拐走了孩子的妈；事出有因，啐他影子的又是一个孩子，杜太白没有介意，想着吐着吐着就不吐了；谁知杜太白路过一次，孩子啐一次。为了不碰到他们，到了晚上，杜太白出门或回家，就绕开商业街；绕开商业街，就要绕过整个西街，多走出二里多路。杜太白今天去商业街的文具店买红纸是上午，想着小勇上学去了，不必担心他吐唾沫，便径直来到了商业街。待走到胡同口，发现朱前进的麻辣烫摊位前，站着他儿子，正用铁筷子从翻滚的铁皮盒子里往外捞客人的麻辣烫，这时突然想起，春节临近了，学校都放假了；也是杜太白离开中学三四年了，把这茬口给忘了。杜太白想退回去绕路，但朱前进和小勇已经发现了杜太白；被人发现，接着再躲，就显得太软弱和故意了，杜太白装作没看见他们，径直朝文具店走去。待临近麻辣烫摊位，小勇又深吸一口气，一口唾沫，朝杜太白吐来；过去他们碰面是晚上，小勇吐的是影子，白天没影子，小勇便径直朝杜太白的人吐过来；恰巧一阵风刮来，这坨唾沫不偏不斜，打在了杜太白的脸上。过去朝影子吐唾沫，杜太白没有理他，现在唾沫吐到脸上，杜太白急了；就跟阿基米德把尿滋到田锦绣脸上，田锦绣急了一样；杜太白站定：

“给你验了，老吐；看，上脸了。”

小勇还没说话，朱前进说：

“吐有吐的道理，你家败坏了我家。”

杜太白知道，他指的仍是巴黎跟柳小凤蒸发的事，便指着小勇，对朱前进说：

“你要明白，不是我跟他妈有事，是我儿子。”

朱前进：“儿子是人渣，当爸的就没有责任吗？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。”

杜太白：“你说的也对，”又指着小勇，“等他长大，你就知道，他干的所有事，你是不是都能负得起责任。”

小勇嚷："你们把我妈弄丢了。"

杜太白："你妈丢了，我也三年没见儿子了。"又说了一句气话，"你妈比我儿子大二十多岁，谁把谁弄丢了还不一定呢。"

麻辣烫摊位前坐着不少食客，吸溜着麻辣烫，仰起脸看热闹；杜太白不想让人看笑话，便对小勇说：

"这回唾面自干，下回，饶不了你。"

从摊位上拿起卫生卷纸，撕下一段，擦掉脸上的唾沫，把脏纸扔到摊位上，越过麻辣烫摊位，又向文具店门口走去。快到文具店门口，杜太白又碰到一个他不愿意见到的人，这人是前儿媳春芽她妈。春芽她妈六十来岁，是个卖烤地瓜的。卖烤地瓜之前，和田锦绣一样，在二夹弦剧团唱戏。春芽她妈姓蒯，年轻唱戏时，大家叫她"小蒯"；现在，大家叫她"老蒯"。说起来，当年在剧团，她算田锦绣的前辈；而小蒯的师傅，则是田锦绣她爸田守志。田守志在剧团唱红脸，小蒯拜田守志为师，学的是反串，也唱男生的红脸。小蒯在剧团待了十年，还没唱上主角，一直当 B 角，等于在剧团混口饭吃，可有可无。这年省里搞汇演，延津二夹弦剧团参赛的剧目，是剧团的当家红脸戏《阮氏三雄》。省里的场合，比延津大多了，剧场能容两千多人；前排放着桌子，桌后坐着十来个评委；这些评委，除了有省里的专家，还有从北京来的名角；临开场之前，在《阮氏三雄》中扮演阮小七的男演员马纯突然开始怵场，身子发抖不说，嗓子本来好好的，一下哑了；嗓子哑了不说，还光想尿；但戏不能不演，剧团临时把 B 角小蒯换了上去。谁知小蒯不怵场，她临时上妆，挂上马纯的髯口，头戴马纯的斗笠，身挎马纯的腰刀，划着船上台，开场唱道：

爷爷生在石碣村
禀性生来要杀人

英雄不会读诗书
不怕朝廷不怕官
……

在粗犷和凛冽上，小蒯虽不如田守志唱得老到，也高亢激越；尾音翻起，还能往上再冲两度；一招一式，也虎虎生威；郑州的观众，并没有听过田守志的戏，无法比较；小蒯唱过开腔，单脚垫步，绕场一周；锣鼓点中，突然横刀亮相；台下的观众“噢”的一声，掌声如雷；算是赢得个碰头彩。汇演结束，到了评奖阶段，评委们知道扮演阮小七的演员不是男生，而是反串，是个女孩子，对小蒯的印象就更好了；最终，小蒯竟获得全省优秀演员第二名，也算一战成名。从此，小蒯成了延津二夹弦剧团的当家红脸。阮小七绰号叫“活阎罗”，小蒯的外号也成了“活阎罗”；这时说起的就不是角色，而是她的演技。人夸小蒯在省里表现好，小蒯倒说：

“没想到能得奖呀，我是B角，是去打酱油的呀。”

“我就是个二百五，不知道啥叫害怕。”

“我就是个捡漏大王。”

大家见她开始翘着舌头说话，也一笑了之。

但扮杀人魔王的小蒯，生活中见人爱堆笑；跟人还没说话，脸上先堆笑；或三分笑，或七分笑，或一脸笑，视对方身份的不同；招呼还没打，事情还没说，这笑何来之有？因堆得毫无来由，这笑就堆得有些假；但习惯成自然，假笑是假，堆是真；外人送她一个外号：笑面虎。据说，也有人问她：

“小蒯，见人脸上就堆笑，咋那么爱巴结人呢？没必要哇。”

或者：“你见师傅堆笑可以理解，见谁都堆笑，图个啥呢？”

或者：“是过去演B角演的吗？”

她答："小时候被我妈打的，不由人。"

"为啥打你呀？"

"这些事太沉了，不想了。"

当时，杜太白听到以后还感叹，杜天威有童年阴影，一生爱巴结人，小蒯有童年阴影，还很沉，见人就堆笑；咋这么多人有童年阴影呢？又想，"活阎罗"和"笑面虎"原来是一个人，只能说，这事它显示了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。巴黎和春芽闪婚时，小蒯已经成为老蒯，告别剧团，在街上卖烤地瓜了；那时，他们之间，互称"亲家"；两人街上碰面，还站下聊天。杜太白：

"亲家，你现在还唱不唱了？"

杜太白知道老蒯从剧团退休了，问的是她一个人的时候还唱不唱了；因杜太白一个人的时候，爱哼几句京戏。

老蒯指指嘴："不行了，漏风了。"

又说："牙都稀松了，牙缝大了。"

"老了真不好。"老蒯又说。

杜太白看上去，老蒯除了牙稀松，嘴巴、鼻子、脸颊，已经成块状了；年轻时人的脸是柔软的，现在老蒯的脸变板结了，显得翘了；鼻孔也变得张大了；还有，老蒯年轻时腿是笔直的，现在变罗圈了，走起路来像鸭子，人老先老腿；知道她此言不虚。

"你还那样，不显老。"杜太白说。

接触时间长了，杜太白发现，老蒯唱戏也落下了病根，反串红脸的病根，说话到关节处，爱"哎呀呀——"一声拖腔，还做出摩拳擦掌的动作。

老蒯的老公，也就是春芽她爸，年轻时是个电工，整天爬电线杆子，五年前患了老年痴呆，据说，临死前，蟑螂从脸上爬过，他都不知道。

老蒯一开始在街上卖烤地瓜，后来也在网上卖烤地瓜，接外卖；突然有一天，她开了直播。“哎呀呀——”一声拖腔，再摩拳擦掌一番，作为直播的开场，接着再唱上一段，推销自己的烤地瓜。为了遮住稀牙，老蒯戴个口罩，网名为“蒙面丽莎”。杜太白看过她的直播，流量不大，就几十个人路过；倒是她蒙着面，再唱起阮小七的唱段，有板有眼。直播时戴口罩，也是习惯了，在街上卖烤地瓜时，她也开始戴口罩。口罩倒是遮住了她的苍老。巴黎为了和柳小凤谈恋爱，和春芽闪离之后，一次杜太白和老蒯在街上碰面，老蒯说：

“你儿子，把我女儿害惨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确实怪他。”

“别把我逼急了，把我逼急了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“啥意思？”

老蒯摘下口罩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老子生来爱杀人。”

她又成了阮小七。从此，杜太白见了老蒯就躲。老蒯卖烤地瓜，骑着一辆三轮车，在县城四处游走，属于流动摊贩，杜太白没想到，她今天流动到了商业街。杜太白想躲，但像刚才想躲朱前进的麻辣烫摊位一样，他已经被老蒯发现了。

“你站住。”老蒯喊。

杜太白只好站住。

刚在路上碰到朱前进和小勇，被小勇吐了一脸唾沫；唾沫刚擦去，又碰到老蒯；因为儿子巴黎，两家受害者今天聚集到一起，都让杜太白碰到了；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。

“你平常不在这里摆摊呀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一大早去汽车站，路过这儿，胎爆了。”

杜太白看到，架着铁桶的三轮车，左后轮的胎瘪了下去。原来是车胎，让他们在这里相遇了。

“生意做完，到老李那里补一下胎吧，他的修车铺离这儿近。”

“少打岔。”老蒯又说，“不遇到你就算了，遇到你，有件事想说一说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女儿又结婚了，你知道吧？”

半年前，杜太白听说春芽再婚了，嫁给了东街一个开五金配件店的；三年前，儿子巴黎与儿媳闪离，巴黎不在意，杜太白心里对儿媳倒有些歉疚，听说她又结婚了，有了着落，当时还舒了一口气，有些心安。杜太白：

“听说了，好事。”

“好个屁，她嫁的那个人，是个混蛋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，儿媳嫁给巴黎，巴黎就是个混蛋；三年后，咋又嫁了个混蛋呢？在一个坑里，咋跌倒两回呢？杜太白：

“是吗？我跟东街那人不熟。”

“知道她为啥嫁了一个混蛋吗？”

“不知道哇。”

“因为你儿子就是一个混蛋。”

杜太白觉得，老蒯说的有道理；人容易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回；怪人，也怪坑；因不知老蒯说这话的用意，不敢把这话应承下来，便说：

“这是两回事吧。”

“一回事，你儿子给她造成了心理阴影。”

“心理阴影”四个字，老蒯竟说得出来，杜太白对她另眼相看；这道理，也许来自她的切身体会，她年轻时扮演杀人的角色，生活中见人就堆笑，也是童年阴影造成的；但对这道理，杜太白也不敢应承，说：

“春芽和巴黎的事，都过去三年了，两件事硬扯到一起，是不是有些牵强？”

“不牵强。你儿子不但给春芽造成了心理阴影，又嫁了个混蛋，给我也造成了心理阴影；三年来，我越想越窝囊，越想越过不去；白天能过去，夜里过不去；为这事，我都神经衰弱了；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该得神经病了。”

三年前的事，儿媳没旧事重提，又跟人结婚了，老蒯倒要找后账。都说时间能医治创伤，随着时间，她的伤口倒越来越大了。杜太白不知她说的是真话，还是拿这事在他身上出气；她心里过去过不去另说，起码给杜太白心里添些堵，造些心理阴影。便说：

“要说这事，三年来，我心里也不好受呀。”

“你觉得你儿子缺德不缺德？”

“缺德。”

“祸害了我们娘俩，那咋办呢？”

“事已至此，覆水难收，还能咋办？”

“这些天，我想出一个办法。”

“啥办法？”

“赔偿。”老蒯又说，“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人心里过去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三年前出这事的时候，儿媳没提赔偿，和儿子说散就散了；三年之后，老蒯提出了赔偿；三年之前，老蒯也没提出赔偿，因为儿媳嫁给了第二个混蛋，三年后老蒯提出赔偿；杜太白啼笑皆非，说：

“就算赔偿，我儿子办的缺德事，该他赔偿，轮不着我赔偿。”

“那你把你儿子找回来，我跟他理论。”

“我也三年没见他了。”

“儿子找不回来，你替他赔偿，子债父还。”

杜太白又啼笑皆非。当年杜天威死时，有吊唁的人，让杜太白父债子还，现在又有人让他子债父还；杜太白想，他既有一个坑儿的爸，

又有一个坑爸的儿。杜太白摇头：

“老蒯，这事它不合情理呀。”

老蒯：“合，特别合。”又说，“别把我惹翻了，把我惹翻了，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”

杜太白心想，你还能把我杀了不成？出于好奇，杜太白又问：

“就算赔偿，你打算要多少呢？”

老蒯：“我女儿跟你儿子生活了半年，一个月十万，六个月六十万。”

杜太白：“老蒯，亏你看得起我，你就是把我杀了，肉和骨头分拆着卖，能卖出六十万吗？”

又说：“你让我赔六千我害怕，你说六十万，我真不当回事。”[79]

转身就走。老蒯在背后恶狠狠地说：

“无赖。”

我是无赖吗？杜太白边走边想，加快步伐，进了文具店。

在文具店买过红纸；杜太白又想起家里的墨汁也快没了；墨汁在瓶里就剩下个底，有些干了；大半年没摸过毛笔了；看来不求上进，得过且过有段时间了；干了的墨汁继续用，就得加水研墨，像古代加水研墨一样，太麻烦了；干掉的墨汁，和古代的墨棒，加水研出的墨汁又不一样；古代的墨棒是纯墨，研出的墨汁是新鲜的，写出字来，色泽光润；而干掉的墨汁仍然是墨汁，加水研，等于二次利用，等于把剩菜在锅里热了热，端到了桌子上，已经没有新菜的色香味了；或者，菜的色香味已经流失了百分之五十，营养也流失了百分之五十；如果单是给自己家写春联，干掉的墨汁二次利用还说得过去，今年还要写春联送给田锦绣，二次利用就不完美了；两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修复，给她送春联是修复的一部分；而对于修复，就不能半心半意，半心半意就会半途而废；于是，杜太白又在文具店买了一瓶新墨汁。

买过墨汁，他隔着文具店的玻璃，查看老蒯的动静，趁她低头从铁桶里给顾客捡烤地瓜的工夫，急忙溜出门，快步向远处走去。这时突然想起，老蒯年轻时见人爱堆笑，自打卖烤地瓜之后，咋不见她假笑了呢？咋只留下“活阎罗”，不见“笑面虎”了呢？一时想不清楚原因，也就不想了。

但杜太白没有回家，又去了农贸市场一趟。过年了，他想买些芹菜和莲藕，过年时拌凉菜吃。芹菜准备买一斤，莲藕准备买三根；不能买太多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买多了，吃不了就蔫瘪了。进农贸市场，路过老吕的摊子。老吕正在卖虾。挂小白鼠笼子的柱子上，贴着一纸条，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：

不许问打鸟之类的问题，否则脸上无光。丑话说到头里，勿谓言之不预。

这标语，肯定跟腊八那天，田锦绣与老吕和小白鼠闹的那场风波有关。“脸上无光”，大概指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，小白鼠会把尿滋你一脸；“言之不预”一词，老吕竟能想得出来，杜太白笑了；老蒯用词有提高，老吕用词也有提高；杜太白的整体思维能力在下降，延津人的文化素质倒在提高；再看小白鼠，小白鼠在笼子里仰面躺着，双手扣着后脑勺，跷着二郎腿，望着笼子上的天空发呆。也是因为那场风波，杜太白曾拿刀威胁过小白鼠；但这威胁是虚张声势，是假的，当不得真；杜太白便想缓和他与小白鼠的关系，问：

“阿基米德，你咋不蹬转轮玩了？”

小白鼠没理他。

“阿基米德，今天是阴历二十几？离春节还有几天呀？”

小白鼠四仰八叉躺着，仍没理杜太白。

杜太白想，他问的这两个问题，没超出不该问的界限呀；大概小白鼠还在生他的气；便对老吕说：

“老吕，阿基米德气性够大的，跟你一样，爱记仇，理都不理我。”

老吕瞪了杜太白一眼：“不买虾就赶紧走，别拐着弯骂人啊。”

“我怎么拐着弯骂人了？”

老吕用手点点自己，又点点小白鼠：“把人和鼠相提并论，还不叫骂人？”

“算我口不择言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我只是想知道，这阿基米德，咋突然架子大了？”

“你走你的，跟你没关系。”

“那跟啥有关系呢？”

“跟它喝了点有关系。”

杜太白大吃一惊：“它喝酒了？”又说，“你不是不会喝酒吗？咋让它喝酒了？”

老吕：“喝酒有喝酒的好处。”

杜太白：“啥意思？”

“不喝酒，就会给人傻算数；喝了酒，能分辨人品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人品好的，给算；人品差的，再招呼它，就是不理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小白鼠不理他，证明他人品差呗；刚才老蒯说他是个无赖，现在小白鼠又认定他人品差；杜太白哭笑不得；老吕不让杜太白拐着弯骂人，他又拐着弯骂人了；说他人品差，不还是跟腊八那天结仇有关系吗？老吕和阿基米德，是他今天第三拨不该碰到的人（含鼠）；他放下人品，单问酒的事：

“这酒，谁教它喝的？”

“你管呢。”

“老吕，咱还能不能正经聊天了？你如果还这样斤斤计较，我以后真不理你了。”

看杜太白有点想急，老吕倒和缓一些：“你真想多管闲事，我就告诉你，那天老尤喝大了，手握半瓶酒从这儿过，趁我不注意，往它食盆子里倒了几口，谁知它一喝，变聪明了，知道好歹了。”

杜太白摇头感叹，他因为喝酒，智商严重降低，把曹五车的鼻梁骨打折了，蹲了半个月拘留所；小白鼠因为喝酒，智商倒提高了。又知道那天晚上，在“老纪饭馆”碰到老吕，老吕为啥把他剩下的半瓶酒，夹到胳肢窝下拿走了；当时不理解，现在理解了。杜太白离开老吕和小白鼠，去买他的芹菜和莲藕。

今天虽然不是好日子，但从不好之中，杜太白也学到不少东西。受小勇吐唾沫和老蒯让他赔偿六十万的启发，受阿基米德喝酒识人品的启发，这年的春联，杜太白在创新上倒有了思路。小勇、老蒯和阿基米德做事的方式是直接，侮辱就侮辱，勒索就勒索，不理就不理，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，一点不拐弯，杜太白写春联的内容也应该直奔主题：爱情；因为春联是写给他和田锦绣的；当然，小勇吐唾沫和老蒯勒索，也跟爱情有关；同时，这春联不能文雅，要通俗；文雅了，田锦绣看不懂，大家也看不懂，也不叫直奔主题；田锦绣看不懂再骂他；或者，写给自己的春联可以稍微文雅一些，符合杜太白的身份，写给田锦绣的春联就可以放开，彻底通俗一些；阿基米德喝酒，除了能分辨人品，也是在寻找另一个自我，这样的寻找有些诗意；于是这春联的通俗，又不能是一般的通俗，要有些诗意；归齐，这就叫见贤思齐。

回到家，杜太白开始酝酿春联。左思右想之后，他家头门上的春联，他写道：

堂前燕语传佳讯

陌上花开赋锦章

横批是：关关雎鸠

正房和厨房，他分别写道：

正房：

曾经沧海难为水
除却巫山不是云

横批是：喜讯到家

厨房：

山肴野蔌含真味
调和五味补身心

横批是：太和养岁

田锦绣家头门上的春联，他写道：

繁花似锦千万朵
一枝花开看不见

横批是：心花怒放

田锦绣家正房和厨房，他分别写道：

正房：

在天愿作比翼鸟
在地愿为连理枝

横批是：天长地久

厨房：

美味只因此间有
名厨肯定别处无

横批是：技压群芳

写好春联，杜太白将这些春联摊在桌子上，端详良久；他觉得自己的思维能力，包括胡扯的能力，果真有了进步。大俗大雅之间，不但透出了诗意，还透出了幽默 —— 世上什么花开看不见？心花；当然，这话他跟梦露说过，如今是旧话重提；但对联上其他话，也是有进步的。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为了检测智商，今年的春联没有白写；又想，这些春联上的话，也不是白来的，和今天的遭遇有关系；今天的遭遇，说的不仅是今天，还牵涉着许多难以言表的历史。当然，有些句子是从唐诗宋词中偷来的，但窃书不能算偷。读书人的事，能算偷么？

附 录

下午，杜太白骑着电动车，把写好的春联给田锦绣送了过去。田锦绣家住在北街一条胡同里，这条胡同有些深，路边又乱停着一些汽车和三轮车，杜太白七绕八拐，才到了田锦绣的家。

待到了田锦绣家门口，杜太白吃了一惊，田锦绣家头门上，已经贴上了春联；进院子，看到正房和厨房的屋门上，也已经贴上了春联。一看春联的词句，这春联就是从集市上买的，俗不可耐。头门上：

一帆风顺年年好

万事如意步步高

横批是：吉星高照

正房：

一年四季行好运

八方财宝进家门

横批是：万事如意

厨房：

又香又甜滋味好

饭菜飘出万里香

横批是：回味无穷

田锦绣正在院子里，张罗六只小猫吃奶。太阳照在堂屋的台阶上，老猫四仰八叉，躺在太阳光下；六只小猫，像耗子一样大，在老猫肚子前拱奶吃；为了争奶头，有小猫边吃奶，边踢蹬旁边的小猫；田锦绣拿起被踢开的猫崽，把它搁在老猫的另一只奶头前。杜太白没顾上小猫，指着田锦绣家各个门：

“你咋今天把春联贴上了？记错日子了吧？明天才是贴春联的日子。”

田锦绣边弄小猫边说：“赶早不赶晚。”又说，“不是我贴的。”

“那是谁贴的？”

“别人。”

“别人”的概念太大了，除了杜太白，世界上所有的人，都是“别人”。杜太白：

“‘别人’是谁呀？”

“我前夫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。田锦绣的前夫叫张文龙，曾是货栈一个货车司机。杜太白：

“既然是前夫，就是贴，也轮不着他贴呀。”又问，“有目的吧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啥目的？”

“借贴春联，跟我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他说，想跟我复婚。”

杜太白又一愣。一是愣张文龙的动议，想跟田锦绣复婚；二是杜太白和张文龙，都想借春联找田锦绣说事，一个想重归于好，一个想破镜重圆，两人的动机有些相同。杜太白：

“真的假的呀？”

“你不信就算了。”

“就算是真的，你对这事咋想？”

“你管呢。”

“能不管吗？我的竞争对手呀。”

前些天跟田锦绣闹翻，她说去郑州相亲，出来一个竞争对手；因为小白鼠事件，杜太白知道这个竞争对手是虚构的；现在又钻出一个竞争对手，竟然是田锦绣的前夫；这个竞争对手不知真假，但三个门口已经贴上了春联，却是真的。杜太白：

“跟一个人复婚不是小事，你到底咋想的？”

田锦绣瞪了杜太白一眼：“如果复婚，当初不是白离了？”

杜太白放下心来。看来，她前夫这春联是白贴了；同时，杜太白拿来的春联，也白写了；别人的春联已经上墙，你不能把贴好的春联撕下来，再重新贴一遍，那样就显得太小气了；杜太白书写的春联中的大俗大雅，白俗白雅了，白见贤思齐了，白诗意了，也白幽默了。杜太白只好不再说春联的事，转而说：

“今天晚上，一起吃饭吧。”

田锦绣边弄小猫边说："没空。[55]

"为啥呀？"

"跟芙蓉几个人约好了，晚上一起打牌。"

芙蓉是田锦绣的一个闺蜜。杜太白有些想急，是我重要，还是牌重要？但像那天两人约好在"老纪饭馆"吃饭，田锦绣因为家里老猫生了，临时爽约，杜太白不敢急一样，现在也不能因为一场牌，因小失大；便问：

"你们玩牌带多大的彩呀？"

"两块。"

"才两块呀？倒是彩头不大，一晚上，不会有太大的输赢。"

田锦绣这时问："我听芙蓉说，你前妻也玩牌，但输了钱爱赖账，是真的吗？"

杜太白知道，前妻何俊英确实有玩牌赖账的毛病；不但玩牌赖账，生活中也爱赖账；爱赖账的人，才爱论是非，把赖说成不赖；这也是赖的一种表现；但想起田锦绣爱传话，便不想回答这事，嘴上有些支吾。

田锦绣："问你呢，咋不说了？"

"卿喜传人语，不能复语卿。"

"啥意思？听毬不懂。"

"夸你呢，说你不爱管闲事。"接着，杜太白忙拐到另一个话题上，"六只小猫，老猫的奶够吃不够吃呀？"

田锦绣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了，忙去翻看老猫的奶头，瞪了杜太白一眼：

"不够吃，吃你的奶呀？"

杜太白松了一口气。

第十章

东街有个做倒卖粮食生意的叫胡胖子。这天，他爸死了。胡胖子小时候胖，是个小胖墩儿，大家叫他“小胖子”，成年后得过甲亢，人变瘦了，像根麻秆；按说人变了，绰号也得变，但大家改口嫌麻烦，仍叫他“胖子”。胡胖子身子瘦，但长了副宽大肉乎的娃娃脸；身子变了，脸没变，大家不改口也有道理。

胡胖子他爸死得有些突然。平日没病没灾，牙口也好，他老在兜里装着一把炒黄豆，见人就说：“看，黄豆都能吃。”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黄豆，撂到嘴里，嘎嘣嘎嘣嚼起来；没想到腊月二十六这天，突然患心脏病死了。按延津的规矩，人死后，丧家应该停柩七天，然后出殡；但从腊月二十六算起，停柩七天，就跨年了，春节就成了丧期；胡胖子觉得丧事跨年有些晦气，于是决定，灵柩在家停三天，腊月二十九这天出殡。

腊月二十八这天中午，杜太白在家里贴春联；春联先从头门贴起；贴上，退后，看左右门框上春联的高低，两边是否一致；一开始，左边一联稍低了些；将左联提高，退后看，右边一联又显低了；将右联也提高一些；待双边的高度大体一致了，杜太白用笤毛扫帚把春联扫平。正扫间，胡胖子骑着电动车，风风火火来了，要杜太白去当他爸丧礼的主持人。所谓丧礼，按延津的风俗，并不在出丧当天；婚事的仪式在当天中午，丧事的仪式在出丧的前一天晚上；家里不富裕的人

家，前一天晚上雇一个响器班子，吹打一番；有头有脸的人家，要搭台唱戏，以彰显死者的哀荣，第二天一早就直接出殡了；胡胖子他爸腊月二十九出殡，丧事的仪式，成了今天晚上。听胡胖子说明来意，杜太白头也没抬，不冷不热地说：

“去不了。”

“为啥呀？”胡胖子问。

杜太白用笤毛扫帚指指正贴的春联：“过年了，忙。”

“知道，我爸死得不是时候。”

“倒不是这意思。令尊啥时候走的？”

“前天。”

“你啥时候决定停柩三天，明天出殡的？”

“也是前天。”

“前天决定的事，令尊的仪式就在今天晚上，咋今天中午才来找我主持？”

胡胖子不说话了；停停说：“杜老师，原来你挑的是这个礼。”又说，“你挑得有理。”又说，“说实话，本来主持人找的不是你，是东街的老董；但老董昨天晚上吃坏了肚子，今天早起一直拉稀，来不了了。”

老董是延津红白喜事主持人俗派的代表人物，人高，嗓门也高；庸俗的水词和套话，也能说到动情处；到了动情处，也声情并茂；所以也有许多人家请他。

“我就是个替代品，对吧？”杜太白问。

没想到胡胖子后撤几步，突然跪下，给杜太白磕了一个头：

“杜老师在上，受丧家一拜。”

丧家给人报丧，先跪下磕头，接着才说丧情，是延津的风俗；丧家见人矮三分，是延津的规矩。胡胖子跪下磕头，等于把丧事重新通知杜太白；虽然请主持人把杜太白放到了第二位，但给杜太白磕头报

丧却是头一回；意思是，这事能不能从头说起？见胡胖子开始行礼，杜太白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忙上前搀胡胖子：

“老胡，有事说事，起来。”

胡胖子爬起来说：“杜老师，啥也不说了，事情把老弟别在这儿了，离今天晚上就剩几个钟头了，你就当帮我一个忙，给老董的报酬是五百，给你两千。”

跪拜加报酬，让杜太白不好拒绝；杜太白平日给人主持红白喜事，报酬也只有六百，如今报酬翻了两倍多，是杜太白没有想到的；当初杜太白走上红白喜事主持人这条路，是表哥老万患了哮喘病；如今因为东街老董拉稀，报酬翻了两倍多；都说必然决定偶然，原来偶然决定必然。但杜太白故作不在意：

“不是钱的事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胡胖子把杜太白的意思理解岔了，杜太白的意思，不是因为钱，不去当主持人，是因为在主持人的邀请上，把他放到了第二位；但胡胖子以为杜太白还有什么别的要求。胡胖子对这句话的曲解，让杜太白脑子一激灵，他顺坡下驴，接着又提了一个条件：

“去也行，就一件事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今晚戏台上唱戏的，得用田锦绣的二夹弦班子。”

杜太白这么做，也是想借此讨好田锦绣，借胡胖子他爸的丧礼，把他和田锦绣的关系，往前推进一步；推进一步，就离能住在一起近一步；昨天写春联没达到目的，今天想继续努力；久久为功，必有所成。两人能住在一起，就能办那事；打电话交流，和见面交流不一样；在床上交流，和坐着说话交流又不一样。

“田锦绣是谁？”胡胖子问。

“我女朋友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也不单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，过去老在一起合作，配合起来比较默契。”

杜太白以为胡胖子会提出异议，说杜太白假公济私，谁知胡胖子竖起大拇指：“有情有义，来吧。”

又说：“我回去就把老董找的戏班子给退掉。”

“唱一场戏，你给她多少钱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过去这种情况，她唱戏挣多少钱？”

“五百。”

过去田锦绣在这种场合，挣的是二百。

胡胖子：“给她一千。”

“乐队还有五个人。”

“过去他们每人多少钱？”

“三百。”

其实是一百五。

“每人给他们五百。”胡胖子说。

由此杜太白知道，胡胖子对他爸不薄，为了他爸的丧礼，不吝钱财；但杜太白也知道，胡胖子他爸活着的时候，胡胖子不爱搭理他爸；有次跟朋友拼桌喝酒，说到他爸，胡胖子借着酒劲说：

“不说他，他就是一个信毬。”

“信毬”是延津话，就是“傻X”加“蛮干”的意思。对他爸评价不高，或讨厌他爸，按说胡胖子不该给他爸举办像样的丧礼；如同杜太白在他爸的丧礼上，没有落一滴泪一样；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杜太白又理解胡胖子，他爸死了，他想彰显一下；彰显不是为了哀荣他爸，而是对过去洗一下地；就跟裁缝老殷去洛阳参加他师傅老雷的去世三周年纪念仪式一样。父辈，你们咋这么让人无法爱戴你们？你们死了，还得替你们洗地。

胡胖子走后，杜太白忙给田锦绣打了一个电话，说替她揽了一桩生意。本以为田锦绣会高兴，杜太白刚把胡胖子家的事说完，田锦绣马上急了：

“晚上的事，咋现在才说？”

“胡胖子也是刚刚找的我。”

“没时间。”

杜太白欲擒故纵：“你要没时间，也就算了。人家给的报酬可不低。”

“给多少？”

“正因为时间紧，急手现抓，唱一晚上，人家给你一千，你乐队的五个人，每人五百。”

这数字，果真打动了田锦绣；田锦绣过去在丧礼上唱一晚上挣二百，现在生生多出八百块钱。田锦绣改了口气：

“我没说不去，就是临时找乐队的五个人，不知道人家有空没有空。”

“有五百块钱在，谁没空，可以另外找人。”

“那倒是。”田锦绣又说，“那我赶紧找人去。”

杜太白松了一口气；人们分歧再大，归结到钱上，很快就统一了；杜太白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知是谁发明了货币，货币，马上能使这个世界统一。没想到田锦绣接着问：

“你主持胡胖子他爸的丧礼，他给你多少钱？”

杜太白愣了一下，胡胖子给他的报酬是两千；但他马上脑回路，没敢给田锦绣如实说；如实说倒没什么，怕的是留下后遗症；如能跟田锦绣结婚，今后出门主持红白喜事，不是次次都能得到这样的待遇；像唱歌一样，一开始把调定高了，后边就唱不上去了；货币，也是使世界分裂的重要原因；婚后谁管家里的钱，会通向专制和独裁之路，

历史的教训还不深刻吗？ 便说：

“和你一样，一千。”

又补充：“胡胖子他爸是突然死的，加上春节，情况特殊，人家才给这么多，并不代表日常情况。”

到了晚上，杜太白去了胡胖子家，才知道胡胖子他爸的丧礼，不是杜太白一台节目，还有另一台节目。本来是一台节目，胡胖子有一个外甥，看东街的主持人老董因为拉稀来不了，在胡胖子找人的同时，也开始找人；而且找的不是本地的主持人和戏班子，是周口的主持人和戏班子。这外甥在周口工作，因为给姥爷奔丧，从周口赶回来的。他在周口熟，于是在周口找人。没想到他很快找到了。在胡胖子在杜太白家门口给杜太白磕头时，周口的主持人和戏班子已经开着小面包车上了路。周口离延津二百多公里。胡胖子回到家，外甥告诉他这件事，胡胖子才知道把事情弄成了双黄蛋；但周口的人已经上路了，胡胖子也不好把人再赶回去。半下午，周口一帮人来到延津。因来得过早，几个人还到商业街转了转。本来是一台节目，成了两台节目；如果是两台节目，就成了唱对台戏；本来杜太白是整个丧礼的主持人，现在变成其中一台节目的主持人。胡胖子把唱对台戏的双方主持人叫到一起，闷着头说：

“既然这样了，那就一块弄，使劲弄。”

又说：“戏里，是比武打擂台，咱们是唱戏打擂台。”

又从腋下的手包里，掏出五千块钱，放到桌子上：“谁赢了，再给五千块钱奖金。”

杜太白不想跟人打擂台；一是打擂台太粗野，是冷兵器时代的陋俗，成了双方公开的赌气；二是他无意与人打擂台，无意打并不是怵谁，而是认为世上无人配跟他打擂台。但事到如今，杜太白也不好临时变卦；胡胖子出的两千块钱主持费，他已经收下；如果临时变卦，

就成了临阵脱逃，好像他怵别人；事情传出去，有损杜太白的名声；再说，这事已经给田锦绣说了，田锦绣和她的乐队，也收下了胡胖子给的演出费，已经来到了现场。唱对台戏的周口主持人四十多岁，像胡胖子一样，干瘦，嘴里镶着一颗金牙，待胡胖子介绍完情况，这人向杜太白双手作揖：

“老兄在上，久仰久仰。”

又说：“在下李存有，周口人氏，艺名老八，初来贵地，还望多多关照。”

杜太白听后想笑，相互不认识，何来“久仰”？一脸江湖气，说话爱用文词，还是表面的文词；杜太白知道，这么用词的人，都胸无点墨，借攀附这些表面的文词，显得自己有文化。杜太白听他几句话，心里就有了数，这是只纸老虎，并无实力和他唱对台戏；何况，本地的同行，杜太白都不怵，外地人初来乍到，就更不是对手了。心里有了底，也忙作揖，用对方的口气回答：

“不敢不敢，兄台远道而来，敝地蓬荜生辉。”

又说：“贵地不可小觑，李耳就是周口人。”

李存有也就是老八马上露了原形：“李耳是谁？同行吗？是周口哪疙瘩的，我咋没见过？”

李耳就是写《道德经》的老子，周口鹿邑人，距今两千多年了，你当然没见过；连老子都不知道，也敢跟杜太白打擂台？杜太白便说：

“周口很大，不是每个同乡都认识。”

胡胖子在他家门口，架起八盏射灯；隔着一条路，搭起两座戏台。路南归杜太白用，路北归老八用。

晚上八点，擂台赛准时开始。杜太白手持话筒上台：

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祖之风，山高水长。今日我们怀着沉痛之心，齐聚于此，缅怀德劭年高、泽被乡里的胡老先生。胡老先生

一生秉持‘立德立言，无问西东’之志：事亲至孝，济世以仁；乡邻有困，必解囊相助。今虽骑鲸去远，然‘温良恭俭’之风犹存于故里，‘耕读传家’之训长铭于后世。正所谓，德范犹存，千树棠梨啼杜宇；音容宛在，一川烟草哭春风。伏惟尚飨！ 愿胡公乘白鹤以遨游，化星辰而永耀。此去蓬莱境，人间春复秋。此时此刻，我等愿以戏剧一出，遥寄对胡公的深切思念，送他最后一程。”

接着向幕后伸手：“下边，有请二夹弦名伶田锦绣登台献艺。”

台下响起一片掌声。锣鼓点中，田锦绣水袖搭肩，踏着碎步，背着身上台；田锦绣化了妆，穿上戏装，就成了另外一个人；她碎步绕场一周，回到舞台中央，水袖甩出，一个回身亮相，赢得满堂彩。台侧的乐队起板，板胡拉起，唢呐跟上，在板胡和唢呐的伴奏下，田锦绣唱起《三哭殿》。《三哭殿》说的是唐朝皇上李世民的家事，其中有三哭，妃子哭，公主哭，皇后哭；田锦绣选的是其中的第二哭，银屏公主哭殿；虽然银瓶公主哭的内容，跟胡胖子他爸的死风马牛不相及，李世民家和胡胖子家有天壤之别，相隔一千多年，但不管因为什么事，这人在哭，和葬礼就算应景。唱到戏的深处，田锦绣也哭哭啼啼，用水袖拭自己的眼睛。

台下聚集许多听戏的人，不时有人喊“好”。

十分钟过去，对面的戏台子还没有动静。杜太白认为对方的老八有些发怵；接着又想，也许老八虽然没文化，但是个厚道人，晚于对方开场，等于让对方一步，让杜太白这边先声夺人；一直到了八点半，对面的舞台才有响动。但对方一开场，让杜太白吃了一惊，原来对方的戏班子不是唱戏，是跳舞。随着音箱中迪斯科的音乐响起，上来一个小妹跳舞热场。这小妹描眉涂眼，化着浓妆。五分钟之后，老八才拿着麦克风上台。老八上台之后，嘴里也不说水词和套话，而是对台上跳舞的小妹问：

“小妹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
小妹边舞边说：“十八。”

“十八的小妹火力壮，脱。”

小妹边舞，边脱掉身上的羽绒服。

“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，脱。”

小妹边舞，边脱掉上身的毛衣。

“再脱。”

大冬天，小妹脱掉内衣，露出胸罩。

“再脱。”

小妹脱了裙子，露出内裤。

下边观众沸腾，都离开唱《三哭殿》的舞台，来到老八的舞台前。这时老八拿着麦克风问观众：

“只有一个小妹脱行不行？”

众人齐喊：“不行。”

老八：“再上来一个小妹。”

另一个小妹，跳着鬼步舞，从幕后上到台上来；随着老八的口令，边脱，边和同伴共舞。

杜太白慌了，扔下手里的话筒，跑到台下，找到胡胖子，指着老八的舞台：“老胡，这不是胡来吗？”

胡胖子：“哪儿胡来了？”

“这是你爸的丧礼，这样脱来脱去合适吗？”

胡胖子将烟头扔掉，用脚在地上踩：“咋不合适？爸去极乐世界，这也算骑上马，送一程。”

田锦绣的舞台前，渐渐一个观众也没有了，田锦绣还在声嘶力竭地哭。杜太白重新上台，在田锦绣的哭声中，声嘶力竭地说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李商隐 …… 想把人召回

来，但没有一个人理会。这时对方舞台上来第三个小妹。杜太白干脆不说了，也张眼看对方舞台的小妹脱衣。这时想，寒风中，三个小妹只穿着内衣在跳鬼步舞，也不容易。

夜里十一点，丧礼结束。后台，田锦绣哑着嗓子说：

“丢大人了。”

一晚上，田锦绣把嗓子唱哑了；没对台戏不会唱哑，有对台戏要拼命嘶喊，就把嗓子唱哑了；也不容易。杜太白：

“谁丢大人了？”

“我呀。”田锦绣突然对杜太白急了，“你是故意的吧？事先你可没说，还有脱衣服的。”

杜太白：“事先，我也不知道呀。”

又说：“正因为脱衣服，我觉得丢人的不是你，是脱衣服的。”

又说：“这个老胡，在他爸丧礼上伤风败俗，很不严肃。”

为了安慰田锦绣和了结此事，杜太白：“不管丢不丢人，钱挣到手里了，一块去吃夜宵？”

“没心情。”

连戏装都没脱，田锦绣径直下台，走了。杜太白的计划，再一次落空了。

杜太白张罗了一晚上，肚子倒饿了；如果把事情张罗成功，兴奋中，也许不饿；事情张罗失败了，或落败了，肚子反倒饿了；剩下他一个人，他也想去吃口夜宵。吃啥呢？天冷，在寒风里喊了一晚上，他想吃火锅；热量消耗尽了，他想补充些热量。

东街有一个火锅店叫“白家铜锅涮肉”，开到凌晨两点。杜太白来到火锅店，走进去，没想到老八也在里边，和刚才跳艳舞的三个小妹，围着一个桌子在吃涮羊肉；杜太白想退出去，已经被老八发现了；老八主动站起来，来到他的面前：

“多谢老兄，在刚才的丧礼上，关照小弟，让我多赚了五千块钱。小弟感激不尽。”

又作揖，用表面的文词说：“承让承让。”

杜太白哭笑不得，老八虽然不知道老子是谁，杜太白知道老子是谁，但不知道老子是谁的人，打败了知道老子是谁的人。这才叫无为而治。便说：

“术业有专攻，术业有专攻。”

老八把杜太白拉到他的桌前：“一块吃吧。”

杜太白没顾上吃的事，先打量桌前的三个小妹；三个小妹已经卸了妆，穿上衣服，露出素颜；就算是素颜，长得也不算难看；长相身材，三人也各有特点。老八见杜太白看三个小妹，便说：

“我给老兄介绍一下，这个，是我妹妹，这两个，是我侄女。”[39]

杜太白如五雷轰顶。刚才在丧礼上，响应老八号召脱衣服的几个女子，原来是老八的家里人，是他的亲人。这是杜太白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。何谓想得开？ 此之谓也。这样混世界，也算彻底。杜太白摇头，自叹弗如。对擂台上自己的失败，输得口服心服。

老八：“别老站着，坐下，一块喝点。”指着桌上的酒，“陈州头曲，我从周口带来的。”

虽然对老八口服心服，但对方人物关系的组合，杜太白还需要时间消化一下；这次的脑回路，无法一时回路。便说：

“改天再喝。”

又说：“我到这里找一个朋友，他没在这里，我可能找错地方了。”

与老八握下手，便往外走。这时飞过来一只蚊子，落到杜太白脖子上。杜太白一巴掌拍死，感到这蚊子肉滚滚的。

大冬天的，哪里会有蚊子呢？ 大概火锅店太热了，这蚊子，认错季节了。杜太白想。

第十一章

深夜，杜太白接到一个人的电话，约他第二天中午吃饭。

这人叫申时行。杜太白在中学当语文老师时，申时行在学校当化学老师；两人还教过同一个年级。申时行教的是化学课，但他并不喜欢化学，喜欢哲学。喜欢哲学，直接教哲学不就完了？但高中没有哲学课；“为了生计，凑合了，凑合了。”申时行说。“凑合，也是哲学。”申时行又说。“化学里面也有哲学，不懂哲学，也教不好化学。”申时行又说。据申时行说，他通读过赫拉克利特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到康德、尼采和萨特的书；据申时行又说，这些人的观点，有一大半他不赞成。申时行虽然懂哲学，但与延津人说话，并不引经据典，他说：

“我说，你们也不毬懂。”

这和杜太白自觉古文底子好，说话爱引经据典，别人说“不毬懂”，不是一回事。

在学校和申时行同事时，申时行看不起杜太白，也看不起后来的校长曹五车，说他们的知识是碎片化的，不成系统。甚至，申时行也看不起孔子，说孔子的《论语》也是碎片化的，唯有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与系统搭边，对哲学而言，还差强人意。

申时行患有偏头痛，每个月都会来一次；人说，他这偏头痛，就像女人来例假一样，一月一回。“问题是，人家来例假有个准日子，

我这偏头痛，来去毫无信誉呀，×他大爷的。”申时行说。人又说，有的女人来例假，也不一定准时；申时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这倒是哲学。”

延津人都说申时行行为古怪。但申时行的行为古怪和别人的行为古怪不同，别人的行为古怪也许来源于性格，申时行的古怪来源于思想和认识。一次，他去朋友家吃饭，朋友一片好心，买了几只鳖，招待申时行。待炖好的鳖上桌，申时行看到盆里的鳖有些小，便说：

“人家还是儿童，咋把人炖了？”

朋友在菜市场买鳖时，大鳖比小鳖贵，于是买了小鳖，也是图个便宜；看申时行挑礼，便说：

“已经炖了，凑合着吃吧。”

申时行站起身：“等鳖长大了再来。”

转身走了。

嫌人酒菜是恶客。但申时行考虑的不是客不客，而是待客之道，不该为了省钱买小鳖，不该为了几只鳖占客人的便宜 —— 申时行事后说。哲学家难侍候，朋友事后说。“这等于再一次占了我的便宜，就算我不是哲学家，也不该这么糊弄客人。”申时行闻知朋友的牢骚，又说。

在学校时，杜太白与申时行虽教过同一个年级，但一人教语文，一人教化学，工作上并无交叉。杜太白每次遇到申时行，都见他戴着一副墨镜。有一天，天上下着雨，街上的人都打着伞，两人在学校门口碰到，申时行仍戴着墨镜。出于好奇，杜太白问：

“老申，有太阳戴墨镜可以理解，咋下雨还戴墨镜？”

“戴墨镜不是为了天气阴晴。”

“那为啥？”

“滤掉一些不想看到的东西。”

“滤掉些什么？”

“墨镜什么也滤不掉，但见到你不愿搭理的人，你可以不理他，假装没看见；我说的滤掉一些东西，是这些东西。”

杜太白愣了一下，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“但这还不是主要的。”申时行又说。

“主要的是什么？”

“看清楚一些人。”

“不是要滤掉吗？怎么又要看清了？看清谁？”

“骗子。”

杜太白不懂：“啥意思？”

“人为什么容易相信骗子？因为骗子说的都是好话，都是对你心思的话。戴上墨镜，就能仔细打量他的狼子野心 —— 就是这概念。”

这也是申时行的特点，与人谈话，谈到一个节点，爱用一句话作总结：“就是这概念。”

杜太白又问：“这墨镜，你晚上睡觉时摘不摘？”

“有时摘，有时不摘。”

“有何分别？”

“有月亮时不摘，没月亮时摘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：“月亮也是有光的。”

申时行：“这和光不光没关系。”

“还想滤掉一些什么？”

“诗意，诗意懂吗？”

杜太白是教语文的，按说应该懂诗意，但还是有些不懂，或半懂不懂：“是说月光会产生诗意，对吗？李白就爱写月光。”

申时行倒点点头：“生活就是生活，谁也给你增添不了诗意。诗意都是自以为是的结果，诗意都是假的。”

捎带连李白也否定了。

一次杜太白去学校，路过申时行家的院子；矮墙里，申时行刚洗完头，正光着膀子，躺在太阳下晒头发。

“老申，咋不用吹风机吹一吹？那样干得快。”杜太白隔墙说。

“我不是晒头发。”

“晒啥？”

申时行指指肚子：“袒腹晒书。”

杜太白摇头笑了。

一次，杜太白与申时行在学校食堂吃面，吃出一头汗。杜太白皮肤白，汗一出，皮肤显得更白了。申时行用筷子点着杜太白：

“你名字没叫错，就是太白。”又说，“奇怪。”

“哪儿奇怪了？”

“一个扒粪的后代，长成个白面书生，按说不成立呀。”

杜太白从小长在村里，是扒粪的后代，杜天威黑，他妈也黑，到他白，是奇怪。杜太白摇头笑了：

“也有坏处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杜太白指指自己的脸：“脸皮薄，承受不了压力，老出汗。”

“错了。”

“哪儿又错了？”

“亚里士多德的《论灵魂》读过吗？”

杜太白摇摇头。

“亚里士多德说，承受不了压力，不仅出于生理变化。主要来自灵魂，这才是你出汗的主要原因，懂吗？”

出个汗，跟灵魂扯上了，杜太白懂了，又似乎没懂；杜太白说话，延津人常说“听毬不懂”；申时行说话，杜太白也常“听毬不懂”；但杜太白怕越说越多，也就不懂装懂地点点头，笑了。

三年前，继杜太白离开学校之后，申时行也离开了学校；但两人离开学校的原因不同，杜太白是因为与曹五车打架，被学校辞退的，申时行是主动离开的；申时行主动辞教，并不是厌恶了教学，不喜欢化学，一直在教化学，或化学里不包含哲学，或不为生计计，而是喜欢上了冥想；或者说，更喜欢冥想；冥想花时间，他想专心冥想，便毅然辞了职，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申时行说。哲学家，也适合冥想；由育人到冥想，也是个哲学。辞职后，他一开始是自己在家冥想，半年之后，他在县城南关，开了一家冥想者俱乐部。俱乐部开班，三个月一期，每期五十人。原以为没人来上这课，谁知怪了，期期学生都能招满。看来世上喜欢冥想的人还不少。据说，申时行每个月的收入，比在学校当化学老师多出好几倍。有人说申时行辞职是有意为之，为了做生意多赚钱，申时行：

“如果我招不来学生呢？ 你们又会怎么说？”

“不要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；我深知冥想的好处，想惠及于人。”

“由后果推及前因，是粗暴的思维，是形而上学的表现。”

申时行从学校辞职不久，杜太白在街上碰到申时行，也好奇地问：

“老申，咋突然喜欢冥想了呢？”

申时行瞪了他一眼：“是突然的事吗？”又问，“知道第欧根尼吗？”

杜太白摇摇头。

“我就是第欧根尼。”

因不知道第欧根尼是谁，杜太白也就不明白申时行所指；不知所指，也就不知道申时行自诩是谁，及这人跟冥想的关系；杜太白想问第欧根尼是谁，但申时行已越他而过，脸上是懒得搭理的表情，杜太白不好再自讨没趣，摇摇头，也独自离去。

深夜，申时行在电话里开口说："老杜，有件事必须叨扰你。"

"啥事？"

"急事。"

听申时行这么说，杜太白以为申时行家像胡胖子家一样，出现了红白喜事的突发事件；特别是出了白事，不想跨年；或者，不管是白事或是喜事，找好的主持人出了状况，让杜太白去顶替。杜太白：

"家里谁要结婚了？"

"没人结婚。"

"那就是，家里哪位长辈驾鹤西归了？"

"家里也没死人。"

"那找我有何贵干？"

"明天中午，一块吃个饭，闲聊。"

原来是闲聊；虽是闲聊，杜太白对和申时行闲聊不感兴趣；一是没心思，他和田锦绣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呢，得把工夫花到正事上；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往常，申时行看不起杜太白，杜太白为何要和一个看不起他的人闲聊呢？ 前几天，杜太白在街上碰到申时行，跟申时行打招呼，申时行没有理会；那天他戴着口罩，也戴着墨镜；是戴着墨镜没看见他呢，还是要滤掉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呢？ 前些天不理会，现在为什么要闲聊呢？ 便推托：

"明天中午不行，有事。"

"不要怕，给钱。"

"啥意思？"

"跟你当主持人一样，一个小时二百，顶多用你三个小时，六百。"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这种情况，过去他没有遇到过；当主持人挣钱正常，陪人闲聊也能挣钱，这种情况，只有夜总会出现过，生活中杜

太白还没遇到过；杜太白主持一场红白喜事六百块钱，闲聊三个小时也是六百块钱，价钱上倒是旗鼓相当。但说：

“说闲聊就闲聊，咋又扯到钱上？”

申时行：“说是闲聊，聊的却是正事，非付费，不足以显示郑重。”

又说：“就是这概念。”

又说：“马上，我把吃饭的地址发给你。”

其语气，是肯定式的。跟申时行平日谈论哲学，用的口气是一样的。看在过去同事的分上，也是好奇申时行花钱买闲聊，到底要聊些什么；说申时行行为有些古怪，此言不虚；历史的原因加上现实的好奇，杜太白也就答应了。但答应之后，杜太白又有些后悔；正因为申时行做事古怪，历史的古怪加上现实的古怪，让杜太白心里对这古怪的未来没底；但既然答应了，又不好改口；答应干的事，是马上后悔的事，但事情进行到中间，又不好更改，就让人更后悔了；后悔也得聊；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就是这概念。这也是哲学。

申时行接着发过来吃饭的地址是：

县城北街绒线胡同23号　宫廷御菜　6号包房

这个饭馆杜太白没去过，也没听说过。放下申时行的电话，杜太白给侄子伦敦打了一个电话，打听这家饭馆的来由；伦敦在城关派出所当警察，管社会治安，对延津的大街小巷都熟悉；伦敦在电话里说，这家饭馆是新开的，老板就是过去在东街“老纪饭馆”当厨子的老薛。杜太白明白了，延津出现了第一家宫廷御菜；而第一家宫廷御菜，竟是过去“老纪饭馆”的厨子开的，杜太白也有些吃惊。

第二天中午十二点，杜太白骑着电动车来到北街绒线胡同。胡同深处，有一座青砖绿瓦的院子，门框一侧，挂着“宫廷御菜”的牌

子。原来饭馆开在一座独处的院落里。杜太白把电动车扎到门口，推开头门，进到院子；院子四周，转圈吊着许多宫灯；地上铺着弯弯曲曲的碎石小路；小路两旁，种些梅花、兰花、竹子和菊花；除了竹子不会开花，其他三种花开得正盛；院子正中，拱起一座小桥；桥下池中，游着一群一群的锦鲤；来来往往的女服务员，皆穿着清朝的服装，踩着花盆底，甩着手绢；“宫廷御菜”的老板老薛，在小桥边背手站着，看池中的锦鲤；他身上，扎的不是过去在“老纪饭馆”当厨师时的围裙，换成一身笔挺的西服，打着领带；老薛见杜太白进来，忙上前拱手：

“欢迎杜老师，您的光临，使敝馆蓬荜生辉。”

老薛离开“老纪饭馆”，开起“宫廷御菜”，说话也文雅许多。这些天，卖烤地瓜的老蒯，养阿基米德的老吕，这里又有一个老薛，说话间都夹杂些文词；只能说，延津人的文化水平，在普遍提高。杜太白：

“老薛，改样式了？为啥叫‘宫廷御菜’呢？”

老薛指着院子：“首先说这院子，清朝光绪年间，这里是延津县官的府邸，有了这个所在，才能与‘宫廷御菜’相匹配；还有，延津东西南北四条街，上百家饭馆，皆是家常菜，没有一家是上档次的，赶不上时代的发展，于是，所以，我就往前跨了一步。”又说，“我这里没有散座，不接待散客，只有十二个包房，每个包房的装修都不一样。”又问，“杜老师，你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？”

杜太白初进院落，连御菜还没尝，不好评价人家的想法；只是觉得，一个县官的府邸，叫起了宫廷，有些小题大做；但抛开这些说：

“你想得好，超前。”

又指着小路两旁：“梅兰竹菊，花草种得也很有品位。”

老薛：“这倒是假的，大冬天，咱又不是南方，哪里种得活？”

杜太白猛然想起了季节，和延津所处的地理位置，不禁拍了一下

脑袋，笑了。老薛：

“他大爷的，看着是假的，比种真的还贵。”

一句话，又露出了老薛的本相，杜太白不禁笑了。接着想问，老薛赁这个院落的房租、装修这个院落的成本是多少，一个女服务员挥着手绢在桥那边喊：

“薛总，八号房间喊你过去一趟。”

老薛向杜太白拱手：“杜老师，公务在身，失陪失陪。”

快步越过小桥，向一个房间跑去。这时头门开处，申时行走了进来。杜太白见他吃了一惊，前些天见申时行时，他脸上戴着口罩，今天没戴口罩，杜太白才发现，申时行脸上留着一把大胡子。杜太白：

“老申，咋变样了？过去你不留胡子呀。”

申时行：“留胡蓄志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申时行黑着脸，一言不发。

杜太白接着又发现，申时行不戴墨镜了。杜太白：

“大中午的，咋不戴墨镜了？”

“不戴墨镜还看不清道，戴上，就更瞎了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申时行又黑着脸，一言不发。

既然话不投机，杜太白也就不再问了。两人越过小桥，进了申时行预定的六号包间。房间装修得古香古色，屋角燃着一只燃气炉，火轰轰燃着，屋外冷，屋内倒温暖如春，甚至有些热，像夏天；墙壁正中，挂着一幅乾隆的画像。杜太白边脱羽绒服，边问女服务员：

“你们老板说，每个包房装修都不一样，区别在哪里？”

女服务员：“桌椅板凳都一样，挂的皇帝的像不一样。”

杜太白懂了，清朝共有十二位皇帝，所以老薛这里有十二个包房；

清朝所有的皇帝，都被老薛张罗来了；同时明白，乾隆是清朝的第六位皇帝，所以他们的包房是六号。到了点菜，杜太白才知道，这里的宫廷御菜，不用单点，论位，一位多少钱，按既定的菜单给你上。杜太白明白了，老薛过去在“老纪饭馆”爱做主，现在开了“宫廷御菜”，更爱做主了；你出个价钱，至于吃什么，由老薛做主。杜太白问服务员：

“就算不点菜，有菜谱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女服务员放下倒茶的茶壶，从乾隆像下，捧过来一个金色的缎盒，递给杜太白。菜谱原来不是饭馆常见的随人翻看的册子，扔在桌子上，而是装在皇家的礼盒里。打开盒子，里边也不是纸质的菜本，而是一卷竹简；打开竹简，一根根竹简上，竖排、繁体写着菜名。杜太白看菜名之前，先看了一下论位的菜价，吃了一惊，一位竟六百五十块钱；在“老纪饭馆”吃饭，一个人，平常一顿饭五十，加一个肉菜，也超不过七十；杜太白摇头感叹，老薛今非昔比，这是延津最贵的饭馆了；也知道，申时行对两个人见面的重视；但杜太白说：

“老申，咱们换个饭馆吧，这里也太贵了。”

申时行：“已经订过位了，钱已经交过了。”

原来这里是吃饭先交钱。杜太白又问女服务员：

“既然是论位，各屋子上的菜，都一样吗？”

“一样啊。”

杜太白抖着竹简：“既然一样，不能点菜，那要这个有啥用呢？”

服务员笑了：“就是个样子嘛。”又说，“说有用也有用，事先知道吃的是啥。”

女服务员说得也对，杜太白又摇头笑了。杜太白与服务员对话时，申时行仍黑着脸，一言不发。待服务员出去，杜太白喝着茶说：

“老申，你心事很重啊。”

申时行：“你直接说我心眼小，不就得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又开玩笑，“你非要这么说，我也没办法。”又问，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
“心腹大事。”

杜太白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本来屋里就他们两个人，除了有两只认错了季节的蚊子，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无人偷听他们的谈话，但申时行仍看看左右，压低声音说：

“一件特别棘手的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申时行：“你是我的导师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“怎么可能。”

“过去我看不起你，通过一件事，改变了我对你的看法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敢作敢为，敢打曹五车。”

“当时喝多了。”

“酒后见真性情。”

这时女服务员推着一辆餐车进来，上菜了。两人又停止了说话。到底是“宫廷御菜”，海参、鲍鱼、鱼翅，应有尽有，女服务员把菜一盘盘上桌；每盘菜中间，皆用白萝卜或红萝卜，或山药，或白菜疙瘩，雕出一个造型：或花开四季，或凤凰展翅，或岁寒三友，或蝶恋花，或嫦娥奔月；女服务员：

“吃吧，趁热。”

申时行和杜太白拿起了筷子。待吃了两口菜，杜太白知道，爱做主的习惯老薛没改，但菜的味道改了；味道改了不是说这里改了“老纪饭馆”的味道，这里改了那里的味道就对了，海参、鲍鱼、鱼翅，

应该做出的味道，比起“老纪饭馆”的家常菜的味道差多了；海参稀糊了，像一团糨糊；鲍鱼似乎没有炖烂，裹在嘴里像嚼塑料；鱼翅长得像粉丝，吃起来真成了粉丝汤，或者，真把鱼翅做成了粉丝；又知道“宫廷御菜”不是老薛所长，他另外聘请了厨师；老薛成了他在“老纪饭馆”时的老纪，如今的厨师成了当时的老薛；区别在于，老薛会做家常菜，这个厨师，却不会做“宫廷御菜”；而“宫廷御菜”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，做出来是什么味道，老薛又不懂，只能听厨师的；老薛本爱做主，现在明里也在做主，背后却由别人做了主。杜太白正为菜感慨，申时行对倒茶的女服务员说：

“你先忙去吧，我们商量点事，有事再喊你。”

待女服务员出去，申时行又回归正题：

“我们说我们的。”

杜太白点点头。申时行问：

“世上最难的事是什么？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：“世上最难的事有很多，凡是自个儿处理不了的事，都是最难的事。”

申时行拍了一下巴掌：“找你找对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和一个女的，她说她怀孕了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，吃惊除了这事本身让人吃惊，还吃惊申时行把这么隐私和隐秘的事告诉了他；过去他和申时行只是面上来往，并无深交；什么叫深交？共过利益交关的事才叫深交；由面上来往到共事和深交有个过程，现在申时行怎么突然越过共事，到达交心的地步了？这进展的速度有些跳跃呀；看申时行已经沉浸在交心的地步，杜太白只好按交心的角色回答：

“你是有家有口的人，外边有人怀孕了，是够麻烦的。”

又问："这个女的是谁？"

"我冥想课上的一个学生。"

"师生恋，又涉及道德和公众舆论，事情就更大了。"

"为什么我讨厌诗意呢？两个人刚在一起，还是有些诗意的；到头来，全是麻烦和熬淘。"

杜太白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申时行：

"但我担心的主要不是道德和舆论。"

"那是什么？"

"说担心之前，允许我说说事情的前因，然后再讨论后果。"

杜太白点点头，又表示理解："这样才能厘清事物的头尾和逻辑，符合哲学。"

"我老婆常年有病，是个病老婆，你知道吧？"

杜太白点点头。杜太白在中学教书时，曾见过申时行老婆几面，知道她患有结核病，已经有十几年了，面如菜色，骨瘦如柴。

"正因为我老婆有病，我才有了和女学生的事。"

杜太白："理解。食色，性也。"

"但我跟女学生不该有怀孕的事。"

"没上过床？"

"上了，等于没上。"

"为什么呀？"

"突然不行了。"申时行突然怒了，"你没有这种情况呀？"

杜太白想想，这种情况他也有过，和何俊英在一起的时候有过，后来还产生了恐惧，越恐惧越不行；倒是后来和梦露没有过这种情况，后来和田锦绣也没有过这种情况；但目前不是跟申时行说"没有过"的时候，便站在曾"有过"的立场上说：

"谁也不是自来水龙头，说打开就能打开。"

“难就难在这儿。”

“既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，实话告诉她不就得了？这道理不难说清啊。”

“问题是，她说，一年来，她没跟别的人上过床。”

“你们也没干过呀。”

“问题是，有时也进去过，转眼就不行了。”

“射没射呀？”

“有时射了，有时没射，看当时的情形，发展到了哪一步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：“问题复杂了。”

申时行：“难就难在这里。”又说，“人生有两大悲剧，一是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，一是得到你不想得到的东西，两样，我占全了。”

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“这事，你为啥找我呀？”

“你是这方面的高手呀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：“我咋给你这印象？”

“当时你说离婚就离婚，离婚之后，说谈恋爱，就谈恋爱，经历的女的多，有经验呀。”

杜太白有些哭笑不得，离婚和谈恋爱，和婚内把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，可是两回事；但现在不是掰扯这两件事不同的时候，便绕开事物性质的区别，只针对数量说：“我也就经过两个女的，能算多吗？”

私下里，杜太白倒是瞒下一个女的，就是梦露；但鉴于梦露的身份，对人说不清楚，瞒下就瞒下了；同时，这也不是显示自己经历女的多的场合。

“经历两个女的当然不算多，但你当时说离婚就离婚，快刀斩乱麻，如何跟一个女的了断，处理得炉火纯青，这方面你是大师呀，所以，我得求教于你。”申时行说。

三年前杜太白跟何俊英离婚，也不是说离就离；心里想离，也拖

了七八年没敢说出口；最后还是受了儿子巴黎与春芽闪婚闪离，接着与柳小凤蒸发的启示，才斗胆与何俊英离了婚；离婚的过程中，也扒了几层皮；其中的曲折和苦衷，不足与外人道也，没想到如今被申时行曲解了；当年离婚的前因后果，如果申时行不提，他不愿意回想；如今申时行说起往事，他倒愣着神在那里想起来。屋子里静默了两分钟。两分钟后，申时行急了：

“你咋不说话呀？你不能应付我呀，我是花了钱的。”

杜太白回过神来：“不好意思，走神了。”接着聚拢精神，开始针对申时行目前的困境，“老申，也许你的事情没有那么严重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杜太白安慰他：“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人在中心，听到的声音，会比实际声音显得大；得到的感觉，也比实际显得大；也就是，你把世界夸大了；把世界夸大了，也就把事情夸大了。”

申时行点点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又说，“你不是故意糊弄我吧？”

杜太白用手止住申时行：“还有，事情本身，也会自我膨胀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说的是事情，看到事情的，却是我们的眼睛；心里焦虑了，看到的事情，也开始膨胀了。或者说，事情本身不会膨胀，是我们的眼睛，让它膨胀了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

“或者说，夸大和膨胀的事情，你把它当回事，它就越是事；反之，你不把它当回事，它就不是事。”

申时行点点头，在那里沉思。突然又说：“你这话不对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你可以不当回事，但她肚子确实显形了，就在那里摆着；不但摆着，还一天天长大，怎么能视而不见呢？”

杜太白有些理屈词穷，想了想："你说的也对。"

"昨天，她把话撂给我，如果年前这件事不解决，她就大闹天宫，让我家老老小小，过不成年。"

"怎么解决？"

"让我跟我老婆离婚，跟她结婚。"

"逼宫啊。"

"暗地里，她逼了我仨月了，要不我留胡子呢。"申时行又说，"如今，明显，她在利用春节这个茬口，节日里闹事，显得动静大。"

杜太白也有些发愁："今天都腊月二十九了，就剩一天了。"

"说的就是这个，期限一到，她就会闹；她一闹，我老婆就知道了；人一得病，气性就大；如果因为这事，我老婆被气死了，算谁的？算你的？"

杜太白有些慌张："这事盐里没我，醋里没我，算我头上，你觉得合适吗？"

"最毒莫过妇人心。"申时行斩钉截铁地说。

杜太白认为，申时行这话，也是用特殊否定一般，因为一个女学生，把全世界的妇女都否定了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这就不符合哲学。但看他心情正糟，不好与他辩驳；辩驳起来，会越扯越多，便说：

"她这么逼人，确实不对。"

"我甚至想出一个解决办法。"申时行说。

"啥办法？"

"宰了她。"

杜太白听明白了，"宰了她"，就是宰了女学生；杜太白吓出一身汗，忙摇手："使不得，使不得。"

"不就杀一个人吗？杀人偿命就是了。"

"你杀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人。"

“哪有两个人？”

“她肚子里还有一个。”

申时行想了想：“那倒是。”

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：“也不是两个，是三个。”

“咋又多出一个？”

“你说，你老婆气性大，因为这事，再被气死，不就是三个吗？”

申时行想了想：“那倒是。”

杜太白突然又想起什么：“也不是三个，是四个。”

“咋又多出一个？”

“你杀人偿命，加上你，可不就是四个吗？”

申时行突然急了：“找你白找了，就会算死的人数。”

杜太白：“这是后果呀。”

“我要的不是后果，是解决的办法。”申时行指着杜太白，“比我还没主意，就会花马吊嘴给我讲理论，一点不联系实际。”又感叹，“我这钱算是白花了。”

杜太白一时又理屈词穷，忙劝：“喝口茶，压压。”

“你这不是糊弄我吗？”申时行没有喝茶。

杜太白另辟思路：“那我说点实际的。”

“啥实际的？”

“女学生说出这种绝对的话，肯定是她的第一反应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所以，你不能反对我说理论，只有把理论理清楚，才能联系实际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你懂哲学，也允许我斗胆用哲学的逻辑把事情理一理：人对任何事物，都有三层反应，第一反应，是对事物表面的反应，这时候看到

的都是事情的片段，把片段与片段的连接给忘了，把整体给忘了。或者说，第一反应，只是感性层面的反应。”

“第二反应呢？”

“到达理智的阶段，开始分析事物的内部组成，事物的由来也就是事物的历史，还有，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的联系，接着会找出事物的性质。你觉得你的女学生说出那些话理智吗？”

“不理智。”

“不理智的反应，往往局限于对语言的反应，是你们话赶话的结果，这都是非常感性和肤浅的。接着还有第三个反应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开始分析事物背后的道理。是道理决定事物，不是事物决定道理。”

“我过去真小看了你，你还是懂一些哲学的。”申时行又说，“三个反应的反应有些复杂，她倒不是这么复杂的人。”

杜太白拍手：“这不就得了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对于事情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，只有第一反应；第一反应，就是情感的反应，对事物表面的反应；这人会马上表态，高兴或发火；而优秀的人，是对事物背后的反应，对事物一层层的反应，对事情发展的反应，对解决办法的反应，对未来的反应，这人喜怒不形于色，轻易不表态。”又说，“只要是停留在第一反应，事情还好解决，双方还有谈判的余地；如果到了第二第三反应，成了理性的决策，事情就无可挽回了；君子可以理夺，难以情求，说的就是这个阶段。”

杜太白说的这一套理论，也是临时想出来的，或者说，也是瞎诌的，属于歪理邪说，谁知暂时把申时行给稳住了。看申时行在那里思索，思索杜太白的话，杜太白松了一口气，又趁热打铁说：

“知你有些憋屈，但俗话说得好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那船上，装的都不是好东西；你遇到的只是一个人的烦恼，人家遇到的是全天下的麻烦，但人家不也活下来了，也都把事情处理过去了？”

“你这比喻不对。”没想到申时行说。

“咋了？”

“问题是，我不是宰相啊。”

杜太白知道自己讲理论又冒进了，把比喻引到了不切实际上，把话题引到了岔路上；赶忙像扳道岔一样，将话题扳到另一条道上：

“不管你是不是宰相，都要相信另一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时间。”

“啥意思？[33]

“生活是会变化的，你跟这个女学生的关系，也会变化；女学生的立场，也会随着时间变化；不能相信她一时的气话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你当务之急，是赶紧找到她，给她多说些好话，让她的立场发生变化。”

申时行叹息：“谁知她的想法会不会变呀。”

“一定要相信，生活一直在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。”

“就是她发生变化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也不会变没有了，就在那里结结实实长着；如果有变化，就是越长越大。”申时行又说，“这事，啥时候是个头呀？”

没想到，申时行接着哭了。

杜太白也不知往下该怎么劝申时行，再把话题扳到哪一股道上。申时行哭着哭着，索性趴在桌子上，投入地哭起来，像个女学生，直哭得抽抽泣泣，让杜太白束手无策。这跟平时戴墨镜不爱理人的哲学家申时行可是两个人。这时女服务员用托盘，端进来两砂锅佛跳墙；佛跳墙滚烫，在砂锅里冒泡；女服务员看到申时行趴在桌上哭，愣在

那里，愣过，把托盘放下，给申时行递上来一盒餐巾纸。

“哥，不急。”

虽是一句平常的安慰话，但放到这时的语言环境里，这话会出现两层意思，一是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不着急；二是慢慢哭，不着急。服务员也是第一反应。没想到服务员的第一反应，抑制住了申时行的哭；杜太白便知道申时行的哭，也是第一反应。为了两人的第一反应，杜太白噗嗤笑了，申时行也破涕为笑。虽然两人笑的反应和方向不一样，但两人都笑了。这不同的笑，给杜太白解了围。杜太白认为，今天最有用的，是这盒餐巾纸，女服务员说的这句话；应该把申时行要付杜太白的六百块钱，给这个女服务员。杜太白也知道，这一笑，并不解决根本问题，并不涉及第二反应和第三反应，事物的性质决定，申时行早晚会出事，孩子会在女学生肚子里，一天天长大；事物的性质决定事物，并不是杜太白几句劝解和拆解的话所能解决的，也不是女服务员引起两人的一笑所能解决的；但有这一笑，屋里的气氛倒拐弯了；趁着缓和气氛的热气，杜太白也是急中生智，赶紧把话也拐了弯：

“老申，你有多少天没笑了？”

申时行想了想：“记不清了。”

“你看，急起来就哭了，不急就笑了。”

“笑跟笑也不一样，我这是苦笑。”

杜太白一边示意女服务员出去，一边把话题又扳了一个道岔：“关于‘不急’，我迫不及待想举一个例子。”

“啥例子？”

“世上最冷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，冬天呀。”

“从冰天雪地，到春暖花开，靠的是什么？”

“时间。”

“时间是一方面，主要靠太阳；是春天的太阳，把冬天的冰雪一点点晒融化了。”

“你说的太阳，还是让我跟她说好话，对吗？”

杜太白摇摇头：“不仅是说好话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融化冰雪的是太阳，融化人心的太阳，除了好话，就是钱呀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你让我陪你聊天，能给我钱，你想让女学生肚子里的孩子消失，也可以靠钱呀。”

“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？”

“凡是钱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不是问题的问题，而是钱出多少的问题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譬如讲，延津最高的楼是‘延津洲际酒店’，你想把它买下来，你出三千万，人家不卖，你要出到十个亿呢？”

申时行愣在那里。

杜太白：“你不是懂哲学吗？咋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”

申时行又愣在那里；突然，翘起大拇指：“老杜，你才是哲学家。”又说，“这话，倒是一句顶一万句呀。”又说，“回去，我就按你的方法来，好话，钱，双管齐下。”

杜太白赶紧说：“老申，这事咱就聊到这里，接着说点别的。”

“说别的就不是正事了，你可不能收费啊。”

“同理，在一起闲扯，我可对闲扯的话不负责啊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这砂锅里的佛跳墙有些烫，要不要我替你搅和一下？”

两人边吃饭，边开始闲扯。闲扯一阵，也就分手了。

离开“宫廷御菜”，杜太白骑着电动车回家。讲了一中午理论，正事加闲聊，主要因为谈正事，杜太白有些累了，比主持一场红白喜事还累。又想，今天中午这顿饭，是否解决了申时行的心事不得而知，

但理论联系实际，倒解决了杜太白自己的心事。他跟田锦绣之间的矛盾，跟申时行与女学生的矛盾比起来，就不叫事。

“X，就是这概念。”杜太白说。

杜太白感到一阵轻松。由累到轻松，杜太白倒觉得对不起申时行。他不该由朋友的危机，达到自己的轻松。他突然想起，今天跟申时行聊了一中午，他咋没说他的口头禅，“就是这概念”呢？这话，倒是让杜太白说了好几遍。

杜太白一到家，就收到申时行通过微信，转来的六百块钱。申时行倒是说话算话。因为这钱，杜太白又有些自责，不知道这钱是不是让申时行白花了。

附录一　第欧根尼

第欧根尼（约公元前404年—约前323年），古希腊哲学家，平日生活在科林斯城。因住在一个大木桶里，像狗一样生活，他创立的学派叫“犬儒学派”。

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欧洲后，来到科林斯城，慕名去拜访第欧根尼，第欧根尼正躺在木桶旁晒太阳。亚历山大：

“第欧根尼先生，我是亚历山大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我一定办到。”

第欧根尼：“请你走开一点，不要挡住我的阳光。”

亚历山大的卫兵觉得第欧根尼大不敬，拔出了身上的剑，亚历山大拦住卫兵：

“说实在的，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，我也宁愿做第欧根尼。”

附录二　闲聊

杜太白和申时行谈过正事之后，又闲聊了什么话题？

一、申时行的偏头痛

杜太白："老申，你的偏头痛最近犯过没有？"

申时行一愣："事情紧急，倒是把它忘了。"

"看，事物都是两面的，这也是哲学。"

二、甘蔗的吃法

桌上的水果盘中，放着切好的苹果块、梨块，还有掰好的橘子瓣，及几段削好皮的甘蔗。

申时行："老杜，整根的甘蔗，你怎么吃？"

杜太白："剁成段吃。"

"我问的，是从甘蔗的哪头吃？"

"从根上吃呀，那头甜。"

"应该从梢上吃。"

"为啥呀？"

"渐至佳境。"申时行又说，"我犯的错误，就是一下从根上吃的结果，急功近利。"

三、涮锅

杜太白忙拐到另外一个话题上，问如果今天中午不在老薛这里吃“宫廷御菜”，两人换别的饭馆，有涮锅、胡辣汤加火烧、炒菜三个选项；三者去其一，先去掉哪个？

申时行：“炒菜。”

“去其二呢？”

“胡辣汤、火烧。”

剩下的是涮锅。大冬天，也适合吃涮锅。

“如果是涮锅，端上来的有羊肉片和牛肉片，你先涮什么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羊肉片。”

“和我一样。”

两人在涮锅的吃法上倒达成了一致。

单论涮锅，申时行的行为并不古怪。“就是这概念”，杜太白得出结论。

四、老薛的“宫廷御菜”能开多久

“今天的菜怎么样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没注意呀。”申时行答。

杜太白明白，申时行陷入自己的苦恼中，忽略了“宫廷御菜”的味道。杜太白断言，这顿饭一个人六百五十块，两个人一千三百块钱；吃过老薛的“宫廷御菜”的人，决不会再来第二回。老薛扬短避长，饭馆开得名头很大，但名不副实；不出半年，肯定倒闭。

申时行：“关我毬事。”

五、杜太白送了申时行一首诗

闲聊过，两人站起身准备离开。杜太白：

“老申，临别之际，送你一首诗。”

“谁写的？”

“南宋一个和尚，叫无门慧开：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

“你这是劝我呢？”

“也算是吧。”

“问题是，我这不是闲事，是正事呀。”

申时行有些想急。杜太白后悔聊了这个话题。

第十二章

中午在“宫廷御菜”吃饭，不知是海参过期了，或配料不对，炖得过稀，让海参变质了；还是鲍鱼过硬，嚼不动，又咽了下去；或是鱼翅按粉丝汤做了，鱼翅本身就是假的；或是其他菜没吃对付；或是饭馆的后厨没把菜洗干净；到了下午，杜太白肚子开始不舒服，咕噜咕噜作响。去了两趟厕所，觉得把不对付的东西拉出去了，肚子又开始隐隐作痛。由此，杜太白更加断定，老薛的“宫廷御菜”开不长久。杜太白想着，大过年的，人不能病，便拿起羽绒服，想去医院开点药。正要开门，有人敲门；打开门，何俊英来了。何俊英过去也常来，或来拿她留下的衣服，或说起一些过去的陈年往事，要继续把道理说清楚。前者，杜太白曾劝何俊英一次性把留下的衣服拿走，何俊英：“讨厌人可以理解，怎么连衣服都讨厌了？”接着说，“就不一次性拿完，就要留下一些恶心你。”杜太白反倒说：“不是这意思。”后者，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，早已经过期了，旧事重提，再去追究它们的是是非非有什么用？应该忘掉过去向前看；何俊英：“你不是说过，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吗？彰往而察来，怎么能没用呢？”杜太白过去说过这话，但只是针对一个民族，何俊英把它局限在一个家庭，这就偷梁换柱了；这话放到一个民族身上恰当，放到一个家庭就未必合适；但你说过这话没有？说过；为此争执起来，历史之外，又多出一个现实的争执，杜太白只好说：“说，那就说。”“彰往而察来”这词，何俊英竟能记住，

也让杜太白奇怪。现在看何俊英进来，不知她这回是来拿衣服，还是来追究历史往事，故意避重就轻地说：

“又来拿衣服？记得你棉衣都拿走了呀，柜子里，就剩些夏天的单衣了。”

何俊英：“今天不拿衣服，过年了，给你送一件新年礼物。”

没想到，何俊英今天来，不是为了取衣服和追究历史，而是为了现实；为了现实也不是为了争执，而是来送礼物；过去还没有发生过这事；杜太白：

“你还客气了。”

但见何俊英两手空空，杜太白问：“礼物在哪儿呢？”

“你女儿谈恋爱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杜太白愣了一下，女儿纽约跟人谈恋爱了，他还不知道此事；何俊英把这件事当成一件新年礼物送来，倒是惊喜；便说：

“纽约谈恋爱了？她没跟我商量呀。”

又说：“二十多了，到年龄了，好事。”

“好个屁。”何俊英又说，“你光顾跟人搞破鞋了，纽约跟人乱搞你不管了是吧？”

杜太白听出话头有些不对。说他“搞破鞋”，是说他跟田锦绣谈恋爱；把谈恋爱说成“搞破鞋”，本身就不妥，你不也跟律师老耿结婚了，那叫什么？就算杜太白在“搞破鞋”，何俊英也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他和田锦绣的关系，目前也存在裂痕，裂痕还有些根本，他正处于努力修复的阶段；说纽约跟人“乱搞”，一定是这恋爱谈得也不对何俊英的口味；但杜太白不想在“搞破鞋”上与何俊英争执，防止引起话头，越说越多；只是针对纽约的“谈恋爱”，说：

“谈恋爱就说谈恋爱，别用‘乱搞’这个词。”

“这恋爱不是一般的恋爱，同性恋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:“跟谁呀?”

“彩霞。”

杜太白知道彩霞这个人,前几天还在街上见过,几个女孩一起去吃日餐。

“你听谁说的?”杜太白问。

“街上都传疯了,有人看见,她们俩人,在城墙上手拉手,边笑边走。”

“两个女孩子手拉手,不说明什么。”

“问题是,有人看见,她们两个人还亲嘴,也不背人。”

杜太白又吃了一惊,两个女孩拉手常见,当众亲嘴,事情就不一般了,知道何俊英说的事情是真的;但说:

“就算亲嘴,也许是两个女孩玩玩的,当不得真。”

“她们已经住到了一起,这能不能当真?”

“两人住在一起,别人咋会知道?”

“丽秀告诉我的。”

杜太白也知道丽秀这个人,是纽约的闺蜜,前几天几个女孩一起去吃日餐,其中也有她。

“丽秀给你说这话,她图个啥呢?”

“丽秀跟纽约闹翻了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,丽秀跟纽约闹翻,导致纽约跟彩霞住在一起的事暴露了;也是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。

“这个丽秀,人品有问题呀。”杜太白脱口而出。

“不是丽秀人品有问题,是你女儿人格有问题。”

何俊英能说出“人格”这个词,又让杜太白吃了一惊。

“前几天,听说纽约和彩霞在城墙上牵手和亲嘴,我就有些不舒服,丽秀说她们住在了一起,就把我的肺给气炸了。”何俊英说。

“纽约跟彩霞在一起，谁是‘男’的，谁是‘女’的呀？”

“丽秀说，彩霞是‘男’的，纽约是‘女’的。”

彩霞看上去有些粗壮，理个平头，像举重运动员；从两人性别角色的分配，倒是符合两人的外形。杜太白退而求其次：

“那还好点。纽约毕竟还是‘女’的。”

“这有什么差别？”

“相比较，还是有的。如纽约成了‘男’的，不是更掰不过来吗？”

“事儿比这还大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彩霞把我打了！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：“啥时候？”

“刚刚。”

何俊英说，今天下午，丽秀跑到何俊英家里，告诉何俊英纽约和彩霞住在一起的事；像三年前，巴黎与柳小凤谈恋爱，何俊英去找柳小凤一样，何俊英立马去彩霞家找到彩霞；也像当年抓柳小凤的脸一样，何俊英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抓彩霞的脸；嘴里骂道：

“你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东西。”

谁知彩霞不是三年前的柳小凤，柳小凤身子单薄，打不过何俊英，脸被何俊英抓破了；彩霞粗壮，一把将何俊英的手打到一边，拽住何俊英的头发：

“再耍混，我先毁了你的脸。”

倒把何俊英给吓住了。她从彩霞家，直接来到了杜太白家。何俊英坐在沙发上，开始拍着腿哭：

“我被人打了，你到底管不管呀？”

按说，何俊英被人打了，她应该去找她的现夫老耿，帮她报仇；老耿是个律师，除了能帮何俊英打架，还懂法律；打得赢就打，打不

赢可以打官司，适合报仇；但因为这事是纽约引起的，纽约是杜太白和何俊英共同的女儿，杜太白就有附带责任，不敢把事情往外推，杜太白立马做出咬牙切齿的样子说：

“这事当然不能完，我回头就去打彩霞。”

接着感叹：“好好的纽约，为啥要‘弯’了呀？”

何俊英：“你说这孩子像谁呀？”

过去巴黎跟柳小凤谈恋爱时，何俊英追究那件事的责任，就问过杜太白这话；现在纽约谈起同性恋，何俊英认为是错事，杜太白不敢说像她；因是错事，也不敢说像自己，只是说：

“这个王八蛋，辱没了八辈子祖宗呀这是。”

又问：“这是过年礼物吗？”

看何俊英想急，忙又说：“你放心，我马上去说她。”

“不是说她，让她改过来。”

恋爱性别的选项，是说改就能改过来的吗？但杜太白忙说：

“一定，一定让她改过来。”

“杜太白，你很反叛呀。”何俊英说。

杜太白：“我反叛个啥，咱们过了二十多年，你知道我是老实人呀。”

“老实人，咋培养出这么反叛的儿女呢？”

“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”杜太白叹息，“全不是有意的。”

何俊英：“咱再说点别的。”

杜太白一愣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跟那个破鞋在床上，到底说过我的坏话没有？”

杜太白想起来了，前几天在街上，他碰到何俊英和她的现夫老耿，他们拦住杜太白，问杜太白是否跟田锦绣说过，何俊英在床上不行；现在何俊英又旧事重提；旧事重提，追究责任，说清这件事的道理，

是何俊英的一个日常行为；这件事虽然没有纽约搞同性恋的事情性质严重，但从事情的主体讲，同性恋的主体是纽约，背后说何俊英坏话的主体是杜太白，就责任的归属看，后一件事对杜太白更严重，便立马否认这件事：

“我不是说过了，我根本没说过这话。”

“床上的事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，你不说，咋会经过破鞋传出去？”

“全都是无中生有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我说的无中生有，也包括你在床上，你在床上不行过吗？”

也是毫无退路，杜太白开始用狡辩的手法，以守为攻；但杜太白的狡辩，把事情引到了另一条岔道上，倒是把何俊英给蒙住了，何俊英开始跟他在这条道路上掰扯：

“我什么时候在床上不行过？”

“就是，我不至于背后造谣吧？”

“就是我们床上不行，主要原因怪谁？”

“怪我呀。”

“自己不行，怪到别人身上，你人品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当然有问题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这就证明，我从来没说过这话，我不至于揭自己的伤疤吧？”

“这事没完，我饶不了你。”

何俊英从沙发上站起，气哼哼走了。

看来事情还没有完。杜太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事情来得有些突然，让人猝不及防。突然觉得，肚子倒是不疼了。对何俊英，他还是从潜意识里害怕呀。潜意识害怕，牵涉到意识也害怕，牵涉到肚子也跟着害怕，何俊英一来，肚子倒好了，不用再去医院花钱了。

纽约的事既然出了，杜太白也不能置之不理。纽约谈的恋爱，就延津而言，的确与众不同，这不同，甚至大于申时行的不同；申时行

虽然把女学生的肚子搞大了，但毕竟是男女之间；纽约和彩霞，却是女女之间；他说要帮何俊英打彩霞，但说归说，彩霞对这事有责任，纽约也同样有责任；还是要分清主要和次要矛盾；对于杜太白而言，纠正别人之前，还是先纠正自己的女儿，才是正理。他从沙发上拿起羽绒服，去找纽约，以探她恋爱或同性恋的究竟。刚打开门，纽约进来了。纽约倒奇怪：

“你咋知道我来了？还没敲门，门就开了。”

“你来干吗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过年了，给你送新年礼物。”

和刚才何俊英说的一样。与何俊英不同的是，何俊英两手空空，女儿手里，提着两瓶酒。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”

“彩霞告诉我了，我妈去她家闹了；我想着，她接着就会到你这里来闹。”

杜太白点着纽约：“你害我不浅。”又说，“搞对象就搞对象，咋非搞同性恋呢？”

纽约：“国外搞同性恋的多了，许多国家都是合法的。”

杜太白摇头感叹，“纽约”真成了纽约。又问：

“咋先斩后奏呢？”

纽约：“怕吓着你们，生米做成了熟饭，你们反对也没用了。”

“你哥就这么做过，现在轮到你了。”杜太白又问，“搞同性恋，图个啥呢？”

纽约：“幸福。”

“你妈可不这么想，整个延津的人可不这么想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在延津，搞同性恋，也算开天辟地头一回。”又说，“你跟你哥，都开了延津之先呀。”

“如果你们觉得丢人，我可以像我哥一样蒸发。”

纽约这话，把杜太白吓住了。因为杜太白知道纽约的性格，话不仅是说说，还会说到做到。几年前，她坐公交车，因为前门上后门下的规则，司机跟一个乘客闹别扭，她刚学会开小轿车，就敢开着大公共在街上狂奔，把公交车开到她服装店门口。杜太白从小生活在杜天威身边，性格被杜天威压迫得有些懦弱；巴黎和纽约从小生活在杜太白身边，却养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；起码证明，杜太白没有压迫过他们。但没压迫也有没压迫的坏处，他们敢开延津之先，但这两个先例，都是杜太白一时无法承受的。或者说，巴黎和纽约可以承受，这压力传导到杜太白这里，都给杜太白一个史无前例的难题。

“蒸发的事咱停会儿再说，我先问个具体的，你和彩霞，准备啥时候结婚呀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这倒还没想过，先处一段时间再说。”纽约说。

因为时间，杜太白心里松了一口气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杜太白也对申时行说过时间的事，要相信时间，生活一直在变化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；也许纽约和彩霞处一段时间，事情也会发生变化，两人由好变成了不好，这事情也就无疾而终了；何况在两人之间，纽约的角色是“女”的；无疾而终之后，纽约还是纽约；就是她们不变化，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，也许客观会发生变化，何俊英会发生变化，延津人会发生变化。但杜太白又知道，纽约与申时行还有不同，申时行走在了时间后边，时间也许会给他带来变化；而纽约走在了时间前边，让时间去等变化，让延津人赶上变化，一时三刻，怕是很难成立呀。杜太白叹息：

“你和你哥，一回回，把我关到了牢笼里。”

“让思想冲破牢笼。”纽约说。

纽约能说出这句话，让杜太白吃了一惊，一是这句话富有哲理，

许多先贤说过，没想到纽约也破口而出，也算与众不同，或者她的思想与众不同；思想与众不同，才能冲破牢笼；二是知道纽约的选择，不是一时冲动，不是第一反应，而是第二和第三反应，是理智的决策，而不是情感的冲动。这事又难办了。纽约让思想冲破的牢笼，杜太白能否同样让思想冲破这牢笼，赶上纽约的冲破，同样是需要时间的。杜太白：

“今年的春节，你给我的惊喜不小哇。”

杜太白还觉得，刚才何俊英说出了“人格”这个词，纽约又说出“让思想冲破牢笼”这句话；就像卖烤地瓜的老腷、养小白鼠的老吕、厨子老薛，嘴里开始出现文词一样，延津人的文化素质，确实在不断提高。

“老杜，找个地方，咱俩喝两杯，给我庆贺庆贺，也给你压压惊。”

“我还是在家消消气吧。”杜太白说。

第十三章

腊月三十早晨，杜太白离开延津，去自封向同学秦东峰要账。自封是个市，离延津二百多公里。

秦东峰是杜太白的中学同学。杜太白家住杜家庄，秦东峰家住秦家庄，两个村庄相距十五里。那时村里都没有中学，各村的孩子，每天清早，都跑到镇上读书。秦家庄还有一个同学叫秦发奎，在同学中，杜太白和秦发奎是好朋友，连下课撒尿都结伴去。这天是礼拜天，不用去镇上上学；吃早饭时，杜太白失手打碎一只碗，被杜天威打了一顿；趁杜天威去厕所，杜太白逃出家，接着逃离杜家庄，跑向秦家庄，去找秦发奎；杜太白想在秦发奎家躲一天，第二天早上，一块去镇上上学。十五里路，杜太白跑出一头汗。在秦发奎家里，杜太白正跟秦发奎诉说挨杜天威打的委屈，秦东峰知道杜太白来了，偷了家里他爸一小碗白酒，端到秦发奎家；秦发奎家住秦家庄村西头，秦东峰家住村东头；秦东峰怕他爸发现他偷酒，或被村里别的人看到，告诉他爸，端着这一小碗白酒，没有从村中间穿过，而是绕到村后野地里，多绕出二里多路。在秦发奎家牛棚里，三个孩子轮流喝碗里的白酒。那时他们才十二三岁，不该喝酒；正因为这样，大家共尝违禁品，使他们的距离迅速拉近。为了这一小碗白酒，杜太白和秦东峰也成了好朋友。在镇上，两人合伙买过一根冰棍，你嘬一口，我嘬一口。两人还合伙买过一块糖稀。糖稀就是红薯熬出的焦糖，凝固到一起，形状像巧克

力；说是糖稀，比巧克力硬，像铁块；像铁块就对了，咬到嘴里一块，能多吮几口。两人伙吃时，一小块糖稀，卡在杜太白噪子眼，堵住气道，杜太白喘不上气来，憋出两眼泪；秦东峰后撤几步，猛地向前冲，撞到杜太白后背上，将杜太白噪子眼的那块糖稀撞了出来；杜太白缓过气来，流着泪说：

“东峰，咱俩有过命的交情呀。”

秦东峰嘿嘿笑了：“苟富贵，莫相忘。”

用的是刚从课文里学到的话。

渐渐，杜太白跟秦东峰的关系，比跟秦发奎还好。

秦东峰有一个姑父，在自封市钢铁厂当轧钢工；杜太白和秦东峰上到高中二年级，自封钢铁厂招工，秦东峰的姑父回延津休假，去秦东峰家串亲，跟秦东峰他爸喝起酒来，提起钢铁厂招工的事，问秦东峰他爸，愿不愿意让秦东峰跟他去自封当工人；“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”秦东峰的姑父说；秦东峰他爸拍了一下大腿：“亏你想得到，孩子遇到贵人了。”又说，“孩子学习不行，不是上学的材料，上也白上，能跟上你，是他的福分。”忙给秦东峰的姑父倒酒，“这一下，孩子彻底脱离农村了。”秦东峰他爸把这件事说给秦东峰，秦东峰也认为是件好事。第二天，秦东峰便退了学，等着姑父休假结束，跟姑父去自封。当时，秦东峰想让杜太白跟他一块去自封炼钢，秦东峰：

“一块去吧，我跟我姑父说说，让我姑父跟钢铁厂说说。”

又说：“咱俩在一起，也能做伴。”

杜太白在班上学习比秦东峰好，外号叫“牛顿”，当时想考大学，就没跟秦东峰去自封。事后想，就是他想去，非亲非故，秦东峰的姑父不一定愿意带他；就是愿意带他，秦东峰的姑父就是钢铁厂一个轧钢工，带一个人行，带两个人，他未必说得成。

秦东峰临走那天，杜太白提出，两人一块去镇上照相馆照个相。

杜太白：

“此时一别，不知何时相见。”

用的也是语文课上的文词。接着又用文词说：

“此情可待成追忆。”

突然想起什么，问秦东峰：“是不是把秦发奎也叫上，咱仨一起照？”

没想到秦东峰摇摇头。

“为啥？咱们一块喝过酒。”

“不说了，我俩闹别扭了。”

两人便去镇上照相馆照了一个相。照片上，两个少年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。直到现在，杜太白家相框里，还有这幅照片。

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。两人一个在自封，一个在延津，渐渐都有了家庭；渐渐儿女都长大了。有时秦东峰从自封回延津探亲，也来找杜太白，两人一块去饭馆吃顿饭，喝场酒。秦东峰：

“现在，不用偷着喝酒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开始吃酒的亏了，一喝就大。”

两人笑了。

一次两人喝酒，秦东峰说：

“我一来延津就找你，你没去自封看过我，不够意思。”

接着摸出一个烟盒，在烟盒上，龙飞凤舞写了一行字，递给杜太白：

“这是我家在自封的地址，得来。”又说，“来了，还喝。”

杜太白把烟盒收起来：“去，一定去。”又说，“你不是说过，苟富贵，莫相忘。”

两人又笑了。

杜太白发现，四十多年过去，秦东峰也有变化；最大的变化，他

小时候不爱眨巴眼睛，现在爱眨巴眼睛。

三年前中秋节，秦东峰给杜太白打电话，说想借三十万块钱，在自封给儿子买婚房，买房子要付首付，临时有这个缺口；又说，也就是急着挪用一下，年底，一定把钱还回来。同学张口了，那时杜太白也离婚了，一个人可以做主；上中学时，两人有过命的交情，这钱不能不借；但他手里没有三十万块钱，只有二十五万多一点；这二十五万哪里来的？一部分是跟何俊英离婚时分得的，另一部分，是后来在延津主持红白喜事，一口一口说来的；二十五万不能全借出去，就借给秦东峰二十万块钱。秦东峰说："到底是同学。"又说，"放心，到了年底，一定还钱。"但到了年底，秦东峰没有还钱。同学，杜太白也不急着用钱，没催；第二年，还是没还。上个月的一天，在县城十字街头，杜太白碰到另一个同学秦发奎，说起秦东峰借钱的事，秦发奎笑了，接着告诉他，秦东峰当初借钱，并不是给儿子买婚房，是跟人做生意，赔了，借钱还账，拆东墙补西墙；又说，秦东峰还跟秦家庄他二叔借过十五万，到现在也没还。杜太白有些慌了，赶紧给秦东峰打电话，秦东峰不接；杜太白给秦东峰发了一个微信，说他临时有事，急着用钱，让秦东峰把三年前借他的钱还上。秦东峰也没回微信。杜太白知道彻底上了当。二十万块钱不是小数，是杜太白的一大半家当；还不单是钱的事，等于上当受骗；上当受骗，证明智商有问题；原以为同学是同学，小时候有过命的交情，没想到四十多年过去，同学已经不是当年的同学；杜太白自己上了当，不好对人言，更不好对田锦绣言；便决定腊月三十这天，去自封一趟，跟秦东峰当面说清楚，把钱要回来。

去自封跟秦东峰要钱的理由，杜太白也想好了；当初秦东峰向他借钱，说给儿子买婚房，待与秦东峰见面，杜太白会说，他马上要跟田锦绣结婚了，也要买婚房，等着钱用。虽然买婚房是假的，但正在

跟田锦绣谈恋爱却是真的。半真半假，总比秦东峰当初拿儿子的婚房纯粹骗他要好一些。秦东峰借钱时找借口，杜太白要钱时也需要借口；没有借口要账，等于硬要，等于撕破脸皮了。还有，过年前要账，也是个理由；账不过年，也是个习惯。你过年，我也得过年。或者，你说是要债也好，你说是利用年关逼债也行；旧社会地主逼债，大都在大年三十；万般无奈，杜太白也只好当一回地主。

虽然打着跟田锦绣结婚的旗号要钱，但等这钱要回来，杜太白不准备告诉田锦绣，想留下当私房钱。或者说，正是准备跟田锦绣结婚，他才急着找秦东峰要账；现在跟人要账，和与人结婚后要账，告不告诉对方，事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；婚前别人欠的账是自己的，婚后就成了双方的；婚前不告诉人是他的权利，婚后不告诉就成了隐瞒私产和耍心眼了；都是耍心眼，耍到婚前和耍到婚后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。于是，去自封他也没告诉田锦绣。不但没告诉田锦绣，任何人也没告诉。好在延津离自封并不远，从新乡坐高铁，也就个把小时的路程；上午去，下午就回来了；如同骑着电动车，回了一趟杜家庄。万一有人问，大年三十去哪儿了？回老家祭祖了，理由也冠冕堂皇，说得过去。

杜太白去自封，也没给秦东峰打招呼；怕一打招呼，秦东峰事先有准备，躲了，说他不在自封，去了外地；不打招呼，就能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年三十，他总得在家过年。这也是杜太白年三十去自封的原因，也是旧社会地主年三十逼债的原因。

年三十一大早，杜太白从延津坐公共汽车来到新乡，在新乡上了高铁。因是年关，高铁上挤满了人。因是去外地，清晨出门早，杜太白在家没顾上吃饭，肚子有些饿了。看服务员推着售货车过来，杜太白想买些吃的。高铁上的东西，比地面上贵。一盒方便面，在延津的便利店五块钱，高铁上八块；杜太白后悔清早出门急，没带些吃的；

但高铁上别无分店，买不买都是它，杜太白只好花了八块钱，买了一盒方便面；一袋榨菜，延津一块五，高铁上两块五；杜太白想了想，又买了一袋榨菜；他还想买根香肠，延津一根香肠三块，高铁上七块，多出一倍多，说不过去，杜太白不想这么当冤大头，便没买香肠。杜太白端着方便面，挤过人群，来到车厢连接处的开水处；打开龙头的开关，让水流出半分钟，待温暾的水流过，沸水流出，才把方便面的纸盒子放到水管下，让沸水冲到方便面的纸盒子里。待面泡软，杜太白蹲在车厢连接处，撕开榨菜的袋子，把榨菜倒到面上，就着榨菜，吃起面来，直吃得满头大汗。

到自封下了高铁，走出高铁站，来到自封街头。年三十了，自封街头过年的气氛也很浓烈。但自封的浓烈，跟延津过年的气氛不一样；延津过年就是放放鞭炮，图个热闹，自封却有队伍游街；游街队伍的前边，有几个大汉在敲威风锣鼓，后边跟着长长的队伍；队伍中的男男女女，身穿彩衣，描眉涂眼；随着威风锣鼓的鼓点，男男女女边走边舞；这队伍游街的架势，杜太白从电视上看到过，有点像巴西的狂欢节；但自封的狂欢节，又与巴西的狂欢节不同；巴西狂欢节上，人们边舞边往前走，有些自由散漫，各行其是；但自封人的舞步，却随着鼓点，舞得整齐划一；节奏统一不说，舞步的方式是，正走两步，倒退三步，等于队伍是向后退；但队伍转眼又转身，正走两步，倒退三步，接着再垫出一步，等于还是往前走；无非是倒着往前走；杜太白过去没有来过自封，对自封的了解，就限于“固步自封”这个成语；看来他们现在跳的，就是“固步舞”了；问了身边看热闹的人，果然是“固步舞”。原来这舞讲究的进就是退，退就是进，以退为进。看着这舞，杜太白感慨，不但跳舞，就是在生活中，走两步退三步，再来一个华丽的转身，多垫出一步，以退为进不好吗？如同“以守为攻”，这也是哲学。杜太白摇头笑了。

几年前，秦东峰在烟盒上给他留过家庭地址；杜太白从延津出发之前，对着烟盒，用手机拍了照；杜太白拿出手机，按照地址，找到固步路第八小区，小区门口挂一块木牌："钢铁厂职工宿舍"；风吹日晒，木牌已经很斑驳了；进小区，一幢幢的楼，前后并排有十几栋；每栋楼有六层，也已经很破旧了，楼外侧的墙皮，掉下一块一块的，像秃疮，一看就是几十年前盖的楼房；又看手机上的地址，找到十二号楼，找到五单元，上到六楼，找到六〇三，敲门；门开了，一个女人，三十来岁，拉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说：

"水费，我下午就去缴。"

杜太白："我不是收水费的，请问这里是秦东峰的家吗？"

女人点点头。

"他在家吗？"

"不在。"

"你是……？"

"我是他女儿。"

"我叫杜太白，从延津来，是你爸的中学同学。"

"听我爸说过你，你是来要账的吧？"

"你咋知道？"

"来我家要账的人太多，习惯了。"

杜太白心里一凉，看来秦东峰欠账，不是一宗两宗；欠的钱越多，越不好追回。杜太白：

"你爸在家吗？"

"不在，叔，进屋吧。"

杜太白顾不上进屋，问："他哪儿去了？"

"要账的太多，跟我妈躲外地去了。"

"大过年的，也不回家呀？"

女人："知道大家过年要账，这两年，他没在家过过年。"

又说："他说，这叫躲年。"

又说："他还说，旧社会，穷人都躲年。"

杜太白心里又一凉，见不着人，账就不好要了，忙问："躲哪儿了？"

"我也不知道。"

杜太白心想，就是知道，她也不会说。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

"东峰还有一个儿子，是你哥还是你弟？"

"我哥。"

"既然找不着你爸，那你带我去找你哥吧。"

"找他干吗？"

"父债子还。还有，当初你爸借我二十万块钱，就是打着你哥结婚买房的名义。"

"我哥和我爸，早断绝了父子关系，到公证处做了公证，我爸欠的钱，跟我哥没关系。"

杜太白在心里叹口气，看来躲债的后手，秦东峰都做好了；摇摇头，脱口说出一句：

"这么说，自封我不是白来了？"

"叔，你看屋里有啥值钱的东西，你随便拿吧。"女人又说，"叔，进屋吧，别老在门口站着。"

杜太白进屋，屋里和楼道一样冷，男孩不停地吸溜着鼻涕。杜太白打量四周，屋里一片杂乱；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，就是一个单门的电冰箱，在墙角嗡嗡响着；他能把电冰箱背回延津吗？只好叹了口气，转身出门；女人：

"叔，要不你吃过饭再走吧，我去买菜。"

杜太白："不用麻烦了。"又说，"钱要不着，我还有心思吃饭吗？"

“叔，那你慢走。”

杜太白走到门口，转身问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女人：“我叫小青。”

这时男孩钻出头说：“我叫铁头。”又说，“你能给我买包辣条吗？”

小青照铁头头上打了一巴掌：“张口就向人要东西，不懂事。”又对杜太白说，“不用理他。”

小青这么说，杜太白倒不好意思不理；一个孩子向你要东西，你置之不理，也显得太小家子气；杜太白问铁头：“辣条多少钱一包？”

铁头：“五块。”

杜太白从身上掏出十块钱，递给铁头：“买两包吧。”

铁头接过钱，转身顺着楼道跑了下去。

小青：“没有家教。”又说，“叔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小孩子，不用管他。”

离开秦东峰的家，顺着固步路往回走，杜太白摇头叹息，本来是来要账的，钱没要着，又给了他们十块钱；秦东峰欠的二十万，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要不回来了；中学时多好的同学呀，过命的交情，没想到会这么骗他；好在杜太白与何俊英离婚了，这钱他自己可以做主；如果还跟何俊英在一起，这钱让何俊英知道了，论起这二十万的是非和道理，杜太白也该上吊了；与田锦绣讨论未来，坚持钱各管各的，也是防患于未然呀。或者说，来自封要账的失败，多亏在与何俊英离婚之后，与田锦绣结婚之前，事情瞒得下两个人，否则，这失败杜太白怕是承受不起。过了固步桥，杜太白觉得肚子又饿了；人遇到扫兴事，会出现两种情况，一是顾不上吃饭，二是肚子容易饿；上回在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上，唱对台戏，他输给了周口的老八，肚子就饿了。杜太白看到固步河旁边，有一家小饭馆，招牌上写着“固步炒饼”。

杜太白进了饭馆，要了一盘炒饼，一碗蛋花汤；共十五块钱；吃过饭，出了饭馆，扫了一辆单车，往高铁站骑去。

到了高铁站，杜太白去售票处，买了回新乡的车票；跟来时一样，年前来往的人多，座位票早没了，只好买了一张站票。买过车票，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；看看车站四周，没有好去的地方，便进了车站，在候车室找到一个座位，坐下，翻看手机的视频，消磨时间。看着看着，突然闻到一股青草气，味道有些熟悉；放下手机，张眼往四周看，隔着两排座位，看到一个女人，竟像过去在延津“纯洁发廊”待过的梦露。说梦露也不是梦露，梦露在延津的时候是齐耳短发，现在是披肩长发；在延津，她也有过披肩长发，那是她跟杜太白出去吃饭的时候，怕暴露身份，戴的是假发。但两人长得太像了。又见一个男人，手里拿着两根烤肠，走到她身边，把手里的烤肠，递给她一根，自己留一根，在她身旁坐下，两人吃起来。两人边吃边说话。虽然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但听她的声音，知道是梦露。那男人有些胖，理个平头，转头的时候，看到他后脑勺上的肉，叠成两折。因她身边坐着一个男人，杜太白不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，不好过去打招呼；倒是两人吃烤肠的情形，有点像三年前，他和梦露在黄河滩农家乐吃饭的时候。待两人吃完烤肠，胖男人趴到梦露耳朵边说了一句什么，梦露点点头，那男人站起，往厕所走去；原来他要上厕所；等男人进了厕所，杜太白走了过去。梦露看到杜太白，吃了一惊：

“杜老师，你咋在这儿？”

过去在延津时，梦露一开始喊杜太白“杜老师”；熟了，喊“老杜”；有了那层关系之后，开始喊“小杜”；刚开始，杜太白喊梦露“梦露”；熟了，喊“小梦”；有了那层关系之后，喊“老梦”；两年后重新见面，梦露又喊杜太白“杜老师”，把亲密变回客气，杜太白知道，时间使两个人重新产生了距离。他也不好喊梦露为“老梦”了，先回答：

“来自封看一个朋友。”

又问：“梦露，你咋在这儿？”

“跟我丈夫出差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去厕所的男人是她丈夫，也知道她彻底改变身份了。梦露突然问：

“杜老师，你脸上怎么了？”

杜太白摸摸脸，意识到梦露指的是前几天他在老葛剃头铺，脸被刮破的事，现在脸上还顶着伤口结的痂；梦露不说，杜太白还把脸被刮破的事给忘了；当时他把这事说给田锦绣，想拿脸上的伤痕当苦肉计，缓和他跟田锦绣的关系，没想到田锦绣并没在意：“谁让你当时咳嗽了？ 以后别咳嗽了。”让杜太白有些扫兴。这几天杜太白见过不少人，也无人留意他的脸。没人问这事，杜太白也就把这事忘了；梦露问起，杜太白才想起这事，知道脸上伤口结的痂，还没有完全掉落；但从头说起这事有些复杂，杜太白也担心胖男人从厕所出来，便长话短说：

“前些天刮脸时，不小心咳嗽一声，脸被刮破了。”

又说：“你看，都结痂了，快好了。”

梦露：“以后小心点吧。”

“小心。”杜太白转移话题，指指梦露的披肩发，“你的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你丈夫是哪里人？”

“石家庄人。”

“他是干吗的？”

“倒腾钢材，自封不是有钢铁厂吗？”梦露停停又说，“他对我挺好的。”

杜太白点点头。

“没跟他说过，我在延津的事。”梦露轻声说。

杜太白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梦露：

“杜老师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马马虎虎。”

“又结婚了吗？”

“目前还是一个人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给你打过电话，电话里说，手机停机了；发微信，你也不回。”

“我手机换号了，微信号也变了。”

杜太白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又问：

“你在延津两年，我只知道你叫梦露，没问过你的真名。”

“杜老师，我真名叫孟小节。”

“小节，留个微信方便吗？”

看孟小节迟疑，杜太白说：“那就算了。”

孟小节拿出手机：“留吧。”

杜太白扫孟小节的手机：“放心，我只留，不发。”

孟小节点点头。

这时看到胖男人从厕所出来，杜太白不再说话，转身离开了。

杜太白上了高铁，在拥挤的车厢里，又闻到青草味；由青草味，杜太白想着孟小节和丈夫也上了这列高铁，也许就在同一节车厢里；看看前后，孟小节和丈夫并没在这节车厢；又转身往后看，突然发现胖男人在车厢连接处用保温杯接开水，知道他们在后边那节车厢里。到了新乡，杜太白下车，没见他们下车；列车只停留一分钟，马上拉着孟小节和她丈夫开走了。同乘一辆列车，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他们和杜太白一样从自封来，不知道他们接着往哪里去，杜太白心里疼了一下。突然想起什么，闻自己的手机，手机上，竟有孟小节的青草味。

又突然想起，这次见面，梦露，也就是孟小节，也不说“笑死人了”。

杜太白知道，往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但往事并不如烟；梦露在延津的时候，是杜太白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光；或者，跟“纯洁发廊”的梦露，杜太白度过了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如今，梦露变成了孟小节，杜太白所怀念的，是孟小节想忘掉的；时过境迁，梦露越走越远，两人的不同在这里；为这不同，杜太白流了泪。又想，这次去自封要账，钱没要着，碰到了孟小节，也算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又想，事情是这么个事情，但事情能这么想吗？

第十四章

从新乡高铁站下来，杜太白坐公共汽车回到了延津。延津汽车站在县城东关。从东关往家走，在东街一家卖五金配件的店铺前，碰到了过去的儿媳春芽。前几天，杜太白在商业街文具店门口碰到春芽她妈老蒯，老蒯与他吵架，吵架的起因，是春芽嫁了第二个丈夫，这人是个混蛋；老蒯把这人混蛋的原因，归结到春芽第一个丈夫巴黎身上，接着归结到杜太白身上；与老蒯吵架后，杜太白打听出，春芽嫁的第二个丈夫叫战胜；这家五金配件店，大概就是战胜开的。杜太白从五金店门口路过，春芽从店里出来接快递，两人碰面了。与巴黎离婚三年了，春芽的外形没有大的变化，还像三年前一样，身子单薄，面容清瘦。春芽她妈老蒯让杜太白替巴黎赔偿过去，春芽见到杜太白，从来没有说过往事。每次见到杜太白，她也没有不好意思，张口，依然叫“爸”。

春芽：“爸，你干嘛去了？”

杜太白停住脚步：“从汽车站回来。”又说，“去外地，看了一个朋友。”

“过年的东西都买齐了吗？”

听春芽这么问，杜太白倒一愣；年前，事情的头绪有些多；千头万绪，年货买齐没有，杜太白没大留意，也没大在意；人的事情还处理不清，东西的事，就没太放在心上。但说：

“买齐了。”

又问：“你们家呢？”

春芽拍拍手上的快递：“从网上，买了两包瓜子。”

杜太白：“过年家里来人，用得着。”

“也忘了买鞭炮了，停会儿去街上买些鞭炮。”

“过年了，鞭炮还是得放，除旧迎新，图个喜兴。”

春芽盯着杜太白的脸：“爸，你脸上怎么了？”

下午在自封高铁站，梦露也就是孟小节间过他脸上的伤痂，如今春芽又问到；众人都不在意的事，只有孟小节和春芽注意到了。在自封高铁站，因时间不从容，杜太白没有给孟小节讲事情的详情，现在有时间，杜太白便把当天在老葛剃头铺的经历，一五一十，给春芽讲了一遍；没想到春芽听后，却有些着急：

“这个老葛，太不小心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不怪老葛，谁让我当时咳嗽了。”

“不会感染吧？”

杜太白：“看，都结痂了。”

“痂掉了，不会留下伤疤吧？”

杜太白：“口子不大，想着不会。”

又说：“就是留疤，五十多了，也不在乎了。”

春芽：“爸，不能这么说。”又问，“爸，最近你没喝大吧？”

春芽给杜太白当儿媳时，杜太白有时会喝大；因为喝大，与曹五车打架，还进过拘留所；最近是否喝大过，春芽不提，杜太白也忘记了，或不太留意和在意，春芽问起此事，杜太白仔细回想，最近似乎没有喝大。春芽见面问的这些事，都是杜太白不太留意和在意的事，也是别的人对杜太白不太留意和在意的事，倒让杜太白心里一热。杜太白：

“最近没有喝大。”

春芽："上岁数了，酒大伤身，还是少喝点。"

杜太白："少喝点。"接着也开始关心春芽，"春芽，你太瘦了，平时多吃点。"

春芽："每天没少吃，就是不长肉。"又问，"爸，听说你最近在跟锦绣姨谈恋爱？"

春芽她妈是老蒯，老蒯是过去在二夹弦剧团唱红脸的田守志的徒弟，田锦绣是田守志的女儿，春芽给田锦绣叫"姨"也正常；看来，他跟田锦绣谈恋爱的事，传得全县城都知道了。

杜太白："谈是谈了，也是疙里疙瘩。"

杜太白与田锦绣闹别扭的事，属于两人之间的隐私，杜太白没对外人说过；谁知春芽一问，他倒对春芽说了实话。

春芽："刚开始谈，磨合阶段，闹些别扭，也很正常。"

杜太白打量五金店铺："春芽，你日子过得咋样啊？"

春芽："更是疙里疙瘩。"

杜太白从老蒯嘴里，听说战胜不大靠谱；杜太白：

"两人刚结婚，也是磨合阶段，闹些别扭也正常。"又说，"也有人说，战胜是个挺好的孩子。"

春芽："没说他有什么大毛病，就是脾气有些轴。"

杜太白："轴有轴的好处，做事认真。"

春芽："他把认真都用到了打牌上，天天打到后半夜。"

杜太白："你也多劝劝他。"

春芽："劝过，一劝就跟我急。"又说，"打牌能赢也好呀，天天输，越输越打，门市部天天卖货的钱，不够他打牌的钱。"

杜太白："咋有人那么爱打牌呢？一坐半夜。"

"还是心大，没拿过日子当回事。"

杜太白一愣，觉得这话说得有理；爱打牌赌博的人，除了是个癖

好，还因为心大；心大既是不拿过日子当回事，也是不拿一起过日子的人当回事。春芽和巴黎在一起的时候，在“巴黎车行”前，杜太白跟春芽聊过一次天，当时就觉得她有见识；巴黎和春芽闪离时，杜太白还为巴黎离开春芽可惜；今天再与春芽聊天，又一次觉出她有见识；杜太白：

“看来我心不大，我就不打牌。”

“我也不打，坐不住。”

两人笑了。

这时杜太白想起，他的前妻何俊英爱打牌，正谈的女朋友田锦绣也爱打牌；看来她们都是心大的人。杜太白：

“谁能娶你，都是他的福分，说起来，战胜应该珍惜。”

“爸，我没那么好。”春芽又说，“刚在一起时，两人倒有说有笑，现在，一天说不了三句话。”春芽又说，“也许，新鲜劲儿过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要个孩子，也许就好了。”

又说：“孩子能拴人。”

春芽：“没想不要，就是老要不着。”

杜太白：“这事，也不是着急的事。”

不知不觉，两人站在店前，竟说了十几分钟的话。杜太白发现，聊起天来，他和春芽倒说得着；好久不见，一见就能说心里话。另外，杜太白发现春芽很安静。虽然两人说的是烦心事，但语气很安静。这在别人身上，还很少见到。大部分的人，一说到烦心事就急。直到有人来买电源插线板，春芽说：

“爸你稍等等，我先去给人拿东西。”

杜太白：“你忙吧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”

春芽进了店铺，又跑出来，对杜太白喊：“爸，春节愉快。”

杜太白也回头答：“春节愉快，春芽。”

离开春芽的五金店铺，杜太白边走边想，春芽是个有见识的人，当初巴黎为啥与她闪离呢？又为巴黎离开春芽可惜。又想，闪离一定有闪离的道理；两个人在一起，和谐不和谐，除了相貌和性情这些第一反应，从根上说，还跟见识有关系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是第二和第三反应；那巴黎和春芽道的分岔点又在哪里呢？巴黎与大他二十岁的柳小凤道倒相同，不相同不会决然逃离延津，他们的道又同在哪里呢？杜太白想不清楚，又不好问当事人，或无处问当事人，只好停留在不解。

第十五章

回到家，杜太白放下对春芽、巴黎、柳小凤关系的不解，开始考虑自己的难题。他掏出手机，给田锦绣打了个电话。腊月三十晚上，是守岁的时候，他想与田锦绣一起守岁。所谓守岁，就是年三十晚上，家里人待在一起，包包饺子，吃吃饺子；腊月二十三是吃饺子的时候，年三十晚上，也是吃饺子的时候；吃过饺子，嗑着瓜子，一起看看电视里的晚会，熬到深夜十二点，听到电视里的人在喊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，舞台上敲起新年的钟声，这一年就算过去了；杜太白想着，两人一起包饺子，吃饺子，热气腾腾，有个融合的气氛；一起守岁，听过钟声，过了深夜十二点，夜深了，自然而然，也许两人能住到一起。自两人闹起矛盾，近一个月没在一起住了。中间也见过几面，都是浮皮潦草；浮皮潦草的见面，在第一反应和层面游走，无法缓和矛盾，到解决矛盾；而住在一起就不一样了，有了肌肤之亲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，也有话好说。解决矛盾，气氛和前奏也是很重要的。腊月二十七那天，杜太白想利用春联达到这个目的，被田锦绣的前夫给搅和了，现在想利用守岁，补上这一课。大过节的，提出年三十一块守岁，理由也光明正大。这时想，如果跟田锦绣一块守岁，包饺子的材料还没准备呢；吃饺子之后嗑的瓜子还没准备呢；春芽刚才问过年的东西备齐没有，不想起田锦绣没大留意和在意，想起田锦绣知道年货还是没备齐；包饺子，就需要去肉铺买肉，去菜市

场买韭菜或茴香，或芹菜；如果肉铺不给绞肉馅，回到家还需要剁肉，然后剁菜，拌馅，和面，擀皮，接着才能一起包；如果田锦绣答应过来守岁，他需要马上出门，去肉铺和菜市场买肉买菜；捎带买些瓜子；电话里也问一问，大年三十两人守岁，她想吃什么馅的饺子；她想吃什么，就买什么肉，买什么菜，包什么饺子。电话打通，没想到杜太白刚说一块守岁的事，田锦绣一口回绝：

“守什么岁，各过各的，别瞎跑了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：“大过年的，一个人待着多清冷。”

“麻烦。”

杜太白退一步说：“你要嫌麻烦，我可以去你那里；你想吃什么饺子，我拌好馅，和好面，提过去，咱俩一块包。”

“你别过来，我不在家。”

“年三十，你要干嘛去？”

“你别管，有事。”

杜太白不知道田锦绣是赌气呢，还是年三十夜里真有事；如有事，又不在家，她能去哪里呢？会跟谁一起守岁呢？但两人还没结婚，他并没有追究这事的权利。杜太白接着又想出一个理由，试图挽回局面：

“主要是，一个人守岁，喝点酒，怕喝大。”

过去两人在一起吃饭，喝起酒来，田锦绣总是唠叨，“少倒点”，“少喝点”；劝他少倒点少喝点的人，就是从心里关心他的人；这也是杜太白想找对象的原因之一，想找一个人在身边唠叨的原因之一，田锦绣能说出这话，也是他找田锦绣的其中一个原因；没想到田锦绣听了这话，反应也和平日不一样：

“爱大不大。”

就把电话挂了。

她不愿意一块守岁，杜太白也无法勉强。看来，大年三十，他只能一个人守岁了。虽然一个人过年，年夜饭，还是得吃顿饺子，不然不算过年。但他一大早从延津赶去自封，又从自封赶回来，奔波一天，身子有些乏了；去自封是为了要账，账要得又不顺；如果和田锦绣一起守岁，他能提起精神；现在一个人过年，他便没心思再包饺子。于是穿上羽绒服，出门，走到十字街头，到一家便利店，买了两袋速冻饺子。看来，他就是大年三十吃速冻饺子的命了。还不单是吃速冻饺子的事，无法跟田锦绣一起守岁，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，还得另找时机；怕的是矛盾越积越重，时机会越来越难找。小白鼠的风波，给小猫起名字，虽然都帮过他的忙，看来并不根本。从便利店出来，杜太白拎着速冻饺子，站在寒风里，突然感到有些寂寞；平常一个人吃饭不感到寂寞，一个人跨年吃速冻饺子就感到寂寞了；但田锦绣不愿意跟他一起守岁，杜太白也想不起世界上还有谁能与他守岁。一起守岁的人，大都是有亲情联系的人；事到如今，与他有亲情联系的人已经不多了；何俊英已经有了现夫，人家一家子会在一起守岁；儿子巴黎蒸发了，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更别说守岁了；女儿纽约，大年三十并没有给他打电话；她不打电话，就是没有跟他一起过年的打算，她肯定跟她女朋友一块守岁了；纽约不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好给纽约打电话，让她赶过来跟他守岁；如果让纽约跟他守岁，等于强迫纽约；强迫纽约，以纽约的性格，也不会赶过来，等于杜太白自讨没趣。大年三十，一个人跟世界断了联系，杜太白有了岁月沧桑的感觉；看来，人还是群居动物啊；看来，“孤独”不是书本上的名词，它就是一个现实；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 回到家，奔波一天，杜太白肚子饿了，他也没心思煮速冻饺子；打开电视机看联欢节目，也看得无情无趣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个人，可以去找他，两个人一块守岁，度过这个难熬的跨年。此时此刻，这个人也是一个人待着；而且在一个地方固定不

动，去了就能找到。

他就是田锦绣她爸田守志。田守志瘫痪了好几年，在养老院住着。田守志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是田锦绣，小女儿叫田锦芳；田锦绣在延津待着，田锦芳十年前嫁给一个做小家电生意的人，跟丈夫去了深圳。五年前，田守志患了脑动脉硬化，接着又脑出血，成了植物人，住进医院。田家并不富裕，在医院住不起单间，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大病房。大病房里，患各种疾病的患者都有，就田守志一个人是植物人。植物人有植物人的好处，一天到晚躺在病床上，安静。延津人爱看戏，病房墙上的电视里，从早到晚都在唱戏。这天晚上，病人们又在看戏，这出戏是喜剧，丑角在舞台上蹦蹦跳跳，嘻嘻哈哈，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；大笑一阵接一阵，田守志突然爬起来，把电视关了：

“这叫唱戏吗？这叫胡闹台！”

把其他病人吓了一跳，明明是植物人，咋突然复活了呢？田守志唱了一辈子戏，是戏，把他从植物人状态唤醒；唤醒他，不是这戏唱得好，而是“胡闹台”；“胡闹台”是句延津话，意思是这戏唱得毫不着调，胡毬唱；接着也会延伸到生活中，这人办的事毫不着调，也叫“胡闹台”；感谢“胡闹台”“胡毬唱”和毫不着调，硬是把田守志从植物人状态给唤醒了。

但他脑子醒了，腿脚并没有醒；或者，腿脚就醒了一回，爬起来关电视那回；接着，腿脚又昏睡过去，田守志开始瘫痪在床。好在，他瘫痪只是下半身，上半身的头、嘴、脖子、胳膊、手，都能动弹，除了下床困难，其他方面还能自理。醒了，就没必要住在医院，家里无人伺候他，田锦绣和田锦芳姐妹俩，便把他送进了养老院。养老院就是养老，不用花医疗费，倒是比住医院少了一多半费用。养老院，每个老人住的倒是单间。

田守志年轻时，在延津二夹弦剧团唱武生。田锦绣当年去二夹弦

剧团唱戏，也算女承父业，不过她没学反串唱武生，唱的仍是青衣。田守志当年唱起武生，踩起旋子，转着舞台，能连着旋出三十多个。除了唱武生，田守志也唱红脸。田守志是破锣嗓，当武生翻跟斗行，本不适合开腔，但他用力嘶喊，沙哑的破锣嗓中，唱出了一种大漠荒野的路数。大风中，沙石荆棘滚过来，另开一种气象，算是负负为正，大家也爱听。大家爱听小桥流水，也爱听粗狂和凛冽。他唱响的一出戏，便是《阮氏三雄》。在《阮氏三雄》中，他扮演活阎罗阮小七，摇着船上台，头戴斗笠，身挎腰刀，开腔唱道：

爷爷生在石碣村
禀性生来要杀人
英雄不会读诗书
不怕朝廷不怕官
……

声嘶力竭中，斗笠上的红缨随着唱腔能直立起来，霸气逼人。春芽她妈老蒯，当年是他的徒弟，那时还是小蒯，也跟着田守志演阮小七；但她只学了皮毛，没学到精髓；小蒯能唱出粗狂和凛冽，还不到大漠荒野的境地。田守志唱戏也落下了病根，平常说话到关节处，一时表达不出来，会像戏里的阮小七一样，“哎呀呀——”一声，接着摩拳擦掌。小蒯到老蒯，生活中到了关节处，也爱“哎呀呀——”地叫板，做出摩拳擦掌的动作，也是亦步亦趋，从田守志这里来的。

田守志在养老院躺了几年，耳朵又聋了。这时他还会说话。跟他说话，他用手拢着耳朵：

“啥呀？”

指着自己的耳朵：“聋了。”

杜太白和田锦绣谈恋爱之后，跟田锦绣去养老院看过田守志几次。头一回去养老院，田锦绣指着瘫在床上的田守志，对杜太白说：

“我不该管他。”

杜太白：“为啥？”

“得病之前，他把家里的好东西都给了他二妞。现在，他二姐在深圳快活，把不死不活的一个人，扔给了我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”

杜太白知道田守志聋了，顺着田锦绣说：“气人。”

当时杜太白刚跟田锦绣谈恋爱，啥话都顺着田锦绣说。田锦绣：

“我小时候，家里好不容易吃一顿饺子，桌上剩个碗底，我要夹饺子，他用筷子挡住我的筷子：你等等，看二妞还吃不吃。有这样当爸的吗？”

“没有，是个糊涂人。”

田锦绣指着杜太白对床上的田守志说：“看，人家都这么说。”

田守志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杜太白看田守志听不见，顺着刚才的话继续说：

“我说的还不止这个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我说的是，你爸和你妹，两人，都是糊涂人。”

“看我好欺负，都在装糊涂。”

田守志闭着眼睛，没有反应。

待田锦绣提着暖瓶去水房打水，老头突然睁开眼睛，对杜太白说：

“情况不是这样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“你耳朵不聋啊？”

“有时聋，有时不聋。”

“听好话时聋，听坏话时不聋，对吧？”

田守志：“也不完全是这样，还是年纪大了，听话不真。”又说，

“二妞没有不管我，她几次让我去深圳，我不愿意去；主要是，我不愿意死在外地。”

“懂。”杜太白说。

田守志叹气：“老而不死是为贼，难听话，聋不聋的，我只能听着了。”

去过养老院几次，杜太白发现，他跟田守志倒说得着。说得着不是说两人之间有多少共同的话题，而是说起一个话题，不管共同不共同，田守志都能说出话题背后的道理。田锦绣在时，杜太白顺着田锦绣说；田锦绣离开时，他和田守志说他们之间的话。这种情形被田锦绣发现了，田锦绣：

“你对我爸不错呀。”

“谁家都有老人。”

“背着我，你都跟我爸说什么了？”

“没说什么呀，就是家长里短。”

“对我爸好，是为了继续跟我打免费炮吧？”

“说得多难听。”

事后想想，他对田守志好，大概也有田锦绣说的这个因素。不是因为田锦绣，他和田守志不会有这么必然的联系；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就不会有这么深入的交际；接触田守志，一部分原因，也是为了和田锦绣好；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；这也是话题背后的道理。田锦绣嘴快，但有时说的是实话；实话难听。

田守志患病之前，杜太白也见过田守志，只是两人相互不认识。田守志唱戏时，杜太白曾听过他唱的阮小七，与许多延津人一样，也喜欢他大漠荒野的路数。田守志老了，不唱戏了，杜太白也在一家做饸饹面的餐馆见过他。那时他还不认识田锦绣，还没与何俊英离婚。何俊英爱吃饸饹面，两人常来这个餐馆。每次去这个餐馆，都见田守

志一个人，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，一大玻璃杯白酒，大约有四两，桌上两个小菜，一个是小葱拌豆腐，一个是拌猪耳朵丝，一个人慢慢吃着，慢慢喝着。因相互不认识，田守志过去是延津的名角，杜太白对他也有些敬畏，便没上前打扰。待他和何俊英吃完饭，田守志还坐在那里，一个人慢条斯理地喝着酒。何俊英爱说话，对谁都不发怵，有时路过田守志的桌子时间：

“还没喝完呢？”

田守志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

下回去饸饹馆，还见田守志坐在那里喝酒，还是那张桌子，还是一大玻璃杯白酒，两个小菜，小葱拌豆腐，凉拌猪耳朵丝，雷打不动。杜太白觉得，如此常年不变，如此纹丝不乱，证明田守志对生活有坚持；或者说，对生活有规划；或者说，对生活不凑合；或者说，能一个人待着，别人喝酒喜欢热闹，喜欢找伴，喜欢划拳，喜欢拼桌，喜欢过圈，他喝酒不找别人，就找自己；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，过着不一样的人生；或者说，这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这样的人，在延津不多；那时，杜太白就对田守志刮目相看；或者，这也是后来他与田守志说得着的历史铺垫和认识基础。跟田锦绣谈恋爱之后，田守志就成了恋爱对象她爸，成了他的准岳父，他再见到田守志，又拿田锦绣的爸跟自己的爸做比较；甚至，就算他不是杜太白的准岳父，杜太白只要见到别人的爸，就爱拿别人的爸跟他曾经的爸做比较；也许，这也是童年阴影造成的，也是在生活中落下的病根，就好像田守志及小蒯到老蒯，在生活中遇到着急的事，爱“哎呀呀——”，摩拳擦掌一番一样。比来比去，他发现，谁的爸都比他的爸好。杜天威和田守志的区别在于，杜天威爱生气，田守志不爱生气；杜天威生了一辈子的气，都局限在第一反应；而田守志，遇事不但不生气，还能说出不去生气的道理；包括后来的装聋作哑，也是通达的表现；是糊涂的人生，或是清

醒的人生，区别还在这里。当然，事情也有例外，田守志也有过第一反应。一次，杜太白和田锦绣，陪田守志在养老院的房间里吃饭，杜太白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旁边的田锦绣说：

“少倒点。”

杜太白看田守志看自己的酒杯，想起当年在饸饹馆吃饭的情形，又拿过一个酒杯，也给田守志倒了一杯酒。田锦绣急了：

“干吗呢？ 医生说，不让他喝酒。”

田守志手疾眼快，端起这杯酒，嗞溜喝了下去。田锦绣埋怨杜太白：

“都怪你。”

田守志偷偷笑了。杜太白又感到第一反应的好处。

后来，田守志病情又有些加重；加重不是又成了植物人，而是口流涎水，不会说话了，与人交流，只能在一块小白板上写字。

杜太白找到了一起守岁的人，便关上电视机，穿上羽绒服，提着两袋速冻饺子，骑上电动车，去了养老院。他去和田守志守岁，也不单纯是为了陪他过年，或一起跨年，还想问他一件事，田锦绣今天晚上干嘛去了，看田守志知道不知道；田锦绣和她爸不对脾气，田锦绣干什么，十有八九不会告诉田守志；但除了田守志，杜太白也没别处问去，只想顺便问一嘴，并不期待有准确的答案；或者说，也算病急乱投医，瞎问一嘴，聊解心中的烦闷。杜太白到了养老院，推开田守志房间的门，田守志在床上躺着，看杜太白进来，吃了一惊，眼神是：

“干嘛来了？”

杜太白：“叔，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来跟你一起守岁。”

田守志拿起床头的小白板，用碳水笔写道：有良心。

杜太白拎拎手里的塑料袋：“就是这两天太忙了，饺子是速冻的。”

田守志写道：嫌人酒菜是恶客。

杜太白:“大年三十，锦绣不来跟你守岁，知道她干嘛去了吗？”

田守志写道: 知道。

“打牌去了？”

田守志摇头，写道: 相对象去了。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一是明白，目前真有人给田锦绣介绍对象，田锦绣给他说这话，并不是赌气；同时证明，她开始脚踏两只船；也明白两人出现矛盾之后，他们的关系，为啥一直浮皮潦草；就像在宾馆洗澡，热水忽冷忽热，一定是隔壁有人共用；田锦绣相对象的事，原来是真的；二是田锦绣相对象这事，田守志为何知道呢？ 杜太白忙问:

“你咋知道？”

田守志写道: 下午，她姑给我来送饺子，给我说的。

接着指了指桌上的饭盒，饭盒里有十几个坨了的饺子。杜太白没顾上饺子的事，问道:

“为啥大年三十相亲啊？”

田守志写道: 那人在武汉做生意，离婚了，老家是延津的，春节回家看老母亲；人家忙，今天过了节，明天就回武汉了。

田守志写完这一大溜字，气喘吁吁。田锦绣相亲的人很具体，怀疑事实就成自欺欺人了。但田锦绣还没跟杜太白结婚，她就有另外选择的自由，或另做打算的权利，杜太白也管不着。只是，田锦绣这回相亲，是就着对方的时间。田锦绣常给杜太白脸色看，谁知也有就着别人的时候。看来，他跟田锦绣之间，离散伙已经不远了。

你和锦绣怎么了？ 田守志在小白板上写道。

“一言难尽。”杜太白说。

其实一言也能说清，他们矛盾的起因，是关于婚后的财政管理问题，他是否愿意踏上独裁和专制之路；但这事说给田守志没用，杜太白指指桌上饭盒里的饺子:

“叔，咱不吃坨了的饺子，我去伙房煮新饺子。”

又说：“一会儿，咱们边吃边聊。”

养老院有一间公用的厨房，来养老的人或老人的家属可以自己做饭；杜太白拎起两袋速冻饺子，欲去厨房煮饺子，门被踢开了，田锦绣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走进来。杜太白脱口而出：

“你不是相亲去了吗？”

田锦绣：“去你大爷的。”

虽是骂杜太白，从她的情绪看，今天晚上相亲并不顺利；或者说，回来这么早，相亲肯定没有成功。杜太白松了一口气：

“咋不把那人带来，一块守岁呢？”

田锦绣：“少废话，去街上买瓶醋，蘸饺子。”

杜太白：“我一个外人，去买醋合适吗？”

“找抽是吧？”田锦绣又说，“再买点腊八蒜，我爱吃腊八蒜。”

腊八蒜就是腌蒜，延津人爱拿它就饺子；腊八蒜腊八能吃，平日也能吃，当然大年三十也可以吃。

田守志也看出田锦绣的相亲是铩羽而归。写道：

你们将来过日子，和气生财，不能这么戗着说话。

明显，这是帮杜太白说话；“你们”，指的是杜太白和田锦绣。田锦绣：

“将来过日子，我这脾气也改不了；能过过，不能过趁早拉倒。”

杜太白知道，两人的关系又峰回路转了。戗着说当然不好，但田锦绣能戗着说，证明没拿杜太白当外人；田锦绣她爸说起“将来过日子”这话，田锦绣没戗着驳回，而是就着“将来过日子”这话继续戗话，证明对这事的认同，这不就是峰回路转吗？峰回路转的事实本身，比峰回路转的态度重要多了。但杜太白心里也清楚，峰回路转的根本原因，不是因为杜太白，也不是因为田守志，而是因为田锦绣刚才相亲

的失败。这么说，杜太白还得感谢那个从武汉归来的延津人。但不管什么原因，能峰回路转，总比鸡飞蛋打要好吧？杜太白急忙出门，屁颠屁颠地跑到街上买醋和腊八蒜去了。

就着醋和腊八蒜，三人吃过饺子，杜太白和田锦绣去水房洗过盆碗，帮田守志解过手，扶田守志睡下，两人走出养老院。杜太白骑上电动车，让田锦绣坐在后座上，田锦绣没说什么，便坐了上去；杜太白将电动车往自己家开，田锦绣在后座也没说什么。杜太白心中暗喜。大年三十，还是有收获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来跟田守志一起守岁的决策还是正确的。到了杜太白的家，杜太白把电动车停下，田锦绣下车；杜太白开头门，进院子，把电动车扎在墙根；领田锦绣进了堂屋，帮田锦绣脱下羽绒服，将她的羽绒服挂在衣服架子上；田锦绣去了厕所，出来，杜太白拉她去卧室，她没说什么；帮她脱衣服，也没说什么；帮她脱光，她没说什么；杜太白自己脱光，她也没说什么；两人进了被窝，杜太白抱住她，跨上去，想办那事，田锦绣把他从身上推了下来：

“别想好事。”

“都到这地步了。”

“办事之前，那件事还是得说清楚。”

杜太白故意装糊涂：“啥事？”

“咱俩在床上，你是就跟我玩玩，还是想跟我结婚。”

“当然是结婚了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这事，之前已经说定了呀。”

“没有说定。”

“定了。”

“结婚后家里的钱谁管，没有说定。”

问题绕了这么些天，拖了这么些天，冷处理了这么些天，不多不少，又回到了原点。这时杜太白觉得，两人脱光在被窝里讨论此事，

还不如穿着衣服，坐在客厅，面对面讨论恰当呢。穿衣服坐着讨论显得正式，脱光了在被窝里显得暧昧；正式能正经说话，暧昧本身就带着不正经的气氛和味道；而正经问题不能正经讨论，杜太白又刚刚要求办事，胜负的天平，在讨论之前，就已经向田锦绣倾斜了；从养老院出来，她路上不讨论，刚才在客厅里不讨论，单等脱光了在床上讨论，是不是田锦绣的一个算计和阴谋呢？脱光之下，暧昧之下，如果两人谈崩了，那就彻底崩了；看来杜太白想利用守岁与田锦绣上床，之前想利用春联与田锦绣上床的决策是错误的。但两人已经脱了，又不能提议两人穿上衣服，去客厅里坐着；杜太白还在犹豫，田锦绣推他：

“问你呢。”

见杜太白没有回答，田锦绣坐起来，开始自己穿衣服；而她自己穿衣服，和杜太白提议两人穿衣服到客厅里去又不一样。事到如今，杜太白只好大踏步往后退；在阻断通往专制和独裁的道路上，转弯过猛也会翻车；杜太白只好像在自封看到的游街队伍一样，往前走两步，往后退三步，接着一个转身，正走两步，倒走三步，接着再垫出一步；为了现实，只好暂时牺牲将来；争取自由和民主，也得一步步地来；没有现在，哪里会有未来？度过现在，才有未来，或才能再说未来；他一边又将田锦绣的衣服脱下，一边说：

“没说结婚之后，家里的钱不让你管，就是犹豫，你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是不是太少了？”

杜太白一个月挣一万出头，上次田锦绣说每个月给他一千块钱零花钱。田锦绣：

“那你想要多少？”

杜太白给自己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：

“三千。”

田锦绣又要穿衣服。杜太白：

“两千。”

田锦绣：“两千就两千，但不准偷给你前妻和女儿。”

原来田锦绣少给零花钱，还有这一头的担心在里面。杜太白忙说：

“我是偷偷摸摸的人吗？”

翻身上了田锦绣的身子。这回田锦绣没有推托。原想着，刚讨论过严肃的话题，杜太白又大踏步后退，办这事会有心理障碍，也许会半途而废，没想到却很成功；比过去和谐气氛下办得还成功，大踏步地往前走；过去办事的过程大体十来分钟，这次竟延宕起伏了半个钟头。

正因为办得顺畅，田锦绣一度似乎有了高潮；事情办完，杜太白又趁机说，婚后的财政管理方式，其实还有第三条道路。田锦绣问是什么道路，杜太白说，结婚之后，各人挣的钱，还是各管各的，但家里所有生活费用，都由杜太白出；亲朋好友走动，红白喜事给人送礼，也由杜太白出；田锦绣进门之后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等于不负任何责任，等于白吃白喝。

田锦绣躺在那里想。想了片刻说：

“不是给我挖坑呢吧？”

“你想，这样办，是不是对你更划算？家里所有的花销，你一分钱不出，你挣的钱，都成了你的体己。”

杜太白想，就算养一个白吃白喝的人，也比走向奴役之路要好呀。、担重，自己可以多接活儿，多主持红白喜事来填补；当了奴隶，活儿干得再多，每月就给两千块钱的零花钱，那是固定的；固定就是枷锁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自由也是有代价的。换句话说，用田锦绣的话说，打炮哪有免费的？没想到田锦绣躺在那里想了半天，说：

“还是第一种吧，我不想白吃白喝。”

第一种，就是杜太白把钱都交给田锦绣，由田锦绣每月发给他两千块钱零花钱。看来田锦绣没有上当，还想把家里的经济大权牢牢掌握在她手里；把经济大权把在手里，就是把家里所有的权力把在手里，可以乾纲独断。而在第一种方案中，由一千块钱，渐进到两千块钱，也是杜太白提出来的，事已至此，如同蛇再一次钻到了竹筒里，无法回头和反驳，杜太白只好用痛快的口气说：

“你说第一种，那就第一种。”

又说：“我倒无所谓。”

接着，两人光着身子，把婚期也定了，农历二月初六。二月初六是田锦绣的生日，这天结婚，图个双喜临门；这天正好是初六，六六大顺，也图个吉利。

“你这生日好。”杜太白摸着大梨说。

“证明我会生。”

“不是你会生，是你妈会生。”

田锦绣打了杜太白一拳。

婚礼如何办，两人接着也商量好了。婚礼准备在延津洲际酒店办，那是延津最好的酒店；既然办，就得办排场一些；杜太白经常在延津洲际酒店主持婚礼，认识那里的总经理，场地费、酒宴费，一定会给打折。

“这就是嫁给红白喜事主持人的好处。”杜太白说。

田锦绣又说，客人都请谁，事先要拟好名单，该请的请，不该请的不乱下帖，免得人来得不少，随礼有限，白吃白喝。杜太白：

“还不是白吃白喝的事，也得挑一下人品。”

“但我的闺蜜，必须得请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，也让她们看看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咱爸，也必须到场。”又问，“你妹和你妹夫呢？ 他们在深圳，通知不通知？”

“这个，让我想一想。”

婚后一些生活细节，两人也一一开始商议。譬如，两人结婚后，是住在杜太白的院子里，还是住在田锦绣的院子里？最后商定，住在杜太白的院子里；田锦绣的院子租出去，还能挣个租金。还譬如，结婚之后，田锦绣会带来七只猫，富贵、荣华、吉祥、如意、招财、进宝，还有猫妈。“就算我带来的嫁妆吧。”田锦绣说。杜太白本不喜欢养动物，但也马上答应了；并说，他去田锦绣家，见过这七只猫，小猫像小老鼠一样，看不出模样，猫妈珐琅眼珠，一只黑，一只蓝，拖着一条花尾巴，长得不算难看；有其母必有其子，猫妈漂亮，孩子长大也错不了；但也提出一个问题，猫妈现在是哺乳期，待六只小猫长大，猫妈出去瞎逛，再怀孕了咋办？这回猫妈生了八只，死了两只，如果将来再生八只，哪怕也死两只，家里就有大小十三只猫了；富贵、荣华、吉祥、如意、招财、进宝六只小猫，其中有公有母，待小母猫长大了，到了发情期，它们也接二连三往外生，家里非出猫灾不可；田锦绣想了想，也觉得是个问题，问：“那咋办呢？”杜太白提出，当务之急，待六只小猫出了满月，都给它们做了绝育，捎带给猫妈也做了绝育，就能防患于未然；田锦绣打了一下杜太白的下体，你急着干这事，把人家阉了，残忍不残忍呀？杜太白说，残忍是残忍了些，但它们是许多猫，我是一个人；如果不残忍，任母女几只猫，接二连三地生，子子孙孙，没有穷尽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；田锦绣：“这事，等小猫出了满月再说吧。”

说着说着，天亮了。等于大年三十这一夜，两人没睡。说了一夜话，杜太白有些口干舌燥。从结果看，这个年过得还算圆满，这个岁守得还算值当；杜太白打了一个哈欠，想。

第十六章

杜太白红白喜事主持人的生涯到此为止。

事情出在他主持的一场婚礼上。过了春节，进入正月，延津的婚礼多了起来。往常，延津年前腊月结婚的多，结了婚，接着是春节，图个双喜临门；结婚剩下的酒菜，春节还能接着用上；但去年是小年，没有立春，按农历的说法，是个瞎年，或寡年；而今年有两个立春，是多少年不遇的大年；年头一个立春，年尾一个立春，两头春意味着两头喜，将来会人丁兴旺；于是正月结婚的多，年前腊月结婚的少；喜事与丧事不同，人死不能挑日子，娶亲可以择期；大家都排斥腊月，在正月里结婚，正月里的婚礼便显得拥挤。正月里，杜太白主持喜事的日程，提前两个月就排满了。以往腊月是杜太白主持婚礼的旺季，现在成了淡季；过去正月里是淡季，现在成了旺季。旺季中的旺日子，是正月初六；正月初六这天，阳历是十六号，同时又是礼拜六；三个六，也是多年不遇的一天；皇历上又说，这天是吉神“红鸾”当值的日子，宜于嫁娶；于是结婚的人更是扎堆。甚至，有人提前半年，就把正月初六这天，与杜太白把主持婚礼的时间定了下来。杜太白和田锦绣的婚期，两人选在二月初六，除了这天是田锦绣的生日，也是为了躲开正月；正月里，杜太白主持婚礼的档期已经排满了；主持婚礼与挣钱连在一起，人不能跟钱过不去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杜太白的主持风格是雅派，起初延津人“不毬懂”，但三年过去，在延津越来越受欢

迎，大大超越了俗派；杜太白发现，俗人，虽不懂雅，但还是喜欢雅；正因为不懂，爱附庸风雅。当然，这话说的，有点翘舌头，像当年小蒯在省里的戏曲比赛中一战成名之后，说话有点翘舌头一样；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

正月初二这天，杜太白还在家吃早饭，有人敲门；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个他在中学教书时，班上的女学生。这个女学生叫李满花，手里拎着两瓶酒，几盒保健品；李满花当年在班上学习一般，后来没考上大学，目前在县城开了家美容店；自杜太白离开中学，很少见到李满花；有时在街上碰到，出于师生关系，两人礼貌性地打个招呼，也就走过去了；看她进来，杜太白吃了一惊：

“满花，你咋来了？”

李满花：“过年了，给老师拜个晚年。”

进门，把手里的酒和几盒保健品，放到了茶几上。

“来就来吧，还带东西。”

李满花：“杜老师，想请您帮个忙。”

杜太白明白，东西也不是白带的；便问：“啥事？”

“我要结婚了，想请您来主持。”

“哪天？”

“正月初六。”

杜太白：“这天指定不行，提前半年，就有人把日子定下来了。”又问，“今天都初二了，离初六还有四天，你为啥不提早说？”

“原来没准备正月初六结婚，凑这个热闹。”李满花又说，“再说，我跟那男的，情感还没确定呢，还起起伏伏呢。”

“那为啥提前了？”

“刚刚发现，我怀孕了。”李满花又说，“我想打掉，但我爸妈不让，催我赶紧结婚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事情的缘由。又问：

“你的对象，是哪家的孩子？”

“北街开货栈的老向家。”

老向家，杜太白不太熟，想不起是谁家。杜太白：

“我没时间，你们找其他主持人，不也一样。”

“不一样，一辈子的大事，我不想把婚礼弄俗。”李满花又说，“您是我老师。”

“老师是老师，但时间由不得我做主呀。”

“我可以多给钱。”

李满花说的，跟胡胖子年前给他爸办丧事，邀请杜太白去主持丧礼时说的一样，想用钱撬动时间，或者说，想用钱弥补邀请的仓促。杜太白：

“不是钱的事，已经答应别人了，我得讲信用。”

“如果我把婚礼提前呢？明天，正月初三。”

“也已经定出去了。”

“初九。”

“三、六、九，都是好日子，全定出去了。”

“正月十二呢？”

杜太白从桌上拿起自己的工作日程表查看，看完说：“十二倒可以，但就是赶不上三、六、九的好日子了。”

“赶上您，比赶上好日子重要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在延津，除了老师您，哪里还能找到这么有学问的人呢？其他主持人，都是文盲。”

“夸自己的老师，也不用贬低别人。”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“坏了。”

“哪里坏了？”李满花问。

“十二也不行，这天是老家婶娘的八十大寿，我答应过去贺喜。”

“知道给老师添乱了，可是，贺喜就是坐着吃酒席，我这是婚礼，一辈子的大事，请您主持;哪件事重要，还请老师考虑。”李满花又说，“今天您要不答应，我就不走。”

杜太白见学生说到这种地步了，便说:“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十二;婶娘那里，我让人把贺礼捎过去就是了。”又说，“放心，婚礼上，我当尽力。”

“谢谢老师。”李满花说。

李满花的婚礼，定在延禧大饭店。正月十二这天，倒是艳阳高照。杜太白穿上西装，打起领带，头上喷了摩丝，骑着电动车，十一点半左右，赶到延禧大饭店。大饭店门口，搭着花环；花环下，竖着新郎新娘的大幅照片；照片一旁写着“新郎向铁　新娘李满花　结婚誌喜”的红字。

进了婚礼大厅，杜太白才知道今天的婚礼，偏中式风格。新郎新娘见杜太白进来，忙迎上来；新郎穿着长袍马褂，新娘穿着红色的旗袍；新郎向铁:

“杜老师，今天您能光临，知道是推了别的事，我给您鞠一躬。”

李满花瞪了向铁一眼:“杜老师来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关键是我的老师。”

向铁笑了:“那是那是。”

杜太白指着他们:“这我得批评满花。”

李满花:“您说您说。”

杜太白:“你们今天穿中式服装，事先也不告诉我。”指指自己身上，“你们穿中式服装，我却穿了西服，不搭调哇。”

大家笑了。李满花:

“怪我怪我，事情千头万绪，把这事给忘了。”

又说：“您是老师，穿啥都对。”

向铁：“穿得好，不如说得好，您是延津第一主持人呀。”

杜太白指着向铁：“贫嘴。”

新郎新娘的双方家长也迎上来，握住杜太白的手，新郎的爸老向说：

“杜老师，急手现抓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不必客气。”

中午十二点，婚礼准时开始。婚礼现场，筵席摆了七八十桌。杜太白拿着麦克风，走上舞台，先从今天的天气说起，艳阳高照，证明鸿运当头；高朋满座，证明胜友如云；天时地利加人和，都证明今天是个好日子；今天不是三六九，胜过三六九；接着让音乐响起，请新郎新娘进场；新郎从左方进场，新娘挽着她爸的胳膊从右方进场；新娘她爸老李把新娘的胳膊交到新郎手里；新娘李满花掉下了眼泪，新娘她爸老李也掉下了眼泪；全场掌声雷动；新郎向铁牵着李满花的手，上到舞台上；杜太白开始介绍新郎新娘的历史，在各人的历史上，多加了一些形容词，美化和装饰了一番；这几天临时做功课，打听了一些他们生活中为人的细节，也插入其中，两人的形象立刻显得立体和生动；接着请他们叙说恋爱的经过；新郎新娘叙说恋爱的过程中，全场笑声不断；杜太白又把双方的父母请上台，让新郎新娘奉茶；杜太白在主持婚礼的过程中，也没忘在常用的主持词里，加上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李商隐等人的警句和诗句；参加婚礼的人，虽听毬不懂，但因其高雅，也掌声雷动。待婚礼到达尾声，杜太白突然又加了几句话。杜太白：

“在延津，我虽然主持过几百场婚礼，但今天的婚礼，和以往不同，因为今天出嫁的是我的学生；学生出嫁，相当于自家的女儿出嫁；

既然是女儿出嫁，我得代表家长向新郎额外问几句话。”

接着问台下李满花她爸：“老李，我可以代表家长吗？我可以代表你和你太太吗？”

老李在台下忙喊：“杜老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当然可以代表我们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那我问一下新郎向铁，结婚是恋爱的结果，也是新生活的开始，人生的路长着呢，人生的路上，不光有艳阳高照和鸿运当头，也充满荆棘和坎坷；在座的上了年纪的人，都会有这种人生体会，大家说对不对？”

全场上了年纪的人齐声喊：“对。”

杜太白：“那么我问一下新郎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贵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能始终如一对待我的学生，直到终生吗？”

这些话，套的是基督教婚礼上，牧师说的台词。杜太白本来没想说这些话，过去主持婚礼，他也没有这么拐弯和额外发挥，也是灵机一动，看新郎新娘穿着中式服装，故意用了西式婚礼上的惯常用语；西为中用，也算个辩证法；李满花去杜太白家里请他当婚礼主持人时，也说过她与向铁的恋爱“起起伏伏”，杜太白便有些进入角色，真像家长一样问起话来；如果在西方婚礼上，这话也显得有些俗，和有些水，没想到用到延津的婚礼上，马上显得不同和严肃起来；新郎向铁忙郑重地说：

“杜老师，请您放心，不管到了啥时候，只要还有一口吃的，我就不会让您的学生受委屈。”

杜太白：“知道就好，不然我可饶不了你。”

台下掌声雷动；新娘哭了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
婚礼结束，婚宴开始。杜太白回到后台，从背包里掏出家常衣服，

脱下主持婚礼的西服，换上家常衣服；脱掉皮鞋，换成运动鞋；把西服装到西服袋里；将皮鞋装到提兜里；将提兜和背包放到电动车的前筐里，将西服袋放到提兜和背包上边，准备骑电动车离开；这时新郎向铁和新娘李满花走过来，向铁：

“杜老师，不能走，留下吃饭。”

杜太白：“我还有事。”又说，“主持婚礼，我从来不吃饭。”

李满花：“那是在别人家，今天，您是我家长。”

向铁他爸老向过来：“杜老师，给个面子，怎么也得喝几杯再走。”

杜太白：“明天还有婚礼，我还得回去准备准备。”

李满花她爸老李过来：“杜老师，你才高八斗，今天，说出了我心里想说说不出的话，你说走就走，证明看不起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人呀。”

杜太白笑了：“老李，这话见外了。”

老向：“我们两亲家都求你，你甩手走了，向李两家的脸面，都掉到地上，捡不起来了。”

大家把话说到这种地步，杜太白就不好走了，只好说：

“老向，用不着上纲上线，我破例留下吃饭不就得了？”

老李：“对，你是家长，不能拂袖而去呀。”

用的还是文词。大家都笑了。

婚宴上，杜太白被安排坐在主桌。所谓主桌，是新郎新娘双方的父母与至亲好友坐的桌子。别的桌上用的酒是延津头曲，主桌用的是茅台。开宴之后，头三杯喝过，开始相互敬酒；亲家亲友间相互敬酒，新郎新娘双方的父母也给杜太白敬酒，新郎新娘的至亲好友也给杜太白敬酒；邻桌的人也过来给杜太白敬酒：“杜老师，主持得太好了。”“啥时候我儿子结婚，您一定得帮个忙。”左一杯右一杯，杜太白渐渐喝高了。喝高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是，今天给别人主持婚礼，想

起他和田锦绣的婚期，也就是下个月的二月初六，一切的努力没有白费；也是心里高兴，便来者不拒。还有，平日杜太白喝不着茅台，也喝不起茅台；好酒，让人顺口，于是喝得口滑。

新郎和新娘也挨桌敬酒。最后到了主桌，新娘也已经喝大了。新郎新娘一起，给主桌上的人挨个敬酒；待两人给杜太白敬过酒，新娘对杜太白说：

“杜老师，咱俩得单独再喝一杯，今天，我收获太大了。”

杜太白只好与新娘又喝了一杯。喝完酒，新娘张开双臂，要拥抱杜太白。师生之间，这也正常。新娘踉跄着，站不住脚，身子反着，倒在杜太白怀里；李满花上中学时，白，身子苗条，但胸大，像两个馒头，招人目光；现在成人了，白还是白，比上中学时胖了，显得丰腴，胸也更大了；穿起旗袍，胸显得更突出了；从上到下，显得更性感了；加上喝醉了酒，脸蛋红嘟嘟的；杜太白也喝大了，人一喝高，容易情不自禁，掌控不住自己，拥抱新娘的身子，不由分了一下心；新娘倒在杜太白怀里，前胸从杜太白怀里划过；左乳房划过杜太白手边时，杜太白的手本能地躲了一下；右乳房划过时，杜太白的手没有躲；李满花的乳房像馒头，但不是一般的馒头，像高庄馒头；高庄馒头比一般馒头更加高耸；这是她与田锦绣的区别；田锦绣的乳房像一对大梨；或者，拥抱新娘时，杜太白本来没分心，当李满花的乳房划过时，分了；或者，左乳房划过去时没分心，右乳房划过去时分了；或者，一次划过没分，两次划过，就不由分了；或者，是一般馒头没分心，像高庄馒头就分了；右边的高庄馒头划过时，他还本能地划拉了一下；左乳房划过去时躲是本能，右乳房划过去时划拉一下也是本能，只是本能的方向不同；或者，杜太白清醒时不会分心，喝醉了就分心了；新娘醉酒不觉得，众人也没发现；或者，新娘意识到了，她和杜太白心照不宣，或者佯装不知；接着有新郎的朋友上台唱歌，大家又笑语

欢声地喝酒吃饭。众人没发现的细节，没想到镜头发现了。婚礼雇的摄影师一直在拍照，现场也有许多人举着手机在拍照，手和右乳房的关系，被清清楚楚地拍了下来；杜太白的手，躲的本能没人注意，划拉的本能被拍了下来；第二天，有人把这些照片放到网上，就成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接着迅速发酵了。

因当时喝醉了，杜太白意识模糊，记不清是否划拉过女学生的右乳房，就是划拉，也是第一反应。但不管是第几反应，有照片在，杜太白无可辩驳。半天之内，杜太白变成了“流氓”。魔鬼都在细节中。魔鬼都在喝酒后。上回与曹五车打架是因为喝酒，这回“咸猪手”事件也是因为喝酒。喝酒加上胸大，起了连锁反应；或者说，杜太白和李满花，都吃了酒大和胸大的亏了。世上的事情，都是油然而生的，杜太白过去这么认为；世上的事情，都是突然发生的，杜太白现在这么认为。关键是，这些照片是谁拍的？杜太白一开始认为是摄影师干的，赶忙去摄影师家，找到摄影师：

“大壮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赶紧到网上给我删了。”

大壮摊着手，一脸无辜的样子：“杜老师，不是我拍的。”

“当时只有你端着照相机。”

“也可能是手机拍的呢，当时那么多人都在拍照。”

“如果是手机拍的，那是谁呢？”

“那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“这不是真的，是摄影的角度，拍出了这种效果。”

“那我也不知道了。”

杜太白想，这是污名化啊。一切都是模糊的，咋把模糊显影，说成实情了呢？一切都是无意的，咋把无意变成有意了呢？就算这次是真的，也只能证明一次，不能证明他一生都是这样，不能定性为“流氓”；但大家认为，看到的，就是杜太白的全部，就是他这个人的本质。

大家都是浮光掠影的人，谁会花工夫替你深究真相呢？别人说谁是坏人，大家就信了这话而不是这人。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，谎言已经跑遍了整个延津县城。这不是欺我，是欺世呀，杜太白想。俗语说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跟曹五车那次，是一失手成千古恨，这回，又是一失手成千古恨。事到如今，说这些也没毬用了。给杜太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，本来，正月里，他要主持二十二场婚礼，一天之内，所有人家全部退订了。谁家还敢请一个在婚礼上“耍流氓”的人当主持人呢？

接着是女学生李满花的变化。当初杜太白划拉右乳，李满花或许没有意识到；或者，意识到了，两人心照不宣；现在为自证清白，也变了口风，她对新郎、家里人和所有人说：

“为了请他，我们专门把婚期安排在正月十二。”

又说：“他是我老师，谁能想到他是流氓呢？”

或者，这是微妙的变化，是微妙的微妙变化。杜太白划拉右乳，如果李满花当时没有意识到，等于划拉是一瞬间；如果意识到了，佯装不知，两人心照不宣，就是微妙；现在把微妙的外衣扒掉，露出赤裸裸的现实，现实就直指单一，单一就直指结果。

单是流氓是一回事，老师加流氓，事情的性质就变了，话题也更有嚼头了。杜太白也是一世清名，毁于一旦；或者说，毁于一念之差；正月里，他主持婚礼的日程本来排满了，为啥非同意李满花额外加正月十二这场呢？何况这天他还有事，这天是杜家庄婶娘的八十寿辰；当时坚持自己就好了；或者，婚礼结束他要走，新郎新娘和他们的家长要留他吃饭，如果当时他不为所动，非走不可就对了；他们两家的脸掉到地上，由他们掉去，为啥非替他们捡起来呢？结果是，把他们的脸捡起来了，自己的脸没了；两种情况拒绝一种，二者有其一，像当年田守志在饸饹馆喝酒，雷打不动地坚持自己，就不会出现这桩丑闻。或者，新娘子的胸从杜太白怀里划过时，他遇到左乳是躲，遇到

右乳是划拉；躲是本能，划拉也是本能；如果前一个本能，战胜后一个本能就好了。

但事到如今，说什么都晚了。

年前申时行花了六百块钱，让杜太白给他出谋划策；两人犯的事，属于同一种性质，都是男女之间的事，都是跟自己女学生的事；申时行犯事的程度，比杜太白还大；申时行的冥想女学生，肚子已经显形了，而杜太白只是划拉了一下女学生的半个前胸；当时杜太白用“融化人心的太阳是什么”的理论，让申时行给女学生说好话，和用钱，让女学生回心转意，把申时行糊弄了过去；当时认为申时行早晚会出事；但半个月过去，申时行没有出事，杜太白倒出事了；他还不如申时行。杜太白没出事之前，还想问一问申时行，他为啥没出事；是不是申时行按杜太白的理论，给女学生说些好话和用钱起了作用？话和钱起了作用，那女学生肚子里的孩子到哪里去了？现在杜太白出事了，也顾不上问申时行了。

如果没有互联网，事情传播速度也不会这么快；正因为有了互联网，让事情迅速蔓延起来；在网上，事情又产生了扭曲，本来杜太白的手，是划拉了一下女学生，在网上，变成了“摸”女学生。“划拉”和“摸”，可是两个概念，一是时间上有差别，“划拉”是瞬间，“摸”有停留；二是，“划拉”是被动的，是乳房碰到了你的手，你被动地“划拉”了一下；“摸”是主动的，是你的手，主动去摸人家的乳房；由被动到主动，事情的性质就变了。但谁能帮你解释和纠正这不同的概念和性质呢？杜太白吃过两次网上的亏，上回是跟曹五车打架，这回是“摸”了女学生。打架是正常事件，摸人是黄色事件，何况又是他的女学生；人们对这事的关注度，要大于打架事件的十倍。或者，这回吃网上的亏，比上回大多了。互联网，我×你妈，杜太白在心里骂道。

“咸猪手”事件在互联网发酵的当天下午，新郎向铁找到杜太白家

里。新娘李满花是他的学生，新郎向铁不是。

“杜太白，这事咋办吧？”向铁问。

杜太白：“我是被冤枉的。”

新郎举起手机：“眼见为实 —— 人赃俱在，还想狡辩？”

“眼见为实，但不一定真实，我没有‘摸’人；再说，眼见的是部分，真实的是整体，我整体是个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

“眼见是流氓，整体是大流氓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眼见是一个流氓耍流氓，整体是老师对女学生耍流氓。”

新郎重复了大家的看法，但这逻辑不符合逻辑呀。

杜太白叹息：“人无法自证清白。”又说，“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

新郎：“我没工夫听你废话，马上让你长点记性。”

又说：“你学生在家哭呢。”

又说：“你侮辱的不但是她，还有我，还有我们两家。”

又说：“更重要的，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，这我饶不了你。”

又说：“我要没个动静，就成缩头乌龟了，今后无法在世上混了。”

又说：“好好的婚礼，让你给搅和了。”

跳起，兜头抽了杜太白一巴掌。像在当年中学的酒宴上，因为李商隐的老婆，曹五车抽了他一巴掌一样。曹五车抽他他敢还；现在“耍流氓”人赃俱在，他不敢还。新郎接着又一脚将杜太白踹倒在地，脱下鞋，往杜太白身上脸上抽。杜太白鼻口出血了。

事情还没有完，杜太白家门口，左右蹲着两只石狮子；因让它们看家护院，放的是两只公狮；年长日久，牙齿粉化，已经掉了。一次杜太白喝醉酒回家，看门口两只狮子瞪着他，杜太白急了：

“牙都没了，还厉害什么？”

当天夜里，有人到杜太白家门口，把这两只公狮去势了。

下边没了，和牙齿掉了，可是两回事。第二天，这事又传遍了延津城。这比杜太白挨打还有轰动效应；打人，只是出于愤怒；把门口的狮子去了势，就成了笑话。

杜太白怀疑是新郎向铁干的，但杜太白家门口没安摄像头，没有证据。

这天半夜，在自家院子里，杜太白一个人，对着星空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不为自己，不为去势的狮子，而为莫名其妙。整个世界没人理他。星星该眨眼还眨眼。

杜太白知道，他再一次让生活给收拾了。

附录　咸猪手

安禄山是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，重360斤，体态似猪；740年，任平卢军兵马使；751年，身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控兵18万，占唐朝边军三分之一。

一次，安禄山赴长安觐见唐朝皇帝唐玄宗。酒醉，将贵妃杨玉环的乳房抓破，“咸猪手”一词来源于此。

755年，安禄山发动“安史之乱”，其后果之一，导致杨玉环在马嵬坡被缢。

“咸猪手”一事，“咸猪手”一词，正史并无记载，只是民间传说；也许，在这件事上，安禄山像杜太白一样，也是蒙受了不白之冤。

第十七章

杜太白病了，重感冒，高烧四十度，浑身皮紧，出不来汗；杜太白皮白，皮薄，本来爱出汗，高烧皮紧，出不来汗；汗出不来，把烧积在体内，其结果是，头痛欲裂；像申时行一月一犯的偏头痛一样；这时他知道申时行偏头痛的厉害了。但他与申时行每月一次的偏头痛还不一样；申时行的偏头痛源于自身病理，杜太白的头痛，是因为“咸猪手”事件，及带来的一系列后果，急火攻心导致的。也不同于平日的感冒发烧，平日的感冒可能因为偶然，偶然被风吹着了，这次也是因为偶然，但偶然导致这么大的必然；杜太白无法抵抗“咸猪手”事件，身体便站出来抵抗；抵抗的方式，是用大病一场表示退却；或者，高烧和头痛欲裂，全是憋的。

但杜太白的高烧与头痛，并没有阻止“咸猪手”事件的进一步发酵；杜太白以为事情已经很糟了，但事情才刚刚开始。

延津一个大Ⅴ出面了，开始在网上谴责杜太白。这个大Ⅴ的网名叫“赤脚大仙”。“赤脚大仙”的谴责没有辱骂，没有用情绪化的污言秽语，而是写了一篇古文。

讨杜太白檄

夫伪行欺世者，沐猴而冠；秽德乱伦者，鸣枭披衣。今有杜

氏太白，本为庠序师表，竟遭黜革，沦作乡间俳优。身负斯文之皮，胸藏草莽之秽。其罪有四，檄告于众：

其一，沽名钓誉，虚文败道。宵小本乡野鄙夫，窃诗圣诗仙之名。昔充庠序，滥竽教席。生徒课业未明，己身邪慝先彰。辞章不通，强作雕虫之技；经义罔识，妄称雕龙之才。因与同侪相殴，遂系于狱。及至黜落，转投婚丧之场，假喜哀以敛财，借吉凶而渔利。冠裳楚楚，实为沐猴之戏；辞藻滔滔，尽是鹦鹉之学。

其二，败德辱行，禽兽不如。主持嘉礼，本应成人之美；岂料豺狼之心，竟行狎亵之举。昔为女徒，今作新妇。借合卺之机，逞趯龌之欲。师生名分既隳，人伦纲常尽丧。此等行径，较昔吕雉鸩杀，武曌聚麀，犹有过之！

其三，祖德秽浊，门风隳颓。溯其家世，更堪齿冷。父本鄙俚愚氓，外谄权贵，内虐妻孥。趋炎附势若蜣螂逐臭，暴戾恣睢如虎狼食子。至若子嗣，尤悖伦常：子娶老妇，颠倒阴阳；女慕同性，乖违天地。祖孙三代，沆瀣一气，正所谓“上梁既倾，下榱必朽”。

其四，欺天罔地，人神共愤。天理昭昭，岂容魍魉横行？民心灼灼，安忍魑魅猖獗！昔管仲檄楚，责苞茅不贡；陈琳讨曹，数阉宦遗毒。今杜氏之恶，尤甚奸逆。吾辈当执礼法为戈，擎道义为戟，涤荡污浊，正此妖氛！

檄文到日，咸使闻知。凡我邑人，当共唾其面，绝其往来；官府有司，宜速擒此獠，明正典刑。若再姑息，则礼崩乐坏，纲纪无存。请看今日之县城，岂容败类恣意！

这篇文章，杜太白是从手机上看到的。他正在发高烧，皮紧，出不来汗，头痛欲裂；看罢此文，惊出一身汗，头倒是不疼了。细看此

文，说杜天威那一段，倒是实情，让人解气；说他那段，到株连子女，多是凿空构陷之辞；如此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用心何其毒也？

杜太白落下汗来，又重看了一遍这篇檄文。檄文的文风，像两个人，一个是汉朝的陈琳，写过《讨曹操檄》，一个是唐朝的骆宾王，写过《讨武曌檄》；这两篇檄文，虽是些形容词的堆砌，但用词都狠。陈琳和骆宾王用词凶狠，这篇针对杜太白祖孙三代的檄文，用词也下得去手。

连古文都来了，暗流涌动呀，杜太白想。

杜太白惊奇这篇文章是谁写的。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和结构布局看，这篇文章不是街上卖猪头肉和卖麻辣烫的人写的，而是有文化的人所为；这个人的文化水平，不比杜太白低。谁说延津人没有文化？谁说杜太白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？原来天外有天，延津原来藏龙卧虎。又想，也许这文章是从陈琳和骆宾王的文章套来的，就算是套来的，照猫画虎，但套得这么有模有样，也需要文化。杜太白想，他是一个县城的红白喜事的主持人，竟和东汉末年的曹丞相，唐朝的武则天一个待遇，也让人始料不及。从网上看，这“赤脚大仙”的粉丝，有一百二十多万；“赤脚大仙”振臂一呼，粉丝马上响应，可谓一呼百应；这篇文章后边的留言，有一千多条。留言的内容类型有：

一、愤怒谴责型；

二、幸灾乐祸型；

三、探究细节型；

四、挖杜太白历史型；

五、打太极拳型；

……

但留言的内容，大多与檄文的内容和用词并不呼应，杜太白知道这些留言的人，根本没看懂这篇古文；但他们在愤怒的情绪上是一致

的，接着产生了愤怒、幸灾乐祸和好奇。杜太白细分析这篇檄文，这个“赤脚大仙”，并不了解杜太白“咸猪手”事件的始末、误会和扭曲之处，对这件事，也是第一反应；大家跟着起哄，也是第一反应；“赤脚大仙”的第一反应，局限在事物的表面；大家的第一反应，连事件都不顾，跟的是“赤脚大仙”的情绪。但“赤脚大仙”统帅百万大军，杜太白这边就一个人，百万大军攻城略地，如摧枯拉朽，取杜太白首级，如囊中探物。

首级被人取下，杜太白并不知道“赤脚大仙”是谁。给在城关派出所当民警的侄子伦敦打电话，伦敦说，网上的事不归他管，他也不太关心，但可以帮他问一下同事，让同事查一下；一个小时后，伦敦把电话打回，这个“赤脚大仙”，原来是在西街钉鞋的小林。

在西街钉鞋的小林，杜太白认识；杜太白平日修鞋，也常去小林的修鞋铺。小林是林家庄人，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孩子，七年前，来县城开了个修鞋铺。小林修鞋铺的服务项目有：补鞋帮、补鞋底、补洞、换鞋跟、换高跟、加内增高、修拉链等，也给鞋子做清洁保养、改色翻新，也卖脚气水、防臭鞋垫等。小林鞋铺的墙壁上，贴些花花绿绿的标语：

鞋子破，别闹心，小林让它旧变新

鞋子躺平了？ 小林让它支棱起来

鞋跟有多厚，离天就有多近

拉链生病别丢掉，挂个急诊立马好

脚趾缝里痒钻心，买瓶玉液喷一喷

告别脚臭，约会敢脱鞋，就靠一副鞋垫

……

杜太白每次看到这些标语，都笑了。

一次，杜太白到小林店铺修鞋，小林边修鞋边说：

“杜老师，求你一件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小林说，他的这个修鞋铺，叫“小林修鞋铺”；东街老林有一个修鞋铺，也叫“小林修鞋铺”；老林年轻时就修鞋，那时他是“小林”，店名是那时起的；七年来，两个修鞋铺相安无事，各做各的生意；但从去年起，小林店里的生意，比东街老林店里的生意好三成；三天前，老林找上门来，让小林改店名；理由是，小林的“小林修鞋铺”，抢了他的生意：两个修鞋铺同名，会让顾客误会，以为这是两家连锁店；小林店铺的生意好，是占了老林店铺的便宜；又说，同是“小林修鞋铺”，他的“小林修鞋铺”开张在前，比小林早十几年，小林的修鞋铺，等于抄袭了老林的店名。小林说，其实，他当时起店名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东街还有这么一个修鞋店；既然店名重了，小林又不想与老林掰扯，便想重起一个店名。

“我重起一个店名不就得了？生意好不好，不在店名，在手艺。”小林说。

“杜老师，你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，得帮我这个忙。”小林又说。

杜太白听后，明白了小林的意思，便问：

“新店名，你想起雅一些的，还是俗一些的？”

小林:“雅一些的,‘小林修鞋铺’就是因为名字太俗,才跟人重名了。”

“雅一些,也显得有文化。”小林又说。

杜太白:“既然这样,你让我想想。”

杜太白光着一只脚,一边等修鞋,一边低头想。在小林钉鞋的嘣嘣声里,突然想到,人每天都要穿鞋,鞋从新被穿成旧,新鞋成旧履,和时间有关系,于是拍了一下大腿:

“叫‘时光履痕’如何?”

小林愣在那里:“啥意思? 听毬不懂。”

杜太白便给小林解释“时光履痕”的涵义。小林听后说:

“这个名字好,好就好在,这名字有意义不说,还意义拐弯,我都听不懂,别人哪里看得懂? 看不懂除了显得有学问,别人也不好跟我们重名;我们不跟别人重名,也不让别人跟我们重名;咱就叫‘时光履痕’。”

修完鞋,杜太白穿上鞋,交钱,小林说:

“杜老师,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,我再收修鞋的钱,就显得我太不懂事了。”

见小林这么说,杜太白只好作罢。但“时光履痕”店名挂出来之后,并没有被大家叫开;可能是因为太雅了,理解起来费脑子;谁愿意费脑子去理解一个修鞋店的店名呢? 不就修个鞋吗? 装X。大家说起“时光履痕”,还是叫“小林修鞋铺”,东街老林的“小林修鞋铺”,仍旧也叫“小林修鞋铺”;这是杜太白没有料到的;也是东街老林没有料到的;只是小林的修鞋铺已经改名了,老林不好再来闹,等于吃了哑巴亏。更改店名出现的效果杜太白没有想到,更令杜太白没有想到的,生活在身边的钉鞋的小林,原来是网上的大V;补鞋的,网名叫“赤脚大仙”;那小林天天修鞋,什么时候当“赤脚大仙”呢? 大V一

般都是骂人，靠骂人维持流量，那小林除了补鞋，什么时候骂人呢？难道是补鞋之余，抽空骂人；或白天补鞋，晚上骂人？一天天也够辛苦的。伦敦还说，小林成了网红，便开始带货，粘鞋的胶水，脚气水，防臭鞋垫，内增高鞋垫等，都比过去多卖出去三成。也许，这才是他当大V的真实目的。让杜太白不理解的是，小林虽然是大V，他与小林无冤无仇，他为啥出面骂他呢？虽然文章不带脏字，但比众人的污言秽语，还要狠毒呀。

读过这篇文章，杜太白浑身出汗了，头不疼了，便穿上羽绒服，戴上帽子，从家里出来，到了街上，去西街“时光履痕”找小林。一个钉鞋的，能写出陈琳和骆宾王的文风，他倒对小林刮目相看。既然他能写出这样的文章，当初改店名，为何还要找杜太白呢？既然他能写出这样的文章，为何还补鞋呢？

进了小林的修鞋铺，发现写过这篇文章的小林，仍在补鞋；店里摆着粘鞋的胶水、脚气水、防臭鞋垫、内增高鞋垫等。杜太白开口问：

“小林，骂我那篇文章是你写的？”

小林一边补鞋一边说：“是呀。”又问，“咋了？”

“没想到你会写文章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这叫檄文，你懂不懂？”

“懂不懂的，写了。”

“就是写，骂我就行了，咋扯到我爸了？”

“那你说，我说的对不对？”

檄文中写杜天威那段，倒句句一语中的，也让杜太白解气；但“咸猪手”时节，此时此地，此情此景，不是解气的时候；这气会反打到杜太白身上。杜太白又问：

“说我爸就算了，咋又扯到我儿子和女儿了？还家族连坐了？”

“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？”

“皆殊非情实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就算是真的，父是父，子是子，

不该这么攀扯。”杜太白又问，“为啥骂我呀？你的店名，还是我起的呢。”

“也没叫起来。”

杜太白哭笑不得：“店名没叫起来，就跟我有仇哇？”

“我倒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你是啥意思？”

“大家把气氛烘托到这儿了。”小林嘣嘣地钉着鞋，“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”

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”这句话，是陈琳后来被曹操俘虏，曹操问陈琳当时为何写檄文骂他，陈琳对曹操说的话。

“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自个儿呀。”

杜太白想，如果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”这词小林自个儿能说出来，这檄文真是小林写的，证明延津人的文化素质，顷刻间也提高得太快了。正因为文化素质不是顷刻间提高的，杜太白知道小林背后有人指点。小林并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，及他写这篇文章，其中那些话的意思。背后这人是谁呢？杜太白一时想不出来。

“小林，你要不说实话就算了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平日我没有得罪过你，你不该落井下石呀。”

小林低头缝鞋，缝了两针说：“杜老师，这种轰动事件，在延津也不是每天都有，我最近粉儿有些掉。”又说，“发了这篇文章，粉丝，一下涨了两万多呢。”

又说：“能带不少脚气水和防臭鞋垫呢。”

这才是小林自己的话，就是为了蹭个热点。杜太白出了这事，小林站出来伸张正义，换别人出了这事，小林一样会跳出来；蹭热点的目的，是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；他为了个人利益，打着正义和为

了公众利益的旗号；问题是，公众又承认了，来买他的脚气水和防臭鞋垫。杜太白哭笑不得。杜太白：

“小林，我小看你了。但你这是为渊驱鱼，为丛驱雀啊。”

小林愣在那里：“啥意思？”

杜太白更知道这檄文不是小林写的。他连这两个成语都不知道，哪里写得出来这篇檄文？

“我何德何能，能膺此隆誉呢？”

“啥意思，听毬不懂。”

杜太白不由得气恼地问：

“你找人写这篇檄文，到底花了多少钱？”

小林仍嘴硬：“没花钱，我自己写的。”

“你这么败坏我，就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吗？”

“也为了让你悬崖勒马。”

“你文章中的人，都罪恶滔天了，让他悬崖勒马干嘛，让他直接掉下去粉身碎骨不就得了？”

小林愣在那里：“啥意思？”

连“悬崖勒马”和“悬崖不让其勒马”之间的逻辑关系都不理解，杜太白更知道这檄文不是小林写的。也明白他纯粹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，把杜太白卖了。杜太白又想，可怕就可怕在，你得承认，小林像大多数延津人一样，也是勤勤恳恳、省吃俭用的人。如果这檄文不是小林写的，这个背后的人是谁呢？离开小林的修鞋铺，杜太白在心里盘算；盘算了半天，想起一个人来，可又无法确定；无法确定，你就无法找他质问；世上最可怕的事情，就是事情发生了，找不到事情的缘起，就像杜太白与曹五车打架，照片发到了网上，不知道是谁拍的，李满花的婚礼上，“咸猪手”的照片，不知道是谁拍的一样。

小林檄文背后的黑手还没查到，另一件让杜太白料想不到的事发

生了。紧随小林，老蒯，在二夹弦里唱过阮小七的老蒯，也站了出来。她编了一段二夹弦，叙说和谴责杜太白的“咸猪手”事件。她与小林不同，这段唱词，没用古语，用的都是大白话，自编自唱，在网上直播。这段唱词的名字叫《岂容败类逞凶狂》。唱之前，她依旧“哎呀呀——”一声喊，摩拳擦掌一番，接着唱道：

斯文败类藏祸心，
沐猴戴冠演荒唐。
披着圣人皮，
裹着豺狼肠。
三尺讲台被赶下，
红白喜事敛财忙。
充什么杜甫李太白，
不知羞耻找门墙。
学生婚礼他主持，
怎料师尊变豺狼。
喜宴里边藏淫秽，
新娘胸前伸魔掌。
整个延津都蒙羞，
禽兽竟敢立庙堂。
本人不是好东西，
子女也没有好模样；
儿子娶了鹤发婆，
女儿开始恋红妆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，
两代同唱乱伦腔。

哈哈哈！
祖坟之上冒黑烟，
天地倒悬为哪桩？
试看朗朗青天日，
岂容败类逞凶狂！
……

杜太白听后，马上明白，老蒯与小林的不同之处还在于，小林蹭热点，是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；老蒯除了蹭热点，也有公报私仇的意思。腊月里，在商业街文具店门口，因为春芽嫁了第二个混蛋，老蒯追究第一个混蛋巴黎的责任，让杜太白赔偿她六十万，杜太白没理她，现在她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；这也是六十万的代价。别人唱就是个唱，因为她跟杜太白曾是儿女闪婚闪离的亲家，有人物关系在其中，她出面唱，就显得更有意味，更吸引人注意了。像当初在省里唱《阮氏三雄》一样，唱了《岂容败类逞凶狂》这段词 —— 唱着唱着，这段词就成了一首单独的歌曲，老蒯又一次红了。因她用的是大白话，通俗易懂，其影响，比小林的讨檄文还大。带来的附加价值是，她卖的烤地瓜，现场加外卖，比平日涨出五倍多；比小林的脚气水卖得还好。

杜太白也注意到，这段唱词里，老蒯没有涉及杜太白他爸；这是她和小林的另一个区别；这能算手下留情吗？杜太白想，大概率是，老蒯把这一头给忘了。

这首歌，马上成了延津的流行歌曲；老蒯一开始是本人唱，后来她嫌麻烦，把这首歌录音，输到一支小喇叭里；把这支小喇叭，挂在烤地瓜的架子车的前把上，让小喇叭不停地循环唱。

她终于报了一箭之仇。

有小林和老蒯的成功在，其他延津人也纷纷效仿；他们无法模仿小林，那需要文化，他们便模仿老蒯；唱坠子的盲人老贾，把老蒯这首歌改成坠子唱起来，生意也火了。唱豫剧的几个草台班子，也把老蒯这首歌编成豫剧的腔调在唱；几个草台班子，生意也比以前火了。

老蒯对老贾和几个豫剧草台班子并不满意，因为他们抄袭了她的唱词；老蒯因此多卖烤地瓜正常，他们因为这首歌也生意大涨，并不是老蒯所愿意看到的。你们付版权费了吗？ 老蒯找老贾和几个豫剧草台班子理论，但老贾和几个豫剧草台班子并不买老蒯的账：

“我天天在街上卖艺，唱遍所有中国歌星唱过的歌曲，人家也没这么小气，来找我不让唱。”老贾说。

“你当年唱《阮氏三雄》，《阮氏三雄》也不是你写的，你付版权费了吗？”几个豫剧草台班子说。

接下来的情势，更不是老蒯所能控制的了，因唱这首歌能够带货，农贸市场卖黄瓜的在唱，卖腐乳的在唱，卖咸鸭蛋的在唱，卖鸭脖的在唱，卖乌龟的在唱，卖猪大肠的在唱；不做买卖的人，不唱这首歌无法加入热点话题的讨论，似乎落伍了，一大半延津人都在唱《岂容败类逞凶狂》。这些跟唱的人，并不在意歌曲的源头在哪里，这股山洪是从哪个山头冲下来的；老蒯制止不了大家，也制止不了她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。一个人红了，想低调，实力不允许，老蒯，你得这么想，有人这么劝老蒯。因唱这首歌，老蒯、盲人老贾、几个豫剧草台班子的生意上涨，许多摊贩的售货量也多出两到三倍，也算杜太白对延津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点贡献。

失控，是多方面的。

婚丧主持人的俗派，也加入声讨杜太白的行列。他们不唱，他们说；主持人，就是以说话为生；同行是冤家，同行下手，比外人狠；狠就狠在，同行，知道哪里是同行的关节和软肋，下刀子更能捅到要害。

俗派的代表人物是东街的老董，年前胡胖子他爸去世，老董拉稀，是杜太白顶替了老董主持人的位置；老董站出来说，什么叫道貌岸然，过去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，就是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；什么叫雅，就是夹着舌头说话，用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李商隐等人的陈词滥调，掩盖他流氓的本性；我们是俗，我们不说这些道貌岸然的话，不掉书袋，但我们是正经人，我们不当流氓；正是有老董这番话，及这番话的传播，正月里的婚事和丧事，杜太白空出来的主持人的位置，都由老董他们顶替了；如今，延津婚丧嫁娶的主持界，成了俗派的天下；他们在主持这些婚礼和丧礼时，也不忘在开场部分，绕上一段杜太白的“咸猪手”事件，就像田守志、老蒯把“哎呀呀——”一声喊，接着摩拳擦掌一番，当作说事情之前的开场白一样；为什么现在由我来顶替某人的位置呢？因为主家是正经人，不想再出现“咸猪手”事件；因杜太白“咸猪手”事件已经成了噱头，成了延津一个梗，大家听了都笑成一片。

看到局面一波一波，愈演愈烈，杜太白也是无能为力。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？杜太白想，小林也好，老蒯也好，盲人老贾也好，豫剧草台班子的人也好，许多小商小贩也好，全县在唱歌的人也好，主持界俗派的人也好，像杜太白一样，本都是生活中默默无闻的人；区别在于，杜太白有文化，他们没文化，如今借杜太白的事，借互联网，这些没文化的人，成了指点江山的人，把一个有文化的人逼到了墙的死角；众人嘴薄如纸，现在嘴比纸薄；众口铄金，让杜太白理屈词穷；一群没文化的人，让延津最有文化的人哑口无言；杜太白以前说过的话，不管是有价值的话，或没价值的话，都失去了价值；他当过老师，曾给这些人的儿女输出过知识；后来当红白喜事的主持人，也给这些人家的婚丧嫁娶提供过服务；顷刻间，这些人脸色大变，向杜太白慷慨地投掷大大小小的石块，想将他砸死；杜太白通过与曹

五车打架体会到，容人，才是有学问的表现；现在看，不容人和群起而攻之，也是一种学问；不容人的错误，杜太白犯过，才有了他被拘留半个月的结果；现在犯这错误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就法不责众；这些人本来是一群羊，但像狼一样在噬咬杜太白；如果被狼咬了还情有可原，现在被一群羊咬得遍体鳞伤，让杜太白啼笑皆非；但我为鱼肉，人为刀俎，他无法定分止争。你们嘴大，这么多张嘴连在一起，嘴还不大吗？ 我嘴小，说不过你们。

风雨飘摇啊。枝连叶附啊。杜太白过去也经历过风雨，但像这样飘摇的风雨，杜太白平生还是头一回遇到。这风雨不是从天上来的，而是众人的口水和唾沫。转眼之间，杜太白被淋成个落汤鸡。你成了招人烦的人，你成了招人厌的人，你成了被所有人抛弃的人。唾沫星子所到之处，寸草不生。众人，都是一个个小火星，几个火星碰到一起成了火焰，众多火焰连在一起就成了大火；或者，他们都是一个个小水滴，一些小水滴连在一起成了水洼，众多水洼连在一起成了河流，众多河流连在一起会奔向大海；杜太白一点点被大火吞噬了，被海水给淹没了。又像身上长满了虱子。杜太白小时候，在杜家庄长过虱子。他小时候，杜家庄的人身上都有虱子。一天，杜太白脱下棉袄捉虱子，衣服线缝里，密密麻麻爬满了虱子，杜太白挤着虱子，在衣服缝里面，发现一只公虱子，正趴在母虱子身上快乐呢。它们发现杜太白发现了它们，慌忙想分开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杜太白两只大拇指的指甲盖用力一挤，让它们一起见了上帝；公血和母血，混合在杜太白的指甲盖上，也混合在其他虱子的血中。这些混合的血，也是杜太白的血。真解恨呀。还他妈快乐。还有一种解恨的办法，是杜太白他妈点起一堆麦秸火，把衣裳撑起来在火上烤。虱子受不了烘烤，噼里啪啦地掉到火里，腾起一股一股的青烟，一股一股焦煳的香气。接着穿上这暖乎乎的没有虱子的衣服，杜太白感到好舒畅啊。

如今，到哪里去找这火呢？

杜太白成了众人的俘虏。衡量有没有朋友，不在他顺遂的时候，而在他失意的时候。杜太白在延津也有几个好朋友，但他们都相信沉默是金，他们都怕引火烧身，没有一个人出头，帮杜太白说一句话。真正的朋友在哪里？不在生活中，在相册里，那里的友谊是固定的。杜太白一个人，在跟众人搏斗，他怎么能够斗得过众人呢？一个人跟你翻脸，可以跟他不来往，生活跟你翻脸了，你难道不生活了不成？说万事自有公论，这不就是公论吗？无以自明，自无以明。杜太白叹息。给我一口喘息的机会，没有。

如今的延津，又如后蜀的花蕊夫人所说：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当年后蜀皇帝孟昶率众人解的是甲，如今全县城解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。杜太白成了人民公敌，杜太白皮开肉绽，引得众人兴高采烈。或者，世界因他而清洁。

关键是，“咸猪手”事件及它的发酵，彻底断了杜太白的财路，谁家还敢请一个爱“摸”新娘子前胸的“流氓”当主持人呢？杜太白只好告别了这个职业。或者，是这个职业告别了他。饭菜吃了一半扔了是浪费，人用到一半给扔了，这人就废了。延津，从此再无像杜太白这样的主持人。这世界摇摇晃晃，把杜太白给摇下了河，摇进了旋涡，接着就摇没了。如同朱元璋的两句诗：东风吹醒英雄梦，不是咸阳是洛阳。

杜太白感到心智的无力感。日子过得如此辛苦，他很心焦。他感到时间过得好慢。他想跳过这些日子。越想跳过的日子，过得越慢。这日子，像自行车的后轮，已经被支架架起来了，你在旁边拼命蹬踏板，这后轮是在空转。

让人奇怪的是，杜太白夜里做梦，倒脱离现实，做得越来越形而上了。他似乎总在一个严肃的会议上，台下坐着万千的观众，他在台

上做主旨发言；现实中他无发言的机会，在梦里，他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人，如同在红白喜事上当主持人一样；在红白喜事上，他说的都是套话和水词，偶尔掉书袋加些警句提提神，但梦里说的全是形而上的话，也不掉书袋，说的全是杜太白自己的所思所想；这发言也不同于他过去在中学教书，在中学教书他也滔滔不绝，滔滔不绝是他的职业，但在讲台上他说的是书里的话，是别人的话，现在说的是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思考；在所思所考中，杜太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。他突然又明白，当年李商隐写《夜雨寄北》，就是用一个形而上的意念，用一个不存在的想象，来遮掩残酷的现实。杜太白过去不敢确认，李商隐写这首诗时，他的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，引起了他与曹五车的斗殴；杜太白也问过绘本书上李商隐的老婆，李商隐的老婆扯到真相和真理上，也没问出个所以然；现在他毫不犹豫地确认，当年李商隐写这首诗时，他的老婆已经死了；如果他老婆不死，他发不出这么悲凉的衷曲；这诗好就好在，它有些形而上；形而上会比现实更悲凉；曹五车还是错的。杜太白用自己人生的代价，附带确定了唐诗的一个学问点。

杜太白感到，他愿意生活在这脱离现实的形而上的梦里，不愿意回到现实。

附录一　陈琳《讨曹操檄》（节选）

司空曹操：祖父中常侍腾，与左悺、徐璜并作妖孽，饕餮放横，伤化虐民；父嵩，乞匄携养，因赃假位，舆金辇璧，输货权门，窃盗鼎司，倾覆重器。操赘阉遗丑，本无懿德；僄狡锋协，好乱乐祸。

……

其得操首者，封五千户侯，赏钱五千万。部曲偏裨将校谐吏降者，勿有所问。广宣恩信，班扬符赏，布告天下，咸使知圣朝有拘迫之难。如律令！

曹操像申时行一样，也患有偏头痛。正头痛欲裂，看完这篇檄文，也像杜太白一样，出了一身汗，头痛立马好了。

附录二　花蕊夫人

费氏，四川青城人，后蜀皇帝孟昶的宠妃；因“花不足以拟其色，蕊差堪状其容”，得名“花蕊夫人”。

965年，宋朝出兵6万人，讨伐后蜀；后蜀14万兵，不堪一击；孟昶投降后，孟昶和花蕊夫人被掳到东京。宋太祖赵匡胤久闻花蕊夫人诗名，让她作诗。花蕊夫人以后蜀投降为题，吟道：

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？
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

赵匡胤纳花蕊夫人为妃子。花蕊夫人开始被敌人的手抚摸。“沦为敌手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夜里，赵匡胤是否问过孟昶在床上的表现，花蕊夫人是如何回答的，不得而知。

第十八章

在众人吞噬杜太白的间隙，田锦绣找他来了。杜太白正在家愣神，门锁转动，门被打开，田锦绣进来了；杜太白家的钥匙，除了杜太白，只有田锦绣有；这把钥匙，还是大年三十晚上，杜太白交给田锦绣的；田锦绣进屋，坐都没坐，站着说：

“说点小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咱俩得分手了。”

杜太白明白，他愿意生活在形而上的梦里，不愿意回到现实，但现实还是找他来了。

“见面就说分手，这事不小哇。”杜太白指指沙发，“坐下，有事慢慢说。”又说，“网上传的，不是真的。”

“照片上清清楚楚。”田锦绣没坐。

“也许是 P 的呢。”

“不管 P 不 P，全延津都说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。”

“就算是真的，也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，不代表这人整体烂透了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我给你举个例子。”

“啥例子？”

“孔子，知道吧？”

“咋扯那么远？”

“卫国国君的夫人叫南子，明知这女人不正经，孔子还是执意去见她；两千多年来，也没妨碍孔子是圣人呀。圣人都犯这种错误，何况咱一个凡人。别以偏概全。”

“孔子摸人奶了吗？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：“那倒没有。”

“这不就得了，你是你，孔子是孔子。”

“你再听我解释，其实我也没‘摸’。”

“咱俩解释没用。事到如今，不管你摸了还是没摸，你在延津就是流氓；你成了流氓，我如果嫁给你，就成了淫妇，从今往后，我还活不活了？”

杜太白嗫嚅：“活当然得活，只是，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。”又说，“这事有些乱。”

“不管乱不乱，咱都得快刀斩乱麻。”

见田锦绣主意已定，其态度不产生于第一反应，产生于第二和第三反应，再挽回也没什么用，杜太白不再说什么。只是，两人婚礼的时间、地点、如何邀请宾客，婚后住在哪里，七只猫的安排，两人都商议好了，如今要分手了，等于当初白商议了；还有，婚后的财政管理方式，两人也确定了，杜太白把挣的钱如数上缴，每个月，田锦绣给杜太白发两千块钱零花钱——这制度的形成和确立，也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如今也烟消云散了；通往奴役和专制之路，等于自动不存在了，倒是把杜太白给解放了；问题是，解放了的杜太白，也无处挣钱了，有没有奴役和专制之路，对于杜太白是一样的。被解放的杜太白，不等于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。杜太白想。

田锦绣把钥匙放到茶几上：“把你家里的钥匙还你吧。”

又说：“不是我要落井下石，是众口铄金。”

又问：“‘众口铄金’，有这词吧？”

杜太白："有。"

连"众口铄金"田锦绣都会说了，延津人的文化素质，确实提高了；或者，通过杜太白的"咸猪手"事件，延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了，这是不是杜太白给延津做的另一种贡献呢？杜太白想。

"所以，这事你不能怪我，要怪，你就怪大家。"田锦绣又说。

杜太白明白了，点点头。

田锦绣走后，杜太白又不明白了。大家是谁？街上走的，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；跟田锦绣在一起，见到的也是田锦绣，哪里有大家？但就是大家，让田锦绣和杜太白分了手。

何俊英也来找杜太白了。何俊英没有杜太白家的钥匙；杜太白正在家愣神，有人敲门，杜太白打开门，何俊英进来了。她倒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：

"跟你说个事。"

杜太白："啥事？"

何俊英："当初，我跟你离婚离对没有？"

杜太白知道，她也是为"咸猪手"事件而来，有田锦绣分手在前，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没用，杜太白也就不再解释了；问题是，当初两人离婚是杜太白提出来的，如今杜太白出了事故，在她嘴里，离婚成了"我跟你"，好像是她提出来的；或者，成了她有先见之明，在杜太白成为坏人之前，她就与他分手了；但现在争执这个也无意义，便跟着她歪曲事实地答：

"对了。"

何俊英："知道当初为啥跟你离婚吗？"

当初杜太白跟何俊英离婚的原因，一是因为何俊英爱论是非和道理，二是两人在床上也不和谐，三是巴黎闪婚闪离、跟柳小凤蒸发给他做出了榜样，他才斗胆与何俊英离婚的；如今何俊英说离婚是她提

出的，这离婚成了虚构的，或她重新虚构了离婚，杜太白如何跟着她虚构下去，有些猝不及防，便本能地摇了摇头；何俊英见他跟不上节奏，便自问自答说：

“因为咱俩的胆子不一样。”

离婚的原因急转弯到胆子上，杜太白没听懂，便问：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你胆子太大了，我胆子太小了，在一起不合适。”

杜太白仍没听懂：“啥意思？”

“大庭广众之下，你都敢对女的动手，这不是色胆包天吗？”

杜太白：“误会，全是误会。”

“在胆子上不误会，坏人都胆子大，好人都胆子小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这回何俊英的意思杜太白明白了，何俊英想说的是，杜太白是坏人，何俊英是好人；好人跟坏人在一起不合适，所以离婚了。春芽曾说，爱打牌的人心都大，何俊英就爱打牌，本该心大，到了何俊英嘴里，她咋又成了胆小呢？看来，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，真理都依附在个别事件上，依附在人嘴里。

何俊英又说：“老蒯的歌里说得对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有你，巴黎才敢跟比他大二十岁的柳小凤谈恋爱；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有你，纽约才敢搞同性恋；你们胆子都很大呀。”

杜太白：“不是这意思。”

“事实就是这样，你说不是这意思，就不是这意思了？”

杜太白知道，又来了；“咸猪手”这件事，又把藏在何俊英天性中论是非和道理的本能给唤醒了；被唤醒的何俊英，比田锦绣厉害；田锦绣是就事论事，何俊英在事情之上，又论起是非和道理来了；或者，在歪曲事情的基础上，又论起是非和道理来了；或者，自离婚之后，杜太白拼命避免与何俊英正面论是非和道理；过去何俊英追究的，都

是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，这回论的是当下发生的事；为了论述当下，开始歪曲历史；看何俊英兴奋的程度，如同好斗的公鸡又回到斗鸡场一样，两颊都粉红了；老房子着火，烈焰会腾得更高；何况杜太白的境况，又与往日不同，杜太白如今被千夫所指，成了一只病鸡，道德落差，让何俊英开战之前，就略胜一筹；以前两人争执，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，如今有道德落差，杜太白只有挨啄的份儿，说什么都是错的；错的是错的，对的还是错的；或者，对的是错的，错的是更错的；她歪曲两人离婚的历史，也是对的。唉，事到如今，他算是落到落水狗的地步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过去何俊英老说饶不了杜太白，“回头再跟你算账”，如今算是算总账来了；或者，“咸猪手”事件，给了她算总账的机会。

何俊英：“杜太白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胆子这么大，是心里有病，还是身体有病？”

杜太白：“啥意思？”

何俊英：“见了女的就动手，是管不住自己的身体，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心？”

杜太白想答，主要没管住嘴，没管住喝酒；如果当时不喝大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，他既能管住自己的身体，也能管住自己的心；但这样与何俊英掰扯起来，会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，蔓延得没完没了，便说：

“一不小心成吗？”

“一不小心，铸成大错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铸成大错，为啥这错也落到我们身上了呢？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何俊英敲了一下茶几：“事到如今，不但你难做人，我也难做人，

出的，这离婚成了虚构的，或她重新虚构了离婚，杜太白如何跟着她虚构下去，有些猝不及防，便本能地摇了摇头；何俊英见他跟不上节奏，便自问自答说：

“因为咱俩的胆子不一样。”

离婚的原因急转弯到胆子上，杜太白没听懂，便问：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你胆子太大了，我胆子太小了，在一起不合适。”

杜太白仍没听懂：“啥意思？”

“大庭广众之下，你都敢对女的动手，这不是色胆包天吗？”

杜太白：“误会，全是误会。”

“在胆子上不误会，坏人都胆子大，好人都胆子小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这回何俊英的意思杜太白明白了，何俊英想说的是，杜太白是坏人，何俊英是好人；好人跟坏人在一起不合适，所以离婚了。春芽曾说，爱打牌的人心都大，何俊英就爱打牌，本该心大，到了何俊英嘴里，她咋又成了胆小呢？看来，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，真理都依附在个别事件上，依附在人嘴里。

何俊英又说：“老蒯的歌里说得对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有你，巴黎才敢跟比他大二十岁的柳小凤谈恋爱；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有你，纽约才敢搞同性恋；你们胆子都很大呀。”

杜太白：“不是这意思。”

“事实就是这样，你说不是这意思，就不是这意思了？”

杜太白知道，又来了；“咸猪手”这件事，又把藏在何俊英天性中论是非和道理的本能给唤醒了；被唤醒的何俊英，比田锦绣厉害；田锦绣是就事论事，何俊英在事情之上，又论起是非和道理来了；或者，在歪曲事情的基础上，又论起是非和道理来了；或者，自离婚之后，杜太白拼命避免与何俊英正面论是非和道理；过去何俊英追究的，都

是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，这回论的是当下发生的事；为了论述当下，开始歪曲历史；看何俊英兴奋的程度，如同好斗的公鸡又回到斗鸡场一样，两颊都粉红了；老房子着火，烈焰会腾得更高；何况杜太白的境况，又与往日不同，杜太白如今被千夫所指，成了一只病鸡，道德落差，让何俊英开战之前，就略胜一筹；以前两人争执，在人格上还是平等的，如今有道德落差，杜太白只有挨啄的份儿，说什么都是错的；错的是错的，对的还是错的；或者，对的是错的，错的是更错的；她歪曲两人离婚的历史，也是对的。唉，事到如今，他算是落到落水狗的地步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过去何俊英老说饶不了杜太白，“回头再跟你算账”，如今算是算总账来了；或者，“咸猪手”事件，给了她算总账的机会。

何俊英：“杜太白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胆子这么大，是心里有病，还是身体有病？”

杜太白：“啥意思？”

何俊英：“见了女的就动手，是管不住自己的身体，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心？”

杜太白想答，主要没管住嘴，没管住喝酒；如果当时不喝大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，他既能管住自己的身体，也能管住自己的心；但这样与何俊英掰扯起来，会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，蔓延得没完没了，便说：

“一不小心成吗？”

“一不小心，铸成大错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铸成大错，为啥这错也落到我们身上了呢？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何俊英敲了一下茶几：“事到如今，不但你难做人，我也难做人，

捎带我们的孩子也难做人，你的手痛快了一下，我们不敢出门了，成了土拨鼠，只能躲到洞里，这事咋说？”

杜太白：“事情不是这样。”

何俊英：“今天我到你这里来，就戴着口罩。”

杜太白：“我说的事情，不是这个事情，而是我是我，你们是你们。”

何俊英：“你觉得我们分得开吗？”

“分得开呀，我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”

“婚是离了，为什么街上老有人问我：你前夫的手，是现在成‘咸猪手’了呢，还是跟你在一起时就是？你的事，是不是拐到我身上了？”何俊英又吼，“哪怕你在床上真干了她呢，我们挨说也不亏，你只是一只‘咸猪手’，你说让我冤不冤？做你的儿女冤不冤？”

杜太白没想到事情会拐到这里。要说冤，首先是杜太白冤；当然，冤的余波，也震荡到他们身上；倒是，摸还是没摸，上升到干还是没干的角度，从落差上说，这事情又有些冤。杜太白掉到了何俊英的理论里。何俊英：

“说你胆子大，其实你不大，或者说，你有贼心，没有贼胆，干也没干成，白落了个胆子大。”

杜太白：“我胆小如鼠，好了吧？”

“你胆大胆小不重要，事情波及我们身上，我们不能白跟着你吃挂落，这事得有个说法。”

“啥说法？”

“赔偿我们。”

原来她来兴师问罪，不单为了论是非和道理，还有实际目的。杜太白问：

“怎么赔偿？”

“你不还有百十万吗？ 给我、巴黎和纽约三人分了。”

杜太白又明白，何俊英来，不单是落井下石，还要趁火打劫；对三年前离婚的虚构，也不是白虚构；如同老蒯为了春芽嫁了第二个混蛋，追究第一个混蛋巴黎的责任，让杜太白赔偿她六十万一样；但杜太白手里哪里有百十万？ 三年前，杜太白借给同学秦东峰二十万，到现在也没要回来；当然这事情瞒着何俊英；这三年杜太白又攒了一些钱，手里总共有三十来万；给他们分一百万，他还得去借七十万；就算给他们分现有的三十来万，把手里的钱分光了，杜太白挣钱的门路被堵死了，从今往后，他还怎么生活？ 杜太白不解：

“我跟另外的人有事，却要赔偿你们，这道理讲得通吗？”

“讲得通，事情明摆着，因为‘咸猪手’这事，你虽然挨了打，但李满花和向铁不会就此罢休，他们接着会敲诈你，让你赔偿精神损失费。你事先把钱给我们分了，你身上没钱了，他们敲诈等于是白敲诈。”

目前的情况是，李满花和向铁并没有敲诈杜太白；这个敲诈，也是一种虚构；李满花和向铁他们没敲诈，何俊英倒来敲诈了。杜太白不禁火了：

“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”

“这么做，对你不好吗？”

“这叫赶尽杀绝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你丈夫不是律师吗？ 你们去法院告我吧，法院判我输了，我就把钱赔偿你们。”

何俊英愣在那里。大概何俊英也没有想到，杜太白会让事情在这里转弯：经官司；大概她也知道，以此为理由打官司，她一点胜算都没有；绕了一大圈，目的没达到，她有些气恼，嘴里骂道：

“杜太白，早知你这么流氓，应该把你阉了。”

杜太白倒一愣，事情又升级到这种程度？ 便说：“够狠的，非把

我弄成司马迁呀？”

杜太白这么说，何俊英倒愣在那里：“司马迁是谁？哪条街的？谁阄的？我咋不知道？”

“你们家亲戚。”

何俊英想了想，大概没想出他们家有司马迁这么个亲戚，便知道杜太白在调侃她，她又有些气恼，嘴里骂道：

“杜太白，你就是个无赖。”

又说：“流氓加无赖。”

何俊英气哼哼走后，杜太白想，流氓之外，他咋又成无赖了？他是无赖吗？当初老蒯敲诈他没有成功，骂他是“无赖”；现在何俊英敲诈他没有成功，又骂他为“无赖”；又突然想起，就算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何俊英和女儿受了牵连有些冤，儿子巴黎已经蒸发三年了，他早脱离了延津，事情与他无干，他何来之冤？这倒是一桩冤案。但他不敢撵出去与何俊英理论，怕由此又节外生枝；只好连“儿子并不冤”之冤，也咽到肚里。

这天夜里，杜太白做了一个梦，一位太监模样的人，手持拂尘，站在他的面前，细声细气地说：

“杜太白，有人给你捎了一句话。”

“谁呀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你爸。”

几十年过去，杜太白已经不怕杜天威了，但现在成了落汤鸡，童年时怕杜天威的心理阴影，又被重新激起，并迅速蔓延；因为目前人人成了杜天威；杜太白如同听到皇上的口谕一样，忙站了起来：

“他老人家说啥？”

太监甩了一下拂尘：“说你的所作所为，辱没了你们杜家的八辈祖宗。”

杜太白想想，杜天威说的有理，“咸猪手”事件，辱没的不光是社太白，还有他的先人；辱没自己他可以担着，辱没八辈子先人，他如何扛得起呢？ 他像过去宫廷的大臣，听到皇上的责备一样，忙跑到地上说：

“臣有罪。”

又说：“臣罪该万死。”

一觉醒来，杜太白叹息，趁着杜太白出事，连杜天威都趁火打劫来了。阳间的人打劫可以理解，阴间的人也这么落井下石，哪里还能找出公道呢？ 又想，梦是心头想，梦到阴间里让他害怕的人，全是在阳间给吓的。

女儿纽约到杜太白家里来了。杜太白以为“咸猪手”事件牵连了纽约，纽约会像何俊英一样跟他急；谁知纽约见他说：

“爸，行呀。”

杜太白：“什么行呀？”

纽约：“摸人这事。”又说，“老杜，不老哇。”

杜太白摇头：“不要取笑。”

“只是该更进一步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这种人，矫情，不该摸了她，该干了她。”

杜太白知道“矫情”的人指女学生李满花；在“摸”和“干”的关系上，纽约跟何俊英发火时说的倒一致。只是，话说起来轻巧，婚礼上，哪里有更进一步干她的条件？ 还有，在婚礼上，杜太白只是划拉一下，连“摸”都没有“摸”，冤屈还在这里。

“我被大家骂成了猪头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让思想冲破牢笼。”纽约说。

杜太白想起，纽约搞同性恋时，他找纽约问事情的始末，纽约就

对他说过这话。杜太白叹息：

“问题是，我这牢笼，和你那牢笼，还是不一样啊。”

当时纽约的牢笼只是大家对同性恋的认识，可以对其置之不理；杜太白的牢笼却是群起而攻之，他被人痛打成了落水狗；落水之后，还被人痛打；从阳间到阴间；一个牢笼是虚的，一个牢笼是实在的；从认识到行动，其分量还是有级差的。

自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杜太白身上老爱出汗；他患重感冒时，皮紧，出不来汗；读了小林的檄文，惊出一身汗；杜太白皮白、皮薄，“咸猪手”事件之前也爱出汗，但出的是星星点点，或一身大汗，现在是一身一身连着出，一天会弄湿好几件贴身的汗衫。衣服脏了，他也没心思洗，就把脏衣服堆在洗衣机旁。这天，身上的汗衫又湿了，他打开衣柜找替换的汗衫；翻找半天，他的汗衫早用完了，翻出儿子巴黎的一件汗衫；杜太白穿到身上，汗衫有些大；照镜子，发现这汗衫的英文商标，竟是“Playboy”；“Playboy”，不就是“花花公子”吗？想到自己的处境，杜太白笑了；接着又哭了。

“咸猪手”事件的迅速发酵，也出现了另一种结果，杜太白在延津声名鹊起，成了名人；走在街上，竟有人找他合影：

“杜老师，跟我合个影可以吗？”

杜太白叹息：“咱俩，是谁不懂事呀？”

从此，杜太白出门得戴口罩，像何俊英来他家里一样。

这天，杜太白在家里煤气灶上烧水；水烧上，到客厅拿茶壶；从茶几上拿起茶壶，站在那里愣神，忘记厨房还在烧水；突然想起，冲进厨房，开水的蒸汽，已把厨房熏成夏天；杜太白忙从灶上提起水壶，把开水往茶壶里灌；一只认错季节的蚊子飞过来，落在杜太白胳膊上；咋老有认错季节的蚊子呢？杜太白看蚊子吸他血的样子，大模大样和毫不在意，如同众人痛打落水狗一样，那么不拿杜太白当回事；也许

蚊子一个冬天没有吃东西，吸起血来，有些忘形；人不拿杜太白当回事杜太白只能忍着，蚊子也这么猖狂杜太白就急了；他掉转壶嘴，将开水向蚊子浇去；他想用开水把蚊子烫死，没想到蚊子飞走了，杜太白的胳膊被烫伤了。纽约又来看他，见他胳膊上包着纱布，问清事情的始末，笑了：

“爸，为了一只蚊子，你值当吗？”

“宁肯我烫伤，也得把它烫死。”

“蚊子烫死了吗？”

说蚊子没烫死，就成了笑话；杜太白只好说了假话：“烫死了。”

又叹息：“我这也是迁怒呀。”

又说：“我多没出息呀，迁怒给一只蚊子。”

又说：“迁怒给一只冬天的蚊子。”

唉，蚊子没烫死，把自己烫伤了，说到底，还是迁怒给了自己。好在是冬天，他出门要穿羽绒服，能把缠着纱布的胳膊给遮起来。

家里的卫生，七八天没有打扫过，屋里，像个落满灰尘的烟灰缸。在家里，杜太白一个人喝醉后，还会像在学校当老师时，让学生把洋葱当成苹果吃一样，他自己开始吃洋葱；把自己吃得满眼的泪，满脸的汪，还吃。这天，又把自己吃得满脸泪，吃着洋葱还问眼泪：你贵姓啊？眼泪：你猜。杜太白急了：你姓甚名谁，我他妈哪里猜得着？眼泪：你别急，只告诉你一件事，在显微镜下，不同情绪下，眼泪的形状是不同的。

“那我现在的眼泪是啥形状？”

“流氓相。”

“去你大爷的。”

杜太白的举止，开始发生一些变化。这天，他走在街上，看到一条流浪狗，浑身癣斑，人见人打，只好夹着尾巴顺着墙根走。杜太白

想，这不就是我吗？当天晚上，杜太白把自己又喝大了，如今没人劝他“少倒点”“少喝点”了；喝大之后，大哭一场。

这天下午，他走在街上，看到一辆装着铁笼子的汽车，拉着一车猪，从十字街头穿过，不知开往哪里去；一车猪，都在车上睡着了。虽不知道这车猪被拉到哪里去，但杜太白知道，这车猪为什么到那里去——去死。为了这车猪，杜太白哭了。

这天去菜市场买菜，路过卖虾的老吕的摊子；笼子里的阿基米德，没玩滑轮，正躺在笼子里，望着天愣神。杜太白想，如今的他，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白鼠呀；杜太白哭了。阿基米德翻过身来，看杜太白，眼神的意思是：

“你为谁而哭呀？”

杜太白：“不为我，也不为你，也不是为延津，是为笼子。”

老吕在旁边卖海鲜，也没理他们俩。

杜太白对生活，出现莫名其妙的担心。担心所有的事，拿捏不好，会导致更坏的结果。有时到了半夜，他想跟人说会儿话；但深更半夜，只能给人打电话；他拿起手机，却找不到人。田锦绣、何俊英，他已经无法打电话了；儿子巴黎蒸发了；给女儿纽约打可以，但估计纽约已经睡着了，把她吵起来，又怕她急；给朋友打，想不起世上谁还是他的朋友；自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并没有朋友主动联系过他，证明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朋友了……为找不着人说话，他没跟别人急，跟自己急了。为这急，又大哭一场。

杜太白爱哭，渐渐被大家发现了。大家以为他在为“咸猪手”事件忏悔。

“现在杜太白动不动就哭。”

“过去不这样啊。”

“还是为自己做的事后悔。”

“后悔已经晚喽。”

杜太白闻知，又想哭；他想说，是后悔，但不是你们说的后悔。只是觉得，他比以前多愁善感多了。

没出“咸猪手”事件之前，杜太白头发全是黑的，五十出头的人，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；自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不到一个月工夫，杜太白的头发全白了；五十出头，看上去像六十多岁。

有几天，杜太白想出门去找儿子巴黎，可不知巴黎在哪里。给巴黎打电话，巴黎的电话号码是空号，知道巴黎早换手机号了；巴黎已出走三年了；正因为是空号，深更半夜，杜太白想找人聊天的时候，便拼命给巴黎的手机号码拨电话。打电话不为接通，起码，还有手机号码可拨。

这天，在城墙根下，杜太白碰到了前儿媳春芽。春芽：

“爸，这些天你可老了不少。”

“也到岁数了。”

“爸，我信你。”春芽说。

杜太白知道，春芽说的还是“咸猪手”事件。杜太白叹息：

“大家都不信，你一个人信有什么用啊？”

“你也放宽心，心量小才为小事生气。”

“这事不小哇。”

“我妈不懂事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”

杜太白知道，春芽说的，是老蒯为“咸猪手”事件，编唱的《岂容败类逞凶狂》那段词，或那首歌，在网上蹿红；为此，老蒯多卖出不少烤地瓜。杜太白：

“已经七嘴八舌了，不差这一嘴。”

“爸，我要离开延津了。”

“为啥呀？”

“我跟战胜散伙了。”

战胜，就是在东街开五金店的人，春芽的丈夫。

“啥时候的事呀？”

“前天。吵了一夜。昨天上午，去街道办事处离了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原来春芽和巴黎一样，也是个有决断的人；问：“你离开延津，接着去哪儿呀？”

“想去济南，我一个好姐妹，在那里打工。”

“济南好，济南是个大城市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我也想离开延津，可没地方去呀。”

“爸，知道你心里憋屈，要找人多聊聊，事老憋在心里，就把人憋坏了。”春芽说。

杜太白点点头。

“找人聊，就别找延津的人了，找不是延津的人。”春芽又说。

春芽这句话，使杜太白大受启发。“咸猪手”事件带来的烦闷，找延津人是说不清楚了；既然找延津人说不清楚，想说心里话，只能找延津之外的人；就像春芽离婚之后，马上要去济南一样；就像巴黎与柳小凤，离开延津蒸发一样；为这句话，杜太白对春芽刮目相看，又觉得她是一个有见识的人。

与春芽分开后，杜太白想，为解烦闷，他应该找一个延津之外的人聊聊；但这个人在哪里呢？想了一天，杜太白没想出这个人；到了傍晚，看到墙上的相框，岁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想起，他在这个世界上，延津之外，还有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，就是他二舅。

他二舅今年八十多了。二舅十六岁离开延津，到新乡木器厂当了工人。杜太白十一岁那年，跟他妈来二舅家串过亲。那是杜太白第一次到新乡，第一次见到火车，听到火车的鸣笛声；那时杜太白认为，新乡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。二舅家住在新乡饮马口。二舅是个爱聊天

的人，见到杜太白，像跟成年人一样聊各种话题。聊起天来，二舅全神贯注；杜太白给二舅说他在杜家庄的事，在镇上学校的事；学校每天有几节课，都上什么课；课间休息，女学生扎在一起聊天，男同学就干一件事，砸三角；三角是用废烟盒叠成的；大家把操场砸得暴土狼烟；杜太白说来说去，就是没说杜天威在家里家外的事。二舅也给杜太白说他在木器厂的事，每天早上几点去上班，上班之后如何用电锯解木板，如何打柜子、打桌子、打沙发、打椅子；边角废料，只能打成小板凳；中午，工人们都端着铝饭盒，去食堂排队打饭；经年累月，磕磕碰碰，每人的饭盒，都坑坑洼洼。杜太白觉得他们之间的聊天，有点像他跟秦发奎和秦东峰聊天，完全没有年龄的差距。杜太白成人之后知道，能跟孩子投入聊天的成年人，都是善良的人。夜里睡觉，杜太白跟二舅睡在一起。躺在床上，两人也聊天。二舅：

“太白，你爱吃饺子吗？”

“当然爱吃。”

“你觉得啥馅的饺子好吃？”

“猪肉韭菜馅。”

“我觉得是猪肉茴香馅。”

“二舅，我也爱吃猪肉茴香馅。”

“饺子什么时候最好吃？”

“过年的时候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家里过年才吃饺子。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饿的时候。”

“也不对。”

“好长时间没吃的时候。”

“还不对。”

“啥时候？”

“馅和好了，为尝咸淡，先包两个，在锅里煮出来，这两个最好吃。”

“二舅说得对，我都流口水了。”

二舅又问：“端汤盆烫手，你咋办？”

“赶紧放下汤盆。”

“放下汤盆之后呢？”

“赶紧抖手。”

“那不行，赶紧摸耳朵，因耳朵是凉的。”

杜太白摸了摸自己的耳朵，果然是凉的，杜太白：“二舅，你知道的真多。”

二舅嘿嘿笑了。二舅又问：

“太白，你坐过火车没有？”

杜太白摇摇头。

“坐火车有诀窍。”

“啥诀窍？”

“我一上火车，不喝水，不吃东西，不上厕所，谁也别想占我的座位。”

杜太白恍然大悟：“二舅，这是个好办法。”又说，“我以后坐火车，也这么办。”

聊着聊着，杜太白睡着了。杜太白睡着了，舅舅一个人还在说话。在舅舅的说话声中，杜太白睡得很安稳。

杜太白和他妈在二舅家待了三天。离开新乡那天上午，二舅带他们来到照相馆，三人一起照了个相。相片上，二舅站在中间，杜太白他妈站在左边，杜太白站在右边；二舅把胳膊搭在杜太白的肩膀上；三人眼睛望着前方，都笑了。这张照片，至今还在杜太白家的相框里。

杜太白工作之后，每次去新乡，都爱到二舅家里坐一坐；两人还

照样聊天；岁月一直往前走，两人一直在变化；生活不停，两人之间新的话题就不停。后来杜太白结婚生子，家里家外，人多事杂，去二舅家就少了。至今想起，起码有四五年没去二舅家了。不是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杜太白还想不起二舅，如今想找一个延津之外的人说话，倒想起二舅来了。

当天下午，杜太白坐上公交车，去了新乡。

从新乡汽车站下车，杜太白在汽车站买了两瓶酒，几盒保健品，扫了一辆单车，骑到饮马口，来到二舅家。待到了二舅家，发现二舅得了痴呆症，已经不认人了，也不会说话了。二舅躺在床上，状况跟田守志差不多。两人的区别是，田守志脑子还是清醒的，二舅全糊涂了，对世界上的人，全不认识了。二舅的大儿子叫大根，是杜太白的表哥；大根比杜太白大三岁，在新乡暖水瓶厂工作；当年杜太白随他妈来二舅家串亲时，还跟大根一起在胡同里滚过铁环；后来大家都长大了，成家了，大根有时候去延津推销暖水瓶，去看杜太白，两人便在一起吃饭喝酒；杜太白到新乡来，来看二舅，大家也在一起吃饭喝酒。

但都是四五年之前的事了。

“怪我，四五年没来了。”杜太白站在二舅床前说。

大根：“都忙。”

“怪我，也不知道打个电话。”

“都是各忙各的。”

“哥，二舅得病，你应该告诉我。”

“我爸没傻时说过，不让告诉任何人，怕人跟着白着急。”大根又说，“那时候，他还会说话。”

杜太白又知道，二舅就是二舅；杜太白还知道，他永远无法跟二舅说饺子和火车各种事了。

晚上，大根去外边买了一只猪蹄，一份鸭脖，又在家里炒了一盘鸡蛋，一盘西葫芦丝；照顾完二舅吃饭，大根拿出杜太白带来的酒，两人坐在客厅的桌子前喝起来。大根碰杯，仰脖子喝了下去；杜太白喝了半杯，把杯子放下了。

“咋不喝完？记得你酒量还可以呀。”大根说。

杜太白不好说他满腹心事，无心喝酒，便说了假话：

“最近喝酒有些过敏。”

大根：“咋不吃菜？不能干喝呀。”

杜太白似乎突然想起什么，忙说：

“吃，吃。”

叨起一筷子西葫芦丝，放到嘴里。

吃饭喝酒间，两人又聊起二舅。大根说起，五年前，二舅如何得的这病，刚得病的时候还认人，一辈子经历的事还记得；后来开始忘事，忘事也是从近到远，眼前发生的事丢爪就忘，几十年前的事倒记得清楚；后来对过去的事也不记得了；一开始认人，后来认识家里的人，不认识外边的人；后来认识家里的孩子，对大人都不认识了；后来对所有人都不认识了；一开始还会说话，后来就不会说话了；从二舅得病又回到二舅的一生，大根说起二舅从十六岁到新乡，在木器厂经历的人和事，每个年龄段，他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，他喜欢的事和不喜欢的事，高兴的事和烦恼的事；大根说，这些人和事，都是二舅没傻时，陆陆续续对他说的；二舅一生是个爱说话的人，“你也知道”，大根又说；对二舅一辈子的经历，杜太白倒提起兴致，如同十一岁那年，他和二舅聊起各自的生活，两人都有兴致一样；如同杜太白工作之后，他见到二舅，两人又聊起各自的生活，两人仍有兴致一样；这些事，有的杜太白以前听到过，有的没有听到过；大部分没有听到过；杜太白拿起酒杯，举杯饮起，也忘了刚才说的“喝酒过敏”的话；见杜

太白感兴趣，大根聊得越发起兴；但一个人的一生，无法用一晚聊完，聊到凌晨四点，二舅才刚刚来到中年。见时候不早了，大根说：

“聊也是白聊，他还是傻了，谁也不认识了，要不咱们睡吧。”

杜太白也说：“那就睡吧，明天你还要上班。”

这天晚上，两人聊了许多，大都是大根在聊，杜太白在听；杜太白没有给大根聊他心里的烦闷，没有聊因为“咸猪手”事件，延津给他带来的变化；他来时主要想聊这些，来了不想聊了；他想跟二舅聊这些，没想跟大根聊这些；跟二舅之外的人聊“咸猪手”事件，他还没有思想准备。

离开饭桌，大根把杜太白带到他儿子的房间，让他睡在他儿子床上；大根的儿子，在新乡火车站当站务员，今天是夜班。一是晚辈的床，怕给人弄脏了；二是累了，杜太白没脱衣服，倒在床上就睡。

“脱衣服睡吧，不然容易感冒。”大根说。

“不费事了，天快亮了。”杜太白说。

大根关灯离开，杜太白很快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杜太白去二舅的房间，与躺在床上的二舅握了握手；虽然二舅不知道他是谁，他还是握了半天；握着二舅的手，杜太白有一闪念，如果世上的人，都像二舅，不知道他是谁就好了；接着与大根告别，离开二舅的家，坐公交车赶回延津。待回到延津家里，如大根所言，他果真感冒了。这回感冒，又犯了上一回感冒的毛病，高烧四十度，浑身皮紧，出不来汗，头痛欲裂。躺在床上，昏昏沉沉之中，杜太白梦到了他妈。他妈正在杜家庄院子里枣树下择棉花，见他从外边进来，问：

“这些天，你干嘛去了？”

杜太白扑到他妈的怀里说：“妈，这些天，我过得很不快乐。”

第十九章

田锦绣结婚了，丈夫是在黄河滩槐树林开农家乐的老朱。梦露在延津的时候，杜太白跟梦露，曾去黄河滩老朱的农家乐吃过饭，见过老朱。田锦绣和老朱结婚的消息，是在街上卖糖葫芦的老辛告诉杜太白的。老辛每天骑一辆三轮车，在县城转悠着卖糖葫芦。三轮车上，绑着两根稻草柱，稻草柱上，插满糖葫芦；糖葫芦有山楂的，草莓的，葡萄的，猕猴桃的，橘子瓣的，香蕉的等；除了卖糖葫芦，老辛也卖棉花糖和气球；几十只花花绿绿的气球，拴在三轮车的前把上，随风飘荡。老辛骑着三轮车在四条街转悠，属于流动商贩。别的商贩卖东西，都在车把上绑一支电喇叭，让电喇叭替自己吆喝生意；如卖烤地瓜的老蒯，车前就绑着电喇叭；老辛不绑电喇叭，仍用嘴一声声喊：

“冰糖葫芦——”

老辛嗓门大，吆喝的腔调，还是民国时的喊法，显得有些老派。人说：

“老辛，整天这么喊，多费嗓子呀。”

老辛说：“传承，这叫传承好吗？”

老辛除了爱吆喝，也好事；好打听事，也好说事；说自己的事，也说别人的事；主要是说别人的事；老辛四条街转悠，县城每天发生的新闻，没有老辛不知道的；知道了，嘴快，不由得不说，不由得见人就说；这也是老辛不在车把上绑电喇叭的原因之一，怕电喇叭不停

地喊，耽误他说事。人说：

“老辛，你整天管别人那么多事，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不辛苦吗？”

老辛：“为人民服务。”

又说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

前一句话，词用得有点大；后一句话，词用得有点文；让人哭笑不得。

杜太白认识老辛几十年了；巴黎和纽约小的时候，他带着孩子，在老辛的车前买过糖葫芦和棉花糖，也买过气球；杜太白当时认为，老辛好事，好打听事，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，不辞辛劳地探究，在延津卖糖葫芦屈才了，他该去牛顿、爱因斯坦、居里夫人的实验室，那些地方，都充满了未知，可以满足他的好事和好奇心。这天杜太白去超市买酱油，从超市出来，路过十字街头，老辛把他喊住：

“老杜，你来。”

杜太白在二舅家患了感冒；感冒好了之后，除了买东西，偶尔到饭馆吃饭，尽量少出门；这是“咸猪手”事件之后，杜太白头一回见老辛；杜太白以为老辛喊他买糖葫芦，说：

“我吃不了糖葫芦，岁数大了，一吃酸的就倒牙。”

“不让你买东西，问你一件事。”

杜太白只好走过去：“啥事？”

“你女朋友跟人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“哪个女朋友？”

“你有多少个女朋友？”

杜太白意识到，老辛指的是田锦绣。

“跟谁呀？”杜太白忙问。

“在黄河滩开农家乐的老朱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。按说，田锦绣与杜太白分手了，她可以跟其他

任何人结婚；但杜太白没想到，这个人会是老朱；还有，两人结婚会这么快。

“真的假的呀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你咋会不知道呢？”老辛有些着急。

“我天天关在家里，没人告诉我呀。”杜太白又问，“啥时候的事呀？”

老辛：“昨天，就是昨天。”

又说：“在黄河滩，摆了十八桌。”

又说：“昨天的婚礼，我在。”

“你是男方的客，还是女方的客呀？”

“男方的。”

“你跟老朱熟呀？”

“我们是中学同学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也相信这事是真的。

“婚礼，你应该去主持；这样，事情就更热闹了。”老辛说。

“不要取笑，不要取笑。”杜太白摆着手说。

“听到女朋友成了别人的老婆，你心里啥滋味呀？”

杜太白明白，这才是老辛告诉他这个消息的目的；或者说，这才是老辛爱打听和传播所有消息的目的；打听和传播消息，是为了看消息在对方那里引起的反应；杜太白：

“事到如今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呀。”

老辛脸上有些失望。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

“有件事，不知你晓得不晓得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田锦绣和老朱结婚后，家里谁做主呀？”

“你问着人了。”

“这是人家的家务事，你咋会知道？”

“三十多年了，老朱和我无话不谈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跟老辛无话不谈，等于老朱在老辛这里是透明的；老朱有这样的同学和朋友，也是很可怕的。

“那家里的钱谁管呢？”

“老朱呀。”老辛又说，“家里的饭店，本来就是老朱的。”

如果老辛说的是真的，杜太白知道老朱是老朱，他是他，他不是老朱；突然又想起什么，问：

“他俩结婚，田锦绣家里那群猫呢？”

“田锦绣给扔了。”

杜太白大吃一惊：“扔了，怎么可能？ 田锦绣是猫奴呀。”

杜太白记起，当初他约田锦绣去“老纪饭馆”吃饭，田锦绣家的猫下崽了，为了猫，田锦绣连约会都顾不上了；这六只猫的名字，还是杜太白起的；六只猫，当时田锦绣让他起了十二个名字；婚后，这群猫怎么安置，也是两人专门讨论的话题，现在怎么说扔就扔了？

“老朱喜欢狗，不喜欢猫。他说，猫爱掉毛，狗不掉毛。”老辛说。

杜太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知道老朱是老朱，他是他，他不是老朱；也知道田锦绣家那群小猫，已经成流浪猫了。

“他俩为啥结婚这么快呢？”

“老朱就是这脾气，喜欢快刀斩乱麻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杜太白如果与田锦绣结婚，家里一切事务，由田锦绣做主；对于杜太白，与田锦绣结婚，等于走上了专制和奴役之路；现在田锦绣与老朱结婚，家里一切由老朱做主，何时结婚，也由老朱做主，田锦绣倒是走上了专制和奴役之路；为了结婚，连自己的猫都扔了；或者，连自己的喜欢都扔了；杜太白明白，原来民主是不存在的，专制也是不存在的，关键是看人物关系的组合；这是杜太白之前所想

不到的。

杜太白要走，老辛一把拉住他："关键的我还没说呢。"

"还有什么？"

老辛："其实，他们俩能在一起，还是因为你呢。"

"因为我？"杜太白用手指头点着自己，表示不理解，"为什么？"

老辛拉开架势说，杜太白出事后，一群人在一起"打平伙"吃饭，人中有老朱和田锦绣，也有老辛。杜太白的"咸猪手"事件正在发酵，是延津所有饭桌上的谈资和下酒菜，这桌"平伙"也不例外；说起杜太白的丑闻，老朱说，我早看出姓杜的不是好人。田锦绣问，你咋知道？老朱说，过去杜太白到黄河滩我家饭馆吃过饭，你知道跟谁一起来的？跟一只鸡；那鸡戴了个假头套，一开始我没认出来，后来杜太白喝醉了，鸡去亲他，两人摔到地上，那鸡的假头套掉下来，现了原形；当时还是我和鸡一起，把杜太白扶起来的；跟鸡在一起的人，能是好人吗？老朱又问田锦绣，你咋跟他谈过恋爱？田锦绣说，一时大意，误入歧途。田锦绣又说，一开始觉得他是好人，才跟他接触；接触时间长了，发现他确实不是好人；只是没想到，他坏到这种地步。两人越说越多，越说越投机，后来就在一起了。

田锦绣原来像李满花一样，随着情势的变化，口风也变了，认定杜太白是一个坏人；既然是坏人，之前为啥同他谈恋爱呢？用一个逐渐发现的理由给打发了。哪一个杜太白是真实的呢？哪一个田锦绣是真实的呢？世上有没有真实呢？

杜太白哭笑不得："这么说，我还是他们的媒人了？"

老辛："可不。"

因为自己的丑闻，女朋友离开了自己；因为自己的丑闻，让女朋友找到了新的天地；也算自己的丑闻，有了一点价值，或者是唯一的价值吧。田锦绣的一对大梨，开始被老朱抚摸；这对削了皮的大梨，还往上

枕着头；杜太白叹了一口气。杜太白想走，老辛又拉住他：

“过去，你真跟鸡在一起过呀？”

杜太白跟梦露也就是孟小节确实在一起过，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；但杜太白不敢承认；不敢承认不是要故意否定历史，而是不敢在老辛面前承认；如果跟老辛承认了此事，经老辛的嘴，马上会传播得全县人都知道了，说不定又会引起另一场风波；同时，杜太白认为，梦露也就是孟小节并不是鸡，她比许多良家妇女还要干净和纯洁；但这道理怎么向老辛解释呢？不与夏虫言冰，不与井蛙言海，杜太白只好用简单否定复杂，说：

“别听老朱胡说，怎么可能。”

这时几个孩子跑过来买气球，趁着老辛张罗卖气球，杜太白赶紧脱身了。

田锦绣结婚的消息，对杜太白的打击不算大，也不算小；或者说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；表面上，杜太白可以装作若无其事，内心还是有些创痛；田锦绣义无反顾地与人结婚，证明世界的一个方面，彻底把杜太白抛弃了；或者，世界的一个方面，抛弃他之后，开始了新生活；如同一群孩子玩游戏，把一个孩子抛弃了，新的游戏开始，这个孩子不在其中，大家依然玩得热火朝天。

杜太白突然又想，田锦绣和老朱的婚礼上，主持人不是杜太白，那是谁呢？是俗派的老董吗？刚才忘记问老辛，现在拐头回去问，怕老辛拉住他再聊出别的，没完没了；事到如今，问出主持人是谁，对他也没什么意义；便拎着酱油瓶回家了。回到家，看到头门和屋门上的春联，几个月过去，春联已经被风扯去了半边，但横批“关关雎鸠”和“喜讯到家”仍在；这春联的内容，写的时候，是为了跟他和田锦绣的恋爱应景，期待的是一个前景；如今田锦绣已经嫁给了他人，当初这春联也白写了。

杜太白变得越来越不爱跟人打交道了。在街上走，偶尔也有熟人会说：

“老杜，晚上一起‘打平伙’吧。”

杜太白摇摇头，说：“今儿不凑巧，身上不舒服。”

对方也不再勉强。杜太白心想，事到如今，他已经不是去热闹地方的人了。我有故人抱剑去，斩尽春风未曾归，杜太白在心里叹息。

偶尔一个人去饭馆吃饭，杜太白爱找对着墙的座位；对着墙的座位，看不到别人；看不到别人，就不用跟别人打招呼；也不光为了避免跟人打招呼，而是在心里感到安全。

杜太白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。在街上，偶尔有人像卖糖葫芦的老辛一样，拦住杜太白说话，杜太白也是把话题引向别处，说几句有的没的；主要是说没的。杜太白认为，不爱说话的人分三类：一、心里无话；二、嘴笨，心里有话，说不出来；三、心里有话，不想说。杜太白属于第三种。

还出现一个现象，杜太白与人说话时，偶尔会做一下鬼脸。过去他没有这个习惯。做完鬼脸他也觉得滑稽。证明什么？证明自己跟这世界相处得好勉强；杜太白又在心里叹息。

一个人喝酒，杜太白也经常喝醉。喝醉之后，挺平的路，让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。酒正使人人自远，杜太白感叹。

这天晚上，杜太白在浴室洗澡。洗完澡，他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裸体。头，头发全白了；胳膊，胳膊变细了；细胳膊上，上回用开水浇蚊子，留下了一大块伤疤；胸，根根肋骨翘起；过去他就有些鸡胸，如今成了两扇排骨；腿，变得打弯了；中间的体毛，像秋天的杂草一样，有些杂乱泛黄了。镜中的杜太白，已经面目全非，连杜太白自己都不认识了，他不由得问镜中的人：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这天半夜，杜太白被尿憋醒了，他没有急着去厕所，突然想自杀。

以什么方式自杀，杜太白憋着尿在床上想。上吊、跳河、喝农药，都能让他离开这个世界。杜太白不怕死，而是想着，每一种死法，临死之前，都不会好受。这个难受，也会有一个过程。他怵的不是死，而是死前痛苦的过程。

这天，杜太白去贾三的烩面馆吃饭，想找一个对着墙的座位。这时发现冥想者申时行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前坐着，申时行也发现了他，说：

“我也是一个人，拼桌吧。”

杜太白碍着面子，不好硬着拒绝申时行；也觉得申时行不像卖糖葫芦的老辛那样好事和嘴快，与他拼桌，并无大碍，便点点头。这时留意，申时行又剃了胡须，戴上了墨镜。

“你心事很重啊。”申时行打量他。

杜太白没说话。

“别理他们。”申时行说。

杜太白知道，申时行说的仍是“咸猪手”事件，“他们”指的是痛打落水狗的延津人。杜太白：

“问题是，他们不是他们，他们代表整个世界呀。”

又说：“有一个词，过去不理解，现在理解了。”

又说：“过去也不是不理解，是理解得不透彻。”

“啥词？”申时行问。

“没活路了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过去以为它是个形容词，现在知道是个名词，也是个动词，就是没活的路了。”

“你想自杀呀？”

“如果有这个勇气，就坐不到你对面了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佩服自杀的人，很快就解脱了。”

申时行："其实，从概率上讲，在人中，自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，一半人，是不知不觉被气死的；当然，这也等于自杀，是慢性自杀。"

又说："一个是快速的，一个是慢性的。"

杜太白想想，觉得这话有道理。

申时行："看你目前的状态，你没有自杀的胆子，但有可能被他们气死。"

杜太白："平常看，他们都是善良人呀。"

申时行："通往地狱的道路，都是善良铺就的。"

又说："石头会被感动，而人不会。"

又说："不能期待百分之九十的人有见识；没有见识，就剩下人云亦云了；弱小者容易从众；对一件事，他们情绪是真的，真相就说不定了。"

杜太白点头。

申时行："事情都没当事人想得那么严重，一想，就加入了情感和观点；别人加入了，你也加入了，相互起了化学反应。"

杜太白点头。突然想起，申时行过去是化学老师，讲化学时，还常添加些哲学。

申时行："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你在中心，听到的声音，总是比实际大。"又说，"这是你上回劝过我的话呀。"

杜太白点头。

申时行："对冷眼相看，就要冷处理。"

杜太白点头。

"别跟过去过不去。"

杜太白点头。

"别跟过不去的事过不去。"

杜太白点头。

“别跟过不去的人过不去。”

杜太白点头。又说：“说起来很押韵，做起来很难呀。”

“你有多少天没笑了？”

杜太白倒笑了：“记不清了。”

“世上没有好人和坏人。待有一天你变好了，大家也就变好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我能变好呢？‘好’的概念不是我定的，是大家定的；到‘好’这一天，也是漫漫长夜无尽头呀。”

“知你受了委屈。要学会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。俗话说得好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船上，装的都不是好东西。”申时行又说，“这也是上回你劝我时说过的话。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，上回杜太白劝申时行时，也说过这话。但杜太白说：

“上回你也说，这比喻不对。”

“咋了？”

“问题是，我不是宰相啊。”

“相信时间，这话你也说过。给时间一点时间。真理是个慢性子的人。”

“啥时候是个头呀。”杜太白叹息。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，“上一回你跟女学生的事，咋悄然无声了？”

“听你的话呀。”

杜太白意识有些模糊：“我说什么了？”

“你那天劝我，让我赶紧去给她说好话和用钱。那天咱俩分开，我就去了她家，她正在家里吃饺子，我突然发现她肚子没了。”

“她自个儿觉悟，去医院打胎了？”

申时行摇摇头：“没有。原来，她怀孕是假的，在肚子那儿垫了个枕头。”又说，“她就是想跟我结婚，用怀孕骗我呢。”又说，“你让我

打了她个措手不及。”

原来是这样啊。杜太白愣在那里。也明白，这也是申时行重新剃胡须和戴墨镜的原因。在李满花的婚礼上，杜太白当时喝多了，对李满花的右乳，只是被动地划拉了一下，并没有去“摸”，“咸猪手”这事他有些冤;但申时行这事有枕头在，能把怀孕说成是假的，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杜太白到哪里去找这枕头呢?

“你可别让他们气死。”申时行指着杜太白说。

“这也等于自杀，慢性自杀。”申时行又说。

杜太白点点头，又叹了口气。

第二十章

下小雪了。天上下来的也不是雪，是小冰凌碴子。

这天，杜太白一个人在家里吃午饭，喝了点酒。吃着喝着，又喝大了；喝大之后，他突然想去秦家庄看初中时的同学秦发奎。上初中一年级时，为躲他爸杜天威的打，杜太白曾去秦家庄秦发奎家避过难；如今也想在秦发奎家里住一夜，还想像当年一样，倒一碗酒，你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；当年，那碗酒是秦东峰从家里偷来的；如今秦东峰躲债，不知躲到哪里去了，就剩秦发奎和杜太白了。

年前，在县城街上，杜太白见过秦发奎一面，秦东峰欠人许多债的事，还是秦发奎告诉他的。高中二年级时，秦东峰跟他姑父去自封钢铁厂当工人，临走时，杜太白和他照了一个相；当时杜太白想喊秦发奎一起照，被秦东峰拒绝了，说两人闹了别扭。

不喝大杜太白性子没这么急，喝大了，说走就走。出门看到天上下着冰凌碴子，也顾不得了，骑上电动车就上路了。

县城距秦家庄八十里。杜太白走到半路，电动车没电了。杜太白感到，他的记性越来越差了，昨天把电动车骑回家，忘了充电；今天中午，骑起电动车就走，也忘了昨天忘了充电。既然没电了，要么推着电动车返回去，要么推着电动车往前走；杜太白不想返回去，便推着电动车往秦家庄走；走着走着，天黑了；这时杜太白酒醒了；酒醒之后，杜太白仍没有返回去，推着电动车继续往前走；这样磕磕绊绊走

了四十里，到了秦家庄，到了秦发奎家门口，鸡叫了；杜太白满身冰凌碴子，眉须皆白，衣服上也结了冰；他在秦发奎家门口站了二十分钟，没有敲门，又推着电动车往回走。

秦发奎家隔壁有一个饭铺，五更鸡叫，店主起来生火、张罗饭铺的早饭，他用围裙擦着手喊：

“哎，那人，你站住。”

杜太白站住。

店主：“看你好半天了，你站人家门口干吗呢？”

“来看朋友。”

“以为你想偷东西呢。”店主又问，“既然来了，咋又走了？”

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归，何必见他。”

店主：“不毬懂。”

看杜太白走远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信毬。”

“信毬”是延津土话，就是“傻X”加“蛮干”的意思，或是“傻X”加“神经病”的意思，看用在什么场合；这个场合，店主指的是后者。

这天上午，杜太白正在家愣神，有人敲门。杜太白打开门，竟是柳小凤的前夫朱前进。杜太白一愣：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刚刚知道，你儿子巴黎，和我前妻躲到哪里了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“躲到哪里了？”

“以为到了天边，其实并没有走远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洛阳。”

听说是洛阳，杜太白倒吃了一惊；洛阳离延津，也就二百多公里；

巴黎和柳小凤被延津不容，逃离延津，众人以为他们会躲到天涯海角，越远越好，谁知他们并没走远；超出众人的意料，想法就超越了众人；杜太白再一次佩服巴黎。

“在洛阳干吗呢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卖建材玻璃的老颜，去洛阳玻璃厂进货，在洛阳洛神路，无意中看到了他们。俩人开了一家修电动车修摩托车的店铺，干的倒是老本行。”

“你为啥告诉我呢？”

“跟你有关，就来告诉你。或者，都是当事人，叫信息分享。”

不知儿子在哪里，杜太白只是偶尔想念，知道他和柳小凤在洛阳，洛阳离延津又不远，便想去看看他；光给一个不存在的号码打电话有什么用？还是想见到本人；不知道巴黎在哪里，见巴黎没那么心切，知道他在哪里，想见巴黎倒有些着急；正好他心情郁闷，在延津无人说话，也出去散散心；上次找秦发奎，到了他家门口又回来了；但巴黎不是秦发奎；巴黎曾是他离婚的导师和引路者，虽然巴黎不知道这无形的作用；见到巴黎，杜太白可以告诉他“咸猪手”事件的始末，让巴黎给他拆解拆解；见秦发奎不好说的话，见巴黎可以说，让他再当一次他的导师和引路者。

说走就走，当天下午，杜太白便坐公交车到了新乡，从新乡坐高铁去了洛阳。十年之前，杜太白曾去过洛阳，看过龙门石窟。龙门石窟一侧的山坡上，有白居易的墓地。杜太白认为，白居易写得最好的诗有三首：《卖炭翁》《琵琶行》和《长恨歌》；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；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；“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；诗中充满了哲学呀；功夫在诗外，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；申时行爱用哲学衡量世界，衡量别的事能否得出正确结论两说，起码衡量诗是对的。但他这回去洛阳，和十年前大不相同；十

年前是闲逛，这回是满腹心事；“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；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许多愁。”李清照这首词，说的就是杜太白目前的心情；李清照这首词，也充满哲学；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

从洛阳高铁站出来，杜太白用手机的导航，搜索洛神路；洛神路位于洛阳偃师区，与新新路、新星路、永乐巷、安泰巷等街道交会。杜太白跟着导航，走过槐新大道，走过新新路、新星路，到了商都路；从商都路往前走，到了洛神路；沿着洛神路往前走，留意左右的店铺。走了二里路，果然发现道路右手，有一家卖电动车摩托车也修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店铺，用的仍是巴黎在延津开店铺的名字：“巴黎车行”。接着就看到了巴黎。巴黎正在店前，给人修摩托车，满地的零件，巴黎满手油污，大冬天，满头大汗。三年不见，巴黎变胖了，身体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。这时柳小凤从店铺里走出来，三年不见，她倒没变，身材还是那么纤瘦、单薄；她手里拿着一条毛巾，走到巴黎身边，给巴黎擦汗；又从门口的冰柜里，拿出一根冰棍；巴黎满手油污，拿不得冰棍，她便蹲在巴黎身边，把冰棍送到巴黎嘴里，一口一口喂巴黎；时不时，也自己嘬一口。

看到两人和谐的样子，大冬天吃冰棍，杜太白心头一热；巴黎虽然变胖了，满手油污，满头大汗，但他很幸福；三年不见，杜太白却成了落水狗；又突然明白，柳小凤的前夫朱前进把巴黎和柳小凤在洛阳的消息告诉他，不单是信息分享，分享里边有阴谋；他知道杜太白得知这个信息，会到洛阳来找儿子；特别在众人抛弃他的时候；他来洛阳，就把他目前的惨相，带到了巴黎和柳小凤面前；见面说什么呢？儿子的状况，他已经看到了；儿子问：“爸，你目前咋样啊？”杜太白怎么回答呢？来时想把“咸猪手”事件的始末告诉巴黎，让巴黎给他拆解拆解，现在明白，这等于给巴黎添堵，也给自己雪上加霜；柳小凤的前夫朱前进，用心何其毒也？杜太白低估了这个卖麻辣烫的男人。

远远看了儿子一眼，杜太白离开了洛神路，离开了洛阳，坐高铁返回新乡。跟上回去秦家庄找秦发奎的结果是一样的。在高铁上想起，柳小凤已经四十多岁了，跟巴黎在一起，还会生孩子吗？

这天下午，西街的裁缝老殷给杜太白送短大衣来了。自出了“咸猪手”的事，杜太白的心是乱的，把年前让老殷将巴黎的大衣改成短大衣的事给忘了。老殷：

“衣服不要了？”

杜太白：“不急着穿，就没有去取。”

“当初你改衣服时，可是心急火燎的。”

情况变了，心情就变了。杜太白：

“怪我怪我。”

老殷放下短大衣并没走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：“顺便，有件事想问你一下。”

杜太白以为他像老辛一样，想重新讨论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没想到老殷并没有纠缠这件事，而是说：

“今天晚上，我想做小炒肉，你说这个肉片，是凉油下锅好，还是热油下锅好？”

杜太白突然想起，三年前，去县城东关口的老张大肉铺买肉，他和老殷碰到了一起，聊起天来，两人买肉，都是晚饭想做小炒肉；小炒肉，就是辣椒炒肉；老殷说肉片凉油下锅好，杜太白说热油下锅好，两人竟争得面红耳赤。

“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”老殷提着肉，气哼哼走了。

“三年前，咱俩争过这事，现在你还记得吗？”老殷问。

三年来，他和老殷也见过几面，包括去老殷的裁缝铺送巴黎的大衣，两人都没有旧事重提，杜太白把这事已经忘记了，为啥今天老殷又重提小炒肉的事呢？杜太白琢磨一下，脑子拐过弯来，明白了老殷

重提这事，也是另一种趁火打劫。没有“咸猪手”事件，两人可以有凉油和热油之争，如今杜太白有错误在身，有短处抓在所有延津人手里，也抓在老殷手里，便不好与老殷争执；或者，现在不是与人争执的时候；或者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已经失去争执的能力。为了尽快息事宁人，杜太白只好顺着老殷三年前的观点说：

“老殷，你说凉油下锅好，就是凉油下锅好。”

又说：“今天，你还凉油下锅吧。”

老殷用豺声笑了，接着笑眯眯地走了。三年前的争执，就这样做了了结。啥叫指鹿为马，这就叫指鹿为马。他想起自己在学校当老师时，让瞌睡的同学吃洋葱的时候，那是指洋葱为苹果，这是指热油为凉油。同时知道“蜂目豺声，残忍者也”这句古语不虚。原以为人类型多了，世界显得丰富；谁知道残忍者折磨起人来，手段也显得丰富。又想起老殷师傅老雷去世三周年时，老殷去洛阳参加仪式，一了他一生对师傅的怨恨，如今又用同样的手段来了结跟杜太白的争论，果然是睚眦必报；用睚眦必报，来疗治早年师傅给他留下的创伤。而且记性好。也许，这成了他生活的一个动力，为报复而活着，为报仇而活着，或为恨而活着。不知他临死之前，会不会把一个长长的名单交给他的儿女，“要替爸报仇哇”。说他小肚鸡肠，还有君子报仇、三年不晚的气度，给时间一点时间。既然他对他师傅这样，对杜太白同样这样，也就不足为奇。也是虱多身不痒，杜太白也没太生气。倒是突然想起，年前老殷说，他去洛阳参加师傅老雷的三周年仪式之后，还要去西安看兵马俑，也不知他去了西安没有？如果去了，看完兵马俑，对秦始皇的活法和死法，对自己的活法和死法，是何感受？刚才忘了问，现在也不好追出去问；或者，过去可以追出去问，现在有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就不好追出去问了；或者，现在不是问兵马俑的时候；自己的事还顾不过来，就无资格关心兵马俑了。

老殷走后，杜太白把改过的短大衣穿到身上，照了照镜子，倒十分合身。老殷虽然阴鸷，裁缝的手艺倒不错，九十五块钱没有白花。但这短大衣，杜太白无机会穿了。又明白，也不是无机会穿了，是没心思穿了，不想穿了。

这天，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李满花。两个月过去，李满花的肚子已经显形了。怀孕两个月，肚子不该这么大。看来，她当初邀请杜太白主持婚礼，对怀孕的日期说了假话；当时她说是刚怀孕，现在看，当时怀孕已经有些日子了。两人过去是师生，现在成了仇人。仇人相见，应分外眼红，但两人擦肩而过，相互没有搭理。待杜太白走进一条胡同，李满花撵了上来。胡同里僻静，没有别人；杜太白以为李满花又来追究责任，或索取精神损失费，没想到李满花悄声说：

“杜老师，那事怪我。”

杜太白明白，她指的仍是“咸猪手”事件；杜太白没想到她会说这话；叹息一声说：“不怪你，怪我。”

李满花指指自己的肚子：“按说怀孕不能喝酒，那天一激动，喝了。”又说，“如果我不喝大，不会出这事。”

杜太白没想到她把责任归结到酒上；前些天何俊英找他理论“咸猪手”事件的是非，他也曾把原因归结到酒上；形成“咸猪手”事件的因素有很多，不单是酒，但喝大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；便说：“如果说喝大，也是怪我，那天我不喝大，也不会出这事。”

“事到如今，您肯定特别恨我。”李满花又说，“恨就恨吧，这事成了一笔糊涂账，谁也无法再把它算清。”

“此局已成烂柯，纵弈秋复生亦难解。”杜太白叹息。

两人分手后，杜太白想起李商隐老婆说过的话，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真相，只有角度；真相的“真”也分两种：一种是真实的“真”，一种是真理的“真”；就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；如今真理掌握在大家手里，他跟李满花论酒归对错，还有什么用呢？

附 录

这天晚上，杜太白正在家做饭，手机呗的一声，来了一条微信。杜太白打开，竟是孟小节也就是之前的梦露发来的。杜太白吃了一惊。两个月前，两人在自封高铁站相互留了微信，因为孟小节已经结婚了，不知孟小节方便不方便，何时方便，杜太白从来没有给她发过微信；杜太白当时就对孟小节说，就是留微信，他也不会给她发微信，让她放心；杜太白从没给孟小节发过微信，没想到她突然发来微信。杜太白急忙打开。微信上写道：

“杜老师，你还好吗？”

原来就是个普通的问候。杜太白也理解，上次分别，也有些日子了，头一回重新通微信，不知对方当下的状况，通微信方便不方便，也只能从普通问候开始；杜太白目前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实际情况是，目前的日子，比两人分别之后，过得更不好了。但他不想把这“不好”告诉孟小节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，便回：

“好。”

又问：“有事吗？”

孟小节回复：“没事。今天开车，走的是京广高速，路过‘延津’的路牌，突然想延津了。”

杜太白明白，这个“想延津”，既是想延津的整体，她在延津待过的两年，

也包括想杜太白了；不想杜太白，怎么会发微信给他呢？记得两人头一回发生亲密关系，梦露也就是孟小节给出的理由就是“你不来，会想你”；梦露也就是孟小节离开延津后，杜太白也时常想念她，想念两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；杜太白回复：

“明白。”

又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孟小节回：“好。”又写道，“杜老师，我们都好好的，好吗？”

杜太白回：“好。”

孟小节给杜太白发了一个笑脸，杜太白给孟小节回了一个笑脸，通微信便结束了。两人通的微信，说的虽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客套话，但其中的内涵，只有两个人心里清楚。当天的晚饭，杜太白本不准备喝酒，吃饭时，杜太白开始喝酒。喝着喝着，喝大了。大了之后，杜太白对着空气喊：

“小节，今天夜里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。”

说完，哽哽咽咽哭了。

第二十一章

杜太白有了一个主持丧礼的机会。

南关的焦小宝，把他爸焦辅仁给捅死了。

焦辅仁是杜太白的小学老师；杜太白上小学时，焦辅仁在学校教语文。杜太白上三年级时，这天是礼拜天，不用去学校上学，杜太白清早去厕所倒尿盆，一不小心，把尿盆碰到墙上，尿盆碎了，尿洒了一地，被杜天威打了一顿；杜太白从家里逃出来，躲到村北后岗上；天黑了，也不敢回家；他担心后山有狼，爬到一棵树上；成年之后回想这件事，杜太白确定，人确实是猴变的，遇到危险，知道爬树。焦辅仁骑着自行车，从镇上赶集回来，路过后岗，看到杜太白，从自行车上下来，问：

“你爬到树上干吗？”

杜太白把清早在厕所把尿盆碰碎，接着挨了杜天威的打的事给焦辅仁说了。焦辅仁叹气：

“打人，尿盆也不会囫囵呀。”

又问：“那你一天没有吃饭呀？”

杜太白点点头。

“按说这事不该我管，谁让你是我的学生呢。”焦辅仁又说，“下来，先跟我回家吧。”

杜太白从树上下来，焦辅仁让他坐到自行车后座上，焦辅仁骑上

车，把他带回焦辅仁的家。到了焦辅仁家，焦辅仁先拿出两个馒头让杜太白吃。吃过馒头，焦辅仁的老婆把晚饭做好了。吃饭之前，焦辅仁拿出一小卷山楂片，倒到自己手里几片，也倒到杜太白手里几片。

“我积食，吃饭之前，爱吃点山楂片，你也尝尝。”

这是杜太白第一次吃山楂片。杜太白把山楂片放到嘴里，像吃糖一样吸溜起来；焦辅仁笑了：

“这不是糖，不用吸溜，慢慢嚼，开胃。”

杜太白不再吸溜，开始慢慢嚼。焦辅仁：

“好吃不好吃呀？”

“有点酸，又有点甜。”杜太白说。

焦辅仁笑了。

焦辅仁家有一台留声机。吃过饭，焦辅仁去摇留声机，边摇边说：

“这可是个好东西，民国货，前年，我在开封马市街集市上淘来的。”

接着让留声机放起音乐。这音乐杜太白没听过。

“焦老师，里头唱的是啥戏呀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这不是戏，是音乐。”

“谁的音乐呀？”

“外国的，叫贝多芬。”

那时杜太白不知道贝多芬是谁，杜太白：

“贝多芬说的是啥呀？”

“这曲子叫《命运交响曲》，说的是人生起起伏伏，与命运抗争，不容易。”焦辅仁又说，“你知道吗？贝多芬是个聋子。”

杜太白吓了一跳：“聋子听不见声，咋会写曲子？”

“世界上的事，就是这么奇怪。”焦辅仁又说，“看，他比你挨打更不容易吧？”

那时焦辅仁四十多岁。焦辅仁说话声细，说话前先笑；遇事情讲道理，从不打骂学生。对比自己的爸，杜太白常想，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爸就好了。“杜太白”的名字，就是焦辅仁给起的。杜天威给他起的名字叫“杜有财”，同学们望文生义，给他起个外号叫“财迷”。顶着“财迷”到四年级，杜有财受不住了，便让焦辅仁帮他改个名字。那时焦辅仁还没有与杜天威结仇，还没说过杜天威绑架了一个家庭的话，焦辅仁：

“我帮你改名字，你爸会同意吗？”

杜有财想了想：“不知道哇。”又说，“同意不同意，顶多挨顿打。”

焦辅仁看杜有财：“你这孩子，遇事不怕挨打，也是与命运抗争，长大肯定有出息。”又说，“要不，我跟你爸商量商量？”

“不用商量，我爸是个轴人，不商量还好，一商量，要改他定的事，八成改不成。”

焦辅仁看杜有财：“你也是个轴人。”又说，“你想要个啥名字？”

杜有财：“啥名字都成，只要不再当财迷。”又说，“最好跟老师的名字一样，显得有文化。”

“你长大想干啥？”

“写诗。”

焦辅仁愣了一下：“你知道啥叫诗吗？”

小学课本上，有李白的诗，杜有财学过；杜有财：

“李白不就写诗吗？”又说，“写诗，就能吃好的，喝酒。”又说，“老师在课堂上说过，李白斗酒诗百篇。”

焦辅仁笑了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又说，“李白不是写诗时喝酒，是写前喝，写后也喝。”又说，“其实，诗人写诗时是不喝酒的，说诗是喝醉写的，都是骗人的鬼话，诗在结构和遣词造句上，还是很讲究的。”又说，“既然这样，那我帮你想一想。”

想了片刻，焦辅仁说：

“你向往李白，李白的字是太白，中国最好的诗人是杜甫和李白，一个是诗圣，一个是诗仙，你正好姓杜，就叫杜太白吧。一个名字，把杜甫和李白都包含了。”

又说：“起了这名字，并不是说你能达到杜甫和李白的高度，起码是个努力的方向。俗话说得好，名师出高徒。”

“您就是名师。”

“这话出格了，我哪儿能跟杜甫和李白比呢？”

“您在我身边，杜甫和李白不在我身边。”

焦辅仁愣了一下，盯住杜有财看，笑了：“啥时候，学得油嘴滑舌了？”又说，“虽然是油嘴滑舌，抛开我，单从远和近的关系论，道理并不错呀，只是我担不起。”突然又说，“索性，我们把档次再提高一下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古希腊有个诗人，叫荷马，要不，你叫杜荷马吧。”

杜有财愣了一下：“老师，一下去到古希腊，过分不过分呀？”

焦辅仁摇手：“别的地方咱不能做主，自个儿的名字，过分就过分吧。”又说，“这种过分，又不要钱。”

“老师，叫荷马，容易被人叫成河马，不好听。”

焦辅仁想了想，这名字，是容易让人误会，仅仅因为容易产生歧义，焦辅仁主动作罢；又想出杜雪莱，杜拜伦，杜叶芝，杜戈尔，杜鲁达等；焦辅仁能知道的世界上的诗人，都套了个遍，没一个好听的；仅仅因为不好听，焦辅仁说：

“那还是回到杜太白吧。”

从此，杜有财就叫“杜太白”，但他没有将改名字的事告诉杜天威。半年之后，杜天威从杜太白同学嘴里听到了杜太白改名字的事；傍晚，

杜太白放学回到家，杜天威把他叫到柴房，兜头抽了他一皮带：

“知道为啥打你吗？”

杜太白摇摇头。

“改名字，为啥不告诉我？”

又问：“姓焦的是你爸，还是我是你爸？”

又说：“不是气你改名字，而是改名字半年了，我还不知道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”

面对杜天威的问话，杜太白一言不发；杜天威又抽了他一皮带：

“给你叫‘杜有财’，是想让你早点发财，家里也沾你点光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，我容易吗？我这么做有错吗？你知道知恩图报吗？”

杜天威说着说着想哭，杜太白还是不说话。

“你把‘有财’改成‘太白’，说是想写诗，诗是个啥东西？捣糨糊的人，历朝历代，哪个人有好日子过？那个姓焦的，不就是个穷酸吗？你不只害了我，也害了你自个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杜天威说着说着又愤怒了，杜太白还是不说话。

“你这不是改名字，是想故意跟我置气对不对？”

从始至终，杜太白没说一句话；没说话不纯粹是跟杜天威置气，而是杜天威说的也有道理，改名字本身，他也有背叛杜天威的想法。杜天威又抽了他几皮带：

“回头再跟你算账！”

为了一个名字，杜太白被抽得满头是包，满脸是血；而且事情还没有完，还要“回头”。

待回头，杜天威七事八事，就把这事丢到后脑勺了，“杜太白”的名字，也就叫了下来。直到焦辅仁说出杜天威绑架了一个家庭的话，杜天威与焦辅仁结了仇，杜天威又想起当初改名字这事，这事重新成

了焦辅仁背后捣乱的罪证；杜太白是焦辅仁的同谋，又被杜天威打了一顿；以后家里出了什么事，杜天威就说：

“又是焦辅仁在背后捣乱。”

指着杜太白：“又是你跟焦辅仁串通好的吧？”

问题是，“杜有财”改成“杜太白”，长大之后，杜太白也没有写诗；“杜太白”这名字，等于白起了；或者，当初这名字，像杜天威说的一样，焦辅仁还是起错了；无非两者说的方向不一样；杜太白感叹。

焦辅仁的老婆叫李秀英，一辈子在家洗衣做饭，延津人叫“家庭妇女”；因学生们喊焦辅仁“焦老师”，见了李秀英，学生们也顺着喊“李老师”。李老师见了焦辅仁的学生，也很和蔼。

焦辅仁和李秀英一直没有生育，就两个人过着；李秀英有两个外号，一个叫“骡子”，一个叫“不会下蛋的鸡”；都是不会生孩子的意思。谁知到了五十多岁，两人突然有了个儿子；不但别人感到奇怪，他们两人也感到奇怪。焦老师给儿子起了个大名叫“焦焕之”，起了个小名叫“小宝”。也是老来得子，焦辅仁不免对小宝有些娇惯；小宝六岁了，还常骑到焦辅仁的脖子上；有时骑着骑着，故意尿到焦辅仁脖子里，焦辅仁嘿嘿笑笑，也不责怪。倒是李秀英对儿子不客气，小宝撒娇哭时，李秀英一巴掌扇过去，小宝就不敢哭了。小宝七岁上学了，是焦辅仁的学生。课堂点名时，到了“焦焕之”，焦辅仁常常忘了大名，还是喊“小宝”。久而久之，同学、别的老师，也顺着叫“小宝”，无人知道“焦焕之”是谁。

娇惯的孩子，都吃不得苦，十年之后，小宝没考上大学，考了个大专，学邮电专业。大专毕业，回延津邮电局分拣信件。为了跟小宝生活在一起，焦辅仁和李秀英也从乡下搬到县城住；焦辅仁去了县城一所民办小学，仍然教语文。

两年之后，小宝找了个媳妇，陆续生下一对儿女。

小宝有一个中学同学叫大志，两人从中学起，便是好朋友；大志中学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也没考上大专，如今在电玩城管游戏机。跟游戏机在一起，大志学会了赌博。大志赌博，带得小宝也赌博。两人一开始在游戏机赌，后来打牌赌，后来诈金花赌，后来在网上赌，越赌越大。赌博的人，多是赢的次数少，输的次数多；越输越赌；小宝把在邮电局挣的工资，都花在了赌博上；身上没钱了，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；他老婆和父母阻拦，他开始偷家里的东西。他把他爸的手表和大衣卖了，把他妈藏在箱子里的手镯和金镏子卖了，把他老婆的手机和电脑也卖了。赌能长胆，焦小宝小时候怕他妈，现在连他妈也不怕了。焦辅仁这时方知教子无方，常常唉声叹气。但木已成舟，人已成年，无法将小宝再掰回来。焦辅仁：

“怪我，怪我，书白读了，也白教了。”

又说：“我为啥对别人家的孩子都好，跟自家孩子有仇呢？”

便与小宝分了家，让小宝从家里搬出来单过；接着又断了来往。焦辅仁：

“就当我没生这个孩子。”

但焦辅仁想断来往，焦小宝不想；半夜，他赌博输了，便来到焦辅仁的家，用棍子捅焦辅仁家的窗户，嘴里喊着：

“焦辅仁，别六亲不认。”

焦辅仁又感叹：“我咎由自取，咎由自取，谁让我把亲人养成仇人呢？”

因为儿子，焦辅仁跟杜太白后来遇到“咸猪手”事件一样，变得不爱说话。

这天晚上，焦辅仁在“老纪饭馆”吃烩饼，一个人喝起闷酒。焦小宝进了饭馆：

“爸，找你半天了。”

焦辅仁："干吗？"

"这还用问，家里过不去了，借点钱。"

焦辅仁知道他借钱是为了赌博，便说："没钱。"

"放心，明天就还。"

"你明天就有钱了，明天再花不成呀？"

"今天遇到点急事。"

"没钱。"

"你是我爸，能不能负起家长的责任，没钱要你有何用？"

焦辅仁也是喝了点酒，怒了："好小子，既然我没用，你敢捅了我不成？"

谁知小宝晚饭时也喝了点酒，见焦辅仁这么说，一时性起，蹿到厨房，拿起一把剔肉的牛耳尖刀，跑到焦辅仁桌前，把刀在焦辅仁脸前晃：

"借钱不借？"

"不借。"焦辅仁又说，"就是捅了我，也不会把钱借给你。"

"让你逞能。"焦小宝说着，真拿手里的刀捅焦辅仁。焦辅仁大吃一惊：

"小子，让你捅，你真捅呀？"

小宝继续捅。

"小宝，已经捅八刀了，可以了。"

"爸，说什么都晚了。"

小宝接着捅。

有几刀，倒是捅到了焦辅仁肋骨和腔骨上，刀竟也没卷刃。焦小宝又捅了几刀，扔下刀，跑出饭馆。

饭馆里，当时除了老纪在，也有几桌顾客，小宝拿刀捅人时，无人敢往前凑，怕伤着自己；小宝跑了，老纪赶紧报警，众人聚拢来，

赶紧把焦辅仁抬起，送到县医院。因失血太多，焦辅仁不治身亡。临死前，焦辅仁说：

“怪不得别人，我咎由自取。”

听到焦辅仁被捅的消息，杜太白大吃一惊。也突然想起，他十五岁那年，也曾拿刀要捅了杜天威。那天杜天威用皮带抽杜太白他妈，抽他妈的理由，又重新扯出他妈年轻的时候，和镇上厨子好的事情。杜太白小的时候不敢顶撞杜天威，十五岁，身子已经长成了；杜天威打他他不敢动，见杜天威又这么抽打和羞辱他妈，他脑子一热，跑到厨房拿起一把尖刀，跑出厨房，对杜天威喊：

“再打，捅了你个王八蛋。”

倒是把杜天威吓住了，看了杜太白一眼，抽身跑出了家。下午，杜太白在街上看到杜天威，他袖着手，蹲在墙根下，成了一个晒太阳的老头。杜太白与焦小宝的区别是，他只是拿刀，没有捅，焦小宝捅了；区别还在于，杜天威当时怕了，焦辅仁没怕；区别还在于，杜太白的爸，和焦小宝的爸，也就是焦辅仁，是不同的两个人；杜天威该捅，没捅；焦辅仁不该捅，焦小宝捅了。杜太白又体会到，焦辅仁一辈子聪明，也有糊涂的时候；原来对亲人亲，有时候是害；对亲人不亲，有时候倒是亲了。杜太白又想起，前儿媳春芽，嫁的第二个丈夫，东街开五金店的战胜，也爱赌钱，但只是打牌，没发展到网上赌博的地步；春芽跟他及时离了婚，如今看来，还是对的。

焦小宝离开延津，逃到焦作，躲在城郊一截下水管道里；第二天一早，被警察从下水管道里揪了出来。杀人，肯定要枪毙了。

焦辅仁家，开始张罗焦辅仁的丧事。院子里，搭起灵棚；焦小宝的媳妇、两个孩子，都穿着孝衣，趴在灵棚下哭。家里死了一口人，接着焦小宝要被枪毙，还要死一口人，不能不哭。正因为被哭的人多，从哭声里，听出哭的内容有些分散，有些不知其所以然。两个孩子，

大的是男孩，五岁左右；小的是个女孩，三岁左右。

焦辅仁的老婆李秀英，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；她年轻时瘦，老了更瘦了，像一把干柴。她让人把杜太白喊来了。杜太白被喊时，不知被喊的目的；他与焦辅仁有师生之谊，杜太白小的时候，挨了杜天威的打，还被焦辅仁带到家里，吃东西，听贝多芬；后来又给他改名字；就是李秀英不喊，他也应该来吊丧；只是他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怕人家嫌弃，才没有及时来。杜太白没出“咸猪手”事件之前，逢年过节，必来看焦辅仁。一次过年，杜太白来看焦辅仁，焦辅仁说：

“我算了算，我的学生中，还就你继承了我的衣钵。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，焦辅仁的学生中，还有几个同学，也在当老师；便说：

“老师桃李满天下，也有其他学生，在当老师的。”

焦辅仁摇摇手：“孔子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有二，他认可的，也就是颜回。”

“我哪里能跟颜回比。老师，何乃刻画无盐，以唐突西子也？”

焦辅仁笑了：“我也没有以孔子自居，就是举个例子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”

“老师的意思我明白。”

“小时候你想当诗人，幸亏没当，否则就饿死了。”

两人笑了。

一次端午节，杜太白去看焦辅仁，焦辅仁：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觉得刚过年，转眼就端午节了。”

“可不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我觉得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”

杜太白看焦辅仁。

焦辅仁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：“人老了，脑子迟钝了，时间就显得快

了。”又说，“时间被痴呆拐走了。”又说，“是思维被痴呆拐走了。”

杜太白笑了：“老师，您思维还很敏捷。”

“油嘴滑舌。”

一次中秋节，杜太白去看焦辅仁，焦辅仁问：

“太白，你现在还喝酒不喝酒？”

“喝。”

“啥时候喝？”

“吃饭的时候，和人‘打平伙’的时候。”杜太白问，“老师您还喝不喝了？”

“我白天不喝，有时候夜深人静，突然兴致来了，热个剩菜，喝上几杯。”焦辅仁又说，“岁数大了，喝着喝着就大了。”又说，“这时听会儿贝多芬，听着听着就哭了。”又说，“人生不过如此，夫复何求？”

“老师说得对。”

杜太白与曹五车打架，被关进了拘留所；出来之后，在街上碰到焦辅仁，焦辅仁：

“我去拘留所看过你，他们不让进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，他与人打架，老师还去拘留所看他；杜太白知道，关在拘留所的人犯不让看；只有判刑关进监狱的人，才能探望。杜太白：

“我做错事了，让老师担心了。”

焦辅仁摇摇头，接着说：“打一架也好。”

杜太白不明白焦辅仁的意思，看焦辅仁。焦辅仁：

“这打架不是一般的打架，一般的打架都是为了利益之争；为了学术打架，延津哪里还能找出其他人？”

又说：“证明延津还是有人的。”

杜太白与曹五车打架，是为了学术，但主要是他们喝大了。但焦辅仁另外的解释，也让杜太白心里一热。

杜太白离开中学当了红白主持人之后，去看焦辅仁，见面对焦辅仁说：

“老师，我如今沦为下九流，愧对老师的教诲。”

焦辅仁大手一挥：“师旷还当过吹鼓手呢，姜子牙还当过屠夫呢。”又说，“人有贵贱，职业无高低，你还是我的好学生。”

这让杜太白感动。

杜太白出了“咸猪手”的事之后，觉得这是丑闻，愧对老师，不好意思再去看焦辅仁了，或者没脸再去见老师了。没想到再见，是焦辅仁死了之后。早知这样，他当时就来了。这时想到，过去不来是“藏私”，如今后悔也晚了。但焦辅仁突然被儿子捅死，谁也想不到哇。

杜太白来到焦辅仁的家，看到李秀英没穿孝衣，也没哭，端坐在堂屋椅子上，让杜太白感到奇怪。

“李老师，我来了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来了就好。有件事找你商量。”

“李老师，您说。”

“你老师死了，想请你给他主持丧事。”

杜太白一愣，接着说：“李老师，我身上有毛病，全县人都知道，家里的事，咋找到我了？”

“横祸，没人愿意来主持。”李秀英说。

“他是你老师，我想着，就算是凶事，你也不会嫌弃。”李秀英又说。

杜太白明白了，因为“咸猪手”的事，世上的人都在躲他，众叛亲离，李秀英却想起了他；想起他，是因为别的红白喜事的主持人不愿来主持丧事，焦老师出的是横祸，他们嫌晦气；两者凑到了一起，

事情落到了杜太白头上。杜太白摇头感叹之后，忙说：

“我怎么能嫌弃老师呢？我的名字，还是老师给起的。”杜太白看看四周，问，“李老师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这事咋弄？”

“把丧事办成喜事，把坏事说成好事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，以为李秀英被气糊涂了，说：“这合适吗？焦老师刚死。”

李秀英：“给你说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八岁那年，娘家还没分家，祖孙三代，三十多口人。家里做饭，用的是丈把口的大锅。这天晚上，轮到我妈做饭，我帮她烧火。一大锅面条做好了，一只老鼠从墙洞里钻了出来，我拿烧火棍打老鼠，老鼠四处蹦跳，突然跳到灶台上，掉到了面条锅里。我妈把老鼠捞出来，赶紧扔了；又拿出一块干馍，悄悄塞给我，‘晚上吃饭，面条你别吃，装着啥也不知道。’又说，‘这么一大锅面条，不能扔了呀。’又说，‘扔了，你奶会跳着脚骂，我担不起这不是呀。’晚上，一家三十多口人，还是把这锅面条给吃了。”

杜太白没说话。

“我说的啥意思你明白吗？”李秀英问。

杜太白：“没完全明白。”

李秀英：“丑事，需要遮掩。”又说，“我说把丧事办成喜事，把坏事说成好事，不是为了你老师。死了不能活，是为了活下来的人。”李秀英指指院子里灵棚下在哭的儿媳和孙子孙女，“出了凶事，把凶事往丧里办，就成了第二回凶事；孩子还小，一辈子会在心里积成疙瘩，一辈子没人替他们解开；把坏事往好里办，也算冲冲晦气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他没有想到，这个李秀英，一个家庭妇女，能有这么大的见识，说的竟是大道理，看事比杜太白还长；同时，遇到

这么大的危难，能够临危不乱。杜太白点点头，表示听明白了，又问：

“具体咋办？”

李秀英：“丧事以我的名义办，不以焦小宝的名义办。”

按规矩，家里死了老人，丧事应以儿子的名义办，叫父母大事；李秀英破了规矩，提出不以儿子的名义办，以妻子的名义办，其中的含义，杜太白明白了，又点点头。

“悼词里，多说老焦生前办过的好事，死因，不往细里说，就说出于偶然，一句带过。”

杜太白点点头，表示听明白了。

“你主持的时候，多用些文词，说得越让大家听不懂越好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再一次佩服李秀英的见识。大家听不懂，既显得高雅，符合焦辅仁老师的身份，也让大家无能力引申和想象。

“还有，丧礼上不用哀乐，用些喜庆的音乐。”

杜太白：“李老师，我插句话，用喜庆的音乐，怕也会适得其反，大家会以为咱家神经了，还是用些中性的音乐为好。”突然想起什么，说，“或者，干脆，也用大家听不懂的音乐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焦老师生前，有时候也听外国的音乐，他最爱听的，是贝多芬的音乐，我们就放贝多芬的音乐怎么样？”

“我平时不听音乐，不知道贝多芬是谁；我不懂，一般人都不会懂；那我们就放他的音乐。”又问，“贝多芬是谁？”

杜太白：“一个聋子。”

李秀英：“聋子好。”

杜太白又问：“李老师，有件事还得跟您商量一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焦老师灵堂上的牌位咋写？”

“该咋写咋写。”

“您说丧事以您的名义办，牌位就得写成：‘夫　焦辅仁之灵位’；虽然没以小宝的名义，大家还是会想起小宝；我想，要做就来个干脆的，灵位不以家人的名义写，以焦老师的职业写，您看咋样？”

“以他的职业咋写？”

“譬如，‘国学传承人焦辅仁之灵位’，您看如何？”

“用词显得大不大？”

“大是大了点，但词大，才能唬人；伞大，才能遮风避雨；不就一个‘国学’嘛，著书立说是传承，教书育人也是传承；焦老师教了一辈子语文，说他传承国学，也说得过去。”

李秀英一下听懂了，抚掌道：“太白，请你请对了，事情要干就干到底，彻底引开这件事，另开一条路，去说别人想不到的事，是这意思吧？”

“李老师说得对。”

“那就这么办。”

离开焦辅仁的家，为了写悼词，杜太白去了焦辅仁的被害地，“老纪饭馆”。到了“老纪饭馆”，老纪正在饭馆里像猴子一样转圈。杜太白感到有些奇怪：

“老纪，你这是咋了？”

老纪抖着手：“焦小宝害我不浅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大家知道这里杀过人，出过横祸，没人来吃饭了。”老纪又问，“你来吃饭，不怕这里晦气呀？”

“我不是来吃饭的，问你一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焦小宝杀人时，你在现场，他到底捅了他爸几刀？”

“你问这干吗？”

杜太白先说了李秀英请他当丧礼主持人的事，又说：

“知道几刀，才知道这事的轻重。”

老纪点点头，表示听明白了；但说：“当时我也被吓傻了，谁还想着查几刀呀。”又说，“这刀，可是好钢啊，捅了七刀，还不卷刃。”又说，“从刀上的骨屑看，起码有三刀，撞到了骨头上，要么是胸骨，要么是脊梁骨 —— 勘查现场的警察说。”

杜太白打断老纪的话：“你的刀停会儿再夸，大概有几刀？”

“怎么说，也有十几刀。”老纪又说，“小宝已经关起来了，也不能问他。”又说，“你就是问他，当时他已经失去理智了，也记不得捅了多少刀。”

但有老纪说的十几刀在，杜太白心里就有数了。李秀英让把焦辅仁的死说成“偶然”，一刀的“偶然”，和十几刀的“偶然”，性质是不一样的；刀少可以说“偶然”，刀多也可以说“偶然”；后一个“偶然”，更需要掩盖，更需要一句“偶然”带过。

焦辅仁出殡前一天，杜太白开始专心准备焦辅仁的丧礼。上午，杜太白把悼词写好。下午，他把自己从头到尾梳理一番。因为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杜太白头发全白了，他去理发馆把头发染黑了；回来，把过去主持红白喜事的西服、领带从柜子里拿出来，把熨板支起，往熨斗里灌上水，把熨斗插上电，待熨斗热烫了，开始熨西服、熨领带；又把皮鞋找出来，把鞋油找出来，把鞋刷找出来，开始擦皮鞋；又去卫生间洗澡；对着镜子穿西服，打领带；用吹风机吹发型，喷定型剂；坐在沙发上穿皮鞋；有好长时间没有穿正装了，有好长时间没有梳发型了。出门之前，又在上衣口袋里装了几根牙签，以备头皮何时痒了，用牙签戳戳，不破坏发型。为了老师，他重新出山，他不能不郑重。或者，是老师的死，给了他重新出山的机会，他不能不郑重。

晚上，在焦辅仁家院前的大街上，搭起了舞台；舞台四周，装了几盏射灯；舞台正中，挂着焦辅仁的照片；杜太白和李秀英一起，挑选了一张焦辅仁生前微笑的照片。照片下边，木牌上写道：

国学传承人焦辅仁之灵位

因焦辅仁的丧礼和杀人案联系着，一时也成了延津的新闻，围观丧礼者人山人海。晚上八点，丧礼准时开始。杜太白西装革履，拿着麦克风上台；他拿出悼词的稿子，念道：

维仲春朔三日，先师焦夫子遽归道门。门生执绋，泫然如霰。乃为诔曰：

嗟乎夫子！毓秀嵩云，含章河曲。九皋鸣鹤，早振清声；五车汗简，深窥秘钥。槐市授经，杏坛敷教。解屈子之椒兰，释龙门之孤愤。朱墨淋漓，常染青衿之袖；缥缃缱绻，每熏黄卷之魂。

忆昔讲筵初启，罄欵生春。析文心于毫末，抉诗眼于微茫。偶遇蒙童滞涩，不辞重释韦编；时逢璞玉浑金，岂吝频添炉炭？夜阑犹见西窗烛，晨起先闻东壁声。身处浊世，先师清贞远操，如仙鹤之在鸡群，珠玉之在瓦砾。奈何素王招贤，苍昊妒彦。程门立雪，空余马帐之悲；彭泽倾樽，长抱陶巾之恸。悲风飒飒，似传子曰诗云；冷月沉沉，犹照青灯黄卷。

嗟乎！绛帐虽空，遗泽永在。请瞻北斗，可寄遐思；虔奉新香，以酬夙诲。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！

悼词写得有些大而无当，许多话都是古文的套话；但正如师母李秀英所言，情况特殊，要的就是大而无当和套话；焦辅仁的死因，更

是只字未提，连“出于偶然”这句带过的话都没有。虽然大而无当，但念到“如仙鹤之在鸡群，珠玉之在瓦砾”，杜太白想起自己如今的处境，好像在说自己，禁不住掉下泪来。但围观的人都听不懂，“听毬不懂”。听不懂就对了。杜太白掉下眼泪，倒是有围观的人说，到底有师生情谊在，动了感情。

杜太白认为，这是他主持红白喜事以来，最动真情的一次。

丧礼结束，仍有人前来焦辅仁家吊唁。焦辅仁教了几十年书，毕竟桃李满天下。杜太白主持完丧礼，又回院子里张罗吊唁的仪式。在贝多芬的音乐中，他倒见到许多多年不见的同学。张罗间，他突然看到，从胡同往院子里走的吊唁的人群中，有教小宝赌博的大志。李秀英事先对杜太白交代，丧礼不准大志参加，也不准他的其他狐朋狗友参加。杜太白想起，当年他爸杜天威死之前，嘱咐杜大白，他的丧礼上，不准仇人焦辅仁参加；焦辅仁根本没来；现在焦辅仁的丧礼上，李秀英嘱咐不让大志等人参加，杜太白见大志跟人往院子走，忙去门口拦住他：

“那谁，你站着看看就走吧。”

大志：“为啥？”

“你自个儿想想。”

大志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教他赌博，没教他杀人呀。”

杜太白知道，他说的是焦小宝。杜太白：

“万事皆有联系。”

又说：“不是我多嘴，是主家的吩咐。”

“来都来了，阴阳两隔，我进院行个礼。”大志又说，“说实话，这事我心里也熬淘，好几天过不来，才过来的。”

“熬淘是你自己的，不能进。”

“我非进。”

一个要进院子，一个要拦，两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。李秀英听到门口有动静，过来查看，见是小宝的同学大志，让人把院子里的音乐停了，转身去了厨房；从厨房出来，手里拿了把刀。

杜太白对大志说："走吧，再待，就出人命了。"

"一片好意，没想到成了事故。"大志转身往外走，边走边说，"自己家出了邪门的事，能他妈怪我吗？ 让一个流氓主持丧礼，能是好人家吗？"

杜太白大怒，从李秀英手里夺过刀：

"×你大爷，你给我站住，看我捅了你。"

大志倒是越跑越快，转眼就不见了。

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，在焦辅仁家院子里重新响起。

附 录

焦小宝被执行死刑，是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。执行之前，有死刑犯会见亲人的程序。监狱执行室隔壁，是亲属会见室；会见室分里外两间，亲人和囚犯，隔着铁栏杆见面。李秀英来见焦小宝。焦小宝被警察架进会见室，一见他妈，哭了；坐不成椅子，瘫倒在地上，成了一堆泥。李秀英没哭，对焦小宝说：

“哭啥哭？哭得死，不哭也得死。见我哭没用，我也救不了你。”

焦小宝停止了哽咽。

“家里都安排好了，你爸的丧事两个月前办过了，结果很圆满。”

焦小宝点点头。

“这是你儿子和女儿的照片，昨天照的。”

焦小宝隔栏杆看看照片，点点头。

“你媳妇本来说要来，我没让她来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本地的风俗，女的把男人送到坟上，证明她不会再改嫁；不送到坟上，可能会改嫁。你待会儿就在这儿死了，等于这里就是坟地，人家才三十来岁，就别为难人家了。”

焦小宝点点头。

“上辈子，我和你爸一定欠你什么，还是血海深仇，你这辈子到我们家里，就是报仇来了；要不，我们五十多岁才有你；现在，仇也报了，等你死了，魂儿就别往我们家来了。”

焦小宝点点头，从地上站起，不再筛糠；站起，又趴到地上，给李秀英磕了个头：

“妈，再见了。”

转身，焦小宝离开会亲室，主动去了执行室，从容躺到床上。

法官开始给他念判决书。

焦小宝：“别念了，快点吧。”

法官一愣：“是个程序，还是得念完。”

法官念完判决书，法医戴着口罩进屋，开始给焦小宝胳膊上推针剂。自始至终，焦小宝一言不发，身子动也不动。法医是个女孩子，给许多死刑犯推过针剂，见过因犯临死时各种各样的筛糠表现，大小便失禁等情况。这回注射完，她出门说：

“是条硬汉。”

第二十二章

这天，杜太白正在家里和面，准备擀面条，手机响了。看手机，来电的号码是生号；他两手沾满面，腾不出手来接，就没有接；待擀面条时，这个号码又打过来；杜太白突然想起，会不会是巴黎的电话，像他突然去洛阳看巴黎一样，巴黎突然想起给他打电话；他不知道巴黎新换的手机号码，巴黎却知道杜太白的手机号码，杜太白的手机号码没变过；便拍拍手上的面，接起；待接起，不是巴黎的电话，竟是前儿媳春芽的声音。

“爸，我是春芽。”

“春芽哇，这不是你的号呀。”

“爸，到了济南，我换了新号。”

“啥事呀？”

“没事，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。”

“打电话，就是肯定有事。”

“真没事。”春芽又说，“要是你没事，到济南来玩吧。”

杜太白搔头，搔了一头面：“没想出门呀。”

“看你的时间吧。”

挂了电话，杜太白在那里愣神。没春芽这个电话，杜太白没想出门；有了这个电话，他突然也想出去走走；最近主动出过两次门，一次去秦家庄看秦发奎，一次去洛阳看巴黎，都半途而废；今天接到春

“上辈子，我和你爸一定欠你什么，还是血海深仇，你这辈子到我们家里，就是报仇来了；要不，我们五十多岁才有你；现在，仇也报了，等你死了，魂儿就别往我们家来了。”

焦小宝点点头，从地上站起，不再筛糠；站起，又趴到地上，给李秀英磕了个头：

“妈，再见了。”

转身，焦小宝离开会亲室，主动去了执行室，从容躺到床上。

法官开始给他念判决书。

焦小宝：“别念了，快点吧。”

法官一愣：“是个程序，还是得念完。”

法官念完判决书，法医戴着口罩进屋，开始给焦小宝胳膊上推针剂。自始至终，焦小宝一言不发，身子动也不动。法医是个女孩子，给许多死刑犯推过针剂，见过囚犯临死时各种各样的筛糠表现，大小便失禁等情况。这回注射完，她出门说：

“是条硬汉。”[55]

第二十二章

这天，杜太白正在家里和面，准备擀面条，手机响了。看手机，来电的号码是生号；他两手沾满面，腾不出手来接，就没有接；待擀面条时，这个号码又打过来；杜太白突然想起，会不会是巴黎的电话，像他突然去洛阳看巴黎一样，巴黎突然想起给他打电话；他不知道巴黎新换的手机号码，巴黎却知道杜太白的手机号码，杜太白的手机号码没变过；便拍拍手上的面，接起；待接起，不是巴黎的电话，竟是前儿媳春芽的声音。

“爸，我是春芽。”

“春芽哇，这不是你的号呀。”

“爸，到了济南，我换了新号。”

“啥事呀？”

“没事，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。”

“打电话，就是肯定有事。”

“真没事。”春芽又说，“要是你没事，到济南来玩吧。”

杜太白搔头，搔了一头面：“没想出门呀。”

“看你的时间吧。”

挂了电话，杜太白在那里愣神。没春芽这个电话，杜太白没想出门；有了这个电话，他突然也想出去走走；最近主动出过两次门，一次去秦家庄看秦发奎，一次去洛阳看巴黎，都半途而废；今天接到春

芽的电话，出门是被动的，他倒想按照被动，再出去走一遭。一是在延津憋得慌，想出去走走；既走就走远点，从河南走到山东；他还没有去过山东；同时也想看看春芽离开延津，在济南过得咋样。

说走就走。第二天一早，杜太白给春芽打了个电话，说要去济南看看；然后穿上由巴黎的大衣改成的短大衣，坐公交车去了新乡。杜太白在路上想，这件短大衣，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从新乡到济南的高铁是过路车，得等两个钟头。杜太白买过车票，趁便在新乡吃了个中饭，然后坐高铁去了济南。

从新乡到济南，坐高铁也就三个多小时。春芽在车站接上杜太白，杜太白发现春芽的发型变了；春芽在延津是齐耳短发，现在是披肩发。春芽事先给杜太白定了一家旅馆。春芽把杜太白领到旅馆，杜太白放下行李，洗漱完毕，已是傍晚，两人便出门找饭馆吃饭。

“爸，想吃什么菜？”春芽问。

“来到山东，当然吃鲁菜呀。”

“我们小姐妹，常去一个叫‘鲁家小灶’的小饭馆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我对济南不熟，对鲁菜也不熟，只能听你的。”

“鲁菜也没什么，有甜沫，煎饼，锅塌黄鱼，把子肉，博山豆腐，还有鲅鱼水饺。”

“山东煎饼很有名，这回得尝一尝。”

到了“鲁家小灶”，春芽点了四个菜 —— 锅塌黄鱼，把子肉，博山豆腐，青椒土豆丝；和一份煎饼，一份鲅鱼水饺；杜太白要了一瓶白酒。杜太白倒酒时，春芽说：

“爸，少倒点，少喝点。”

这话杜太白听起来有些耳熟；一想，过去他跟田锦绣谈恋爱时，两人一起吃饭，田锦绣就爱唠叨这两句话；孟小节离开延津时，也劝他少倒点和少喝点；上次在延津东街卖五金配件的店铺前，春芽也劝

他少喝点，现在又说；劝他少倒点少喝点的人，就是从心里关心他的人；杜太白心里一热；少倒点就少倒点，少喝点就少喝点。

杜太白说想吃山东煎饼，煎饼他没吃出出奇的地方，觉得有些扎嘴，干嚼；倒是“把子肉”这道菜，杜太白吃出了延津厨子老师的味道，杜太白说起老薛，春芽也知道老薛；杜太白感叹：

“老薛是个好厨子，可惜去开‘宫廷御菜’了。”

“人各有志。”

“你在济南，做什么工作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说真话，还是假话？”

“当然是真话。”

“在按摩馆，给人按摩。”

杜太白一愣，接着不说话了；他来的时候，不知道春芽在济南干什么；虽然不知道她在干什么，但没想到她在按摩馆工作；由按摩，他想到了梦露，也就是孟小节。春芽：

“虽然在按摩馆，但我只给人按摩，不做其他项目。”

这点上，春芽跟梦露也就是孟小节大致相同，杜太白表示听明白了，点点头。

“爸，给你打电话，说是没事，还是有事；正因为有事，还是想让你来一趟；让你来一趟，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又想结婚了。”

杜太白又一愣，问：“这事，你跟你妈商量过吗？”

春芽她妈，就是在延津卖烤地瓜的老蒯。

春芽摇摇头。

春芽要再婚，不跟老蒯商量，找杜太白商量，证明他在春芽心里，大过老蒯呀。杜太白问：

“跟谁？”

“在按摩馆碰到的一个熟客，本地人。”

“好事呀。”

“他叫小张，对我倒真心，但身上也有毛病。”

“譬如呢？”

“说话口有些大，好像啥事都不在话下，我听着心里没底。”

“谁也不是十全十美。结婚的事，是谁提出来的？”

“小张。我一个按摩女，无法跟人提结婚呀。就是看到他提结婚，我知道他是真心的。”

“你当按摩女，他不嫌弃呀？”

“他也知道，我不干别的。”春芽又说，“他说，结婚之后，就不让我当按摩女了。”

“那你干嘛去呢？”

“小张说，他给我找工作。”春芽又说，“想着嫁人，我就想哭。”

春芽说着，掉下了泪。杜太白知道，这是春芽第三次嫁人了。杜太白安慰她：

“结婚是好事，结了婚，人就踏实了。”

春芽擦泪，点点头。又说：

“爸，泰山离济南不远，明天，我们去看泰山吧。”

“你去过泰山吗？”

“跟小姐妹去过。”

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杜甫的诗，写泰山的。”杜太白说，“我倒没去过泰山，连山东都没来过，那咱明天就去。”

吃过饭，春芽回了自己的住处，杜太白回了旅馆。第二天一早，

春芽来旅馆接上杜太白，两人去了泰安。泰安在泰山脚下。从济南坐高铁去泰安，也就二十多分钟。春芽来过泰安，先领杜太白在泰安城里转了转，看了岱庙，看了东平湖，看了大汶口考古遗址，看了地下龙宫；然后坐索道车上了泰山。两人从索道站出来，爬到泰山顶上，看了碧霞祠、青帝宫、后石坞、丈人峰、无字碑、乾隆行宫；到后山，看了摩崖石刻，摩崖上，有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玄宗、康熙、乾隆、苏轼、米芾，历代帝王和名人的题款、铭文和诗句。转着转着，也到了半下午；如果回去，也该下山了；春芽说：

“上回我跟小姐妹来，住在泰山顶上，第二天去玉皇顶看了日出。”

又说：“许多人来泰山，都为了一大早去看日出。”

杜太白：“既然来了，那就看看日出，看泰山的日出，和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。”

两人便在泰山顶上找了一家旅馆，开了两个房间。第二天凌晨四点，两人便起了床，在旅馆租了两件军大衣。凌晨的泰山，也是很冷的。两人穿上军大衣，爬到玉皇顶。从玉皇顶往下看，黎明之前，山下晨雾缭绕；山底的泰安城，也是一片模糊。

“登高自卑呀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爸，今天看日出，咱说些高兴的。”

“说些高兴的，就说些高兴的。”

春芽从背包里拿出一个茶杯：“爸，你要不要喝口茶？”

杜太白接过茶杯，喝了一口热茶；在寒冷的黎明中，一口热茶喝下去，身上暖乎乎的，也满口清香。杜太白：

“我头一回喝茶，你知道是啥时候？”

“啥时候？”

“从生下来到上大学，家里穷，我没有喝过茶；还是工作之后，有了工资，看别人喝茶，我也买了一包茶叶；头一回喝，茶是苦的，一

口喷了出来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倒是吃过山楂片。”

“谁给你吃的？”

“焦老师。”

说起老师焦辅仁，杜太白便把焦辅仁最近被儿子捅死的事给春芽说了；春芽不认识焦辅仁，但吃了一惊：

“真没想到。”

杜太白感叹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”又说，“害他的，是别人倒好说，偏是自家儿子。”

“你那事，在延津过去没有？”春芽问。

杜太白知道，春芽说的，仍是“咸猪手”事件；仔细一算，这事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；春芽不提起这事，杜太白没心思计算时间；提及，才意识到距离事件的发生，已经三个多月了。杜太白：

“说过去，也过去了；说没过去，还没过去；或者，永远过不去了，会跟着我一辈子。”

又叹息：“每天感到，日子过得好慢。”

“爸，你现在是寒冬呀。”

“可不，外边好冷。”

“到了冬天，你知道有人会怎么办？”

杜太白不明白春芽要说什么，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到了冬天，很多小动物和植物都被冻死了，但蚂蚁和许多小虫，钻到了地下；一些小草的种子，也钻到了地下；麦子，在地面上装死；到了春天，蚂蚁虫子又钻了出来，小草又长出来了，麦子又活回来了。”

又说：“我也有过寒冬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才熬了过来。”

又说：“遇到寒冬，就是一句话，装死。”

又说：“装死，就不会死了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。春芽这话，让杜太白大受启发。虽然冬天好冷，冬天难熬，还是得相信时间，还是得相信春天会来；春天没来之前，就装死。几个月前，申时行找杜太白排解烦恼时，杜太白也对申时行说过冬天到春天的理论，当时说的是靠太阳；春芽的“装死”理论，比“太阳”理论又进了一步；“太阳”指的是客观，“装死”指的是主观；这是自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杜太白从春芽这里，受到的第二次启发。上回是在延津城墙边，春芽劝杜太白找人聊聊，烦闷老憋在心里，就把人憋坏了；如果找人，别找延津人，找延津之外的人；杜太白找了，没找到别人，找到一个二舅，也傻了；这回在泰山，算是找着了，原来这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春芽；春芽提前离开了延津。两个月前，申时行劝杜太白不要慢性自杀，春芽劝杜太白“装死”。杜太白对春芽再一次刮目相看。

“巴黎现在在哪儿呢？”春芽突然问。

杜太白没想到春芽会问起巴黎；春芽不问，杜太白也不会主动说；这毕竟是两人间需要回避的人；既然问了，杜太白如实答：

“在洛阳，还在卖电动车和摩托车，修电动车和摩托车。”

“还跟女老师在一起吗？”

杜太白点点头。

“他俩合适，我跟巴黎不合适。”

“是巴黎不懂事。”

“真实的原因，你不知道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：“不是巴黎见异思迁吗？”

“是，不完全是。当初他一提离婚，我马上同意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不说了。”

“不说就不说。”

“说不出口。”

“说不出口就不说。”

静默了几分钟，春芽说：“那我说了啊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巴黎夜里睡觉，要趴到人家身上，一趴一夜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原来巴黎还有这毛病，夜里睡觉，要趴到老婆身上。

“办事时趴，办完事还趴，天天这样，我受不了哇。”春芽说。

杜太白知道了三年前春芽和巴黎好说好散的根本原因。杜太白一直疑惑，春芽是个有见识的人，脾气温和，当初巴黎为啥与她闪离呢？还为巴黎离开春芽可惜；又想，闪离一定有闪离的道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他们道的分岔点在哪里呢？过去不知道，现在突然明白了；这原因，咋也想不到呀。这原因，恐怕连春芽她妈老蒯都不知道；如果知道，她就不会跟杜太白要精神赔偿了，也就不会在杜太白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之后，编出和唱出《岂容败类逞凶狂》这段唱词和这首歌了。

春芽：“我佩服这女老师。”

要这么说，不但春芽佩服女老师柳小凤，杜太白也佩服她。这得是什么身板？三年前，巴黎和柳小凤谈恋爱时，杜太白见过柳小凤，像春芽一样纤瘦、单薄，甚至比春芽还纤瘦和单薄。怪了。这世界怪的东西太多了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没有标准答案。而趴人身上睡觉，是孩子小时候的习惯，趴到妈胸前吃奶，吃着吃着睡着了；这是童年阴影啊；突然明白巴黎为什么要找大他二十岁的柳小凤了，果真是要找另外一个妈。又想起，他去洛阳，见到巴黎和柳小凤，巴黎在店前修摩托车，满手油污，柳小凤过去给他擦汗，喂他冰棍，两人还很和谐；看来巴黎找柳小凤找对了。或者，柳小凤虽然身材纤瘦单薄，但

不怕趴，或喜欢被趴着；日复一日，这事是装不出来的；在洛阳，巴黎已经变胖了，柳小凤的身材，还是那么纤瘦和单薄，她仍然不怕趴。事情原来是这样。一登泰山，杜太白果然长见识了；杜太白摇头叹息。又想，他从小受爸的欺负，长大之后，凡是见到别人的爸，就拿来与他的爸做比较；潜意识中，是想重新找一个爸；就像他想找一个爸一样，巴黎想找一个妈；那么巴黎对他的妈，也就是杜太白的前妻何俊英，潜意识中得有多么排斥；这么说，他们父子，是同病相怜呀。

泰山顶上，两人说好，在一起说些高兴的事；谁知说出来的，都是不高兴的事；虽然说的是烦心事，杜太白发现春芽说起这些事来仍很安静；过去发现过她有这个特点，有些佩服她；现在又一次感觉到了。烦心还安静，这也是有见识的表现。

说着说着，天麻麻亮了。接着太阳出来了，一开始像一个蛋黄，一点点在东方的天际跳动；随着蛋黄的跳动，天地开始一点点发亮；突然，蛋黄跳出天际，成了太阳，照得东方通红，照得天地通红，照得泰山通红。泰山的日出果然不同；泰山的日出果然壮观；泰山的日出果然跟别的地方的日出不一样。两人不说话了，看太阳升起。春芽突然说：

“爸，有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觉得咱俩在一起挺合适的，咱俩挺能说到一块；跟别人不敢说的话，敢跟你说；跟别人想不起的话，跟你在一起，想得起来。”春芽又说，“跟别人在一起我都紧张，就跟你在一起，从心里放松。”

又说：“让你来，我就是想问你这句话。”

又说：“你要同意，我就不和小张结婚了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。他没想到春芽会说这话。他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。但仔细一想，春芽说的也是实情，两人在一起，好像有说不完

的话;不用有意说什么，想起什么说什么;说了半天，好像什么都没说，又好像什么都说了;跟别人待在一起显得时间长，跟春芽在一起显得时间短;再说，他也没有趴到人身上睡觉的习惯。但叹息:

“这事我可没想到。”

又说:“我曾经是你爸呀。”

又说:“此事不合常情啊。”

又说:“这事万不可能。”

“有人这么干过。”春芽说。

“谁呀?”

“我看电视剧，唐朝的皇上，叫唐玄宗。”春芽又说，“昨天我还看到，他也在泰山上刻过字，叫‘纪泰山铭’，老长老长了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春芽说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。杨贵妃的本名叫杨玉环，杨玉环的丈夫是寿王李瑁;李瑁的父亲便是皇上唐玄宗;唐玄宗看上了杨玉环，便把儿媳变成了老婆，封为贵妃;两人恩爱有加，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但杜太白又想，他和唐玄宗有天壤之别，一个是皇上，一个是县城红白喜事的主持人;就是红白喜事主持人这个差事，目前也丢掉了，成了走投无路的人;天壤之别的人，是无法做同一件事的;譬如你有几个亿，和只有几千块钱的人，对飞机舱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样。杜太白:

“问题是，我不是皇上呀。”

又说:“一辈子，我连个县级干部都不认识;存款百万以上的，也不认识。”

又说:“一辈子，我接触的都是廉价的事物，无足轻重的人。”

又说:“都说我认死理，到了关键时候，还是不敢别着理儿来呀。”

又说:“我就是个凡人，哪里有这么大的胆呀;这是大逆不道呀。”

春芽:“还有人跟蛇谈恋爱呢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"谁呀？"

"许仙。"

杜太白明白她指的是《白蛇传》，笑了："那是戏里。"又说，"都说人生如戏，但人生哪有戏里轻松呢？"

春芽："有个道理你咋不明白呢？"

杜太白："啥道理？"

春芽："我已经跟你儿子离婚了，我又是我了，不是你儿媳了。"

杜太白："话是这么说，但大家不会这么看。"

又说："都说一切过往，皆是序章，但序章哪是那么容易过去的？春芽，我的肩膀头小，扛不起这千斤重担呀。"

说着说着，杜太白低头哭了。他哭，春芽也没有劝。杜太白哭了一阵，擦擦眼角的泪说：

"春芽，听爸的，你还是跟济南的小张结婚吧。"

春芽点点头。又说："爸，既然在不了一起，咱们在泰山再待一天，再一起看一回日出吧。"

杜太白点点头："这倒能行，这事咱敢做主。"

泰山顶上旅馆的两个房间，他们又续了一天。

这天夜里，杜太白失眠了。到了半夜，他悄悄爬起来，走出房间，走出旅馆，一个人来到山顶，又来到后山，来到摩崖前，拾起一块尖石块，在唐玄宗的"纪泰山铭"旁边，用力刻下"刻骨铭心"四个大字；在四个大字旁边，刻下"春芽"两个字。刻完，突然想起梦露，又将"梦露"两个字，刻在了岩石上；刻完，突然想起梦露的真名是孟小节，又将"孟小节"三个字，刻了上去。

两个人，刻上去三个人名。

附录一　寿王李瑁

唐玄宗抢走儿媳妇杨玉环，儿子李瑁是什么心情，史书没有记载。

唐玄宗和杨玉环恩爱有加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；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春从春游夜专夜；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李瑁是什么心情，史书也没有记载。

756年，发生马嵬坡兵变，唐玄宗被迫舍弃杨玉环，杨玉环在佛堂被缢死。李瑁是什么心情，史书也没有记载。

李瑁生年无考，大约在716至720年之间，死于775年，享年约55岁至59岁之间。

附录二　白居易

806年，白居易为唐玄宗和杨玉环写出《长恨歌》。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；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这段公公与前儿媳的爱情故事，被他写得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

第二十三章

杜太白从山东回到延津，听到一个消息，申时行死了。事前毫无征兆。这天下午，是个晴天，申时行一个人跑到后山上，上吊自杀了。杜太白去山东之前，申时行曾劝杜太白不要慢性自杀，被人气死，他却快速自杀了。比自杀更让杜太白疑惑的是，申时行死了，大家并不知道他的死因;换句话，他的死因不明。大家说，申时行生前行为古怪，死也死得古怪；正因为生前古怪，死得古怪就不足为奇；把死因归结为一个表面的“古怪”而盖棺论定。

杜太白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想把这死因弄清楚；“古怪”只是表面原因，只是大家的第一反应；在申时行那里，肯定会有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原因；不弄清楚，他会在心里积成疙瘩；申时行生前，毕竟也算杜太白在延津说得着的人；遇到坎坷，两人能在一起说心里话；过去在中学当同事时，申时行看不起杜太白；后来两人遇到坎坷，倒走到了一起；这人毅然赴死，一定是遇到了非死不可的坎坷；而这坎坷是什么，他死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或不管不顾，只跟着听个热闹，也会在自己心里积成坎坷；或者，知道死因，也能在心里祭奠他一下，这事也算有个了结。

找谁能打听出申时行的死因呢？杜太白想起一个人，这人就是卖糖葫芦的老辛。老辛好事，好打听事，每天骑着三轮车四条街转悠，县城每天发生的新闻，没有老辛不知道的；申时行的死因，说不定他

能清楚；或者，延津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老辛不会不管，不会不打听，不会不弄清楚；老辛不弄清楚，老辛自己都不答应，老辛自己都过不去；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是老辛好事和打听各种事的宗旨；这时杜太白发现，老辛有老辛的用处；老辛有老辛的好处；老辛有老辛存在的理由。杜太白在汽车站听到人们议论申时行自杀的事，回到家里，放下行李，连口水都没喝，从家里出来，去街上找卖糖葫芦的老辛。杜太白四条街转遍，天近傍晚，还没有找着老辛；不找他，他随处都在；专门找，倒是找不着。街上的路灯亮了，杜太白终于在戏院门口，看到了老辛；老辛也是刚把他的三轮车停在戏院门口；杜太白松了一口气，走上前去：

“找你半天了。”

“有事呀？”老辛问。

“有。”

杜太白说了申时行上吊的事，想知道死因。

“这事很大呀。”老辛说。

“小了也不找你。”

“如今你也爱打听事了？”

“老申跟我是好朋友。”

“不能白说给你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买我十串糖葫芦，今天生意不好。”

“我牙口本来就不好，吃酸的倒牙，十串，我吃得了吗？”

“那我就不说。”

原来找老辛打听事，也不是白打听；老辛说事，也不是白说；说是有代价的。杜太白：

“你不是说，你好事，是为人民服务吗？”

“傻缺，为人民服务，人民不也得交税吗？”

杜太白想想，老辛说的也有道理。但问：

“问题是，老申这事你知道吗？”

“你找对人了。”

“你咋知道？”

“那你别管。”

杜太白掏出手机，扫了三轮车上的支付码，付了十串糖葫芦的钱。

“交过税了，啥原因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过不去的烦恼。”

“这话等于白说。”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“要说烦恼，过去他跟我说过他的烦恼；为这烦恼，他不至于自杀呀；再说，那事已经过去了呀。”

“他跟你说的啥烦恼？”

申时行曾在老薛开的“宫廷御菜”告诉过杜太白，他目前最大的烦恼，就是跟冥想班上的女学生好，女学生为了逼他结婚，说她怀孕了，差点把申时行给逼疯了；后来事情揭穿了，女学生在肚子那儿垫了个枕头；但这事申时行只告诉过杜太白一个人；如今申时行死了，为逝者讳，是做朋友的本分，便说：

“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告诉你。”

比起一个人的死，与女学生的烦恼倒是件小事；为了大事，杜太白只好说了申时行曾跟女学生好的事。老辛撇了撇嘴：

“比起我知道的烦恼，你这烦恼就不叫事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在这之前，他跟他侄女好。”老辛又说，“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就证明，他跟女学生好，就是旧病复发。”

一个人跟他侄女好，杜太白如五雷轰顶："你咋知道哇？"

老辛拉开架势说，申时行有个病老婆，面容蜡黄，骨瘦如柴，躺到床上已经十年多了。八年前，申时行的侄女来到申时行家，帮申时行照顾他的老婆。申时行和老婆，好长时间没那种事了；申时行和侄女天天在一起，耳鬓厮磨，久而久之，两人就好上了。

杜太白大吃一惊："真的假的呀？"

"你听我说呀。"

老辛又拉开架势说，后来申时行的侄女出嫁了，生孩儿了，侄女与申时行好的事，就成了陈芝麻烂谷子；谁知他侄女当姑娘时，还是学生毛病，爱记日记，把与申时行好的点点滴滴，都写在了日记上；结婚之后，生孩儿之后，家里的事千头万绪，记日记的习惯就丢下了；这日记本一直扔到柜子里，几年之后，她都忘记了；这天，侄女婿找冬春替换的衣服，在柜子里发现了这本日记；侄女婿读完日记，拿着日记本，去找申时行。申时行看完日记，对侄女婿说，这事跟你没关系呀，日记上的事，发生在你跟我侄女结婚之前。侄女婿说，不知道跟我没关系，知道了就跟我有关系了。申时行问，啥意思？侄女婿说，我娶的是个干净姑娘，谁知她跟她叔好过，是个脏货；跟一般人好过是脏货，跟她叔好过就禽兽不如；说起来，我家孩子才两岁，这也牵涉到我家孩儿的名誉呢；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事，我们一家还活不活？申时行问，那怎么办呢？侄女婿说，你不能让我和我全家吃这么大亏，给钱。申时行问，你这是敲诈，对吧？侄女婿说，别说得这么难听，我这是为荣誉而战。申时行问，打算敲诈多少？侄女婿说，不多，也就五百万。申时行说，我就开了个冥想班，家里还有一个病老婆，你一下给我要五百万，不也是冥想吗？侄女婿说，那是你的事，你自己想办法，明天还是这个时候，给我五百万，我就把这本日记送给你，就当这事没发生；你要要赖，我就把这日记公布到网上，看你还活不

活了。侄女婿说完走了。侄女婿走后，申时行跑到后山上，不慌不忙上了吊。

“说起来，申时行去上吊，也是耍赖。”老辛说。

老辛又说，申时行一死，把侄女婿吓住了，人命关天，他怕承担法律责任，忙把日记烧了，也不敢再提此事了。

杜太白目瞪口呆，问：“咋证明这是真的呢？”

“没法证明，人死了，日记被烧了。”老辛又说，“这就叫死无对证。”

“所有这些事，你咋知道？”杜太白问。

“再买十串糖葫芦。”

“老辛，你这不也是敲诈吗？”

“人命关天，不值糖葫芦这点钱吗？”

杜太白只好又掏出手机，扫了三轮车上的支付码，付了十串糖葫芦的钱。老辛说：

“申时行侄女的婆婆，是我老婆的闺蜜，是她悄悄告诉我老婆的，这还假得了吗？”

这能是真的吗？但老辛说得有鼻子有眼，还把他老婆和申时行侄女的婆婆拉出来做旁证，不由得人不信；但老辛的嘴像刮风一样，找不到一件事情的起因，他也会编一个原因，以显示他好事者的权威；拿着老辛的二十串糖葫芦往家走，杜太白对老辛的话，还是心存疑惑。

打听申时行的死因，是为了在心里祭奠他，把这事做个了结；打听死因，仍不知道死因的真假，杜太白决定到申时行的坟地去悼念一番，跟他面对面做个了结。

申时行的坟地，倒不难打听，申时行是申家庄人，死了就埋在申家庄申家的祖坟上。第二天一早，杜太白往包里装了一瓶酒，到街上纸钱铺，买了阴间的冥币，一捆烧纸，到花店买了一捧鲜花，骑着电

动车，去了申家庄；到了申家庄，打听出申家的祖坟，去了申家的祖坟；到了申家的祖坟，不用打听哪座坟里埋的是申时行，因为祖坟上前前后后，排列着上百座坟头，最前面，只有一座新坟。新坟里埋的是新死的人，这坟不是申时行的，还能是谁的呢？

到了申时行的坟前，杜太白摆上鲜花，点燃冥币和烧纸，看着坟说：

“老申，我看你来了。”

从包里把酒拿出来，把瓶盖拧开，将一瓶酒倒在坟前；边倒边祭：

“一生一死，乃见交情。昔与公饮，良机罕觏；今举此觞，公不能酹。”

又说：“老申，你曾跟我说，要学会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，就算你遇到了糟糕的事，你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是个啥呀？你不是说，你是第欧根尼吗？上回你说第欧根尼之后，我回去查了一下，知道第欧根尼是谁；照你目前的做法，你不是第欧根尼。”

又说：“老申，你说过给时间一点时间，你咋没做到呢？”

起身，后退一步，给申时行鞠了三躬。鞠躬时，杜太白突然意识到，申时行的死因，也许如老辛所说，如老辛老婆所说，如申时行侄女的婆婆所说，他跟侄女好过，有韩寿之举，被人发现了：申时行跟杜太白说过他跟冥想班上的女学生好，没说过他曾跟侄女好过；跟女学生好说得出口，跟侄女好说不出口；申时行对杜太白说他跟女学生好的时候，他跟侄女曾好过还没有暴露；跟女学生好是真的，在跟女学生好之前，也有可能跟他侄女好过；所以跟这两个人好，跟他老婆躺在床上多年有关系；本来他跟侄女好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没事了，没想到因为多年前的一本日记，把事情暴露了；当事情糟糕到无法处理时，当危机无法给时间一点时间时，他快刀斩乱麻，毅然决然自杀了；他用他的死，既使侄女婿的敲诈落了空，还用他的死，保护了他侄女，

也保护了他老婆，他的家庭，也保护了他所有的过往，包括跟他好过的女学生。一切过往，皆为序章，别人没有做到，申时行做到了，通过自杀做到了。同时，他也告别了一月一次的偏头痛。

是条汉子。杜太白在心里说。

“老申，你死了，说起来，你也救过我一命。”杜太白又说。

杜太白说的，是申时行曾劝过他别被气死，这也是自杀，是慢性自杀；申时行劝杜太白别慢性自杀，申时行倒快速自杀了；申时行比杜太白胆子大，洒的也是一腔英雄血；突然明白，说他不是第欧根尼，他又是第欧根尼，“不要挡住我的阳光”，洒英雄血，就是阳光；杜太白又想。

杜太白又想起在泰山顶上，春芽说的话，她想跟杜太白在一起；有申时行和侄女的事在前，杜太白更不敢那么做了；那也是一种自杀；他在泰山顶上拒绝了春芽，做得还是对的。

这天，杜太白路过贾三的烩面馆，想起几个月前，他曾跟申时行在这里吃饭，申时行在这里开导他，就像他在老薛的“宫廷御菜”开导过申时行一样；如今斯人已去，这饭馆离他很近，又好像很远；视此虽近，邈若山河。杜太白叹息：“事已至此，夫复何言？”

逝者已去，活着的人还得生活下去。从下个月起，杜太白开始在延津菜市场卖萝卜。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当不成了，他得学会重新生活，找个谋生之道。大家不带他玩了，他自己跟自己玩还不成吗？ 满腹经纶，如今去卖萝卜，让人看起来，还不惨吗？ 他的下场，众人看起来还不解气吗？ 他需要谋生，也需要给众人一个解气的机会。但是，越是下场惨，杜太白越不能做出惨的样子，那样众人又会笑话和嘲笑他一番。卖萝卜之前，如同去主持焦辅仁的丧礼一样，他把花白的头发染黑，又显得年轻了。“咸猪手”事件之前，杜太白头上没有一根白发，五十出头，像四十多岁；“咸猪手”事件之后，满头白发，像六十多岁；

如今把头发染黑，像五十多岁，没像四十多岁，只是恢复了本来面目而已；但这个本来面目是假的，杜太白又叹了一口气。

卖萝卜时，他也跟老吕一样，养了一只小白鼠，取名“阿基米德二世”。人不跟他玩了，他跟小白鼠玩还不成吗？小白鼠长对扇风耳，也蹬轮算数，或蹬轮帮杜太白算账；但它不如老吕水产摊前的那只小白鼠伶俐，常常把账算错。

杜太白家里门口那对石狮子，“咸猪手”事件之后，被人去了势；这天夜里，杜太白给两只狮子，在“势”的地方，各安上一截钢棍；两只狮子，有了钢的“势”；夜里安是怕别人发现；怕别人知道了，有人再给两头狮子去了势。

一天，杜太白看到一个农民，赶着一辆粪车，把粪从县城往乡下运；粪车臭气熏天；拉车的是一匹瘦马，身上被抽出一道道伤痕；但看这匹马的表情，仍拉着粪车，无忧无虑地往前走着。

这是一匹傻马，杜太白在心里说；但他决心向这马学习。也像春芽说的，麦田里的麦苗，需要在冬天里装死。

一天傍晚，杜太白卖了一天萝卜，拉着空车往家回，在路边下水沟旁，突然发现了被田锦绣丢弃的猫妈。猫妈珐琅眼珠，一只黑，一只蓝，拖着一条花尾巴，所以认了出来。杜太白停下车子问：

“你是猫妈吧？”

杜太白又说：“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猫妈愣着脑袋在想。

“你的六个孩子呢？它们都去哪儿了？”

杜太白还记得六只猫崽的名字，富贵、荣华、吉祥、如意、招财、进宝；这些名字，还是杜太白给起的。

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”故人相见，杜太白念了两句李白的诗。

猫妈龇了一下牙，转身跑了。意思是：听毬不懂。

这天，杜太白正在菜市场卖萝卜，一个叫赵奎的人，来买萝卜，告诉杜太白，田守志让赵奎给杜太白捎句话，让杜太白去养老院看他，他有话给杜太白说。赵奎他爸，也住在养老院里。自出了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杜太白没有去养老院看过田守志；一是有丑闻在身，不便看人；二是他与田锦绣分手了，田锦绣又与老朱结婚了，从人物关系上，他也不便去了，或不该去了；万一在那里碰到田锦绣和老朱，见面说什么呢？现在田守志邀请，杜太白就不好不去了，毕竟两人过去说得来；另外，他也想知道田守志想说什么。

这天下午，杜太白提前收摊，骑着电动车，去了养老院。待见到田守志，发现他躺在床上，更加虚弱了，睁眼睛都变得困难了；睁眼睛，需要先睁开一只，再用手掰开另一只。像春芽仍给他叫“爸”一样，他一时也不好改口，说：

“爸，我看你来了。”

田守志拿过床头的小白板，用碳水笔写道：你咋三个多月没来看我了？

“爸，这一段忙些。”

田守志在小白板上写道：不要骗我。

又写道：听说你出事了？

杜太白点点头。

田守志写道：我不信谣言。

“爸，是真的。”

田守志拿笔写道：就是真的又如何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

看到田守志写出这句话，杜太白有些感动；“咸猪手”事件爆发之后，在延津，能跟杜太白说出这种话的，毕竟不多；大家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；说出这话的，竟是一个瘫痪的老人；但一个瘫痪的老人，

认为不如何又如何？但杜太白还是握住田守志的手，握了半天。杜太白：

“爸，找我什么事？”

田守志写道：不急。

指指桌上的一瓶水，意思是让杜太白喝水。

杜太白拧开水瓶的盖，欲喝，想起什么，拿起田守志的缸子，先给缸子里倒水：

“爸，你也喝点。”

田守志摇头。

“为啥？”杜太白问。

田守志歪歪扭扭写道：这都下午了，怕起夜。

杜太白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一个瘫痪的人，夜里撒尿，也是件困难的事。

田守志写道：现在知道，什么叫活受罪了，活着就是受罪。

杜太白安慰他：“病能养好。”

田守志写道：一个人，一辈子经历什么，出生之前，都是知道的；经过你同意，阎王爷才签发出生证；再苦再累，是你答应的，埋怨不着旁人。

田守志写得气喘吁吁。

杜太白：“爸，你也想开些。”

田守志又写道：找你，就是想说一句话。

杜太白：“说。”

田守志写道：不想活了。

又写道：这话，我也无人说呀；说，也无人听呀；说，也无人在乎呀。

杜太白明白，这话，田守志跟田锦绣和老朱都没说过。

只能跟你说。田守志写道。

杜太白点点头。知道在田守志心里，他仍然是能说知心话的人；而杜太白已经不是他的准女婿了；说得着，有时超越了亲人；如同在济南当按摩女的春芽，把他当成了比老蒯还近的人一样。

活了一辈子，事到如今，就剩下一件开心的事。田守志写道。

杜太白："啥？"

田守志写道：就是快点走。

杜太白愣在那里。

田守志写道：我想哭。

杜太白："你哭吧。"

田守志哭了起来。虽然哭不出声，但能看出，他哭得痛彻心扉，哭出一脸眼泪和鼻涕。

杜太白明白，想死，生无可恋，既是想告别自己的痛苦，也是想告别这个世界的人，也是想躲避这个世界的人；而杜太白也是一个想躲避这个世界的人；但申时行和春芽曾劝过他，一个说别"慢性自杀"，一个让"装死"；田守志无人劝他；无人劝他，他才找杜太白；杜太白和田守志的区别还在于，杜太白五十多岁，身体还好，田守志瘫痪在床，已经行将就木了；在行将就木之时，他就是想早点就木；他说，快点死，是世界上唯一让他开心的事；但杜太白无法帮他早点死；唯一能帮的，就是拿起桌上的卫生纸，帮他擦掉脸上的眼泪和鼻涕。田守志止住哭后，又写道：

叫你来，不是为了哭，有事找你。

杜太白："爸，你说。"

田守志写道：临死，想热闹一场，你给我张罗一下。

又写：我唱了一辈子戏，习惯了热闹，过去是给别人热闹，临死，想给自己热闹一下，不想像条野狗一样，死得无声无臭。

又写：我在医院躺了两年，在养老院躺了三年，一天又一天，全

是一个人，寂寞死我了。

田守志写得气喘吁吁。

杜太白："爸，你想咋热闹？"

田守志写道：这些天，我一直在想，西街卖粮食的胡胖子，给他爸举办的葬礼；这事，你还记得吧？

这个葬礼杜太白记得，他还是葬礼的两个主持人之一；两个主持人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周口的老八；但他不明白田守志的意思。

田守志写道：给我也办一场这样的葬礼。

又写道：也找人来跳脱衣舞。

杜太白大吃一惊，原来田守志找他的目的，是想让人在田守志将来的葬礼上跳脱衣舞。田守志用写字问：

这样葬礼就热闹了吧？

杜太白知道，这样葬礼当然热闹；当时胡胖子他爸的葬礼，因为有人跳脱衣舞，来围观的人人山人海；但他不明白：

"爸，就算您百年之后，给您办这样的葬礼，您已经走了，也看不到这热闹哇。"

田守志写道：所以呀，这样的葬礼可以提前。

杜太白不明白："啥意思？"

田守志写道：在我活着的时候。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："爸，您糊涂了吧？哪有人活着的时候，就给他办葬礼的？"

田守志写道：这叫活出丧，历史上有过，戏里也唱过。

杜太白："谁呀？"

田守志写道：皇家。

杜太白想了一下，明白田守志说的皇家，是指清朝的爱新觉罗家，弘昼，雍正的儿子，乾隆的弟弟，他给自己办过"活出丧"。

田守志又写道：把丧事当成喜事办。

这话，焦辅仁的老婆李秀英曾经这么说过，当然两人的动机不同。春芽想跟杜太白在一起，举过唐朝皇上的例子，杜太白不敢那么做；现在田守志举的是清朝皇家的例子，杜太白也不敢那么做：

“爸，这事皇家办行，我们这么办，人家会说我们疯了。”

田守志写道：就是一出戏，能当真吗？你们都别当真，就我一个人当真就成了。

又写道：我还藏着五万体己钱，够办这事。

杜太白：“就是办，非要有脱衣舞吗？”

田守志写道：临死，也让我见识见识。

又写道：有胡胖子这么办在先，我们怕什么？

杜太白：“这事，你跟田锦绣和老朱商量过吗？”

田守志摇摇头。

杜太白：“要是他们不同意咋办？”

田守志写道：是我出丧，不是他们出丧。

又写道：临死，不管任何人了，我做一回主。

又写道：做不了别人的主，做一回自己的主。

杜太白明白了，田守志想办活出丧这事，在活出丧的葬礼上跳脱衣舞这事，不是随便说说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；不是第一反应，而是第二和第三反应；就像早年杜太白在饸饹馆，看到田守志喝酒一样，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菜，同样的酒，雷打不动，他是个有主见的人。杜太白又问：

“这事就是办，我张罗合适吗？”

田守志写道：你不张罗，没人替我张罗。世上，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。

这话打动了杜太白。看来在田守志心里，其亲的程度，杜太白已

经超越了田守志的女儿和女婿；既包括田锦绣和老朱，也包括他在深圳的二女儿田锦芳和她的丈夫。既然田守志把他当成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应该有所担当；如果他不担当，这个亲人就彻底无望了；或者，会彻底无声无臭地死去。杜太白想起，胡胖子给他爸办葬礼时说，死者要去极乐世界，给他骑上马，送一程；胡胖子本来看不起他爸，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洗地，而田守志对杜太白，等于生死相托。杜太白又问：

“我要给你张罗，田锦绣和老朱不同意咋办？”

田守志写道：是我出钱，不是让他们出钱，他们管不着。

又写道：他们要反对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

又写道：他们要反对，我就跟他们断亲。

又写道：我想了好几天，这个活出丧的主持人，还非你不可。

又写道：办好了是你的，办坏了是我的。

杜太白决定给田守志办活出丧。离开养老院，杜太白突然长出一股豪气；或者，田守志的活出丧的想法，打破常规，让他有了豪气；这种豪气，好长时间在他身上没有了，他让生活收拾了，勇气让生活给吓回去了；他在心里说：

“×他大爷的，还就这么办了，怎么着吧！”

第二十四章

既然要给田守志办活出丧，活出丧的丧礼上，需要跳脱衣舞的，延津没有跳脱衣舞的班子，杜太白便去找胡胖子，跟他要到周口他外甥的电话；杜太白给胡胖子的外甥打电话，要到周口老八的电话；接着给老八打电话；电话打通了，老八在电话那头：

“你谁呀？”

杜太白：“延津的，姓杜。”

老八在电话那头不说话了，似乎一时想不起他是谁。杜太白：

“就是上回你来延津，跟你唱对台戏的那位。”

老八在电话那头哈哈笑了：“原来是老兄，久仰久仰。”又说，“找我，有事呀？”

听老八说“久仰久仰”，还原了过去见面时的语气，杜太白知道电话那头真是老八，便说：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求兄台。”

“说。”

杜太白说，延津有一桩丧事，想请老八来主持；像老八上回主持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一样，台上要有跳脱衣舞的小妹。没想到老八说：

“去不了。”

“为啥？跟胡胖子给的价钱一样。”

“不是钱的事，我不干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我妹妹和侄女，都嫁人了；跳舞的人，拔不起来了。”

既然这样，杜太白也不好说什么。放下电话，他只好另外想辙；想了半天，他不认识另外跳艳舞这方面的人，等于白想；看来田守志并无去极乐世界之前，给他扶上马送一程的福气；也许，如同田守志所说，这也是他出生之前，阎王爷签发出生证之前，经过田守志同意的。

杜太白又去养老院，想把这结果告诉田守志，免得让他空喜欢一场；待他骑着电动车，到了养老院门口，下车，刚扎上电动车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接起，是老八的电话。老八在电话里说：

“你出多少钱？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我可以带人去延津。”

“你妹妹侄女，又想重操旧业了？”

“那你别管。”

“出的价钱，跟上回胡胖子一样，不会让你吃亏。”

“还是唱对台戏吗？”

“这回不唱对台戏，就你一个戏班子。”

“既然是一个戏班子，就不能跟上回的价钱一样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活比上回重了；两个人干的活，推给了一个人。”

杜太白哭笑不得，跟人唱对台戏花的力气才大，要比平日多出好几倍；在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上，他和老八唱对台戏，他深有体会；没人打擂，就自家一个戏班子演出，才轻松自如呀。这不是在事情的逻辑上颠倒是非吗？这时杜太白觉出老八的狡诈。杜太白问：

“那你准备加多少呢？”

“人工比以前也贵了，再加五千。”

为了活出丧，杜太白和田守志在一起做过预算；预算是按胡胖子他爸丧礼的标准；加五千，就超了预算；但为了田守志，杜太白越过老八的狡诈，没有与老八讨价还价，马上答应下来；他决定这五千块钱自己出，不告诉田守志。突然想起，上回在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上，因为要唱对台戏，胡胖子又拿出五千块钱，作为赢者的奖金，最后这钱被老八拿走了；现在老八见不是对台戏，多加了五千块钱，大概跟过去的奖金有联系。杜太白摇头叹息，佩服老八的狡诈；因为这狡诈事出有因。答应过老八，杜太白接着告诉老八，这次的出丧，跟胡胖子他爹的丧礼稍有不同，这回是活出丧，不是真正的出丧；老八似乎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，接着说：

“这倒无所谓，我们只管主持和演出，并不管这人是死是活。”

老八倒豁达，杜太白笑了。杜太白与老八商定，这活出丧就定在后天晚上。

到了后天晚上，在田守志家门口大街上，杜太白让人搭起了舞台；舞台四周，装了几盏射灯；舞台正中，挂着田守志的照片；杜太白和田守志一起，选了一张当年田守志唱《阮氏三雄》扮演阮小七的剧照；照片下边，木牌上写道：

戏剧大师田守志之灵位

牌位上的用词，显得有些大。但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对其用的词也可以善些；就像给焦辅仁办丧事，牌位上用了“国学传承人”的词一样。

傍晚，周口的老八开着面包车过来了。从车上跳下来三个小妹，却不是上回老八的妹妹和侄女，换了另外三个女娃；三个女娃，没有

老八妹妹和侄女漂亮。但人已经到了延津，等于生米做成了熟饭，杜太白也不好说什么。老八从车上跳下来，握住杜太白的手说：

“感谢老兄给了我新的生命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杜太白一愣。

“本来我不想干这行了，你给了我重操旧业的机会。”老八又说，“万事开头难，有了头一回，就有第二回。”

梦露也就是孟小节，还有田锦绣，给过杜太白新的生命；申时行和春芽，也给过杜太白新的生命；无非他们所给的方向不同；但这些新的生命，跟老八说的新的生命，完全是两回事；杜太白哭笑不得。老八又说：

“放心，为了回报老兄的厚意，这回我有新招。”

晚上八点，丧礼准时开始。杜太白事先把田守志从养老院接了过来，在舞台下正中央，放了一把太师椅，让田守志端坐在太师椅上。杜太白西装革履，手持麦克风上台。拿出事先写好的悼词，念道：

呜呼田公，梨园魁首，粉墨平生。声振闾闾，艺冠群伶。勾红脸以彰忠义，摹阮七而啸沧溟。石碣村头，禀刚肠而蔑王法；戏台榭上，扮豪杰以叱雷霆。唱彻《三雄》，声裂大漠之板；饮空浊酒，气吞水泊之旌。

奈何罡星欲坠，虎躯先颓。榻困龙蛇，肢萎犹思扛鼎；帐垂鲛绡，喉喑尚念呼鹰。悲夫！未死先丧，自设缟衣之祭；将离反笑，独吞冷炙之牲。看满堂涕泗横流，权作浮生谢幕；听四野铙钹乱奏，姑为侠骨饯行。

哀哉！戏里杀人如刈草，终难斩断无常锁；曲中骂官胜嚼冰，到底冻残倔强魂。泉台路近，且抱铜琶铁板；蓦镜台高，休询玉带朱门。

伏惟尚飨！

因是活出丧，丧礼在延津也引起了轰动，台下挤满了观众。观众纷纷说：

“×，听毬不懂。”

杜太白说完文词，雅的过程就结束了，他向后台招了招手，老八拿着麦克风上场，主持人就换成了老八。老八像主持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一样，依然不废话，不啰嗦，直接向后台招手，后台立刻上来一个小妹，跳起鬼步舞。老八问跳舞的小妹：

“小妹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
小妹边舞边说：“十八。”

“听哥的不听？”

“给钱就听。”

老八拿出一百块钱，递给小妹：“脱。”

小妹将钱夹在指间，脱了外罩。

这下观众懂了，开始欢呼。

老八又拿出一百块钱：“再脱。”

小妹接过一百块钱，脱掉上衣，露出胸罩；将二百块钱，一起掖到胸罩里。

这时老八拿着麦克风问观众：“大家说，还脱不脱了？”

众人沸腾，齐喊：“脱。”

老八又拿出二百块钱：“小妹，听到没？脱。”

小妹脱了裙子，露出内裤，将二百块钱掖到内裤里。

杜太白明白了，往胸罩里和内裤里掖钱，是老八的新招。倒是弥补了三个小妹不如上回三个小妹漂亮的缺陷。初春夜里，天气也寒。杜太白感叹，老八不愧是老八。多给老八五千块钱也是对的。老八又

用麦克风问观众：

“只有一个小妹脱行不行？”

众人齐喊：“不行。”

老八：“再来一个小妹。”

另一个小妹，跳着鬼步舞上台来。

这小妹脱完，又上来一个小妹。

田守志端坐在台下太师椅里，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。杜太白来到他身边问：

“爸，满意吗？”

田守志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，点点头，笑了，突然头一歪，身子歪在椅子上；杜太白以为他走了，吓了一跳，忙摇他：

“爸，醒醒，你醒醒。”

田守志醒了过来。醒过来，就不是田守志了，成了当年舞台上的活阎罗阮小七，成了现在舞台正中剧照上的阮小七，他瘫痪这么多年，突然从太师椅站了起来；本来不会说话了，靠在小白板上写字与人交流，这时也会说话了；不但会说话了，声嘶力竭地唱道：

爷爷生在石碣村
禀性生来要杀人
英雄不会读诗书
不怕朝廷不怕官
……

唱得仍像年轻时那样粗狂和凛冽，唱出了大漠荒野的境地；唱完，咕咚一声，跌落到太师椅上，又瘫痪了，又不会说话了。

整个活出丧的过程，田锦绣和老朱并没有过来干预。只是听卖糖

葫芦的老辛说，老朱和田锦绣说："疯了。"又说，"两个人都疯了。"

一个月后，田守志去世了。杜太白想，虽然田守志死了，但在死前一个月，他又能站起来了，又会说话了，又会唱戏了，总算在脱衣舞中，杀人声中，自己演绎了自己的落幕；这落幕是壮阔和精彩的；张罗这落幕的人，是杜太白；他曾跟他的女儿谈过恋爱。

田守志去世后，真正的丧事，是延津红白喜事俗派主持人的代表人物、东街的老董主持的。田锦绣和老朱没有邀请杜太白参加丧礼，杜太白也没有主动去田守志家吊唁；杜太白知道，双方见面，相互都不方便；但杜太白想，田守志的丧礼，其实他一个月前已经参加了。

这天，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田锦绣。这是他与田锦绣分手之后，第一次见到她。田锦绣比几个月前微胖了些。两人擦肩而过，相互也没有打招呼。杜太白往前走着，听到身后田锦绣喊：

"你站住。"

杜太白只好站住。

田锦绣跟过来，说："谢谢你啊。"

杜太白不明其意，问："你说的是哪一出呀？"

田锦绣："你比我对我爸好。"

又说："临死前，你让他快乐了一回。"

又说："他死了好，死了就不受了。"

杜太白知道她指的是"活出丧"这件事，便说："你爸生前对我也不错。"

田锦绣："这两天，我想起一件事。"

杜太白看田锦绣。

"我小时候，常偷我爸的钱——那是他的私房钱，在他的戏服里藏着。我长大后问他：'当时偷你的钱你知道吗？'他说：'知道哇。''知道咋不把钱换换地方？''怕你找不着。'现在，我找不着我爸了。"

杜太白看田锦绣。

田锦绣："这事我早忘了；爸一死，又想起来了。"

田锦绣："他活着，烦他说话。他没了，想听他说话，想看他往小白板上写字。"

田锦绣叹息："老人走了，只能把自个儿过好了。"

杜太白想就着她的话茬，问她跟老朱过得怎么样，但想想，这不是他该问的话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田锦绣倒说：

"你也该往前再走一步，找个人做伴。"

杜太白："我现在这样，谁还会要我呀。"

接着，两人似乎找不到别的话题了，有些冷场；两人便分开了，各走各的。

这天，杜太白正在卖萝卜，接到春芽一个电话。

"有事吗？"杜太白问。

"没事，就是打个电话。"

杜太白想起在济南时，春芽曾说过她要跟济南小张结婚的事，便问："上回你说要结婚了，你跟那个小张结了吗？"

"没有。"

"为啥呀？"

"临了，又吹了。"

"为啥呀？"

"小张说，他妈不同意，打听出我是按摩女，以为我干过别的。"春芽又说，"我想，是他本人的想法变了，拿他妈和按摩女当个挡箭牌。"

听到这个信息，杜太白倒松了一口气。说：

"看这事闹的，白搭了工夫。"

"可不。哩哩啦啦小半年，昨天刚吹的，就是想打电话告诉你一声。"

杜太白："你也想开些，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"

第二十五章

四个月前，杜太白跟申时行吃饭时，曾料定老薛的“宫廷御菜”饭馆顶多开半年，就会倒闭，谁知“宫廷御菜”开了四个月就关张了；房租、水电、员工工资，还有饭店开张之前装修院子、屋子花的费用，让老薛欠下一屁股债；他不声不响，离开延津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大家说，老薛在“老纪饭馆”当厨子被开除了，自己开饭馆又倒闭了，可见不是干成事的材料；但欠债跑路，就显得不厚道了。杜太白想，这也是胜者王侯败者寇，老薛落荒而逃，大家这么说；如果老薛的“宫廷御菜”生意兴隆，大家又会是另一种说法了；但“宫廷御菜”开不下去，归根结底，还是老薛的原因，放着会的不做，非做不会的，天时地利都不对，哪里会有人和呢？还有价格，一位六百五十块，也脱离延津的实际。倒是县城北街的“老纪饭馆”，焦小宝在饭馆杀人之后，老纪离开这里，搬了一个地方，从北街搬到南街，租了几间门面房，重打鼓另开张，挂的还是“老纪饭馆”的牌子，重新雇了一个厨子叫老魏，生意重新兴隆起来；老魏会做两样东西，一是捞面，面和得劲道不说，切面时，分裤带面、宽面、细面、韭菜叶面，难得的是卤好，分肉卤、鸡蛋西红柿卤、茄丁卤、麻酱卤等；不管哪种面配哪种卤，吃到嘴里都多一层滋味；二是烩饼，饼是现烙的热饼，肉用的是从肉铺里买的最便宜的猪脖子肉；这肉先上锅煮，把煮猪脖子肉漂起的白油，捞出来放到盆里；接着卤这肉，让肉口味重些，八成熟，捞出来，

切成肉丁，放到另一只盆里；有人要烩饼，把热饼切成丝，炒饼，炒到五成熟，不用放盐，直接加卤肉，接着炒；炒到八成熟，加一大勺盆里的猪油，就着猪油，把饼炒得焦黄；最后撒上葱花、姜和蒜末，起锅；饼喷香不说，外焦里嫩；做这两样东西成本都不高，卖得也不贵，捞面一份十五，烩饼一份二十，大家都爱来吃；饭馆重新兴旺起来。饭馆窗户上，贴着“新面　新卤”“烩饼　焦黄”的标语。捞面和卤的标语，过去的“老纪饭馆”就有，现在突出一个“新”字，是说同是捞面和卤，老魏做得也与过去不同；后一条标语，说的是新品了。一天，杜太白去南街“老纪饭馆”吃烩饼，老纪主动与杜太白说起老薛：

“老薛这人没别的毛病，就是毒些。”

又说：“你看，当初把他从这里开了还是对的，不然，这个饭馆，早晚也是‘宫廷御菜’的下场。”

又说：“他就会当厨子，不会当老板。”

又说：“他不会弄，又不让别人弄，弄得别人也不会弄了，可不就倒闭了？”接着问杜太白，“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”

对于已定型的往事，杜太白不愿意再费神评价，便顺口说：“你说的都对。”

一天，杜太白去“老纪饭馆”吃捞面。过去在这里吃过捞面配炸酱卤，捞面配茄汁卤，这回准备吃捞面配鸡蛋西红柿卤；进了饭馆，看到在菜市场卖水产的老吕在一张桌子前吃烩饼。除了吃饼，还在大口喝酒。杜太白有些疑惑：

“老吕，你不是喝酒过敏吗？”

老吕没回答喝酒的事，问：“听说你也养了一只小白鼠？”

杜太白：“你能养，我就能养。”

“再送你一只要不要？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我那只小白鼠不想要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养烦了，它成了一个酒鬼。”

杜太白知道，老吕那只小白鼠，前些天开始喜欢喝酒；上回老吕说，喝了酒，能分辨人的人品；不知道它近日发展成了酒鬼；他指指老吕的酒杯：

“别说人家，你不也在喝着。”

“我是人，它是老鼠。”

“那你不让它喝不就完了。”

“我是不让它喝了，它开始绝食了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“有气性。绝食几天了？”

“三天了。”老吕又说，“好吃懒做，要它何用？”又说，“再说，我也没工夫伺候它了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我又养了一只八哥。”

“你这是见异思迁呀。”

“养老鼠没用，养八哥有用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老鼠不会说话，八哥会说话，你让它说什么，它就说什么；你说什么，它跟着说什么。”

“你也喜欢人云亦云呀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阿基米德会算数，八哥不一定会算数。”

“八哥是不会算数，但加减乘除，都是些低级游戏，没毬用。”

“你不是说，阿基米德喝了酒，还会分辨人品吗？”

“人品不用它分辨，我自心里有数。”老吕又说，“咱闲言少叙，阿基米德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就扔了。”又说，“反正，我也是从下水沟

里捡的；哪里来，还回哪里去吧。”又说，“我能感觉，它已经恨我了，这不是忘恩负义吗？”

杜太白：“你咋知道？”

“从它看我的眼神里。”老吕又说，“仇人，是不能再养了。”

“你跟它，过去不是挺好的？我跟它急的时候，你还跟我急了。”

“我没变，是它变了，亲人变成仇人了。”

这么说，阿基米德跟老吕已经恩断义绝了；跟老吕恩断义绝是一回事，杜太白接不接这只小白鼠是另一回事；杜太白有些犹豫：

“让我想想，我已经有一只了，还要不要养第二只。”

老吕：“养一只是养，养两只还是养，它除了爱喝点，费不了多少嚼谷。”

这时老纪过来插话：“你们说老鼠的事，我听了半天了，我倒要插句话。”

杜太白和老吕看老纪。

老纪指着杜太白：“这只老鼠不能要。”

杜太白：“为啥？”

老纪：“如果让它改换门庭，它就成了厨子老薛；老薛不是在这里干过，又去开‘宫廷御菜’，自己把自己害了？”

又说：“把自己害了，也把别人害了，欠人那么多钱。”

又说：“人不能惯着，老鼠更不能惯着。”

杜太白：“那让它去哪儿呢？”

老纪：“要么饿死它，要么扔了它，就像现在的老薛一样，不是让延津扔了？”

杜太白要不要阿基米德另说，从老纪的话里，杜太白能听出老纪对老薛的记恨；老薛已经成了落水狗，老纪还要痛打一番。

不管阿基米德该往何处去，饿死还是被扔了，在阿基米德饿死或

被扔之前，杜太白还是想看阿基米德一眼。毕竟这只小白鼠的名字，还是杜太白给起的；也是出于好奇，他想看看这只气性很大的小白鼠，目前绝食的状况，它与老吕之间关系的状况。第二天一早，杜太白拉着萝卜车去菜市场，车把上挂着一只笼子，笼子里装着阿基米德二世；到了菜市场，杜太白没去自己的摊位，先绕到老吕的水产摊位前。养阿基米德的笼子，还在水产摊柱子的钉子上挂着；阿基米德躺在笼子里，无精打采，半死不活，旁边食罐子里的食物已经干成嘎巴了；杜太白相信它绝食是真的；老吕的摊子旁有一棵小楝树，楝树上挂着另一只笼子，笼子里果真有一只八哥，八哥红头脸，绿尾巴，在笼子里蹦蹦跳跳，嘴里不停地说：

“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”

或者：“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”

……

老吕在水产摊前做着生意，对半死不活的阿基米德熟视无睹；在做生意的间隙，倒是不时逗弄一下八哥；老吕也是但见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；其原因之一，老吕昨天说过，八哥会说话，阿基米德除了有酒瘾，还不会说话；正是因为阿基米德不会说话，杜太白与老吕对它的看法相反，老吕喜欢会说话的，杜太白几个月来像落水狗一样被人痛打，喜欢不爱说话的，讨厌爱说话的；一只小白鼠，变成老薛又如何？杜太白有些心动，想收留阿基米德；老吕昨天说的也对，养一只小白鼠是养，养两只还是养，多一只小白鼠，费不出多少嚼谷；又想，他家里家外是一个人，多一只白鼠，也多一份热闹；便决定收留阿基米德。又看阿基米德的眼睛，看老吕，眼神是冰冷的；看杜太白，倒充满了乞求；看来，这也是一种缘分；杜太白对老吕说：

“老吕，阿基米德在你这儿也是饿死，我把它拿走了啊。”

“决定了？”

“决定了。”

“那你也不能白拿。”

杜太白一愣：“啥意思？”

老吕指着楝树上的八哥：“你给八哥起个名字。”

杜太白哭笑不得，原来收留小白鼠也是有代价的；他想了想，指着八哥说：“它会人云亦云，就叫李莲英吧。”

老吕一愣：“李莲英不是一个太监吗？这名字合适吗？这名字没有讽刺性吧？你是不是憋着坏呢？”

杜太白：“你想哪里去了？李莲英虽然是个太监，但他在太后身边，位高权重，大过一个军机大臣。”

老吕：“那我也不是太后呀。”

杜太白：“在这水产摊前，你说一不二，就是皇上或太后。”

老吕想了想：“不过一只鸟的名字，那就先这么叫吧。”

杜太白去柱子上摘阿基米德的笼子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手停在空中，问笼子里的阿基米德：

“对了，年前，在这个地方，我曾拿刀要杀你，你不会记仇吧？”

又说：“如果记仇，我可不要你。”

又说：“老吕说得对，我不能养一个仇人。”

阿基米德赶紧摇摇头。

杜太白：“当时拿刀子，就是做做样子，给别人看的，不是真杀，我跟老吕说过这事，明白吗？”

阿基米德点头如捣蒜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杜太白又问自己车把上笼子里的阿基米德二世，“给你找了个伴儿，你同意不同意呀？”

阿基米德二世倒有些欢喜，对杜太白点点头。

杜太白把阿基米德的笼子挂到另一只车把上，告别老吕和李莲英，拉着萝卜车走了。路过卖杂货的摊子，他把自己水杯里的水倒掉，买了一两散花酒。到了卖萝卜的摊位，扎上车子，把两只笼子挂到摊位旁边的柱子上；拧开水杯盖，给阿基米德笼子里喝水的小碟里，倒了一点酒。阿基米德闻到酒味，马上爬起来，过去喝了几口；喝过，立马长了精神；站起身子，用前爪向杜太白作揖，表示感谢的意思。杜太白倒摆摆手：

“喝酒也得有个量，以后我少倒点，你也少喝点。”

阿基米德点点头，咧嘴笑了。杜太白又对另一只笼子里的阿基米德二世说：

“它是个酒鬼，你别跟它学。”

阿基米德二世脑子有些笨，不知道杜太白说的是什么，阿基米德喝的是什么，但也模棱两可地点点头。

从此，杜太白有了两只小白鼠，一只叫阿基米德，另一只叫阿基米德二世。

第二十六章

修鞋的小林被人打了。

打他的人叫国胜。国胜是东街一个闲汉，没有正经工作。提起国胜，大家爱说国胜找老婆的故事。当年，国胜与对象头一回见面，看中了这女孩，便搂着亲嘴；亲完嘴，又亲乳头；亲乳头时，把女孩的乳头咬了下来。你咋这么狠呢？ 有人问。她就不好找别人了，国胜说。这事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个传说；别人认为是不是真的不重要，国胜跟女孩见面的第二天说是真的，大家便愿意相信这事是真的；乳头具有诱惑性；咬掉乳头具有传播性；不管真假，这女孩果然不好找别人了；谁愿意娶一个缺乳头的人呢？ 一个女孩，也不能满世界解释自己不缺乳头；你咋证明呢？ 还能脱掉衣服让人看看不成？ 她只好嫁给了国胜。国胜脾气暴躁，与人一言不合，就动起手来；打起架来不要命；随身携带一把牛耳尖刀；国胜走在街上，人见人怕，人见人躲；国胜没有正经工作，就没有收入，家里缺什么，便到街头店铺里去拿，或到菜市场各个摊位上去拿，嘴里说着：

“今天出门急了，忘了带钱，回头还你啊。”

这回头就是永远没回头，回头还到你的店铺里和摊位上拿东西，说的还是这套话。拿吧也就是些吃喝拉撒的日常用物，一瓶醋，一瓶酒，一条烟；一把葱，一把蒜，一条子肉，几筒卷纸；或拎走一条鱼，或抱走一只大西瓜；大家值不当与他置气；或者，值不得与他玩命。

国胜认定一件事，便铁定要做这件事，对事情的对方，爱说一句话：

“就这。”

等于一锤定音，不再讨论。

大家都说，国胜是延津的牛二。牛二是《水浒传》里的人物，宋朝东京人，绰号“没毛大虫”，也是人见人怕；在天汉州桥头，各家店铺里，想拿什么拿什么。后来，一个外地人叫杨志，来桥头卖刀；两人一言不合，发生了口角，杨志把牛二杀了。

但延津还没有杨志；或者，杨志还没来延津；在延津，国胜依然是国胜。

国胜打小林，是因为小林在“赤脚大仙”的公众号上，发表了一篇文章；文章中，提到了延津的牛二。本来这篇文章的内容跟牛二没关系，是远在美国华盛顿刚刚发生的一件事，一个女的出轨，被丈夫发现了，丈夫拿出刀子，在她脸上划了一个×；“这下，就没人要你了，你也无法胡搞了。”妻子报了警，丈夫被警察抓走了；因这件事过于稀奇，通过互联网，马上传遍了全世界。小林为蹭热点，也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议论此事；文章的最后，由华盛顿回到延津，说华盛顿这丈夫，有点像延津的牛二。小林的一百多万粉丝，大部分是延津人；买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的人，也大多是延津人；所以他每篇文章，结尾都要回到延津，让延津人有切身的感受。如果这篇文章里，单说到延津的牛二没什么，文章中还说，延津的牛二，曾把对象的乳头给咬掉了，咬乳头这事，与华盛顿男人给妻子脸上划×这事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；所以说，世界就是延津，延津就是世界。因文中提到了“乳头”，提到了“咬掉的乳头”，“乳头”和“×”字相互起了化学反应，这篇文章马上火了起来；小林修鞋铺的脚气水和防臭鞋垫，也跟着火了起来，多卖出四成多。不提乳头，你可以说牛二就是牛二，不是国胜；但在延津，把对象乳头咬下来的，就国胜一个人，这文章中的牛二，不是

影射国胜是谁？何况，大家平常也说，国胜是延津的牛二。国胜平日不看手机，一开始不知道小林对他的影射，还是他老婆在街上听人说了，回家哭起来。国胜问她哭什么，她便说起小林也就是“赤脚大仙”这篇文章；又说，本来乳头的事都过去十年了，谁想十年后，这事又被人翻了出来；接着脱下衣服，让国胜看，我哪只奶缺乳头？原来国胜的老婆被咬下乳头只是一个传说；或者，只是国胜制造的一个传说；这是延津的乳头和华盛顿的“X”的区别；接着老婆哭道，老要这么被人欺负，你还在家里坐着，大家说你是牛二，我看你不是牛二，你是个武大郎。国胜听明白这事，二话不说，撇下哭的老婆，直接去了“时光履痕”。到了“时光履痕”，二话不说，对正在修鞋的小林，兜头就是一耳光。小林：

“哥，小林没得罪你。”

“我打的是‘赤脚大仙’，不是小林。”

小林明白事情发了，忙解释：“哥，就是个比喻，当不得真。”

国胜：“你比喻别人我不管，比喻我就是找死。”

又说：“说我没啥，咋说到我老婆了。”

又说：“说我老婆没啥，咋说到我老婆的乳头了？”

接着又跺了小林几脚。

国胜打了小林一顿，转头走了；回到家，老婆不哭了，国胜也就不提此事了。谁知到了晚上，国胜想起此事，突然又愤怒起来，回到“时光履痕”，又把小林打了一顿。第二天一早，想起这事，还感到不解气；这时明白，不解气不是愤怒小林说了他老婆的乳头，而是小林挑战了他在延津的权威；又走出家门，要重新打小林一顿；路上突然又明白，接二连三不解气，不是打的问题，是方式问题；这时想起华盛顿男人对付老婆的办法，到了“时光履痕”，他一脚把小林踹翻在地，揪住小林，从身上掏出牛耳尖刀，在小林脸上划了一个X。

“这下让你长记性了。”

又说：“这下让大家记住你了。”

又说：“既然你说到美国，给你留个美国记号。”

又说：“从今往后，见你一面，在你脸上打一个×。”

又说：“看你脸上能盛多少个×。”

小林报了警，国胜进了拘留所。警察问：

“往人脸上划×，知不知道会坐牢？”

国胜：“知道。那个美国人，不也被警察抓走了？”

“知道还划。”

“等我出来，还划。”

往人脸上划×，属轻伤，国胜被法院判了半年徒刑。

杜太白听到这消息，摇头笑了。这是假流氓碰到了真流氓；网上流氓碰上了街头流氓。平日与杜太白没有任何来往的国胜，倒是替他报了几个月前的檄文之仇。

这天，杜太白正在家打扫阿基米德和阿基米德二世的笼子，有人敲门。杜太白打开门，门前竟站着小林。小林脸上贴了一副膏药，遮住了脸上的×。杜太白吃了一惊，放下笼子：

“小林，你咋来了？”

“杜老师，请你吃顿饭。”小林说。

“无功不受禄啊。”

“有事求你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要离开延津了。”

“为啥呀？ 因为国胜？”

“是，也不是。”

“怕国胜出狱之后再打你？ 再往你脸上划×？”

“是，也不是。”小林又说，“我还得感谢国胜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我上了网的当了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我就是个修鞋的，平日没人理我；谁知一成了‘赤脚大仙’，网上是另一番天地；平日我说话不占地方，钉鞋得看人的脸色；到了网上，可以谁都不怕，想骂谁骂谁，特别是骂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的，比我横的，比我有钱的；骂谁，等于跟谁平起平坐了；或者，你还能居高临下地骂；那些社会地位比我高的，比我横的，比我有钱的，大部分都不认识，骂是白骂；谁知我一骂，网友就跟着我骂，一呼百应，我有了一百多万的粉丝；我说什么，他们就信什么；一个钉鞋的，成了皇上，手里拿着令旗，你指向哪里，百万人就打向哪里，这感觉你知道吗？我越陷越深，煞不住车。一个国胜，让我回来了，我原来还是一个钉鞋的。”指指自己脸上的膏药，“我没脸在延津待了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网把小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小林被分成了两个人，两个人在生活和网上有天壤之别，不由人的性格不分裂。国胜一个×，把他打回了原形，又把他打出了延津；杜太白问：

“离开延津，你准备去哪儿呀？”

“大同，我姐夫在那儿崩爆米花。”小林又说，“到了大同，我也不打算钉鞋了，跟我姐夫崩爆米花。”又说，“临走，求你一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我在延津有一百多万粉丝，临走，得对大家有个交代，你帮我写一篇告别的文章吧；我想，不说一声就走了，对不起我和粉丝这几年共同战斗的情谊；皇上退位，不也得有一个退位的文书吗？那叫什么？”

“退位诏书。”杜太白接着感到事情有些不对，问，“就是写退位诏

书，你咋找上我了？”

“你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。”

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：“这事不用找我呀，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？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几个月前，你网暴我、我爸和我们全家，那篇檄文，不是写得挺好吗？”

小林低头不说话了。嗫嚅：“那篇文章，不是我写的。”

杜太白当时就怀疑那篇檄文不是小林写的，拿着手机上的檄文去质问小林，小林口口声声说是他写的；现在纸包不住火，终于露馅了。杜太白问：

“不是你写的，那是谁写的？”

“不能告诉你，当初，我们有君子协定。”

“那你的退位诏书，还找他写不就完了？”

“两个月前，我俩闹掰了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。原来小林跟那个替他写檄文的枪手闹掰了，才来找杜太白；杜太白只是枪手的替代品；或者，是第二个枪手；但小林跟第一个枪手闹掰了，还不肯暴露那个人的姓名，杜太白倒佩服小林是个君子。看杜太白在那里思摸，小林倒有些不耐烦：

“杜老师，别磨叽了，不会让你白写，给钱。”

杜太白：“这不是钱的事，我们有过节，这文章我不能写；否则，就显得我没气节了。”

又说：“现在你忘了，你当初网暴我、我爸和我们全家时，是如何穷凶极恶的？”

小林：“刚才不是说了，那篇文章是别人写的，不是我写的呀。”

杜太白：“不管是不是你写的，它是以‘赤脚大仙’的名义发出来

的，就是你写的。”

小林：“我知道，我办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你大人别计小人过。”又说，“咱俩有过节，我给你钱，你帮我写一篇文章，咱就算扯平了。”

杜太白哭笑不得：“这是两件事，咋能扯平呢？”

谁知小林扑通跪下了：

“杜老师，看在我脸上被划×的分上，你就帮我这个忙吧。”

这情形，有点像年前胡胖子他爸死了，来求杜太白去当丧事的主持人，杜太白不答应，胡胖子给杜太白下跪一样；但下跪跟下跪还不一样，一个是丧家的礼节，一个是想抹去过去的过节。杜太白：

“小林，起来，有事说事。不然，你就成耍无赖了。”

小林仍跪在地上：“杜老师，我还就赖上你了；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”

“如果写，你准备让我怎么写？”

“不说我离开延津的真实原因，不说是因为脸上被划×走的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小林的意思，就像焦辅仁死了，李秀英不让在悼词里写焦辅仁真实的死因是一样的。杜太白：

“那说什么原因呢？”

“你帮我想一想，原因找的，大家越想不到越好；文章写的，越让人看不懂越好。”

小林说的，又跟李秀英当时说的一样。

“如果是这样，我就更不能写了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为啥？”

“这文章就成了假的，成了避重就轻，弄虚作假，你成功脱套了，我良心会受谴责。”

杜太白想，小林跟胡胖子和李秀英，毕竟不一样，他曾是自己的仇人。

“杜老师，我还有一句话。”

“啥话？”

“我让你写这篇文章，不是为了我。”

“那你为了谁呢？”

“为了家里的三个孩子。没有这篇文章，我就成了懦夫，成了夹着尾巴逃跑了；有了这篇文章，我就成了功成身退。”又说，“离开延津，我也好给孩子们解释。”

这话，跟李秀英说的又一样；这个一样，倒是一样，跟恩仇没有关系，跟孩子有关系；也跟申时行用自杀，来保护他侄女、他老婆、他的家庭、他所有的过往，包括跟他好过的女学生一样。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

“你就是离开延津去了大同，为啥改行崩爆米花呢？你还修鞋不就得了？”

小林从地上爬起来：“事出有因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杜老师，其实我不喜欢修鞋，修鞋整天跟鞋打交道，还都是臭鞋。”

“那你喜欢干啥呢？”

“我喜欢干有响动的事；在网上当大 V，就是有响动的事，还不单是为了带货，为了卖脚气水和防臭鞋垫；大 V 当不成了，崩爆米花也有响动啊，整天嘣的一声，嘣的一声。”

杜太白哭笑不得，原来这才是真实的小林。他认识小林七八年，等于白认识了。

附录　赤脚大仙告粉丝书

赤脚大仙谨告延津诸君：

余本陋巷补履匠，操锥引线七载有余，幸蒙诸君不弃，授我以业，庇我以居，惠我以衣食，使吾乡村野夫，竟得立门户，养妻小，栖身于兹矣；桑梓情谊，非楮墨所能尽述。余虽不敏，然知众人之恩；凡有客至履肆，必趋迎之；檐下絮语竟日，竟忘夕阳在肩。

今将负釜远游，赴云中治爆米花之术。忆昔网上属文，每掷瓦砾而获金声，应者如川汇海。诸君青眼相加，使蓬牖朽匠竟成百万知音之主，此诚平生大幸。然江湖逆旅，终须一别，惟愿他日炉火初红时，列位闻霹雳之声，犹记延水畔跣足狂生。

临楮怆然，不知所云。惟以爆米三斗为约：若得重逢，当倾釜相飨，醉卧星野，再话当年补履轶事。

赤脚顿首再拜

第二十七章

杜太白卖萝卜整一年了。一年过去，一年多前的“咸猪手”事件，也被大家嚼得没味儿了，渐渐从大家的话题中消失了。话题消失了，人也就消失了，就好像延津从来没有主持红白喜事的杜太白，只有卖萝卜的杜太白一样。不被大家嚼舌头了，杜太白也自在了；当然也寂寞了。杜太白吃饭，过去爱吃淡的，现在和大家一样，也爱吃咸的了。他甚至想，卖萝卜一周年了，是否应该庆祝一下。这天晚上，他在家喝大了。喝大之后，他突然有些想他妈，他妈已经去世十二年了。他小时候挨了杜天威的打，他妈会给他洗个脸，让他枕到她的腿上，拍着他，哄他睡觉。杜太白倒在沙发上，哭了起来。因他一个人住，也无人劝他。哭着哭着，睡着了，也就不哭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才知道出了许多汗，身上的背心，重了许多。

这天，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曹五车。曹五车在十字街头卖炸鸡。四年前，曹五车与杜太白打架，校长被撤了，接着教职也被辞退了，开始在南关一个街角卖炸鸡；几年来，炸鸡卖得不温不火；但天天出摊，倒也顾得住一家人的吃喝。上个月，因为另外一件事，曹五车这个人在延津火了；因人生事，曹五车的炸鸡也跟着火了起来。曹五车火是因为一个诈骗电话。这天，曹五车正在南关街角卖炸鸡，一个骗子，冒充警方给他打电话；这人是南方口音：

“你是叫曹五车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我是××公安局的，警号是××××××××，前几天，你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八十万？”

如果你没去过泰国，一般人听到警方这么问都会蒙，会说自己没去过泰国；骗子会说，那是有人盗取了你的银行账户和密码，在泰国替你消费；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，你必须按警方提供的账户，把你账户里的钱，全部转过去。曹五车从来没有去过泰国，但不慌不忙地说：

“是呀。”

对方蒙了：“你真去过泰国呀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真花了八十万呀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怎么花的？”

“买了头大象。”

“大象呢？”

“煮煮吃了。”

对方：“你把我思路打乱了。”

主动把电话挂了。

这个笑话过于离奇，有些化干戈为笑话，迅速传播了县城。为看曹五车，大家来买曹五车的炸鸡。曹五车索性把卖炸鸡的摊位，搬到了十字街头。又把他的炸鸡，改成“大象牌炸鸡”。过去每天能卖五十块炸鸡，现在能卖五百块。

“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偶然之中有必然，知道吗？”曹五车说。

“咸鱼翻身，我也等了好几年。等待，等待很重要，懂吗？”曹五车又说。

“你说八千我怕，你说八十万我真不怕，我的存款，哪里有八十万？”曹五车又说。

大家都说，曹五车有些得便宜卖乖，有些“凡尔赛”，有些翘舌头说话；就像老蒯也就是当年的小蒯在省里的戏曲比赛中一战成名之后，说话有些翘舌头一样。

卖炸鸡的曹五车，仍喜欢喝酒，这时与人饮酒，杂秽非类，遇上谁算谁，喜欢在南街地摊上与人拼桌，喜欢与人“打平伙”。

这天，杜太白从十字街头路过，看到了曹五车。“大象牌炸鸡”的牌子，赫然高挂在手推车上。四年前，杜太白把曹五车的鼻梁骨打折了，曹五车成了塌鼻子。两人毕竟有过节，杜太白没有理会曹五车。没想到他走了过去，曹五车在身后喊：

“老杜。”

杜太白站住；人家喊他了，他不好不跟人家搭话；否则就显得太小气了；两人打架的事，毕竟过去好几年了；便问：

“干吗？”

“吃块炸鸡。”

曹五车用竹夹子夹起一块炸鸡，递给杜太白；杜太白不好不吃；否则显得太小气了；便接过炸鸡，吃了几口。

“好吃不好吃？”曹五车问。

杜太白是第一次吃曹五车的炸鸡。你别说，外焦里嫩，还能咬出汁水，便说：

“我不能昧良心，味道还行。”

“炸鸡还是过去的炸鸡，过去炸鸡也是这个味儿，买的人少；现在因为一头大象，炸鸡也变得好吃了；为什么？”

杜太白不明白他的意思：“啥意思？”

“遇事得借外力，功夫在诗外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，曹五车说的也有道理；过去在中学时，与曹五车讨论有用的知识与无用的知识谁更有用时，杜太白也说过“功夫在诗外”这句话；但杜太白不想与曹五车啰嗦，便说：

“你忙着吧，我还有事。”

“你别走，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。”

杜太白只好又站住脚：“啥事？”

“我干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。”

杜太白以为曹五车说的仍是四年前两人打架的事，便说：

“此事不说也罢，好几年了。”

“不是当年打架的事，是另一件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一年多前，你出了‘咸猪手’事件，小林在网上发了一篇檄文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杜太白点点头。

“那篇檄文，是我写的。”

杜太白曾怀疑过这篇檄文与曹五车有关，但没有证据，无法找他质问；现在曹五车主动说是他写的，杜太白倒吃了一惊，反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文中写到咱俩打架的事呀，那段话里，我写‘与同侪相殴’，没写与校长相殴或与曹五车相殴，就是怕你怀疑到我身上，明白了吗？”

杜太白恍然大悟，终于确定了那篇檄文的出处：“我说呢，小林也写不出那样的文字。所为何来？”

曹五车：“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，可惜老夫沦落到一县城，如龙游浅滩，虎落平阳啊；接着又被你弄成了一个卖炸鸡的；我得替自己出口气呀。你说我做得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也不对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把你弄成卖炸鸡的怪我，但你由吞吐天地之志到虎落平阳并不怪我呀；你不能以偏概全。”

曹五车想了想：“你说的也对。”

“你是个记仇之人呀，躲着放暗箭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可说呢。”

“为啥今天又告诉我呢？”

“不是幡然悔悟，也不是动了恻隐之心，而是想再给你添点堵。”曹五车又问，“我目的达到了吗？”

杜太白点点头：“达到了。”又说，“说达到也达到了，说没达到也没达到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杜太白：“我不是过去的我了。”

又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

“我听小林说，后来你跟小林也闹翻了，因为啥？”

“小林不是东西。”曹五车又说，“早知道他这样，当初我就不帮他弄那篇檄文了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他是个记仇的人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给他写了檄文之后，也是杂秽非类，我们常在一起喝酒。一次喝醉了，他摆百万粉丝博主的架子，被我骂了一顿，有点像当年咱俩喝醉了，开始互怼一样；喝醉了，我什么都说，被他捏到我一个短处；第二天，他开始报仇了，给我打电话，想用在网上曝光威胁我，让我给他钱；就像冒充警察说泰国消费的那个骗子一样。”

杜太白吃了一惊："啥短处？"

"这就不能告诉你了。"

"你给他钱了吗？"

"怎么可能。"

"最后小林为啥没曝光呢？"

"我用了手段。"

"啥手段？"

"这也不能告诉你。"

虽然不知道曹五车有何短处捏在小林手里，也不知道曹五车用了啥手段，让小林又不敢曝光了，但明白了另外一件事：小林请杜太白写告粉丝书时，不说当初写檄文的人是谁，杜太白还认为小林是君子，现在知道了他不说的真正原因；这也是小林的短处；也知道了小林不说当初檄文的合作者是曹五车，曹五车说出合作者是小林 —— 小林不敢说，曹五车敢说的原因。如此，杜太白帮小林写的告粉丝书，与曹五车写杜太白的檄文 —— 两篇文章连起来看，整个事件就显得太可笑和滑稽了。悲剧的底色，原来都是喜剧呀，杜太白感慨。早知这样，就不帮小林写告粉丝书了。杜太白摇头要走，曹五车：

"你别着急，还有一件事。"

杜太白看曹五车。曹五车：

"最近你喝醉过没有？"

"有时醉，有时不醉。"

"我过去也常喝醉，一喝醉容易出事，对吧？"

"咱俩不是例子吗？"

"我最近学了一招，喝多也不醉了。"

"啥招？"

"喝多了马上抠嗓子，呕。"

杜太白:“这办法不新鲜呀。”

“但是管用。简单的办法，有时候容易忘记。”曹五车又说，“这也是功夫在诗外。”

杜太白:“领教了。”

说完，杜太白又想走。曹五车:

“你别走，我最想说的，是下边一件事。”

“还有啥事？”

“哪天，咱俩再喝一回吧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犹豫一下，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:“再说吧。”

离开了曹五车。

第二十八章

这天傍晚，杜太白卖萝卜收摊，拉着架子车出了菜市场，路过县城东关口的老张大肉铺，老张在肉铺柜台后喊：

“杜老师。”

杜太白停住脚步。

“马上收摊了，还剩几根棒骨，你要不要？”

杜太白放下架子车，上前看；经过一天，棒骨有些蔫了；拿起看了看，骨头上带的肉倒不少；拿到鼻子下闻了闻，也没异味。老张：

“清早进的货，不坏。”

又说：“马上收摊了，你要，给你便宜一些。”

杜太白想，如果把这几根棒骨买下，回到家，配着自己没卖完的萝卜，炖一锅骨头萝卜汤，往里再加些白菜、豆腐和粉丝，再蒸两碗米饭，配着骨头和菜吃米饭，倒是一顿好饭；吃过饭，还能喝汤；等于一举两得。于是便把老张的棒骨买下。回到家，欲炖骨头汤，发现家里的花椒、大料没了；炒菜没花椒、大料可以凑合，炖汤没有花椒、大料就缺些滋味。正要出门去买花椒、大料，有人敲门；开门，门口站着秦东峰的女儿小青。杜太白有些吃惊：

“小青，你咋来延津了？”

“叔，找你说点事。”

“你咋能找到我家呢？”

“在街上打听。”

“快进来，喝口水。”

小青进门，杜太白给倒了一杯水；小青坐沙发上喝水的时候，仍把她的包抱在怀里。杜太白：

“找我啥事？”

“你知道我爸的事了吧？”

“啥事呀？”

“他跳了钢铁厂的高炉。”

杜太白大吃一惊，半天脑子是蒙的，转不过弯来；待转过弯来，问：“真的假的呀？”

“叔，这事还能骗人吗？”

“他为啥跳高炉呢？”

“走投无路了呗。”

杜太白想，秦东峰能有今天，也算他的姑父害了他，如果四十多年前，秦东峰不随他姑父去自封钢铁厂，也跳不了高炉；不去钢铁厂，也没高炉可跳。又联想到，当时秦东峰还想让杜太白跟他一起去自封钢铁厂做工，杜太白当时想高考，没有跟秦东峰去自封；现在看，没跟着去也是对的。

小青：“叔，我爸临死之前，给你写了一封信。”

说着，从包里掏出一封信，递给杜太白。

杜太白从信封里掏出信纸，果然是他的中学同学秦东峰的笔迹。秦东峰写道：

太白老弟如面：

依稀多日未见，我仍记得，我们上初中时，在秦发奎家牛棚里，三人轮着偷喝酒的事。后来我来了自封，天各一方，但情谊

如旧。每次我回延津，我们相见，仍情同手足。当我遇到困难时，感谢老弟慷慨解囊相助。只恨为兄愚钝，万事无成，一败涂地。上次你来自封，也无晤面，甚是遗憾。事到如今，愚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愧对于世，也愧对于人，已无颜活在世上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只是我还欠老弟二十万块钱，放心不下；我虽无能，但欠债要还的道理，还是懂的；我虽走了，但父债子还，天经地义，但我与儿子已断绝关系，这钱，就让女儿小青慢慢还吧。款款此心，书不尽意。老弟，再见了。

你的同学　东峰

杜太白除了吃惊，说不出话来。秦东峰临死之前，还不忘给他写信，说欠杜太白二十万的事，证明秦东峰还是个讲信义的人；但也看出了秦东峰的狡猾，账没说不还，但他死了，账让女儿还；可同学都跳高炉了，你怎么跟人家女儿张得开嘴呢？杜太白听秦发奎说过，秦东峰不光欠他的钱，还欠其他人许多钱；也不知道秦东峰死前，是不是给欠钱的每个人，都写了这么一封信；把信主动送到欠钱的人手里，而不是等着你要钱的时候再拿出来，也是表达个态度，把被动变成了主动；如是，是不是在演苦肉计呀？苦肉计也分两种，一种是活苦肉计，一种是死苦肉计；拿生死演苦肉计，洒的也算一腔英雄血；就像申时行用他的死，保护了他侄女、他老婆、他的家庭，及他所有的过往，包括跟他好过的女学生一样。说起来，这种英雄血里面，也有无赖的成分；如同老辛说申时行的上吊，有些无赖的性质一样。但壮烈把“无赖”给掩盖了。也许，杜太白当年跟何俊英离婚时分得的钱，后来主持红白喜事，一口一口说来的钱，共二十万块钱，也随着秦东峰跳了高炉。

小青：“叔，我按我爸说的，欠你的钱，我慢慢还你。”

“钱的事，以后再说。”杜太白问，“你还住在你爸的房子里吗？”

“那个房子，已经被银行抵押了。”

杜太白听懂了，秦东峰还欠着银行的钱。杜太白：

“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呀？”

“我没地方住了。”小青又说，“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准备在自封待了。”

“那你去哪儿？”

“去南方打工。”

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“你离开自封，那你儿子呢？他叫铁头吧？”

“铁头上小学了，跟我妈去了我姥姥家；等我在南方立住脚，再去接他。”

杜太白突然想起，小青从来没说过她丈夫，便问：“铁头他爸，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叔，不提他了。”

不提，就有不好提的理由，杜太白没有再问下去。

附 录

秦东峰要杀十八个人。这十八个人，全是对不起他的人，全是做生意骗他的人。十八个人，骗了他两千多万。这十八个人，遍布全国各地。

过了四十岁，秦东峰变得爱眨巴眼睛；不知不觉，也眨巴十几年了。这十八个人怎么杀，他眨巴着眼睛，也想过千百遍。用刀有用刀的杀法，用铁棍有用铁棍的杀法，用钢丝勒脖子，有用钢丝的杀法 …… 把人杀死了，再剐，烹，烤。

他上路了。在全国各地，找到过其中的五个人；但他下不了手，他没这个胆子；杀人不是杀鸡。杀不了别人，回到自封，他便想自杀。

自杀前，他又想他对不起的人；他对不起的人，全是借给他钱的人；前前后后，他想起十五个人；他眨巴着眼睛，给对不起的每个人，都写了一封信；其中，有写给杜太白的一封。

怎么自杀，他眨巴着眼睛，想了几种方式，割腕、上吊、跳河、开煤气、喝农药 …… 但这么自杀，死前都会有痛苦；各种方式，有各种方式的痛苦；痛苦会有一段时间。他突然灵机一动，找到了自杀最快的、不痛苦的方式；他有这个条件；这条件得天独厚；别人自杀也想不到这种方式，想到也做不成；就是跳钢铁厂的高炉；钢铁厂的高炉，里面沸腾着钢水，钢水有两千多度的高温。

杀人没有胆子，自杀却有了胆子；本来自杀也没胆子，想到钢铁厂的高炉，有了胆子。他跟高炉打了几十年交道，相互也熟悉。

这天傍晚，他穿了一身新衣服，去了钢铁厂。在钢铁厂门口，碰到保卫科的老李。秦东峰已经退休了，不用上班了，按说不能进厂；老李跟他是老熟人；老李带着门卫，在钢铁厂把了几十年的大门。

“穿得衣帽整齐，相亲呀？”老李问。

“女儿给买的，非让穿上试试新。”

“去厂里干吗？”

“年前厂里给退休职工发福利，十双手套，一直放到徒弟那里，徒弟刚才打电话，让我来取一下。”

老李示意门卫，让杜太白进去。

秦东峰进了厂子，进了车间，徒弟正在高炉前忙活。车间里，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忙活。

“师傅，你咋来了？”徒弟问。

“想跟你说几句知心话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几十年了，师傅心眼不大，脾气却不小，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。”

接着，秦东峰眨巴着眼睛，说了几件过去对不起徒弟的往事。

“师傅，我早忘了。”徒弟说。

接着，秦东峰眨巴着眼睛，又说了几件过去对不起徒弟的往事。

“师傅，我真忘了。”徒弟说。

“还有……”

“师傅，别说了，再说我就难受了。”

“那我就不说了。”

趁着徒弟去厕所，秦东峰上了高台。从高台上往下看，两千多度的高炉，张着大口，钢水在里面沸腾。他把手机扔进高炉，手机轰的一声没了；他把帽

子摘下来，扔进高炉，帽子轰的一声没了；他把外罩脱下来，扔进高炉，外罩轰的一声没了；面对高炉，他发现他不眨巴眼睛了；眼睛眨巴了十几年，现在突然不眨巴了；他一头扎进高炉，热空气把他顶起来，他身体平着，两臂张开，像小鸟在飞；但瞬间，闪了一下，也轰的一声没了。

当天夜里，厂长呵斥保卫科的老李："你怎么让退休的人进了厂子呢？"

"没想到他去自杀呀。"老李说。

厂长呵斥秦东峰的徒弟："你怎么让无关的人上了高炉呢？"

徒弟这才明白，秦东峰跳高炉之前，说"对不起他"，除了说往事，还说到"还有"，原来这个"还有"，是说这一回跳高炉的事，会让他承担责任；便说：

"当时我上厕所了。"

又说："没想到他会这么自杀呀。"

又说："这也太有想象力了。"

深夜，厂长赶紧召开厂务会，不让这件事传出去，特别不能传到网上；传到网上，就会引起轰动，自封钢铁厂是炼人，还是炼钢？厂长拍着桌子，声色俱厉地说。

第二十九章

杜太白一年多没有那方面的事了。干那事，需要对方，需要一个女的；过去的对方，何俊英嫁人了，田锦绣结婚了，梦露也就是孟小节离开了延津 —— 上回在自封碰到，她也嫁人了；他又没有找到新的女朋友；时过境迁，一时三刻，想解决那方面的事，他就找不到别人了。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找不到也就算了，忍着；忍着忍着，也就过去了；忍着忍着，也就习惯了。问题是，身体能忍，心里不能忍，还会去想这些事。又想，想想，并不违反道德，对吧？

这天晚上，在家里，杜太白喝大了，想起过去与对方的交往，三个女人中，还就跟孟小节在一起快乐。小节，我想你了，杜太白在心里说。说完，穿上羽绒服，来到街上，挺平的路，让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；不知不觉，走向过去的“纯洁发廊”。他想睹物思人，让情绪过渡过去；见到物，里边却没有这个人，可望而不可即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也就死心了。待来到“纯洁发廊”，杜太白大吃一惊，过去的“纯洁发廊”，换成了“桃花发廊”的牌子；他想睹的物不存在了；或者，他想睹的物变成了另外一个物；这下彻底了；一切都时过境迁；一切都面目全非。一个胖姑娘坐在门里，向他招手。一年多没到这里来了，这个胖姑娘他不认识。胖姑娘边招手边说：

“大哥，进来坐坐。”

杜太白站在门口没动，还在看发廊的牌子。

胖姑娘："进来坐坐怎么了，谁还能吃了你？"

杜太白来这里是为了睹物思人，如果"纯洁发廊"仍是"纯洁发廊"，杜太白站站就走了，因为"纯洁发廊"里没有孟小节；正因为"纯洁发廊"没了，变成了"桃花发廊"，引起杜太白的好奇：为什么改名字呢？谁改的名字？因为什么改的名字？改名字的意义是什么？想进去探个究竟。进去问一个名字，并不违反道德，对吧？

屋里还有三个姑娘，杜太白也不认识。这里彻底改朝换代了。四个姑娘，或坐在沙发上，或坐在高凳上，都撩开裙摆，露着大腿；杜太白想，过去孟小节从来不露大腿；靠收银柜台处，一个女孩跷着二郎腿，坐在高凳上；不跷二郎腿露出一条大腿，跷腿，露出两条交叉的白腿；她眼望屋顶，在抽一支坤烟；抽一口，吐出一个烟圈；烟圈旋转飘荡着，向门外飘去；见杜太白进来，这女孩掉转头，又喷出一个烟圈，这烟圈向杜太白飘来；这女孩问杜太白：

"大哥，按摩吗？"

"我就是进来看看。"

"看看好，抽烟吗？"

"我不抽烟。"

"喝茶吗？"

"不喝茶。"

"那就干坐坐。"

杜太白在靠门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另一姑娘："大哥喝酒了。"

杜太白："你咋知道？"

"屋里都是你的酒味。"

"吃饭时，倒是简单喝了两口。"杜太白进入正题，"我进来，就是想问问，这发廊的名字咋改了？"

胖姑娘："老板换了，店名就改了。"

杜太白知道"纯洁发廊"的老板是西街的大头；虽然他跟大头不认识，但问：

"大头去哪儿了？"

"不知道。"

"新老板是谁？"

"东街的马游。"

东街的马游，杜太白也不认识，但问：

"大头为啥把发廊转给马游了？"

"在牌桌上，大头输给马游好多钱，便把发廊转给马游了。"

杜太白明白了。但不解：

"就算发廊转手了，原来的店名叫'纯洁'，不挺好吗，为啥改店名呢？"

"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马游觉得原来的店名太虚伪了，还是直接点好。"

原来是这样。把店名由"纯洁"改为"桃花"，是说这里有"桃花"；而"桃花"，跟色情紧密连着；马游觉得"纯洁"虚伪，"桃花"直接，把虚伪改为直接，但马游不知道的是，他由"纯洁"到"桃花"，把杜太白的一点念想也给改没了。马游认为"纯洁发廊"虚伪，可知"纯洁发廊"里有纯洁呀。但这事说起来太复杂，他既无法向这些姑娘解释，也无法去找马游解释。杜太白还在感叹，胖姑娘过来拐住杜太白的胳膊：

"大哥，来也来了，聊得也不少了，别干聊，进房间，按个摩。"

"不打扰了，我这就走。"

"不能走，走我打你。"

众人笑了，杜太白也笑了：

“这事还有强迫的？”

“说不定还要强奸你呢。”

杜太白：“强奸人可犯法呀。”

众人笑了。抽烟的姑娘：

“想被强奸，美死你呢，这里是正规店铺，虽然叫‘桃花’，按摩就是按摩，别想歪了。”

胖姑娘：“你心疼钱呀？一个钟才八十块钱，你留那么多钱干吗用？”

拉起杜太白，把杜太白往按摩房推。

“不是钱的事，别拉拉扯扯，我还有事。”杜太白说。

胖姑娘身壮力不亏，硬是把杜太白推到了房间。胖姑娘：

“大哥，我一天没开张了，你就当帮我个忙。”

胖姑娘说到这种地步，杜太白不再挣脱。杜太白想，反正是正规按摩，按摩并不算堕落；一个钟八十块钱，价钱倒跟梦露在时一样；店名改了，价钱倒没涨；就算你由正规过渡到不正规，由按摩过渡到“保健”，我也不会上当；你改你的“桃花”，我仍坚持我的“纯洁”。杜太白躺到床上，胖姑娘开始给他按摩；按摩从腿开始。胖姑娘：

“大哥，轻了重了，你说话。”

杜太白开始与她聊天：“你哪里人呀？”

“南方。”

南方大了，中国除了北方就是南方；但见人家不愿说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，用一个大的概念含糊其词，杜太白也就不深究了，接着问：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刚过了生日，二十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玉环。”

“贵姓啊？”

“免贵姓杨。”

杜太白将她的姓和名连起来，不禁笑了：“杨玉环，那你不是杨贵妃吗？”

胖姑娘：“是不是梦回唐朝了？”同时手移过来，摸杜太白的下边，“大哥，来个全活吧？”

杜太白挡她的手：“不是说好是正规的吗？”

谁知胖姑娘上床，骑到杜太白身上：“进了房间，就由不得你了。”

杜太白推她：“别闹，别闹。”

这时打量房间，似乎有些熟悉；看屋顶，顶棚上有张唐朝的仕女图，张萱画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。他突然想起，前几年，他跟梦露曾在这房间待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发廊的店主由大头变成了马游，这幅仕女图没有变，这个房间没有变；看来，马游只是接了店面，改了店名，并没有重新装修房间；接着想，马游也是能省就省，改店名不用花钱，装修需要花钱；正因为马游能省则省，使杜太白有了睹物思人的机会；睹物思人，杜太白在发廊外边没有找到，在这个房间找到了；不到故地杜太白也许就止于睹物；想起跟梦露在这房间的往事，杜太白就有些浮想联翩；胖姑娘的名字，倒是跟这张仕女图相贴切；胖姑娘脱光自己的衣服，又开始扒杜太白的衣服；这时杜太白的酒劲又上来了，也是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圣人弗禁，他已经一年多没有这方面的事了，下边也有些响动，便没有阻止胖姑娘。从纯洁到堕落，也就一念之间。待胖姑娘把杜太白翻到她身上时，他突然从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身上，闻到一股熟肉味；过去跟梦露也就是孟小节在这里，闻到的是青草味；看胖姑娘下边，梦露那里是小溪，胖姑娘这里是两片风干的腊肠；房间是这个房间，物是人非；这跟发廊招牌的物是人非又不一样。杜太白刚有些兴致，马上就没了心情。胖姑娘：

“大哥你快点呀，我都受不了了。”

杜太白叹息：“不是你受不了，是我受不了了。”

胖姑娘：“咋回事？刚才不还好好的吗？”

杜太白：“一言难尽。”

胖姑娘：“不管你弄成弄不成，都得按全活算啊。”

这时听到前厅一片嚷；接着冲进房间两个警察，将杜太白和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摁到床上：

“不许动，警察。”

杜太白看两个警察，其中一个竟是伦敦。杜太白愣在那里，伦敦也愣在那里：

“叔，你咋在这里？”

杜太白赶忙说：“别误会，我没嫖娼，就是按了个摩。[55]

另一个警察：“按摩还用脱衣服？没脱衣服叫按摩，脱了衣服就叫嫖娼。”

伦敦：“这是我叔。”

另一个警察：“不管他是谁，先去派出所。”

杜太白开始慌张。慌张之间叹息，咋也没想到，在“桃花发廊”，他被伦敦抓住了；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圣人弗禁；圣人弗禁，被伦敦禁了。

事后才知道，杜太白被抓不怪伦敦，也不怪另一个警察，警察今天本来不查夜，昨天夜里，店里来了一位客人，因为嫖资，与店里吐烟圈的姑娘起了争执。“大保健”之后，姑娘要按两个钟收费，客人非给一个钟的钱，说有一个钟睡着了；吵来吵去，从单间吵到前厅，客人要走，姑娘拉住客人不放：“你到底待了两个钟没有？”众姑娘围着客人嚷，客人只好按两个钟交了钱；回到家，这人越想越气，从昨天气到今天，今天夜里，用公用电话报了警，说“桃花发廊”有卖淫行为；

杜太白进派出所，吃的不是姑娘的亏，是另一个同行的亏；与同行的区别是，同行因为睡着了该不该缴费与姑娘起的争执，最后补了钱，所以才生气；而杜太白有了嫖娼行为，虽然事情没有干成，但来不及付费，说起来倒占了便宜。

因为嫖娼，杜太白被拘留了。拘留所里，杜太白被抽走皮带，提着裤子，满脸是汗。

警察看他："出汗了？"

杜太白用没提裤子的手指指自己的脸："我皮肤薄，容易出汗。"

"意思是，你脸皮薄，对吧？"

杜太白点点头。

"脸皮薄，还能干出这事？"

杜太白不说话了，汗倒是停了。

"说说，为什么嫖娼？"

一个事情的形成，原因说起来很复杂，但别人看到的只是结果，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原因，以为表面的原因，形成了结果；这其中的苦衷，如何向警察解释呢？如果几年前，他和梦露也就是孟小节在"纯洁发廊"被警察抓住，他和梦露也就是孟小节的关系，他也对警察解释不清；你怎么向警察解释发廊和纯洁的关系呢？发廊可能不纯洁，但他和梦露也就是孟小节是纯洁的，你这么跟警察说，警察能相信吗？

"事有繁赜，其由多端，然众人所见者，表耳，非吾不能言，实难尽陈也，奈何？"杜太白叹息。

"听毬不懂 —— 给我蹲那儿！"警察指着墙角呵斥道。

杜太白只好蹲在墙角。已经蹲在墙角的，还有其他三个人，也不知他们犯了什么事。这时杜太白想起，申时行曾说，出汗，不仅是生理反应，主要来自灵魂；这理论来自亚里士多德的《论灵魂》；当时不

懂，现在懂了。

杜太白嫖娼被抓，第二天，全延津人都知道了。杜太白前有“咸猪手”，后有嫖娼；嫖娼比“咸猪手”性质更严重，也更吸引眼球；“咸猪手”只是动手，这回动真格的了；正在嫖娼，被警察摁到床上，故事有转折，显得更加刺激；“咸猪手”只能舆论谴责，嫖娼违法了，进了拘留所；何况，两事相连，有叠加效应；同时还有反证作用：从如今的嫖娼，再推论过去的“咸猪手”事件，过去的“咸猪手”事件，就显得更真实了；过去的真实，导致如今的嫖娼，也就更加顺理成章了。

杜太白嫖娼事件被人传到网上，网上疯了。杜太白在网上引起关注，是第三回了。第一次是跟曹五车打架，第二次是“咸猪手”事件，这回是嫖娼。别人是吃一堑长一智，他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有人在留言里说，凡是在一个人身上重复的事情，第一次是悲剧，第二次就是喜剧；如果有第三次呢？就成悲喜剧了，就成笑话了。这人论述的，不能说没有道理；客观效果是，喜剧比悲剧更招人注意；悲喜剧和笑话呢？人语嘁嘈，唼呷有声，好一个快乐的世界。都说人爱往别人伤口上撒盐，这是往笑话上撒盐；往笑话上撒盐，比往伤口上撒盐还蜇人呀，还让撒盐的人快乐呀。

杜太白在拘留所被关了半个月，被放了出来。“桃花发廊”的四个姑娘，被关了半个月，也被放了出来。

杜太白从拘留所回到家，紧锁头门，半个月没有出家；任谁拍门，也不应答。他再一次被生活收拾了，再一次被生活盘住了，再一次被生活糊住了。马游把“纯洁发廊”的名字改成“桃花发廊”，改名字的意义有多大，在别的方面不得而知，在杜太白身上，倒一语成谶，把杜太白改变了，把他由“纯洁”推向了“桃花”的堕落。我本纯洁，咋就堕落了呢？可这话给谁解释呢？这事情中间的曲里拐弯，向谁能解释清楚呢？半个月中，杜太白别的没发现，发现自己出了一脑头油。

过去他也出过头油，但没出过这么多 —— 这回糊到了头上。看来发愁出头油哇。他顾不上洗，开始拼命挠头。

半个月后，杜太白打开头门，上街了。他不能不买菜做饭，家里连一根葱都没有了；没卖出的萝卜，烂在了院子的墙角下；他不能一辈子把自己关在家里；这一步，总得走出来。杜太白走在街上，马上引起轰动；杜太白出来了 —— 众人围了上来，跟着他走，看着他走。

杜太白自顾自往前走，不说话。

但众人像牛虻吸牛的血一样，不希望牛卧着，希望它站起来，走起来，跑起来，血脉偾张，才好吸血。有人问杜太白：

“老杜，如今后悔不后悔？”

杜太白低头走，不说话。

人们跟着杜太白走，边走边问：

“老杜，在‘桃花发廊’爽不爽？”

杜太白终于开口了：“说实话还是假话？”

“当然是实话了。”

“我根本没弄成。”

众人吃了一惊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马上有人接着问：“是时间紧迫，还是干脆不行？”

杜太白无法解释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不是梦露也就是孟小节，胖姑娘是熟肉味不是青草味，说：

“一言难尽。”

又说：“我本来是去看看的。”

又说：“没弄成，又被拘留了，你们说冤不冤？”

众人齐声喊：“冤！”

杜太白和众人互动的时候，忘记观众中有人用手机在录像。这些人把录像传到网上，大家像在老胡他爸丧礼上、田守志丧礼上看脱衣

舞一样，又在网上沸腾了。杜太白下回出去买菜，有人问杜太白：

“老杜，在拘留所咋样啊？”

杜太白往前走，不说话。

“你进过两回拘留所，这一回，跟上一回有啥不同呀？[19]

上一回关拘留所，说的是他把曹五车鼻梁骨打折那回；两回有相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地方；相同的，这回关他的房间，竟跟上回关他的是同一个房间，就像他去当年叫“纯洁发廊”现在叫“桃花发廊”，和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、梦露也就是孟小节待的是同一个房间一样；在发廊的区别是，青草味和熟肉味；在拘留所同一个房间的区别是 —— 杜太白说：

“关的是同一个房间，房间没变，墙上蚊子的尸体，比上回多了一倍。”

又主动说：“我胃不好，爱喝热水；上一回没喝成，这回喝成了。”

“为啥呀？”众人问。

杜太白：“这回多亏伦敦，每天给我送热水。”

又说：“上一回，伦敦还没有当警察。”

众人：“伦敦有良心。”

杜太白：“他的名字是我起的，这名字没白起。”

因为杜太白这话，伦敦在派出所受了处分。

纽约到家里来看他，见面就跟他急了。纽约：

“爸，以后别上街了，还把头门锁上吧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你傻呀？在街上，人家问什么，你就说什么，你被社死了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杜太白：“我没说假话呀。”

纽约：“正因为没说假话，网上闹翻了天。”

又说："我发现，你被吓傻了，脑子糊涂了。"

又说："你怎么这么没出息。"

杜太白叹息："我错了，不该嫖娼。"

"我说的不是嫖娼，是嫖都嫖了，又没弄成。"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原来纽约生的是这个气；就像上回"咸猪手"事件，纽约也不满意，她不是责怪杜太白"摸"了李满花，而是只是"摸"了，没有干了；两回的错误相类似，两回都在一个坑里跌倒了；颜回的优点是"不贰过"，杜太白咋老在一个坑里栽跟头呢？相同错误的重复，第一次是悲剧，第二次就成了喜剧。

"为啥没弄成呀？"纽约问。

纽约提出的问题，跟在大街上大家提出的问题一样；杜太白像在大街上无法回答大家一样，又叹了口气：

"一言难尽。"

在街上卖糖葫芦的老辛，到杜太白家来了。杜太白明白，一个好事多嘴的人，遇到这事，不会缺席。杜太白：

"老辛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"

"有话跟你说。"

"啥话？"

"还是这件事。"

杜太白知道，老辛说的，还是嫖娼被抓这件事。

"该说的，我都说了。"杜太白说。

"我问的事，跟大家问的不一样。"

"你想问啥？"

"既然你这回跟鸡在一起是真的，一年多前，老朱说你跟另外一只鸡去他黄河滩的饭馆里吃过饭，也不会是假的吧？"

"你是想查证，嫖娼这事，我是初犯，还是惯犯，对吧？"

“话说得别那么难听。”

杜太白明白了，如果说老辛有传承，他传承的不是“冰糖葫芦——”这声喊，也不是好事多嘴，而是如何在别人伤口和笑话上撒盐，撒不同的盐；在撒盐的过程中，看你的反应，他才能得到好奇心的满足，好事和说事的满足；接着再向外说去。这才是他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目的；这才是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乐所在。这事，倒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深渊有底，人心难测呀。或者，深渊有底，人性残忍呀。杜太白隔窗看到，老辛卖糖葫芦的三轮车停在杜太白家的院子里，稻草柱上插满糖葫芦，车把上的气球在风中飘。问题是，你说这次嫖娼是跟鸡成立，但之前的梦露或孟小节她不是鸡呀，她是纯洁和干净的呀；把纯洁、干净和堕落混为一谈，本身就是混淆是非；但这中间曲里拐弯的道理，可以写一本哲学书，他怎么向老辛解释清楚呢？你们觉得发廊脏，发廊外边就干净呀？你们以为鸡脏，良家妇女就干净呀？这是另一个哲学问题。杜太白对老辛解释不清，只能简而化之：

“老辛，咱俩，是谁不懂事呀？”

又叹息：“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放过我。”

杜太白在中学教书时，在课堂上讲过柳宗元的《黔之驴》：“黔无驴，有好事者船载以入。”后来，驴被贵州的老虎给吃了。但延津没有老虎，驴仍在延津撒欢，老辛还是老辛。

杜太白目前的情形，又让他想起，他小时候在杜家庄，和几个小伙伴在池塘边抓到的一只癞蛤蟆。癞蛤蟆无处可逃，几个小伙伴用小棍捅它：

“支锅。”

支锅，就是让癞蛤蟆把身子支起来。癞蛤蟆只好把身子支起来。支锅几分钟，癞蛤蟆累了，趴到地上。几个小伙伴又用小棍捅它：

“支锅。”

癞蛤蟆只好又强撑着身子把背支起来。

支锅支了十来回；让支的，癞蛤蟆都支了；这时伙伴们玩烦了，又让它支锅；待它支起身子，一个小伙伴一脚跺下去，噗嗤一声，癞蛤蟆成了一地碎肉。不支锅，还跺不这么稀烂。

杜太白明白，他目前就是这只癞蛤蟆。或者，他还不如这只癞蛤蟆，癞蛤蟆有被玩烦的时候，目前，他还没有被人玩烦。

杜太白又想起，他上学的时候外号叫“牛顿”，如果当年高考时不发烧，上大学去了北京或上海，读博士去了巴黎、伦敦和纽约，如今就会在巴黎、伦敦和纽约工作；在巴黎、伦敦和纽约，杜太白在延津犯的事就不算事，或无人关心；当年没去，这事在延津就成事了；还让伦敦给抓住了。或者，如果没有互联网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；换句话，这是时代的分泌物；他像当年那只癞蛤蟆一样，被时代的分泌物给粘住了身子，动弹不得。

“悔不当初啊。”杜太白在心里说。

“最怜一口反万众啊。”杜太白在心里说。

“我成了人民公敌呀，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坏人啊。”杜太白在心里又说。

雪，落到了延津的土地上。

杜太白现在体会出一个词的含义，心神不定；心不定，神就不定。心空让人心神不定，杜太白如今身上不是空的，背着像山一样重的负担；或者，像山一样重的负担，压在心上；同时又感到身子是轻的，像棉花一样轻；什么丢了？魂。如此看来，灵魂还是有重量的；轻重之外，又感到身上特别脏，像被一只癞蛤蟆，吞进去，又吐了出来。吞吐他的人，都是弱小的人；弱小的人群，更加狠毒。

杜太白喝酒，越来越厉害了，过去午饭和晚饭喝，现在早起也喝；

开始喝早酒。说话腊月到了，腊八这天，杜太白早起连粥都没有熬，就着一只咸鸭蛋，喝了三两酒，算作早饭；中午，就着半盘花生米，半盘腌蒜薹，喝了半斤，躺到床上就睡着了；一觉醒来，看表，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；这下睡饱了；起床头是蒙的，肚子又饿了；他不想自个儿捯饬饭了，便揣上一瓶酒，出门去找饭馆；晚上十二点多钟，延津的饭馆都打烊了；打烊也好，晚上十二点多也好，街上没人，就无人认出杜太白了。杜太白想起东关河堤上，有老段开的一个地摊，专做杂碎汤，捎带卖些小菜，晚上六点开张，早上五点歇业，专供来往延津的货车司机夜里歇脚、打尖，赚的是过路钱；便决定去“老段杂碎汤馆”吃点东西。走着走着，天上又开始飘雪；一开始是碎雪，后来成了鹅毛大雪；这时起了风，风夹着雪，下得越来越紧，越来越急，一会儿就把延津的地面铺厚了。杜太白想，下雪好，下雪好喝杂碎汤，喝杂碎汤暖和。杜太白踏着雪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半个小时后，来到“老段杂碎汤馆”。“老段杂碎汤馆”，连个屋子都没有，就是傍着河堤，搭起一座帐篷。河堤旁，停满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，有拉煤的，有拉石子的，有拉木材的，有拉钢材的，还有车上蒙着帆布，看不见车上装的是什么；但车车都是满载。杜太白掀开帐篷的门帘，进去，找个角落，背着人坐下，要了一盘羊头肉，一盘卤豆腐，一大碗杂碎汤，吃起饭来。吃饭之前，还是先喝酒。雪天也适合喝酒。周边人说话，全是外地口音，杜太白知道都是外地的货车司机。坐在外地人中间，杜太白突然感到特别亲切；延津人知道杜太白是谁，最近干过什么，一辈子干过什么，外地人不知道；深夜一点多，在“老段杂碎汤馆”，杜太白身在延津，脱离了延津；在外地口音的七嘴八舌中，他感到很安全。心情一好，酒量就长，不紧不慢喝着；嘴喝滑了，不知不觉，就着菜，把一瓶酒喝完了；饭倒是一点没吃，一碗杂碎汤白要了。愣了一回神，杜太白结账，出了帐篷。一个人喝了一斤酒，在帐篷里

是八成醉，出了帐篷，风迎面一吹，走出一箭之地，就变成十成醉了。高一脚低一脚往家走，两条腿，像灌了铅一样。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，司马迁突然兜上了他的心头。负下未易居，下流多谤议；是以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所往；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，说的是司马迁的处境，也是杜太白现在的心情。为什么还活着？司马迁遭了宫刑，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为了写《史记》，而杜太白不写《史记》，这是他和司马迁的区别。司马迁找到了活的理由，杜太白找不到为什么活着。记得一首歌里说，老天，你已经看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不发言？是谁出的题这么难，到处都是正确答案？记得另一首歌里说，答案在风中飘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是非也止于智者，偌大的世界，竟无一人是智者。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食髓知味，天地无情；创巨痛深，进退维谷；肝肠寸断，无底深渊。生活，你好血腥啊。我走没处走，投奔不知投奔谁；上回投奔过新乡的二舅，二舅已经傻了；无处投奔，就无处走，走投无路呀。世上最危险的动物不是老虎，是人，别的动物吃人是为了生存，人吃人的原因有千万种；别的动物只是吃人，人除了吃人，还能让你生不如死。肠断魂销啊。肠断魂销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跟梦露也就是孟小节在一起，一种情况，是跟众人在一起；同是肠断魂销，境况和心情是这么不同。

杜太白高一脚低一脚在雪地里走，从东关走到东街，从东街该往西街，大雪纷飞，他把方向认错了，拐向北街；从北街走到北关，脚下一滑，倒在路边雪地里。挣扎起身，又滑翻了；起身几次，皆倒在地上，不再起身，趴在雪地上，呼呼睡着了。雪越下越大，一时三刻，鹅毛大雪，将他的身子覆盖起来。夜里三点多了，延津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。一辆外地运煤车，呼啸着开来，幸亏司机眼尖，看到前边有一个雪包，以为是别的货车掉下的一个蒲包，或者雪天冻死的一条野

狗；就是条野狗，他也不敢轧过去，急忙刹车，和随车的搭档下车查看；也是想着，万一不是野狗，是个蒲包，蒲包里如果是衣服，或者是罐头，或者是猪肉、羊肉和牛肉，或者是一蒲包水果，哪怕是一蒲包蔬菜或卫生纸，也算捡个便宜；近前，扒开雪包一看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原来不是野狗，也不是蒲包，是一个人。两人摇杜太白，怎么也摇不醒，知道这人喝醉了；两人担心这人被冻死，打量街道，左右人家都关着大门，两人在延津也不熟，看到旁边有一座阎罗庙，便将他抬进庙里，放到地上；看墙角有一捆稻草，把稻草拆开，盖到杜太白身上；然后出门，开车走了。待杜太白醒来，已是凌晨五点多钟。他扒开身上的稻草，晨光中，看到阎王爷端坐在面前，旁边站着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，他以为自己来到了阴间；杜太白：

“阎王爷，你不想让我活了？”

又说：“爷，我愿意死。”

又说：“爷，到了你手里，你不用骂我，也不用打我，不用刀劈，不用火烧，不用油煎，你问什么，我就说什么；活着还是死去，它不是个问题……”

接着又睡着了。第二天中午，酒醒来，方知在阎罗庙里，虚惊了一场，杜太白有些扫兴。

这些天，杜太白有时会想起焦辅仁；他上小学三年级时，挨了杜天威的打，逃到村北后岗上；担心后山有狼，爬到一棵树上；焦辅仁路过后岗，把他带回焦辅仁的家，让他吃饭，给他听音乐；现在又遇到过不去的坎了，他想再见到焦辅仁，让焦辅仁把他带走；但焦辅仁已经被他儿子杀了，延津已无焦辅仁；或者，延津也无其他焦辅仁；又想起，小时候在焦辅仁家，焦辅仁让他听的音乐，是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；后来焦辅仁被杀，在焦辅仁的丧礼上，放的也是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；便从手机里搜出来《命运交响曲》，一个人在家里反复

听。听着听着哭了：

“焦老师，你在哪里呀？”

“焦老师，我想你了。”

哭着哭着，就睡着了。这天夜里，在贝多芬的音乐中，他做了一个和“南柯一梦”一样的梦，大槐树下，他被两名紫衣使者引入大槐安国，山川城郭，宫殿楼阁，甚是巍峨；因把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司马迁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李商隐说得头头是道，他受到国王的赏识，国王把公主嫁给了他；新婚之夜，公主胸前，也生着一对削了皮的大梨，往上枕着头；转眼十年过去，公主给他生下五男二女；转眼三十年过去，杜太白发现他发福了，也就是变胖了；就像巴黎去了洛阳开始变胖一样；但公主一点没变老，还像三十年前一样年轻 …… 到了凌晨三点，杜太白的手机没电了，贝多芬的音乐停了，杜太白醒了过来。回味这梦，梦说，不好意思，故事有些老掉牙，咱去的就是蚂蚁国，你别见怪。杜太白说，但我在梦里好轻松呀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，有的只是幸福。又说，我愿意变成蚂蚁。

“几个钟头，竟是三十年呀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南柯一梦，一日三秋哇。”杜太白又说。

附录一　贝多芬

杜太白听着贝多芬的音乐睡着了。但他不知道，贝多芬当年也嫖过娼。据说，贝多芬的耳聋，是由梅毒引起的。

附录二　一点逻辑关系

这些天，杜太白有一件事特别想说清楚，又无处说去，就是“咸猪手”事件与嫖娼这件事的关系。两者的关系如能说清楚，杜太白就不是现在的杜太白。众人都说，如今的嫖娼，显得过去的“咸猪手”事件更加真实；过去的真实，导致如今的嫖娼。其实事情不是这样。过去的“咸猪手”事件，因有“划拉”和“摸”的区别，被动和主动的区别，被大家忽略了，事件并不完全真实；把被动说成主动，本身就逻辑颠倒；如果“咸猪手”事件当时能说清楚，就不存在“咸猪手”事件；没有“咸猪手”事件，一年多前，他就跟田锦绣结婚了；跟田锦绣结婚了，他就不缺干那事的对方；不缺对方，他就不会去“桃花发廊”睹物思人；不去“桃花发廊”，就不会有嫖娼事件。这是事物的正常逻辑。如今逻辑被颠倒了，被双重颠倒了；这颠倒的逻辑，他能向大家解释清楚；但他向大家解释，又有谁听呢？ 世上最大的悲剧，原来是逻辑的颠倒，大家以为颠倒的逻辑，是正常的逻辑；你又无法把颠倒的逻辑再颠倒过来。生活是什么？ 原来是逻辑关系的重重误会。杜太白叹了口气。

附录三　另一点逻辑关系

杜太白还想向大家解释一点，就嫖娼事件而言，他认为他并没有嫖娼。因为他没有与胖姑娘发生关系。或者说，就算有其心，无实质内容。还有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和胖姑娘的关系，他也是被动的，如同“咸猪手”事件一样；就算是嫖娼，他不是“嫖”，而是“被嫖”；如今大家把被动和主动的逻辑，再一次忽略了。还有，警察认定的嫖娼，不是以嫖没嫖为标准，是以脱没脱衣服为标准。这就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。其实也不是脱没脱衣服的事，是时间问题。如伦敦和另一个警察早到几分钟，他和胖姑娘还没脱衣服，就不算嫖娼；如伦敦和另一个警察晚到几分钟，他和胖姑娘已经穿好衣服，也不算嫖娼；谁知伦敦和另一个警察，就在脱衣服这几分钟赶到了。这件事他能向大家解释清楚；但他向大家解释，又有谁听呢？冥想班的女学生敲诈申时行，申时行还与女学生发生过关系；杜太白和胖姑娘没有发生关系，警察到不到都不会发生关系，大家不论关系的实质，不论被动和主动，认定的标准和事实本身毫无关系，这事本身，不是比女学生的敲诈还不讲逻辑吗？把一件事说成一件事咋这么难呢？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咋那么容易呢？把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，接着变成第三件事，咋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呢？杜太白又叹了一口气。

附录四　派出所所长

城关派出所的所长是获嘉县人，杜太白在“桃花发廊”被抓的当天，派出所所长对伦敦说：

“大义灭亲，干得好。”

伦敦：“不是有意的。”

派出所所长：“发廊的名字应该改一改。”

伦敦：“改成个啥？”

“叫‘获太白发廊’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

派出所所长说，他的老家为啥叫“获嘉”？是因为汉朝时候，南越的丞相吕嘉叛乱了，汉武帝派兵去征剿；汉武帝东巡，来到派出所所长老家的地界，吕嘉的人头送来了；汉武帝说，这个地方就叫“获嘉”吧。派出所所长：

“你看，获得吕嘉人头的地方叫‘获嘉’，在‘桃花发廊’抓住杜太白，发廊的名字，是不是可以叫作‘获太白发廊’？”

伦敦一愣：“因为人头起的名字，你县的名字好血腥。”

“血腥不血腥，不也叫了两千多年？”

“你县的名字可以这么叫，发廊叫‘获太白发廊’，是不是有些不妥？”

“哪儿不妥了？”

“太白也是李白的名字，‘获’就是‘抓’，抓我叔无所谓，连李白也抓不好吧？”

“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”

第三十章

杜太白又开始羞于出门。

在家里，除了吃饭，他就躺在床上或沙发上睡觉；晚上睡，白天还睡。除了脑子昏昏沉沉想睡觉，他也想延续那个南柯一梦，再见到那对削了皮的大梨；在大槐安国，他有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。什么叫荣华富贵？就是没有烦恼。但这梦永不再来。蚂蚁，一国的蚂蚁人，你们都飞到哪儿去了？突然有一天，他不想睡觉了，因为他在梦里没有重回大槐安国，他爸杜天威来到他的梦中；梦中，他又回到了小时候，杜天威又在用皮带抽他。杜天威死了二十年了，又重新回来了。过去他想，他能经受打击，抗击打的能力强，是因为杜天威，是杜天威留给他的精神遗产；杜天威的打和打击都受得了，世上还有什么打和打击受不了呢？几年前他把曹五车的鼻梁骨打折了，被关进拘留所，他用这遗产度过了半个月；“咸猪手”事件发生后，杜天威的遗产和遗产的精神也起过起死回生的作用；但这回却失灵了，滑轮了，因为遗产老用，也有用完的时候；一块思想的旧抹布，擦不了几张桌子；打和打击，有了几次的叠加，如同一座房子，上去的人太多，就轰然倒塌了；或者说，杜天威打他的是身，曹五车事件和“咸猪手”事件，打的也是身，这次嫖娼事件，打击由身到心，扎到心上了；刺刀扎到心上了。或者说，童年时，他只有一个爸；现在，门外，大街上，人人成了杜天威；杜天威在众人身上复活了；杜天威精神的失灵，众

多杜天威的产生，让杜太白感到恐怖；或者，让杜太白精神彻底崩溃了；梦里出现的杜天威，是杜天威，又不是杜天威，是众人合成的爸；一个爸和众人都是爸的关系，滑稽不滑稽呀？ 如果当时有人这么问杜太白，杜太白会郑重地答：滑稽的底色，它是严肃呀。

宰了他，杜太白想。宰了梦中的杜天威，就宰了街上众多的爸。睡觉前，杜太白把一柄牛耳尖刀，藏到枕头下。杜天威再出现，他就拿刀。自从有了刀，杜天威也不来了。这天，杜天威又突然出现了，杜太白大喜，一把揪住杜天威的前襟，“你往哪里逃？”拿起刀来，像焦小宝捅焦辅仁一样，一刀捅进杜天威的胸口。接着，一刀一刀捅下去。杜天威倒求饶：“小子，捅了十八刀，可以了。”杜太白不理，又一刀一刀捅下去，累得满头大汗。醒来，原来是一场空。失望之余，杜太白又哭了。

杜太白得了忧郁症。别人得忧郁症是不想说话，他又重新回到大街上，拦住碰到的每一个人说话；先说曹五车事件，又说“咸猪手”事件，又说嫖娼事件；陈述每件事情发生的诸多原因；又说“咸猪手”事件被动和主动的逻辑关系；又说“咸猪手”事件与嫖娼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；嫖娼事件被动与主动、脱衣服与时间之间的逻辑关系；诸多原因和诸多逻辑的关系；他想把这些逻辑关系给纠正过来；滔滔不绝说过，摊着手问：

“你给评评理，这些事怪不怪我？”

倒把对方说蒙了。对方：“听毬不懂。”

这时的“不懂”，和过去听杜太白引经据典的“不懂”，又不一样；过去是对语言的不懂，这回是对逻辑的不懂，对诸多逻辑关系的不懂；杜太白以为自己能把道理说清楚，还是没说清楚。最后干脆不说了。

有时候，他也会拦住人说：

“我有一个好消息，有一个坏消息。”

人问："啥意思？"

"好消息是，今后没了坏消息；坏消息是，今后都是好消息。"

有时，晚上，他也去公园广场转悠。这里，是跳广场舞的地方；或百上千的人，在做同一个动作。广场一侧，竖着一块液晶屏幕，有人在下边看电视剧；别人看电视，他看看电视的人；别人看着电视哭，他笑；别人看着电视笑，他哭。

也有人来广场做各种生意。有一个摊位的生意叫"套圈"；摊主把一些小鸭、小鸡、仓鼠、小兔，关在不同的笼子里；笼子是用铁丝编织的；摊主为了省材料，也为了方便人套圈，笼子编得有些小，仅仅容下小动物的身子；小动物的身子，在笼子里都转不过来；套圈的一般都是孩子；孩子站在一米之外，扔手里的塑料圈，圈子套住哪个小动物的笼子，小动物便归你；买十个圈子五块钱；许多孩子都在套。杜太白看到，会上去拦这些孩子：

"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啥套我呀？"

还有一个摊位叫"钓鱼"。一个气垫围成圈，灌进水，成了一个水池；水池里放些小金鱼；一群孩子拿着钓竿，在钓小金鱼；钓住哪条小金鱼，小金鱼便归你；十分钟一局，一局五块钱。金鱼被钓出来，孩子摘鱼嘴里的钩，一不小心，金鱼便落到地上；地上有许多小金鱼，被孩子踩得稀烂。杜太白上去拦这些孩子：

"我们无冤无仇，咋把我踩得稀烂呀？"

也有人在卖鸭脖。摊位上，一大堆鸭脖，堆在一起。杜太白会上去问：

"这么多鸭脖聚到一起，它们生前，认识不认识呀？"

又说："每个鸭子都有父母，也都有兄弟姐妹，生前在一起，死后脖子在不在一起呀？"

说着说着哭了。

在家里，一些认错季节的蚊子，又出来叮杜太白；过去杜太白见到蚊子就打，现在任蚊子叮，他不动手，也不动身；杜太白：

“知道你们不容易，每吃一口饭，都冒着生命危险；每天出家门，跟亲人都是生死离别呀。”

又说：“去年，我曾用开水，烫死过你们一个亲人，我对不起你们呀。”

扇了自己一巴掌。其实，去年那只蚊子，杜太白并没有烫死，倒把自己的胳膊给烫伤了，杜太白忘记了。

一次，杜太白正在喝酒，一只蚊子落在了杯沿上，也啜了一口。杜太白叹息：

“你跟我一样，有啥想不开的呀？”

这天，杜太白转悠到汽车站，看到一只苍蝇，钻到开往新乡的公交车里。杜太白：

“你钻到汽车里，下车，就到了几十里之外，那里人生地不熟，你如何重新生活呀？”

又说：“盼你很坚强，盼你记忆力只有几秒钟。”

这天到了半夜，杜太白还在街上转悠。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路灯下，杜太白看到一群猫结队从十字路口穿过。数了数，前前后后，大大小小，高高低低，共二十五只。突然认出，这群猫的首领，走在猫群队伍最前边的，竟是田锦绣一年多前嫁人时丢弃的猫妈，珐琅眼珠，一只黑，一只蓝，拖着一条花尾巴；猫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；又想，猫群的队伍里，一定也有田锦绣一年多前嫁人时丢弃的猫崽，如今它们长大了；如今，它们和猫妈一起，从家猫沦落为流浪猫；也明白，猫妈，富贵、荣华、吉祥、如意、招财、进宝六个儿女 —— 猫妈和六个儿女中的几只母猫，就算成了流浪猫，也一直没耽误繁衍，子子孙孙，从七只增添到二十五只；见了杜太白，猫妈这回竟认出了

他；去年在街上见过一面，猫妈没有认出杜太白，现在认了出来；也许，上一回杜太白认错了，那头猫不是猫妈；猫妈停下脚步，对杜太白颔了一下首；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；杜太白明白，他们重新相见，也只能是一面之交，杜太白目前自顾不暇，无法收留它们，无法说出当年他躲在村北后岗的树上，焦辅仁说出的“跟我走吧”那句话；就算能收留，二十五只他也收留不起；只能眼睁睁看着猫群在猫妈的带领下，越过十字街头，一直往前走，消失在黑暗里。又想，它们成了流浪猫，也有成为流浪猫的好处，在黄河滩开饭馆的老朱不要它们，是嫌它们掉毛，现在成了流浪猫，掉不掉毛，也没人管了。又想，他和流浪猫，同是被人抛弃，同是流浪，事到如今，流浪猫比他过得好；同是流浪，流浪猫成群结队，他是孤单一人；他想跟流浪猫走，但他不是猫。

这天夜里，他在路灯下看到一只蟑螂，停下脚步，对蟑螂滔滔不绝说了半天；把对人无法说清楚的几件事产生的诸多原因和逻辑关系，都对蟑螂说了。蟑螂愣着头听，听着听着，竟流下了眼泪。杜太白有些感动，像当年焦辅仁在村北后岗上对他说的话一样：

“要不，你跟我回家吧。”

又说：“谁让咱俩说得着呢。”

弯腰去捉蟑螂。蟑螂急急忙忙爬走了。杜太白不解：

“你不跟我走，那你刚才为啥哭呢？”

蟑螂边爬边说：“吓的。怕你一脚踩死我，怕你嫌我知道得太多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杜太白又去街上闲逛。到了商业街，突然看到，在朱前进的麻辣烫摊子前，“桃花发廊”的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，和发廊其他几个姑娘，正大口小口吃麻辣烫；几个人边吃边笑，数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笑声响；她胖，身壮力不亏，有胸腔的共鸣；杨贵妃的笑声，

在延津黑夜的上空回荡。杜太白愣在那里。一个多月前，杜太白出事，她们也出事，杜太白在拘留所被关了半个月，她们也被关了半个月；事到如今，杜太白依然有事，她们怎么就没事了呢？杜太白过不去的坎，她们怎么就不放在心上，好像没发生这事一样呢？见贤思齐，他应该向她们学习，向胖姑娘也就是杨贵妃学习；但杨贵妃是姑娘，做的就是这个行业；杜太白是“嫖客”，想学，无从学起呀。可惜自己不是流氓；如果是流氓，也许就能像她们一样不在乎了。朱前进的儿子小勇，这时发现了杜太白，又朝杜太白的影子啐唾沫。杜太白忙离开了，心里说，唾沫过去啐错了，这回却啐对了。回到家，杜太白倒在床上，又哭了。这时纽约来了，说：

“天天哭，烦死了。”

又说：“别哭了，烦死了。”

杜太白：“这就是失乐园。”

纽约：“听毬不懂。”

杜太白担心纽约说他，从此，纽约来时，他不哭；纽约不在，一个人偷偷地哭；这天晚上，杜太白正在偷偷地哭，纽约突然闯了进来，把杜太白吓了一跳；杜太白忙止住哭。纽约：

“哭就哭吧，还偷偷地哭，简直了。”

杜太白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纽约：“别笑了，睡觉吧。”

帮杜太白脱衣服，发现他把身上抓得一道一道的，横七竖八，都是伤痕。

“为啥老抓身上呀？”

“身上痒。”

“抓轻点。”

“抓的时候不知道。”

这天晚上，杜太白又在家里喝大了。出门，发现圆月挂在天上，月色满街。杜太白走在街上，路边一家传出欢笑声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？”杜太白口中喃喃说道。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杜太白又喃喃说道。

继续往前走，在街上碰到伦敦。杜太白喝迷糊了，也没留意对面是谁，走了过去。伦敦：

“叔，是我。”

杜太白站定，回头，认出是伦敦：“是伦敦呀。”

“叔，你这是去哪儿呀？”

“我想去伦敦。”

伦敦闻到酒味，知道杜太白喝迷糊了，搀住他：“叔，回家吧。”

“我真想去伦敦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。”

说着说着，杜太白哭了。

“叔，一切都怪我。”伦敦说。

杜太白摇手：“怪我，还有七情六欲。”又说，“怪我，还是个人。”又说，“那天，我不该出门。”

说着说着，又哭了：“世界好复杂，我应付不了。”

这天杜太白在外边饭馆喝酒，喝醉回家，发现杜天威坐在屋里沙发上。杜太白：

“上次没捅死你，又来找死呀？”

“没死有没死的好处。”杜天威又说，“找你有事。”

“又来要钱呀？又要在阴间请客呀。”

“这回不是要钱，是给你钱。”

“你哪来的钱呀？”

“众筹。”

杜天威说着，从口袋掏出钱来，是阴间的纸钱，破损地揉在一起；

杜天威又说：

“看我多年请客，终于有回报了吧？”

杜太白打了一个寒颤，酒有些醒：“爸，我们阴阳相隔，父子情分已断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别纠缠我了，你看我在世间，活得也不容易呀。”

“我也想断，可有人不答应呀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
杜太白跑到厨房去拿刀，拿刀出来，杜天威不见了。

杜太白在街上见人，又爱满脸堆笑，讨好别人；像年轻时的老蒯一样；与年轻时的老蒯也就是小蒯的区别是，小蒯视对方身份不同，脸上堆的笑也不同，或三分笑，或七分笑，或一脸笑；杜太白见谁都堆满脸笑。纽约：

“爸，你咋变得那么爱讨好人了？”

“爸，你没必要哇。”

杜太白：“我也觉得没必要，不由自主。”

有时见人，杜太白像小松鼠一样给人作揖。纽约：

“丢人。”

杜太白也觉得丢人，他成了早年的杜天威。杜天威从小受人欺负，有了童年阴影，长大后，倾其所有，也要讨好别人；杜太白从小受杜天威欺负，也有了童年阴影，如今到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步，这阴影就显现出来了；过去他说杜天威是阿Q，现在明白，他也是阿Q；他和杜天威的区别是，杜天威讨好别人的同时，爱欺负家里人；杜太白讨好别人，并不欺负家里人。问题是，他现在没有家里人了，何俊英离婚了，儿子出走了，女儿在跟另外一个女的生活，不欺负他就算好的，他也无处欺负家里人。杜太白讨好别人，显得比较纯粹，他纯粹是因为害怕任何人，被这个世界吓破了胆，用讨好别人，减轻这个世

界对他的压力。甚至，他有些理解杜天威了，他爸不是不想把这个世界弄好，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好；初闻不知曲中意，再闻已是曲中人，杜太白感叹。

“我成了一个废人。”杜太白又感叹。

杜太白曾在屋子里种了几盆花草，有时，他也跟盆里的花草说话。说着说着，高兴地笑了。

纽约去了延津精神病医院，把杜太白跟花草说话的事告诉医生，问杜太白是不是患了精神病。医生：

“他跟花草说话是一回事，问题是，他说没说，花草也跟他说话了？”

纽约想了想：“那倒没听他说过。”

“证明病得不重。”

杜太白家里有两只小白鼠，一只叫阿基米德，另一只叫阿基米德二世；不知什么时候，它们从杜太白家里跑了。它们跑的时候，杜太白也没留意；发现，已经是几天之后的事了。跑就跑吧，人都活得勉强，也就顾不上老鼠了，杜太白想；他奇怪的只有一点：两只老鼠，是咋把笼子弄开的。

附录一

杜太白曾想把一只蟑螂捉回家，却忘记了家里还有两只小白鼠；两只小白鼠，已经七天没有吃饭了；七天水米没打牙，两只小白鼠饿坏了；比饿坏更重要的是，阿基米德七天没有喝酒，酒瘾发了，就是有吃的，也活不下去了。不是饿死，就是瘾死，这是两只小白鼠面临的问题。关小白鼠的两只笼子被杜太白并排放在窗台上，两鼠之间倒好说话。阿基米德二世：

“哥，没有活路了。”

阿基米德：“弟，只能揭竿而起，逃了。”

两只小白鼠说的话，跟秦朝的陈胜吴广，在大泽乡说的话一样；不同的是，陈胜吴广造反之后是杀人，阿基米德和阿基米德二世只是为了求生；造反的程度，还是有所不同。笼子的搭扣在笼子的门外边，小白鼠无法掰开关自己笼子的搭扣；两鼠分工合作，你伸手去掰我笼子的搭扣；我伸手去掰你笼子的搭扣。两鼠弄了一夜，搭扣也没有打开；两只小白鼠的爪子都掰出血了；两只爪子轮换着掰，两只爪子都掰出血了；又弄了一天，笼子还没有打开；两只笼子的搭扣上都是血。阿基米德二世突然想起什么，说：

“哥，你推我的笼子。”

阿基米德推阿基米德二世的笼子，这笼子咕咚一声掉到地上，笼子的门被撞开了；阿基米德二世从笼子里钻出来，又跳到台子上，把阿基米德的笼

子的门也打开了。阿基米德:

“弟，平日大家都说你比我笨，关键时候，还是你比我聪明。”

两鼠从杜太白家里逃出来，逃到街上。阿基米德二世:

“哥，咱是一块逃，还是分开逃？”

阿基米德:“弟，一块逃，被人抓住一块死；分开逃，多个活路。”又问，“弟，你准备去哪儿呀？”

阿基米德二世:“当务之急，是找点吃的。”

阿基米德:“我当务之急，是找点喝的。”

十字街头，两鼠揖手而别；四只血手揖手而别；阿基米德二世:

“哥，以后喝酒，少倒点，少喝点。”

阿基米德点头:“弟，从今分两地，各自保平安。”

两只小白鼠分头逃了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附录二　阿基米德是如何死的

罗马军队攻占了叙拉古，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研究几何图形。一个罗马士兵命令他离开，但他专注于自己的计算，没有理会。这个士兵是个文盲，不知道阿基米德是谁，拔剑把他杀了。阿基米德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"别碰我的圆！"（Μή μου τους κύκλους τάραττε!）

第三十一章

杜太白又不说话了。待在家里，整天不说一句话。杜太白屋里墙根下，扔着一个废弃的花盆，杜太白在花盆里撒了一些荆芥的种子。荆芥是延津特有的植物，类似薄荷，不是薄荷；待荆芥长出来，吃捞面条时，或喝胡辣汤时，撒上一把荆芥的叶子，面条和胡辣汤，会透出另一种清爽；荆芥与其他植物不同，种荆芥时，人不能说话；你边种荆芥边跟人聊天，哪怕不聊天，你自言自语，被荆芥的种子听到了，荆芥就不长，宁死不屈；或者，它怕人说话，怕听人说话；杜太白想，你怕听人说话，我也怕听人说话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杜太白便种了一盆荆芥；种荆芥不为将来吃面条或喝胡辣汤用，为的是它讨厌说话。

这天傍晚，纽约来了。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带着她的“男朋友”彩霞。纽约：

“爸，今天是小年，一起出去吃饭吧。”

自从杜太白出现不正常，纽约对杜太白改了称呼，过去见面叫“老杜”，现在改口叫“爸”。

杜太白摇摇头。

“叔，去吧，大过节的，别一个人闷在家里。”彩霞说。

杜太白摇摇头。

“让你喝酒，你去不去？”纽约说。

杜太白倒眼前一亮，跟她们去了。

纽约和彩霞带他去了南街一家饭馆。吃饭的过程中，杜太白一言不发，只顾喝酒。喝着喝着，离开饭桌。纽约和彩霞以为他去了厕所；等了半个小时，不见回来，两人去厕所找他，他不在厕所；两人有些慌，忙出门去找。门外有一个水塘；水塘里的水，溜边溜沿；因水塘跟黄河连着，是活水，冬天倒没结冰；这时发现，杜太白伏在水塘里，在学青蛙叫。纽约：

“爸，你这是干吗呢？”

杜太白：“如今，我成了一只癞蛤蟆，待在水里舒服。”

说着，又学了几声青蛙叫。

纽约：“爸，这是冬天，别给冻死了。”

赶紧把他捞了出来。

这天，杜太白突然不见了，夜里也不回家。纽约和彩霞在县城四处找，不见踪影。第二天早晨，有人告诉她们，杜太白爬到了北关的电视塔上。纽约和彩霞跑过去，电视塔有两百米高，杜太白在上边用手攀着栏杆，呆呆地看着前方。纽约喊：

“爸，你待在上边干吗呀？”

杜太白：“街上有狼，我怕。”

杜太白小时候，一次被他爸打出家门，躲到村北后岗上；天黑了，怕后山有狼，爬到了树上；现在，他觉得街上有狼，或人变成了狼，或人人变成了狼，便爬到了电视塔上。

彩霞：“狼都被我们打跑了，下来吧。”

“真的假的呀？”

“你看，我们不都活着吗？如果有狼，我们不早被吃了？”

杜太白爬下电视塔，纽约和彩霞把杜太白带回家。回家之后，杜太白又不说话了，整天不说一句话。

半个月后，杜太白又开口说话了。开口说话，不是说给别人，是

说给自己；或者，是自言自语。一个人在的时候是自言自语，有人在还是自言自语。

“朝升暮合，日计不足，哪里会有岁计有余？”杜太白说。

“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谮言如水，肤受之愬呀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我是个活死人呀。”杜太白说。

有时，也一个人唱戏，唱京戏；也不是唱给别人，是唱给自己：

停杯投箸不能食
拔剑四顾心茫然
时来天地皆同力
运去英雄不自由
……

或唱《烂柯山下》：

马蹄声声又去远
……
说不尽的惑
说不尽的怨
说不尽的羞
说不尽的惭
恨只恨穷苦命潦倒运
枉读了诗书
辜负了红颜
……

杜太白又出门了。这天，他转悠到北街绒线胡同，在路边的垃圾堆里，看到去年老薛“宫廷御菜”的菜谱。当时的菜谱是竹简的，扎起，装在皇家礼盒里；现在皇家礼盒已被人踹烂了，竹简都断了线，杂在剩饭、塑料袋和垃圾中；这天艳阳高照，显得有些暖和，冬天里，一群苍蝇认错季节，在垃圾堆上飞舞，或钻到垃圾里找吃的；就像在杜太白家厨房里，蚊子认错季节一样。杜太白看到这菜谱的下场，不禁笑了：

“我就是这菜谱啊。”

又说：“蚊子认错季节，苍蝇也认错季节，咋这么多昆虫，会认错季节，把一时当作整体呢？”

又说：“苍蝇蚊子认错季节，人也认错季节；人认错的不是季节，是事；也不是事，是人。”

又叹息：“人跟苍蝇一样，还是爱翻垃圾呀，一件事翻出另一件事，接着翻出所有的陈年往事；陈年往事已经发馊了，为啥还不停地翻呀？你们是捡垃圾吃的苍蝇吗？”

纽约又来家里看他，说：

“爸，你都没人形了呀。”

“不是没人形了，是没人了。”杜太白望着纽约，“我想哭。”

纽约：“你哭吧。”又说，“我在你也可以哭，不用偷偷地哭。”

杜太白伏在桌子上，哭得痛彻心扉。哭后，边擦泪边说：

“那谁说得对，如今你流的泪，都是你当年脑子里进的水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纽约问。

杜太白愣神想了想：“忘了。”愣了愣又说，“是不是阎王爷说的？”

杜太白记错了，阎王爷说过的话，田守志生前曾经说过，一个人，一辈子经历什么，出生之前，都是知道的，经过你同意，阎王爷才签发出生证；两者虽然记混了，但大体意思相同。

纽约："神经病。"

有时他在街上转悠，还有人拿他嫖娼的事打镲，他不再向人解释其中的诸多原因，也不再纠正其中的逻辑关系，先是像在宫殿上，皇上因为一件事责怪大臣，大臣的回应一样，向别人拱手：

"死罪死罪。"

有时被问烦了，杜太白也会急：

"再逼我，我脱裤子了啊。"

接着就解自己的腰带，倒是把问的人吓跑了。有的边跑边说：

"耍赖呀，至于吗？"

"无美于中，无丑于外呀。"杜太白感慨。

明明是白天，杜太白会突然说："天好黑呀。"

杜太白不喝酒了。不喝酒不是不想喝，而是手机里的钱包没钱了；纽约怕他喝酒出事，也不给他充值。家里塑料桶里的散花酒早没了；散花酒被杜太白称之为"口粮酒"，现在口粮没了。一天到晚，杜太白头脑都是清醒的。春节也是清醒着过的。元宵节这天，杜太白突然想喝酒。但家里没酒了。他找来找去，在厨房找到半瓶料酒，倒到碗里，捧起，一口喝下去。喝完在那里愣神：

"元宵节，咋没吃元宵呢？"

杜太白又开始不说话了。有时一天不说一句话，就是低头坐在沙发上，沉默。

纽约："爸，你咋又不说话了？"

杜太白："我感到震耳欲聋。"

"不毬懂。"纽约又问，"爸，你在想什么呢？"

"我变成了一只螃蟹。"

"啥意思？"

"人的骨头在里边，肉在外边，螃蟹是骨头在外边，肉在里边。"

“不毬懂。”

“沉默，就是外边的骨头啊。”

接着又开口说话了，来到街上，主动与人说话。随便碰到什么人，问：

“姜太公在延津卖过小吃，你知道不？”

或：“写《诗经》的叫尹吉甫，也是延津人，你知道不？”

街上的人：“不毬知道。”

或：“从来没听说过。”

或：“你说这些要干吗呀？”

说这些要干吗呀？杜太白倒被问住了。他跟这俩人——姜太公和尹吉甫——都不是亲戚，无端借延津有攀附之意？好像不是；掉书袋显得有学问？好像也不是；那是要干吗呀？什么也不干，无非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这回掉到书袋里了。

杜太白在家里又哭了。纽约：

“为啥哭？又想起啥？啥人又对不住你了？”

杜太白摇头：“不是人，是梦。”

“啥意思，又梦到你爸了？”

“有半个月我爸没来了。”

“那哭个啥？”

“梦做得太热闹了。”

“不毬懂。”

杜太白的梦里，老出现一支游行队伍，人山人海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这锣声、鼓声和鞭炮声，把他的脑仁都震裂了。

接着杜太白又不说话了。街上见到人，低头走过。有时爬到城墙的残垣上，一坐一天。坐一会儿，抠一抠自己的手指甲。这城墙上，就是当初纽约和彩霞谈恋爱的地方。杜太白坐在这里，已经把纽约和

彩霞在城墙上谈恋爱的事给忘了；或者，已经顾不上回想了；顾不上想起城墙与往事的联系了。坐着坐着，会打一个嗝。过去知道饱了会打嗝，谁知饿了也会打嗝。长学问了，杜太白感叹。

一天清晨，老朱和田锦绣，开车去菜市场进菜买肉，路过城墙，看到杜太白坐在城墙残垣上；两人买过菜肉，去黄河滩开农家乐；晚上，待黄河滩的农家乐打烊，两人开车回县城的家里，路过城墙，看到杜太白仍坐在残垣上，成了一个黑影；田锦绣让老朱把车停下，两人上到城墙上。田锦绣：

“在这儿坐了一天了，天冷，回家吧。”

杜太白看看田锦绣：“你谁呀，我不认识你。”

老朱也起了恻隐之心：“一坐一天，不饿呀？老杜，跟我们回家吧，给你做一碗热汤面。”

杜太白摇头：“君子固穷，不吃嗟来之食。”

一次，他又在城墙上坐了一天；到了晚上，在残垣上，成了一个黑影。何俊英从这里路过，发现了他；何俊英上到城墙上：

“在这儿一坐一天，疯疯癫癫的，不怕丢人呀？”

杜太白回头，这次倒认出了何俊英：“我们离婚了，你管不着我。”

何俊英上去踢了他一脚：“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你，”扬起巴掌，“回去不回去？不回去，我就打你。”又说，“你丢的是你的人吗？也是我和巴黎和纽约的人。”

杜太白倒抱着头哭了：“别打我，我回去不就得了。”

站起身，拍一拍屁股上的土，下来城墙，往家走去。等他回到家门口，发现何俊英在后边跟着他。杜太白：

“你跟我干吗？”

又说：“这里不是你家，你走吧。”

何俊英：“看你灰头土脸的，回家，记着洗个澡。”

杜太白:“我不会洗澡。”

何俊英:“杜太白，你咋成了废物呢？”

何俊英突然哭了。

接着，何俊英让杜太白把头门打开，把杜太白推到院子里；又让他把屋门打开，把他推到屋里；带他到卫生间，帮他一件件脱下衣服，帮他脱光衣服，打开热水器的喷头，把喷头拿在手里，喊他蹲下，用洗发液给他洗头；喊他站起来，用肥皂给他洗身子；待洗净，用毛巾帮他把头发和身子擦干，将他拉出卫生间，拉到卧室，把他推到床上，让他躺下，帮他盖上被子，走了。

这天，夜里十二点，卖炸鸡的曹五车打烊，推着炸鸡车，从十字街头往家走，路过城墙，看到城墙残垣上有一个黑影，知道是杜太白。曹五车放下炸鸡车，走上城墙，对杜太白说:

“老杜，夜深了，回家吧。”

杜太白扭头看:“你谁呀？”

“你的敌人曹五车。”

“校长啊。”

“我不是校长了，一个卖炸鸡的。老杜，天冷，该回去了。”

“你回吧，我再坐会儿。”

曹五车突然想起什么，问:“既然再坐会儿，你喝酒不喝？”

杜太白:“一个月没喝了。”

曹五车:“今天收摊时，我买了两瓶白酒，准备拿回家备着，时不时喝点；既然遇到了你，要不，在这儿，咱俩把它喝了？”又说，“上回在十字街头，我约你喝酒，你含糊其词，今天，我们把它实现了吧。”

杜太白:“喝就喝，谁怕谁呀。”

曹五车下城墙，从炸鸡车上拿起两瓶酒，又用称炸鸡的秤盘，撮

了一堆没卖完的炸鸡，上到城墙。刚把酒打开，杜太白：

“这里黑灯瞎火的，喝得不明不白呀。”

“慢着，我车上有充电灯。”

曹五车又下城墙，从炸鸡车上摘下充电灯，上到城墙，打开，灯光照着两瓶酒和炸鸡。曹五车：

“既然喝酒，行酒令不行？”

杜太白摇头：“别行了。上回行酒令，因为李商隐的老婆，我们打起来了，你的鼻梁骨折了，我进了拘留所，接着我们都失业了，我去吆喝婚礼和葬礼，你去卖炸鸡，历史的教训还不深刻吗？”

曹五车点点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就把这个环节给省略了。”

就着灯光，就着大象牌炸鸡，两人一人把一个酒瓶，喝了起来。曹五车说得对，一个月前，曹五车在十字街头卖炸鸡，杜太白从那里路过，曹五车曾提议两人哪天喝一回，当时杜太白模棱两可，给应付过去了，现在终于喝上了。两人喝酒，并不说话；不说话喝酒，容易喝得快；半个小时，两人把两瓶白酒喝光了；一人一斤白酒，两人喝醉了；就像当年两人把李商隐的诗当酒令，共同喝醉一样；不同之处是，上回喝醉，因为李商隐的老婆活着还是死了，两人打了起来；现在两人喝醉了，杜太白低着头，哽哽咽咽抽泣起来；曹五车没跟杜太白说话，趁着酒劲，对着城墙下黑黢黢的延津县城喊了起来：

“虽然我跟杜太白有过节，但我们延津这么大，至于把杜老师弄成这样吗？把一个知识分子，弄成了一堆垃圾。”

杜太白停住抽泣，仰着脸说：“校长，你说错了，我就是垃圾，我是个短智汉，我不是知识分子。”又说，“我是个失败者，彻底的失败者。”

曹五车自顾自喊：“一人向隅，应该举座不欢，到我们这里，怎么一人向隅，全民皆欢呢？”

又喊："礼崩乐坏，这是礼崩乐坏，懂吗？"

又喊："杜太白怎么了？他不就花钱找了个女人吗？《汉书》云，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圣人弗禁；禁者，无知也，邪恶也；老子云，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，指物质，主要是精神，明白吗？你们这样对待杜太白，侮辱的不是杜太白，而是你们自己，是整个延津人，是延津人的智商，懂吗？"

又喊："对一个人的不公，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，包括你们自己，懂吗？"

又喊："你们有谁，裤裆里是干净的呢？"

又喊："你们把杜太白弄得不说话了，他沉默了；他是沉默了，但他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，懂吗？"

又喊："我还不知道，街上走过的你们，都是一张张受欺负的脸；你们把平日受欺负的窝囊，发泄到杜太白身上，使他感到恐惧，你们还有些得意忘形，你们可耻不可耻？把杜太白杀了，能改变你们受欺负的命运吗？这是什么？是人性的癫痫！"

又喊："我思故我在，你们思都不思，哪里有你们？"

又喊："猪，一群猪！"

又喊："墨子痛心疾首的，就是知小而不知大，指的就是你们！"

又喊："老鼠，一群老鼠，鼠目寸光！"

又喊："你们不是喜欢清洁吗？现在肮脏的杜太白被你们清除了，留下纯净的西北风，你们喝风去吧！"

曹五车的喊，似乎把杜太白从恍惚深处唤醒过来；特别是他说到"他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"这句话，杜太白似乎之前也说过；杜太白感到几个月来，第一次遇到知音；这个知音，竟是他过去的仇敌，在引经据典，替他伸张正义；杜太白不抽泣了，开始放声大哭；他的大哭，也引起曹五车进一步的愤怒，由愤怒又转成伤感；既是伤感杜太白，

也是伤感他自己，也是伤感所有人；伤感之下，他不喊了，也大哭起来；两人哭到深处，竟抱到一起，开始抱头大哭；两人不喝醉不抱头大哭，喝醉了就抱头大哭；上回两人喝醉了是打架，这回喝醉了是抱头大哭；因在城墙上，居高临下，声音传得远，他们的哭声，惊动了睡梦中的延津人。有三五好事者，穿衣起床，来到城墙下张望；渐渐，有八九个人围过来，也张眼往城墙上看；又有几十个人围过来，往城墙上张望；又有几百个人围拢上来，往城墙上张望；又有成千上万个人围拢过来，听这哭声二重唱，往城墙上张望。人头攒动中，后边的人看不清城墙上发生了什么，问前边的人：

“咋了？城墙上咋了？”

前边看清楚的人说：“醉鬼，两个醉鬼。”

“哪两个醉鬼？”

“一个卖炸鸡的，一个流氓。”

众人嘻嘻笑了。

“两人过去还打过架，一个人把另一个的鼻子打塌了，进了拘留所。”

众人又嘻嘻笑了。

经过城墙上的痛哭，杜太白不再去城墙了，又待在家里不动。在家也不哭了，开始笑。有时是小声笑，有时是大声笑。纽约问他：

“你不是爱哭吗？咋又笑了？”

杜太白：“长歌当哭。”

这天杜太白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纽约和彩霞，过来给他做饭；两人边在厨房忙活，边小声议论杜太白。彩霞：

“长此以往，啥时候是个头儿哇？”

纽约说：“既然生不如死，还不如死了。”又说，“死了就不受了。”

没想到杜太白这时醒来，纽约的话，被他听见了。受纽约的鼓励，

杜太白决心去死；就像当年他受巴黎的启发，敢于跟何俊英离婚一样；既然生无可恋，不如去死；既然四面楚歌，为何还不别姬呢？既然对世界恐惧，对恐惧又产生恐惧，不如用一死，摆脱对恐惧的恐惧。

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”杜太白对自己说。

一天晚上，天上有月亮，杜太白一个人去了延津水库，决意跳湖而死；临死之前，他在水库边上说：

“鱼，我给你们赔不是来了。我一生吃过很多鱼，我跳下去，你们就把我吃了吧。”

月光下，水库像镜子一样。杜太白：

“我不信镜子里能淹死人。”

又转头回家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他骑着电动车，又去了黄河边，决意跳河而死；好几天忘了刷牙，他感到嘴里臭烘烘的；跳河之前，他用手捧起黄河水，漱了漱口，竟觉得神清气爽。这时看到黄河向东流去，月光下，像一匹缎子。杜太白：

“我不信缎子能淹死人。”

没往河里跳，躺在了河滩上。这时，远山好像靠近了。杜太白一个人，对着星星喘气。

从童年起，我便独自一人，照顾着历代的星辰。

上大学的时候，杜太白读过一首这样的诗，觉得跟他的童年有些相像；童年孤寂，只有与历代的日月星辰做伴。四十多年过去，他的日月星辰，被捺到了大粪池里。这不是缎子，这是大粪池。杜太白又骑上电动车，转头回家了。

他想跳楼。延津最高的楼是“延津洲际酒店”，三十二层。一年多

前，他曾跟田锦绣谋划过在这里举行婚礼。这天傍晚，杜太白爬到楼顶平台上；夕阳之下，有风，杜太白来到楼边，看到有塑料袋在空中飞舞。

“你也跳楼呀？”杜太白问塑料袋。

塑料袋没理他，只是自顾自地在随风起舞。

“我不是塑料袋，我不跳楼。”

杜太白想到了火。在家里，他把煤油泼到身上，拿起火机，却不敢点。

他想到明朝的李贽，用一把剃刀自刎，结束了自己；便在街上杂货铺，买了一把剃刀。回到家，手持剃刀，又下不了手。这时明白，他不是怕死，是怕死前痛苦的过程。他叹息：

“原来我是个懦夫。”

“丧钟已经敲响，但我不敢回应。”

他想到一个死前没有痛苦的自杀办法，就是跟他的同学秦东峰一样，跳炼钢的高炉，瞬间就没了。但高炉在自封，延津并没有高炉；他曾去过自封，现在也可以去自封，但到了自封，他不是钢铁厂的人，怕是进不去钢铁厂；这时想，当年秦东峰邀他一块去自封钢铁厂做工，杜太白给拒绝了；前不久，秦东峰的女儿小青来延津找到杜太白，告诉他秦东峰跳高炉的事，当时他还想，四十多年前没跟秦东峰去自封钢铁厂是对的；现在看，又是错的；如果当初跟秦东峰去自封钢铁厂工作就好了；那样，就有机会跳高炉了。

“高炉，我想你了。”杜太白一个人在心里喊。

附录一　李贽

1602年，明神宗朱翊钧以“敢倡乱道，惑世诬民”之罪将李贽逮捕下狱。狱中，李贽趁狱卒为其剃发时夺刀自刎，未当场身亡。狱卒见其脖子血流不止，问：“和尚，痛吗？”李贽无法出声，用手指在狱卒掌心写道：“不痛。”问：“和尚何自割？”李贽写道：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？若必欲过堂，便云悔过，是欺天也。吾头可断，吾身不可辱。”两日后气绝。

东厂呈递皇帝的奏章中，称李贽“不食而死”。

附录二　曹五车的喊

曹五车在城墙上的喊，别的也许喊对了，但有一点喊错了，杜太白嫖娼并没有花钱。还有一点，杜太白与曹五车的认识并不一致，他认为，从逻辑上讲，他并没有嫖娼，曹五车把这点逻辑也颠倒了。

第三十二章

杜太白家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。正月，这棵桂花树竟抽出了枝条，长出了绿叶，接着开了花，飘出香气；香气飘出院外，满县城都能闻到。纽约很高兴：

“这是吉兆，说明爸的病能好。”

彩霞：“冬天树能开花，怕不是好兆头。”

又指着屋里墙根下那盆荆芥：“你看，荆芥种下去，一根也没有长出来。”

又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还是带爸去医院看看吧。”

纽约觉得彩霞说的有理，两人带杜太白去医院看病。她俩把杜太白从沙发上扶起来，给他把羽绒服穿上，让他往门外走，发现杜太白迈步有些侧歪，没喝酒，挺平的路，让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；两人怕他摔着，扶着他走；彩霞索性背起他，从屋里，穿过院子，把他背到停在门口的汽车上；也亏彩霞膀大腰圆，像举重运动员一样，背得动他。纽约：

“爸，彩霞对你好不好？”

杜太白：“好。”

彩霞：“爸，回头我跟纽约结婚，你给我们当主持人好不好？”

杜太白：“好。”

两人担心杜太白之前老喝酒，走路又这么侧歪，除了精神有毛病，

脏器也出了问题，去精神病院之前，先带杜太白去了延津县医院；延津县医院是正常人看病的地方。

到了延津县医院停车场，三人下车，彩霞背起杜太白，进了医院院子。路过医院病理实验室，发现实验室一侧的廊子下，上上下下，摞着几十只笼子，每只笼子里，关着一只小白鼠；小白鼠肚子上，撂着一个或几个大疮，或头上顶着一个或几个大疮；这些小白鼠趴在笼子里不动，翻着白眼看人。

彩霞："这些小白鼠，咋都病了？"

杜太白趴在彩霞背上："它们没病，是人让它们病了。它们身上的大疮，是替人做病理实验。"

彩霞："人真不是东西。"

这时杜太白发现，其中一只笼子里，有一只小白鼠，像他养过的阿基米德二世；杜太白忙问：

"你是阿基米德二世吗？"

笼子里的小白鼠点点头。

杜太白又仔细观察，说："别骗我了，阿基米德二世有对扇风耳。你的耳朵咋不扇呀？"

这只小白鼠掉头，不理杜太白了。

杜太白叹息："事到如今，阿基米德和阿基米德二世，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"

在医院，纽约和彩霞带杜太白做了心、肝、肺等各项检查；结果出来，倒一切正常。

离开延津县医院，纽约开车，三人又去了新乡市精神病院。延津也有精神病院，以前纽约询问杜太白的病情，去的便是延津精神病院；纽约和彩霞想着，新乡市的精神病院比延津大，能把病看得更彻底，于是带杜太白去了新乡市精神病院。到了新乡市精神病院，院子里，

挂号的大厅里，来往走动的都是人；不到精神病院不知道，精神有毛病的人还真不少；彩霞照顾杜太白，纽约排了一个小时队，才替杜太白挂上号；带杜太白到分诊台，因为病人多，在这里又等了一个多钟头；叫号叫到“杜太白”，两人带杜太白进了诊室；屋里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大夫。

大夫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纽约：“看什么都担心，看什么都哭，有时候，看什么都笑；哭哭笑笑。”

大夫：“照你说的，精神上也许有些问题，医学名词叫，广泛性焦虑症。”

杜太白插话：“梦中的时间速度，比日常生活快。”

彩霞：“说这话，算不算有病？”

大夫摇头：“不算，他说的是实话，梦里的时间速度，是比生活快。”

杜太白看大夫的胸牌，胸牌上写着大夫的名字：李商隐。杜太白差点疯了，指着大夫的胸牌：

“你这名字？”

大夫：“我爸起的，他喜欢唐诗，有问题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我的名字叫杜太白，跟杜甫和李白也有关系。”又问，“那你喜欢唐诗吗？”

“还行。不然不会让这名字叫下去，早改名了。”

杜太白想起，他就改过名，把“杜有财”改成了“杜太白”；杜太白又问：“那你喜欢李商隐吗？”

“同名同姓，不喜欢，也得喜欢。”

“你喜欢他哪一首诗？”

大夫想了想：“《夜雨寄北》。”

杜太白兴奋了："我也最喜欢这首。因为这首诗，我还吃过亏。"

"吃什么亏？"

"跟人打架了。"

"为什么打架？"

"因为李商隐的老婆。"

"啥意思？"

杜太白拉开架势说："李商隐这首诗，是写给他老婆的，他在写这首诗时，他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？打架就为了这个。"又说，"既然你也喜欢这首诗，你给评评理，李商隐写这首诗时，他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？"

"当然是死了。"

"为啥？"

大夫："同样一首诗，写给活人和写给死人，意境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他老婆还活着，就是一首普通的两地思念诗；如果他老婆已经死了，死人当活人写，见面时还共剪西窗烛，阴阳两隔，又来到一起，才有想象力呀，才打破世间和时间的限制，才是人鬼情未了呀，才是李商隐呀。"

杜太白上去握住大夫的手："找到知音了。"又说，"冤案沉了好几年，没想到在你这里被昭雪了。"又问，"你爸呢？"

"已经去世好几年了。"

"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安好。"杜太白又问，"除了李商隐，在唐诗中，你还喜欢哪位诗人？"

"与你的名字也有关，杜甫和李白。"

两人接着讨论起杜甫和李白，又讨论白居易和李贺；说到每位诗人，两人都能说到一起。纽约和彩霞在一旁听傻了。说过唐诗，两人还想再聊一下宋词，纽约提醒：

“大夫，咱们看病吧。”

大夫意识到什么：“对，看病，看病。”

又说：“后边还有许多病号排着队呢。”

彩霞：“照你看，我爸到底要紧不要紧？”

大夫拍了一下桌子：“你爸没病。”

纽约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正常人，思路都没有他这么清晰。”大夫又说，“他不但没病，还非常有文化。”

杜太白嘿嘿笑了。

纽约指着杜太白：“爸，没病，你装的吧？”

杜太白笑了：“装的，装的。”

从新乡回来，杜太白果然好了许多。在公园广场上随人看电视剧，别人看电视，他也看电视，不再看看电视的人；别人看着电视哭，他也哭；别人看着电视笑，他也笑。

“好了，病彻底好了。”纽约说。

“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不流。”杜太白笑着说。

患了这场病，杜太白感到他整体的思维能力提升了。杜天威也不到他梦里来了。这天，他想起杜天威临死的时候。杜天威死于高血压、冠心病和脑中风，医生说，大概跟他一辈子脾气暴躁有关；死之前，在床上躺了半年，渐渐无法动弹，说话都费劲；病入膏肓，也就无法在家里耀武扬威了。杜太白他妈在家里说话也理直气壮了。大年初一这天，杜天威挣扎着说：

“撑不住了，想死。”

他妈说：“就是想死，也别今天死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；你要今天死了，以后年年过年都糟心；要死，明天再死。”

就像后来倒卖粮食的胡胖子，他爸腊月二十六死了，胡胖子不想

停柩七天，让丧期跨年一样。在家里霸道了一辈子的杜天威，现在气息奄奄，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，终于对家里人妥协了，对世界妥协了，也是对自己妥协了；或者，他一辈子敲敲打打，把家里弄成这个样子，又不知如何收拾，只好妥协退让，维持这垃圾时间；他半睁着眼睛，点点头。

他做到了，大年初二死的。杜太白想，世上别的事可以忍，忍死，也是需要毅力的。他又有些佩服杜天威。

杜天威的忍死，让杜太白想起魏明帝和司马懿的故事。魏明帝忍死为了传大位，杜天威忍死为了空转一天时间，这是杜天威和魏明帝的区别。

杜太白又想到他妈临死的时候。他妈临死前，把杜太白叫到身边。

“妈，是不是有话要说？”杜太白问。

他妈点点头。

“啥话？”

“说说你爸。”

杜太白愣了一下，他妈临死时，却要说杜天威。

“说。”杜太白说。

“我忍了你爸一辈子，知道为啥？”

“为啥？”

他妈：“除了为了你和你妹妹，我还知道他会死。”

又说：“我知道他早晚会死，忍有盼头。”

又说：“他死后，我过了八年好日子，够了。”

又说：“我死了，别跟你爸埋在一起。”

杜太白愣在那里。想想，点点头。

接着他妈说起她妈：

“临死之前，我想我妈了。”

又说："我五岁那年，我妈就死了。那时候，我想我妈的时候，就用柴火棍，在地上画一个妈的样子，脱下我的鞋，躺到妈的怀里就睡着了。"

杜太白听着，没有说话。他想起他和他妹妹小时候，挨了杜天威的打，他妈为啥让他或他妹妹，枕在她腿上，哄他们睡觉。

几天之后，妈脑子糊涂了，说起另一件事："那年冬天，你刚三岁，雪下了一夜，把屋门堵住了；鸡叫了，我起来，门推不开，从门缝里，用小铲子往外推雪；你爸把我拉回来，摁到床上，把我的裤子扒了，又弄了一回；边弄边问，你为啥跟镇上的厨子好？ 我急了，说，他弄得时间比你长；你爸不弄了，打了我一顿；多不是东西。"

杜太白听着，没说话，也没阻止妈说话。

妈死后，杜太白没有把妈跟爸埋在一起，另外找了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离他妈的妈，也就是杜太白姥姥的坟不远。

杜太白走到街上，有人问：

"老杜，你目前精神咋样啊？"

"一切正常。"杜太白还吟诗，"万里归来颜愈少。"

"啥意思？ 听毬不懂。"

"意思就是，尽管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"

对方笑了，表示这回听懂了。

"我说的有错吗？"杜太白问。

"没错。"

"你说我正常吗？"

"你说正常，就是正常。"

突然，杜太白有一天又不爱说话了。或者，不主动说话。整天没个笑模样。路上见人，不看人；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过，皆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似乎世界上就他一个人，走在荒野上。纽约问：

“爸，你又咋了？你这是为啥呀？”

为啥呀？想来想去，杜太白想明白了，不看人，是为了不与人眼神交错，交错耗费能量；自己不说什么，也不听他们说什么，是不想与他们产生任何交流；不与他们交流，就是不与世界交流。

杜太白又不出门了，待在家里，一天不说一句话。

“爸，你要多说话呀。”纽约说。

“知道。”杜太白说。

一天，纽约给杜太白续医保卡，需要用杜太白的身份证。纽约和彩霞翻遍了杜太白家里所有的柜子、抽屉，连厨房放酱油醋的吊柜、放花椒大料的抽屉都翻了，找不出他的身份证，不知他什么时候把身份证弄丢了。补身份证，需要杜太白的半身照，纽约和彩霞带他去照相馆照相。杜太白坐在凳子上，呆呆地看着前方；摄影师：

“太严肃了吧？”

纽约：“爸，笑一笑。”

杜太白还是呆呆地看着前方。

彩霞拿起桌上一个铃铛，这是照相馆给儿童照相时，哄孩子集中注意力，或逗孩子笑用的；彩霞摇铃铛：

“爸，笑一笑。”

“我笑不出来。”杜太白说。

她们知道杜太白的病并没有好；说不定还重了。

附录　忍死待君

239年1月，魏明帝曹叡遣太尉司马懿镇守关中。懿至白屋，忽有诏至，命其速返京师；三日之内，五诏并至。明帝手书曰："间侧息望到，到便直排阁入，视吾面。"初，司马懿在襄平时，曾梦明帝枕其膝，曰："视吾面。"懿俯视，见帝面色有异。及见诏书语同，大惊，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，自白屋至京都四百余里，比至，夜未尽。入嘉福殿，趋御榻前，涕泣问疾。明帝执其手，目视养子曹芳，曰："以后事相托。死乃复可忍，吾忍死待君，得相见，无所复恨矣。"司马懿叩首泣血："臣敢不尽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！"

明帝颔首而崩。

266年2月8日，司马懿之孙司马炎，逼曹叡的堂弟魏帝曹奂禅位，改国号为晋，是为晋武帝。

第三十三章

杜太白不辞而别，离开延津，去了泰山。

杜太白决意自杀，不再犹豫。犹豫对不起自己活过的五十多年；对不起身边的亲朋好友，也对不起打骂过他的人；对不起个人，也对不起众人；对不起延津，也对不起自己。杜太白能下这样的决心，除了有上述认识，还有现实原因；现实原因就是梦；这些天，他总梦见两个人；这两个人中没有杜天威，是另外两个人，一个是跳高炉自杀的秦东峰，一个是上吊自杀的申时行。有时他们分别来，有时他们结伴来。告别烦恼，来极乐世界吧，他们对杜太白笑着说。他们两人，赴死时都是果敢的，是义无反顾的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杜太白决心向他们学习。死不是一件坏事，死是一种结束，万千烦恼的结束。

他已经不怕死前痛苦的过程了。因为申时行在梦里告诉他，死前的过程，是甜的；秦东峰赞同地点点头：像小时候吃糖稀。一时间，他对于死，比对于生更加了解，还不是生无可恋的意思。

杜太白曾从手机上看到，西方有科学家认为，人是有灵魂的，灵魂是有重量的，21克；有轻有重，不就是客观存在吗？杜太白目前体重145斤，自杀之后，灵魂离开肉体，尸体剩144.958斤；144、958，再见了，我与21克飞升了；从此，我不但告别了自己的体重，也告别了所有人，及他们的体重；他们的体重还包含灵魂，我的灵魂却脱离臭皮囊飞升了。想想都愉快。这也是杜太白自杀的动力之一。

更重要的，杜太白认识到，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，都是他错了，世界对了。不死，不足以谢天下。这也是逻辑关系。

既然自杀，杜太白可以在延津自杀，也可以去别的地方自杀；杜太白不在延津自杀，也不去别的地方自杀，专门来到泰山，是想死也死个好地方，死也死在高处。还有，他想在这里见另外两个人；这两个人还活着，他想跟这两个人作最后的告别。过去自杀不成，原来是没作告别，也没想起应该向谁告别；现在想起来了；一作告别，死也就不犹豫了。从古至今，能自杀的，敢自杀的，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杜太白还有牵挂，所以自杀不成；如今到泰山来，是跟牵挂作最后的告别。来泰山之前，也就是自杀之前，杜太白给自己写了一篇诔文。这篇诔文，是一封跟他一生一世的告别书 —— 就像小林也就是“赤脚大仙”，要离开延津，让杜太白给他写一封告别书一样；不同的是，小林是要告别延津，他是要告别这个世界，是要告别这个世界的自己；在延津，杜太白毕竟当过红白喜事主持人，也算自己给自己办了一场丧礼，也算活着给自己办了一场丧礼；就像田守志要给自己操办一场“活出丧”一样；杜太白给田守志操办过活出丧，现在也给自己操办一场活出丧。他自己一字一句写了这篇诔文。

自祭文

时维仲春，寒士某自戕于泰山之巅。临绝之际，自撰此文，以诔己身，兼告天地。呜呼哀哉！

某本布衣，生于闾阎，幼嗜诗书，慕屈贾风流。然志大才疏，空抱青云之志，未得雕龙之术。欲效谢鲲“一丘一壑”，隐于林泉；亦羡蒋翊“三径”幽居，奈“苦无资”以筑茅舍；终以力薄，于斯雅事，虽慕而弗及。遂辗转尘网，如涸辙之鲋，进退失据。

某之罪尤在：以酸腐充风骨，见显贵则瑟缩如鹌鹑，遇贫贱反昂藏作鹤鸣；七分怯懦，三分狷介，竟自拟“不羁江左达”，余之名岂宜同诗圣与诗仙，玷先哲之清名；伪饰清流，口诵程朱而身行浪荡，较之李贽“穿衣吃饭即人伦”之诚，某实伪君子；况余之劣，秽闻迭起，身类丧豚，频遭唾挞；纵免捶楚，奚面立世？犹记先师生前执手嘱“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”，每思及此，愧汗交迸；仆实无耻之尤，愧对冢中白骨，敢请爷俄。

今自绝世人于东岳，非怨天地不仁，实某咎由自取。心中残诗尚存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般般都在别人家”，此七字谶语，早注因果。弥留造访二友，既晤知音，虽死奚惧？唯愿来世勿生榆墨肠，宁为垄亩民，荷锄戴月，啜菽饮水，胜此百倍。

系以哀辞：

魂兮归去，叶落辞柯；望岳兴叹，人生几何？委形尘壤，云销雨霁；泉壤人间各守素，余释悬解；老杜开心，大家开心。

杜大白绝笔

也算临死之前，卖弄一下自己的才华。诔文的最后写到“开心”，是他的心里话，也像田守志要给自己办活出丧一样，临死之前，跟世界幽默一下；或者，临死之前，给世界留下最后一次幽默。但这诔文，他在延津无处念；念，也找不到人听；来泰山，也是想把这篇诔文，念给两个会听他心里话的人；两人一听，等于全世界都听了；他心事没了，就彻底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。

到了泰安，已是下午，杜太白坐缆车，上了泰山，住在泰山顶的旅馆里。吃过晚饭，他去旅馆前台，给前台的姑娘说，想租一件军大衣，预备第二天一早，去玉皇顶看日出。前台的姑娘收下钱，便把军大衣租给了他。到了半夜，他穿上军大衣，拿着手电，走出旅馆，没

去玉皇顶，去了后山；去后山，是为了在后山找到摩崖，欲在摩崖上，找到上回来泰山时，刻在那里的三个名字；一个是春芽；一个是梦露，还有梦露的真名字孟小节；春芽和孟小节，是杜太白在世界上最亲的人了，上回在泰山没有刻错；纽约也跟他亲，特别是他两次出事之后；越出事越亲；但她是女儿，和这两个人的“亲”不一样；他跟巴黎也不能说不亲，但巴黎是儿子，和这两个人的“亲”也不一样；儿子已经背井离乡四年多了；单说这“亲”，梦露或孟小节的特点是有趣，春芽的特点是有见识，他跟两人都说得着；有趣说的是当下，有见识说的是当下，也是未来；她们共同的特点是，都当过按摩女；虽然历经风霜，依然纯洁。杜太白一生爱读书，但他没有孔尚任和陈寅恪的学问和才华，如果有，他就像孔尚任写《桃花扇》、陈寅恪写《柳如是别传》一样，写出《梦露和孟小节》和《春芽别传》了；他无其实，有其表，只能徒有虚表，把她俩的名字刻在泰山的摩崖上了。上回除了刻上三个名字，还刻了“刻骨铭心”四个字，这回在自杀之前，还想刻上“纯洁”两个字。惦记两个人，在生活中去见两个人也不是不可以，但见到说什么呢？说自己要自杀？还有，不知孟小节目前在哪里；虽然两人有过微信来往，但孟小节已经结婚了，不知她方便不方便与杜太白见面；春芽倒是可以马上找到，她就在不远处的济南，但见到说什么呢？说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？春芽听到这话，是劝他还是不劝他？如果春芽劝他，他还自杀不自杀了？见到春芽再自杀，会让春芽因为没有劝住他，内疚一辈子；现在，到摩崖前去见她们，一切变得简单和便捷了，不用说什么了；生活中两个人天南地北，互不相识，摩崖上两个人却在一起；既能找到两人，又可以当着她们的面，在同一个地方自杀，也算死在她们跟前，从此三个人就在一起了；是见最后一面，也是永远在一起。不能说，杜太白想得不周全，自杀选的不是地方。

杜太白打着手电，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，来到后山，来到过去刻

两人名字和“刻骨铭心”四个字的摩崖前，却找不到春芽、梦露、孟小节的名字，和“刻骨铭心”四个字。记得就是这个地方呀，当时把名字和“刻骨铭心”四个字就刻到这块岩石上了呀，就在唐玄宗“纪泰山铭”旁边呀。借着手电光，仔细察看，发现岩石上有用石灰涂抹的痕迹，大概是泰山管理人员，发现岩石上乱刻乱画，把两人的名字和“刻骨铭心”四个字刮掉了，又抹上了石灰。接着明白，人家抹掉也有抹掉的道理，能在泰山摩崖上刻名字、题款，写铭文和诗句的，都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名人，而春芽、孟小节，都是普通人；梦露倒是名人，但这里的梦露，是孟小节假冒的，当不得真；真正的梦露，早死在了美国，没有来过泰山。抹掉可以再刻，但杜太白想，就算他重新把春芽、梦露、孟小节的名字和“刻骨铭心”四个字刻到岩石上，回头还会被人刮掉，抹上石灰；刻上“纯洁”二字，也会被人刮掉，抹上石灰。杜太白又想，来了，就是见到了；既然见到了，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；来见她们，证明她们在他心里；摩崖上的名字可以刮掉和涂抹，心上的名字却无法刮掉和涂抹；心上的“刻骨铭心”和“纯洁”也无法刮掉和涂抹。杜太白本来还想当着她们的名字念诔文，现在她们的名字不见了，等于她们不见了，诔文也就没必要念了；诔文是杜太白自己写给自己的，如果念给自己，显得有些矫情；既然要自杀，还是快刀斩乱麻。杜太白来到悬崖边，在心里说：

“春芽、小节，再见了。”

又说：“杜太白，再见了。”

张开双臂，就往崖下跳。这时身后响起一个声音：

“且慢。”

杜太白回头看，并没有人，而是来了一头猪。猪问：

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杜太白打量，这是头黑猪，翘嘴，眉心有粒红痣，突然想起，这

是四十多年前，他家养的那头猪，后来跳井自杀了。四十多年过去，这头猪一点不见老，还是当年没跳井前的模样。杜太白：

“原来是你，当年你没死呀？”

“苟活至今，以待来人。”

“就算当年没死，四十多年过去，你还没死呀？没见猪能活四十多年的。”

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黑猪又说，“忽然之间，猪是长不大的。”

杜太白知道这“忽然”是庄子说的，但庄子说“忽然”和“白驹之过隙”，是说人生时间短暂，人转眼就没了；黑猪说的也是时光短暂，是说“忽然”之间，猪不会老；它说的短暂，和庄子说的短暂背道而驰。说完这话，黑猪晃晃脑袋，笑了。这晃脑袋和笑，杜太白也想起来了，当年他妈给黑猪喂食，黑猪知道晃脑袋，给他妈笑。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问：

“你不是在延津自杀了吗？咋到泰山来了呢？”

“是高速公路把我带到这儿来的。”

杜太白想起来了，黑猪当年在杜家庄跳井的地方，后来修了高速公路；原来是高速公路，把黑猪带到了泰安。又想起什么，问：

“延津到泰山，没有直通的高速路呀。”

“中间，我也倒了好几回高速呢。”

“为啥非到泰山呢？”

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

杜太白点点头，明白了。黑猪的这点想法，倒与杜太白相同；杜甫这两句诗，他也曾对春芽说过。黑猪：

“你站在悬崖边干吗呢？”

杜太白不想说自杀，便说：“等着看日出。”

“不说实话，想跳崖吧？”黑猪又说，“我自杀过，懂自杀的眼神。”又说，“在你死之前，我有三件事想问一下；知道这三件事的，世上就剩下你了；你一死，我就没处问了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当年我在你家的事。”黑猪又说，“四十多年来，这三件事，如同三个谜，如同斯芬克斯之谜，让我一直很痛苦。”又说，“肉体能承受的一千种痛苦，我已承受了九百九十七种；有的是生前承受的，有的是死后承受的；还有三种痛苦，如同三把剑，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，还悬在我的头顶，就是这三个谜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头一件，当年你家的猪圈和羊圈挨着，中间隔一堵墙，墙上搭着一把放羊鞭，有一个小孩，没事的时候，爱骑在墙上，用放羊鞭抽我，这个孩子是你吧？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，当年他十来岁，没事的时候，曾骑在墙上，用放羊鞭抽黑猪玩，便点点头。

“为什么抽我？”黑猪问。

杜太白想了想：“没什么原因呀，就是手欠，没事抽着玩。”

“没什么目的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目的，就用鞭子抽我，我咋也想不到哇，这事让我苦想了四十多年，我以为我对你犯下什么滔天大罪呢，天天抽，还不解恨。”黑猪突然有些急了，“因为手欠欺负别人，你这么做对吗？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，说：“不对。”

黑猪仰天长叹：“老天，世上还存在无目的欺负人的，这还有天理吗？”又问，“第二件事，你爸在家里厉害吧？”

杜太白：“厉害，谁都怕他。”

黑猪："有一天，下雪天，你爸在外边请人吃饭，喝醉了，半夜回来，没有进屋，在我猪窝里睡了一夜，睡着睡着哭了，为什么？"

杜太白愣在那里，他爸在家里横行霸道了一辈子，谁知还会哭？还会躲到猪窝里睡，躲到猪窝里哭？躲到猪窝里哭，就是偷哭，跟他前一段怕纽约看到，躲在家里偷哭一样；杜太白：

"这事，我从来不知道，听你头一回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"

又说："他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，也无处问去。"

黑猪感叹："又成了无名原因。"又说，"还有一件，过年你们家杀我，四个人捆住我的腿脚，但捆我的绳子，系的是活扣，而不是死扣；如果是死扣，我无法挣脱，接着就被杀了，喊也没用；正因为是活扣，我挣脱开来，逃出你们家，来到村头，跳井自杀了。我想知道，当时系这个活扣的人是谁？"

杜太白想了想，说："当时捆你的四个人，我记得有我爸，有杀猪的，有来帮忙的两个人，他们都是大人，我没敢往前去，谁系的活扣，我没有看到，不敢乱说。"

"这个系活扣的人，一定有想法，我想知道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"黑猪说。

杜太白："我不是他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我也不敢乱说。"

黑猪叹口气："找你，算是白找了；三个谜，只解开一个。"

杜太白："也不能算白找，起码解开三分之一。"

黑猪点点头："那倒也是。"又问，"你为啥自杀呀？"

"一言难尽。"

"那就慢慢道来。"

"得说三天三夜。"

"杜老师，你是有文化的人，简而言之。"

杜太白想了想："四个字，动辄得咎。"又说，"这两年，一年到头，

天天跟坐牢似的；或者说，比坐牢还不如；坐牢还有期限，无期徒刑也是期限，这没有期限；坐牢表现好，无期可转为有期，这无论如何表现，永远是无期；比无期还无期；或者说，坐牢坐的是监狱，我坐的是心狱；人见你也笑，可他知道你是个犯人；长此以往，受不了哇；永远有多远？……”

黑猪笑了：“让你言简意赅，你又长篇大论。”又说，“看来不是一件事。”

“很多事，很多人，比你的一千种痛苦还多，让人没法活了；结绳而治，但恐狐狸猫狢啖尽。”杜太白突然想起什么，“我临死之前，写了一封告别书，要不，我给你念一下吧？”

“告别书上写的，跟你刚才长篇大论说的区别大吗？”

杜太白想了想，文风不同，意思大体差不多；便说：“意思差不多，用词的深浅不一样。”

“那就不用念了。”黑猪又说，“看来，世上有两样东西，不能直视。”

“哪两样东西？”

“一、太阳，太亮了；二、你们人性，太黑暗了；太亮的，太黑的，都不是好东西。”黑猪又说，“我在你们家当了两年猪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”看崖下，“虽然我们都是自杀，但我俩的自杀还是有区别的。”

“什么区别？”

“我自杀的地方是口井，太狭窄了，你自杀的地方太广阔。”黑猪又说，“一头猪，死在狭窄里，憋死我了，这是我第一千零一件痛苦。”又说，“不登泰山，不知泰山之高；不登泰山、不知山下有多广阔。”又说，“广阔好，我喜欢广阔。”又说，“当年有刀逼着，容不得想这些，如能想到，我就一口气跑到泰山来了。”又说，“这也是我后来顺着高速公路跑来泰山的原因。”看杜太白一眼，“俗话说得好，亡羊补牢，

犹未晚矣。”

说完，黑猪一跃身，竟跳了下去。

“别——”杜太白惊呼，“现在自杀的是我，不是你。”

但黑猪已跌下深渊，边跌边喊：“顺便说一嘴，斯芬克斯，当年也是跳崖死的。”随着喊声，越跌越深，变成了一个黑点。突然，黑点又飞升上来，变成了一只凤凰，在空中翱翔。凤凰盘旋着说：

“杜老师，话说得不少了，活着还是死去，是个问题；活扣还是死扣，也是个问题；世上并无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。”

又说：“世界本来很简单，一加入你们的人心，就变得复杂了。”

又说：“凡是把简单变成复杂的人，都居心叵测；唯一的活扣，是把复杂变回简单；但是，把简单变复杂容易，把复杂变回简单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”

又说：“这个道理，未必为人所知；不为人知，便是你们人类的秘史。”

凤凰又说：“四十多年过去，他乡遇故知，也算缘分。”

又说：“我还有事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
说完，转头飞走了。

杜太白愣在那里。

这时太阳升起来了。光好亮，不可直视。杜太白看着崖下，跳还是不跳，是个问题。杜太白又想，跳还是要跳，把复杂变简单，但跳之前，他想给一个人打个电话。杜太白掏出手机，给春芽拨电话。电话通了。

春芽：“爸，今天起得够早的呀。”

“昨天睡得早。”

“正要给你说件事呢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下个月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“这回，真的假的呀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跟上回的小张啊？他和他妈想通了？”

“不是跟小张，是跟小李。”

“小李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跑水果生意的，认识半年了。”春芽又问，“爸，您在哪儿呢？”

“延津。”

“打电话有事吗？”

“没事，就是打个电话。”杜太白又说，“听说你要结婚，我很高兴，祝你幸福。”

“谢谢爸。”

通着电话，杜太白流泪了，也忘了擦。待挂断电话，泪已经流到了嘴里；这时杜太白咂摸出，泪是咸的。

正文二

泰山脚下是泰安。泰安城里有条东岳路，东岳路有家饭馆叫“知味社”。开饭馆的是一对夫妻，男的五十多岁，女的三十来岁，属于老夫少妻。两人都是外地人。人问：

“你们是哪里人？”

“河南。”

“河南啥地方？”

“小地方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

大家就是随便问问，无人认真，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便不再往下问了。

逢年过节，两人从不回老家。

“过年咋不回老家？”有人问。

“过年好做生意。”

有一年端午节前后，大家去饭馆吃饭，发现老板好几天不在，就剩老板娘带人在饭馆张罗，人问：

“老板呢？”

“他二舅没了，回老家几天。”

这年秋天，我去济南出差。办完事，还有空闲，泰山离济南不远，便去看了泰山。从泰山下来，已是傍晚，便在泰安找了家旅馆住下。在旅馆洗漱完毕，出门找饭馆吃晚饭。来到街上，路灯随着街亮了起

来。外地人，对本地不熟，只能一家家饭馆看过去，以饭馆里吃饭的人多人少，判断其饭菜的质量。

一路看过去，有一家饭馆叫“知味社”，门外有人排队；从窗户往里看，屋里七八张桌子，熙熙攘攘坐满了人；“知味社”门口两侧，镶着一对竹板；竹板上，刻着一副对联：

人间烟火气
味抚凡人心

门头上的横匾：

就是好吃

一是信了众人的目光，二是觉得这对联和横匾有趣，我便跟着大家，排在了队伍后边。待进了饭馆，看到四周墙上，挂着一些京剧脸谱。待坐下，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，扎着围裙，过来用抹布抹桌子；他头发花白，但面皮红润；身上的围裙，抹桌的抹布，都洗得泛黄，但干干净净；由干净的围裙和抹布，知道后厨的卫生也不会差；男人抹完桌子，问我吃什么。他一张口，河南口音。我问：

“大哥是河南人吧？”

男人点点头。

“河南啥地方呀？”

“小地方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

我也就是随口问问，没有认真，只是说：

“我老家也是河南。”

他也没问我是河南哪里人，只是说：“遇到老乡了。”又问，“老乡

想吃什么？”

我拿起菜本：“一个人，不好点菜呀。”

“出门在外，就怕一个人吃饭。”男人又问，“老乡喝不喝酒？”

“你这里有什么酒？”

“白的啤的都有。”

“白的都有什么酒？”

“白的有七八种，小饭馆，都是大众酒。”男人又说，“还有自家酿的小烧，叫‘口粮酒’。”

“既然有自家酿的酒，喝两口白的。”我又说，“口粮酒，名字起得也有趣。”

“既然喝酒，又是白的，要不我先给你拼个卤盘，荤素搭配，当下酒菜，你先喝着；等你喝完酒，我再给你做碗热汤面；吃得匀实，又不浪费，你看如何？”

我拍了一下桌子：“这样最好，大哥想得周到。”

这时旁桌有人喊：“老板，加一份红焖羊肉。”

男人答：“就来。”

我知道他是饭馆的老板。

等酒和菜的时候，我随意看菜本，菜本的每页上，除了印着菜的名称、图片和价钱，旁边还印着一些诗句，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指破新橙”，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，“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”，“不知何处雨，已觉此间凉”……这样的菜本倒别致，头一回见到；同时知道这饭馆的老板胸有点墨，没文化的人，不会理会这些诗句，也不会把它们印到菜本上；也明白饭馆的名字和门口的对联，都是有讲究的；饭馆叫“知味社”而不是“知味馆”或“知味斋”，一个“社”字，就透着别致；而这些文化，不会是白来的；横

匾上“就是好吃”四个字，初看俗气，回头一想，也算大俗大雅，一语中的，能吸引顾客。

端托盘上菜上酒的，是位三十来岁的女人，扎着马尾辫，有些清瘦。身后，跟着一个男孩，双手上下翻飞，嘴里“嘟嘟”叫着，似乎在开汽车；卤菜和酒上到桌上，孩子停在桌前，头上汗津津的，张眼看我。我问：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男孩没理我，女人替他答：

“两岁半了，皮得很。”顺手打了男孩屁股一巴掌，“问你话呢，只管看人，没礼貌。”

听口吻，看动作，知道这是男孩他妈。

“孩子叫什么？”我又随口问。

女人指着忙乎抹其他桌子的男人：“他爸给胡起的，悉尼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”

我笑了，没想到在泰安遇到了悉尼；也知道这是一家夫妻店，老夫少妻；便说：

“名字起得好，大气，国际。”

女人：“他还给别的孩子起过名字，巴黎、纽约、伦敦、开普敦，”指指窗外，“街对面，是做旅游帽和太阳镜生意的，生了对双胞胎，让他起名字，他给人起的，一个叫‘特拉’，一个叫‘维夫’……”

女人弯腰呵呵笑了，我也笑了，说：

“大家生孩子，都找他起名字，说明他有文化。”

女人：“文化不文化，不过是个名字，叫长了，没人认真。”又说，“大哥排了半天队，说话八点多了，肚子一定饿了，赶紧吃饭吧。”

我说：“吃饭。”

倒酒，喝了一口；拿起筷子，开始吃菜。从窗户往外看，街上熙

熙攘攘，男女老少，在路灯下匆忙走着；由孩子的名字想开去，悉尼、巴黎、纽约、伦敦、开普敦、特拉维夫 …… 与泰安比，此时此刻，有的是晚上，有的是白天，大家肤色不同，语言不同，宗教不同，信仰不同；但渴了喝水，一天吃三顿饭，结婚，生孩子，大家还是相同的；撇开这些相同，生出许多不同，相互产生许多纷争和战争，长年累月，经久不息；世界各地，不同的街道上，街上走着的每个人，内心都有伤痕；大家都辛苦了。

突然又想起，几年之前，跟同学去延津鸡鸣山上的鸡鸣寺，与智明和尚聊天，同学曾问，大师，听你总说，苦海无边，又听你总说，佛法无边；两个无边，到底哪个更无边？ 智明和尚当时说，有边更无边。当时听了也就听了，现在突然想起，心里一动；当时不懂，现在似乎懂了。世上冲突频仍，就是边太多了；世上没有真相，只有边；世上一百九十多个国家，八十多亿人；地球带着这些国家和人，以每秒六百公里的速度在宇宙狂奔，我们却毫无知觉。又突然想起，智明和尚本也是泰安人，我竟来到了他的老家，但智明和尚当时讲，“跟出家人说家，让我无言以对呀。”知道自己又想错了。如此这般，越想越多；又想，不能再想了，想也有边，不然没法吃饭了；便收回心思，专心吃饭。细品饭馆的“口粮酒”，味道还很醇；菜到嘴里细嚼，荤的素的，也各有滋味；知道这家饭馆来对了。这时旁边饭桌几个人喝酒，在说“干杯”，我也一人举起“口粮酒”，跟着干了一杯。